武俠世界

殺人競賽

有人懸出巨額獎金，舉辦一項殺人競賽，國際特警隊奉命偵查眞相，欲知詳情，注意今期刊出之專文介紹。



$2.50

951

編後話 「殺人競賽」是今期刊出的巨型鐵拐俠盜故事，顧名思義，這是一部深具驚險刺激性的小說，其中過程之瘋狂恐怖活動，令你爲之瞠目咋舌！國際特警成員的阿生，在故事中迭遇厄境，險死環生，成爲殺人者的目標，後來終於爲他揭發了一宗卅多年前所發生的驚人大秘密！

＊＊　　＊＊　　＊＊

暌別一時的東南亞名作家諸葛青雲先生，由於私務所羈，曾一度未能替本刊執筆，經編者再三聯絡後，他終允再創新思，爲本刊執筆撰著「江湖敗子金不換」故事，本篇主角雖一人，但每一個篇集皆以一個節奏快捷，橋段新穎爲獨立完整之故事，首篇爲該故事集之「贖罪江湖」，敬希留意刊出。

＊＊　　＊＊　　＊＊

詭異曲折、驚心動魄的「驚魂六記」故事之三「黑蜥蜴」，鐵定由九五三期隆重推出！是篇比「血鸚鵡」「吸血蛾」更精彩，更詭秘，更恐怖，更……希望愛好刺激性閱讀的朋友，屆時不要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又是一部動作打鬥場面多於一切的雪刀浪子故事「熊族風雲」，敬請下期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 951 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盧　令・圖

殺人競賽

殺手四出　奉命殺人

這個故事只可能在美國發生，因爲美國政府給予國民的太多的自由，連殺人也有自由；然而「殺人者死」的法律還是存在的。問題却是主謀人只要不在場，法律對他仍然無可奈何。

美國人生活幸福，尤其是在物質享受方面，更加十分之滿足。但是，精神生活方面却無限空虛。因此往往造成情緒不平衡現象。許多可怕的悲劇，也由此而產生。這一切正是今日美國之特色。

× × ×

在一幢相當破舊的木樓之內，裏面黑沉沉的，顯得毫無生氣。

屋子窗戶緊閉，一陣陣刺鼻的霉爛氣味，令人十分難受。

這是紐約的貧民窟，位於一條偏僻的街道，但並非每一幢樓宇都住滿了人。例如眼前這幢舊樓，裏面就空洞洞的，見不到半個人影。

一個金髮碧眼的年青人，突然來到這幢舊樓的二樓。他是接到一項秘密指示之後跑到這兒來的。

他是一名職業殺手。有人告訴他，只要按照指示到這兒來，便可以接獲一宗「大生意」。

有人願意出價十萬美元，只要他殺一個人。此外還有額外獎金。

這是一個吸引人的數字，通常他的殺人代價只不過是這數目的一半——五萬元左右。

門是掩上了的，他循例伸手按門鈴，一種低沉的聲音自門內傳出：「門沒有關上，你可以入來；入來之後就在門後取過一支小小的手電筒，然後用手電筒的光以及閣下的頭腦，找到我之所在。假如閣下嫌麻煩，或者根本連這一點兒智慧也沒有，大可以不必進來了！」

這種神秘的聲調似乎透過機械的傳播，不是由一個人的口中直接傳出的。

聲音的傳出，是由他按門鈴開始，彷彿那門鈴就是一個錄音機的按鈕；那按鈕一經按下，聲帶亦隨即轉動，開始播出聲音來。

他覺得這件事太過富於挑戰性，所以他終於推開門，進入了屋內。

屋內果然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但他却輕易在門後摸到了一支手電筒。

門是自動的彈簧門，一經掩上，便無法再拉開。

他並非畏縮，只是對這裏的每一件事，都感到十分之有趣。

他用手上的電筒往四下裏照射，只見這兒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走廊上有許多房間，但每一間房門均已關閉了。

他發覺牆上有些用粉筆畫上了的記號，那是指示他前進的「箭咀」記號。

他循着那些記號前進，來到了走廊的盡頭處，發覺那兒有一度扶梯；梯下有一個往上指的記號。於是他又爬了上去！

上面是三樓。

三樓走廊上又有一些記號。

他循着記號的指示，來到一間房間之內。

突然之間，有一團黑影飛撲而來，把他嚇得一跳；還好他的反應敏銳，矮身側頭避過了。他聽到振翅而飛的聲音，可能是一隻蝙蝠。

他用電筒往四下裏一照，突然有些東西在地上奔竄，胆子稍小的，一定會給嚇呆了。

「吱吱」之聲不絕於耳，那當然是老鼠。

老鼠四竄之際，蝙蝠則在頭頂之上亂飛，令到「他」一時之間難以兼顧。

還好他是有備而來，刀槍隨身携帶，手電筒光圈所到之處，彈無虛發，蝙蝠與老鼠紛紛中槍墮地。

擾攘片刻之後，燈光放亮。

突如其來的光綫，差些兒令到「他」無法可以睜開雙眼。

一陣「格格」笑聲，不知來自何處，像是四壁之間，更像是頭頂。

有人說道：「做得好，你有資格入選了！請繼續來找我吧！」

「他」睜開雙眼，燈光未熄，但見不到有人。

蝙蝠與老鼠的屍體，遍地都是。牠們都是中彈之後畢命的。

燈光之下，「他」還可以見到這兒四壁蕭條，連一件傢具也沒有。

四面牆壁是用隔音紙構成的，門早已自動關上了。

隔聲牆上有不少彈孔，證明除了「他」之外，可能還有其他人來過。而且那些來的人，都曾經在這兒開過了槍。

剛才他聽到的聲音可能是來自天花板。

天花板雖然也是用隔聲板構成，但有許多空罅，裏面可能隱藏了擴音器。

他趁住燈光未熄，朝四處張望清楚；他的目的是要找那些箭咀記號。

照計這間房不應該再有箭咀記號了。那度門是唯一的出入口。假如對方要再由那度門出去，等於叫他繞了一個大圈。

四面牆上果然見不到任何記號。

在他的想像中，這兒四壁必然另有暗門，在那暗門之上，一定有記號。但事實並非如此。四面的牆壁之上，並無記號。

他開門想走，但房門緊閉着。

燈光仍亮着，聲音早已靜止了，他甚至無法找到擴音器之所在。

他仰望天花板，目的無非看看那擴音器究竟隱藏於何處。

但是，一個記號就在天花板之上給他找到了……那箭咀記號竟然指住天花板的中央！

天花板中央只是一塊丁方二呎的隔聲板，但四周的罅縫較爲明顯。

他想了好一會兒，終於雙足一頓，跳躍而上，他希望能接觸那畫上了記號的天花板。

天花板離地約有九呎，這高度他是可以接觸得到的。

第一次跳躍時，他的手指僅可觸及天花板。

第二次縱跳時，他發覺那天花板鬆弛着，似乎並未鑲穩！

第三次，他一縱一跳之間，已將那丁方二呎的天花板推開了！

就在這刹那間，燈光迅速熄滅了。

他又驚又喜，彷彿那天花板之上附有一個暗掣似的，所以一經他推動，燈光就熄滅了。

他歎了一陣！

天花板之外是天空，所以那方塊隔音板一經推開，立刻就可以讓他見到藍色的天空。

這是第四次跳躍。

這一次他用雙手攀住了那方型的小方格，然後引體上升；最後，他由那小小的方格鑽了上去。這時他才發覺上面是一處天台。

就像一般樓宇的天台一樣，見不到人影，四周靜悄悄的。

他站在出口處，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空氣，拍去衣服上沾染的塵埃。

就在他俯視之際，發覺地上有個記號

──箭咀指住東南方。

他朝東南方走，發覺那兒有一幢大廈，比這幢舊樓高出許多。

換句話說，他走到那兒，根本已是一個盡頭處；但是，那兒又出現一個箭咀。

箭咀畫在擋住去路的牆上。

他依指示走，發覺那兒有一度太平梯，直透高層大廈之頂。

他毫不猶豫地，爬了上去。

他沿住太平梯，一層一層的爬上去；沿途他已非常小心觀察，以防另有記號指示。

果然，當他爬到第三層時，見到一個箭咀符號畫在外牆之上。

那箭咀指住一個窗口，但那窗口是關閉着的。

他試用手一推，窗門露出了一條罅縫，於是他可以順利將窗門打開。

裏面是一間房，但沒有人。

他終於鑽了過去。

立即有一種聲音出現，這是他熟悉的聲音，是他先後兩次聽過的同一男子的聲音；這應該是第三次聽到了。

「你終於沒有令我失望。」那聲音不知來自何處，既神秘，又飄忽。

然後那人又以命令的口吻道：「先將窗門小心關好，再離開這間房！」

他只好照做。

出了那間房，外面又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他先找「指示符號」，但他找不到，他再也見不到任何符號。

他只好沿住走廊左邊走，大部份的房門都關上了，只有一間打開。

他到門緣探首張望，裏面沒有人。

他正待退出，卻有人把他叫住：「請進來！我等着你呢！」

他猶豫片刻，終於進去了。

他進去之後，房門自動關上。

「請坐！」一種熟悉的聲音，來自天花板一角。

他仰首四望，即使見不到擴音器，他也可以肯定聲音是透過隱藏的擴音器傳出的。

他在一張單人沙發椅之上坐了下來。

一張辦公桌後面，椅子在轉動，但上面沒有人，他好像見了鬼一樣怔了一怔。

他眞懷疑椅子上坐了一個隱形人，否則不可能會轉動。

但是他這種人絕不迷信，自然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

作爲一個職業殺手，沒有膽色，沒有過人的智慧或者過份的迷信，都是一種忌諱。

椅子在正面停下來，彷彿那人就是面對着「他」一樣。但事實上「他」見不到有人。

「你好？」那人的聲音他非常熟悉。

這一次對方好像就坐在椅子上一樣。

「他」故意不作聲，只是很有禮貌地點點頭。

想不到對方立刻就有反應：「你爲什麼不作聲？告訴你，假如你對我這宗生意有興趣的話，我們必須好好的談談。」

「好吧！那就讓我開門見山的問問你，你爲什麼要這樣鬼鬼祟祟？」

「你問得好。其實，我並非故作神秘，而是的確有此必要。因爲我太過富有，如果不設法保護自己，很易被人出賣。」

「好了好了，你請我來這裏，究竟是要請我殺人呢，還是爲了保護你？」

「殺人！我要你替我殺一個人！」

「代價呢？」

「爲什麼你不先問我要殺誰？」

「我才不管他是誰，只要你付得起錢，即使他是總統又如何？」

「爽快！你的確非常之爽快！好吧！就讓我告訴你，代價是十萬元。」

「如何保證我收到這筆錢？」

「放心，我這個人很大方。先付訂金一半──五萬元。」

說完，桌上突然「卡察」一聲，出現了一疊百元大鈔。

那槍手呆了一陣。

若非他頭腦冷靜，眞的以爲自己又一次見了鬼。因爲眼前的確沒有人，怎麼會有錢？奇怪。

然而錢全是眞的，每張都是百元面額的美鈔；他接過細數淸楚，數目果然是五萬元。

「年青人，你還有什麼懷疑？」那人的聲音又響起了。

「十分滿意。這五萬元我收了，但是，人呢？我要殺的人呢？」

又是「卡察」一聲。

桌子之上，又多了一幀照片──甫士咭度的照片。

這一次，他可以看得淸楚，桌子上有機關，並非他見鬼。

那桌面之上有自動開闔的裂縫，每次傳出「卡察」一聲時，那裂縫即開闔一次。鈔票與照片都是由該處送出。

但是由於僞裝得好，時間又快，所以很容易被它騙過。

那槍手接過照片端詳了一番。發覺那是一個中年人，輪廓微胖。

那聲音又說：「照片背後有他的詳細資料，事成後，你可以獲得另外五萬元酬勞。此外，你還有可能獲得另外十萬元的獎金。」

「另外還有十萬元？」

「是的，如果你所使用的方法夠新奇，即可獲得殺人大獎。獎金暫訂十萬美元，假如令我滿意，可能不止此數！」

「聽你口氣，彷彿這是一次殺人競賽，參加者可能另有其人，是不？」

「年青人，你問得太多了，恕難作答。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專心去做自己的事。因爲知得太多了，未必對你有好處。」

年青的槍手只好將視綫移到照片後面去，那兒用打字機打上了好幾行字，大概是表示此人的高度、年紀以及經常出現的地方。

此外就是一個「最後期限」。

槍手問道：「這最後限期又是什麼意思？」

「你聽過『針無兩頭利』這一句老話麼？凡事有利必有害，有賞自然亦有罰，我要你在此限期之內殺死照片中人。如果你做得到，你可以得到另外一半五萬元獎金；如果做得又好、又奇特，還有殺人大獎一份，數目起碼是十萬大元。但是，萬

一你不能依期完成，那又如何？」

「最多我將這五萬元送回來還給你就是。」

「不！那太過沒有職業道德了。」

「那麼，你要我怎樣？」

「我有錢，所以我付出去的錢，不想收回。假如在限期之內，你不能殺死照片中人，我只有將你的性命也一併收買！」

「你要殺我？」

「是的，你可以殺別人，大概也知道別人可以殺死你。不過，你只有兩個可能被殺。第一，不在限期之內完成任務。第二，將我的秘密洩漏或者背約食言。」

「好吧！」槍手咬一咬下唇，「這一宗交易算是達成了！」

「你還有疑問麼？」

「嗯，相信沒有了。」

「你要想清楚，你還有時間。當你離開這兒之後，最好忘記了今天的一切。至於你名下應得的錢，我會想辦法依時送上，你不必担心。我是個守諾言的人，決不會虧待你。」

槍手最後只問：「我是一定可以找到照片中的人？」

「是的，只要依後面的指示，一定可以找到他。」

「那麼，我已經明白了。」

「你走吧！」

「我由何處走？」

「你由何處來，就由何處走！」

槍手於是循原來的路綫撤退。

他與來時一樣，只是懷中多了五萬美元，心情也份外輕快。

即使如此，他離去時也小心翼翼，肯定沒有人釘梢然後才返回他的寓所去。

× × ×

電話響了。

這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他叫佛烈，與妻子住在這住宅之內。

「你是誰？」佛烈執起聽筒問。

「我知道你是佛烈，但你不必知道我是誰。我打這個電話只想告訴你一件事，就是你的死期快要到了，正確日期是：這個月底之前。」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佛烈十分生氣，他的脾氣一向都不好。

「我不會騙你。佛烈，你最好盡量地享受一下，因爲你時日無多了。」

「你究竟是誰？」

「我是你朋友，可不是嗎，如果不是好朋友，誰肯對你如此忠告？」

「明人是不做暗事，報上你的名字來吧！」

「你放心好了，殺你的不會是我。總之，在這個月月底之前，你就會死得不明不白，這是天意──沒有人可以解釋的天意！」

「嘿！你……你眞是豈有此理！」佛烈氣的呱呱大叫。

他的妻子這時也由裏面跑出來，看見勢色不對，急忙過來搶過了電話聽筒，但是，她僅僅可以聽到對方發出的一陣陣輕狂的笑聲，此外聽不到半句話。

對方很快就掛了綫。

佛烈斜倚在沙發之上，面色蒼白，手顫足頓，呼吸急喘。

她的妻子知道他有心臟病，於是急忙取過了藥丸，倒過了開水，讓他先服食了，然後才致電他的醫生。

佛烈稍爲冷靜下來，怔怔地說：「月底之前？今天是什麼日子？」

他的妻子反問道：「你問這些來幹什麼？」

佛烈道：「有人告訴我，我月底之前一定會死！」

「胡說八道！」他的妻子說，「他是誰？」

「我不知道。」

「他可能撥錯了電話。」

「不！電話是找我的。」

「你可認得他是誰？」

「不認得。」

「會不會是朋友跟你開玩笑？」

「不會的。」

「那麼，報警吧！」

「報警？叫我如何向警方交代？」

「就說有人恐嚇你。」

「警方會相信嗎？」

「那你打算怎辦？」

「我也不知道。」

「你身體不好，我勸你冷靜一些。」

這時候，有人按門鈴，佛烈太太去開門。

是個陌生人。

「你找誰？」佛烈太太有點意外地問道。

「這裏是佛烈先生的住所嗎？」來人問。

「是的。」佛烈太太接着問：「你是誰？」

「我是費蒙醫生的助手。」來人一隻手挽住一個手提箱，另一隻手遞過了一張咭片，上面印有費蒙醫生的名字以及診所地址。

來人又說：「我叫波勒，聽說佛烈先生有點不舒服，是不？」

「是的，請進來吧！」佛烈太太看見咭片上面的字跡之後，再無懷疑。

她拉開門，讓來人進來。

波勒年約三十許，樣子很仁慈。

但佛烈却以懷疑的目光瞪着他，因爲他記憶中費蒙醫生沒有這麼年青的一位助手。

於是他立即拔出手槍來，指住波勒。

波勒立刻舉高了雙手，莫名其妙地笑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佛烈一邊盯住波勒，一邊吩咐他妻子：「打電話給費蒙醫生，我知道他並沒有這麼一位助手。」

佛烈太太立即去打電話。

波勒苦笑道：「我的確是費蒙醫生的助手，不過我是新來的，相信亦只有費蒙醫生才可以證明我的身份。」

電話搭通了，是個女人的聲音，對方可能是費蒙醫生的女護士。

她說：「這是費蒙醫生的診所，請問有什麼事？」

「我要找費蒙醫生，請他聽電話吧！」佛烈太太道。

「費蒙醫生出去了，他有些重要的事情須要處理。」那女護士說。

「你們是否來了一位波勒醫生？」佛

烈太太十分機智地問。

「是的。」對方回答說，「他也上門應診去了。波勒醫生是費蒙醫生的新拍檔，你有什麼事？」

「我是剛才打過電話來找費蒙醫生的，我丈夫是他病人。」

「噢，你可是佛烈先生的太太？」

「正是。」

「我們不是派了波勒醫生到你府上去嗎？」

「是的，謝謝你，他剛到了。現在沒有事啦。」

佛烈在旁幾乎也可以聽到電話中的每一句對話。

可能由於心情緊張，他的手一直在發抖，那支手槍幾乎握不穩；波勒動也不敢動的獃在一旁。

「對不起！」佛烈太太一邊向波勒道歉，一邊對她丈夫說：「他的確是費蒙的助手，快些放下你的手槍吧！」

佛烈放下了手槍，疲憊地往沙發上坐下，面色變得十分難看。

佛烈太太一邊照顧她丈夫，一邊對波勒道：「醫生，我丈夫心臟不大健全，請你動手爲他注射吧；他受不起刺激！」

其實，由佛烈將手槍放下之後開始，波勒已蹲下來，打開他的手提箱子，取出聽診器以及針藥等物。一切都顯示出，他是個很有經驗的醫生。

波勒爲佛烈注射，佛烈太太一直在旁協助。如此這般忙了好一陣。

佛烈夫婦都明白，費蒙醫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心病專家；佛烈也一直在他的照顧之下生存。過去每一次都只有費蒙醫生親自駕車來應診，從未假手於別人。

這次似乎有些例外，但亦無可否認，費蒙醫生很忙，他僱用助手是有必要的。

現在佛烈的面色開始好轉了。

他用道歉的語氣去感謝波勒。

波勒只是苦笑道：「要不是剛才阻延了一點時間，我可能做得更好。現在幸好你平安無事，否則，費蒙醫生會把一切責任歸咎於我。」

波勒又將一些藥物交給佛烈，叫他依時服食。佛烈太太這才送客。

事情似乎已經過去了。

即使佛烈夫婦也開始平靜下來，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雖然佛烈的內心仍對那個恐嚇電話耿耿於懷。

佛烈忽然又對他的妻子說：「我們去旅行好嗎？我眞希望離開這裏。」

佛烈太太道：「醫生說過你不適宜旅行，就算要去，也不會選擇這個時候。」

「不要緊的，我看，我可以支持得住的。」

「你眞的要去？」

「是的。即使去較近的地方也好，總之我不想再獃在這裏。」

「佛烈，你到底有什麼心事？是因爲那個無聊的電話麼？」

「可能是的。」

「我以爲你不該躲避，必要時最多報警，沒有地方比這裏更安全。」

「我已經說過了，這種事情，報警也沒有用。」佛烈道：「我們轉換一下環境，相信對我的心理上多少也有些幫助。」

「好吧！既然如此，明天我們就到首都去。我們在那裏也有親友。」

就在這時候，有人按門鈴。

佛烈太太忙去應門。

站在門外的，竟然是費蒙醫生。

佛烈太太呆了好一陣。

費蒙醫生挽住手提箱入來，一邊招呼一邊問：「感到好些嗎？」

佛烈望望牆上的月曆，這才記起今天是他例行檢查的日子。

費蒙醫生每月總有兩次到來，替佛烈這位病人進行例行檢查。

佛烈開始覺得不大對勁，立即就問：「你由何處來？」

「診所。」費蒙醫生一邊打開手提箱，一邊反問：「有什麼不對？」

「你是否請了一位新助手？」佛烈夫婦二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新助手？」費蒙醫生聳肩苦笑，「我還沒有這種須要。但你的提議很好，我會好好的考慮一下。」

佛烈與他的妻子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登時呆若木鷄。

費蒙醫生這才感到事不尋常地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佛烈把一包藥丸遞給費蒙：「醫生，這些是什麼藥丸？」

費蒙傾出藥片，瞥了一眼，道：「就是我長期給你服食的那種，這有什麼不對嗎？」

「你最好帶回去化驗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因爲這些並非你給我的。」

「你另有醫生？」

「不……」佛烈至此只好將不久之前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費蒙醫生也有些摸不着頭腦。

他說：他的診所今天休息，根本就沒有女護士當值。

若非因爲佛烈是他的朋友兼病人，他才不會來此爲他進行例行檢查。

佛烈夫婦也給費蒙提醒了，的確，今天是例假。費蒙醫生每月訂出兩日來此爲佛烈檢查心臟，這兩日都是假期。

假如是正常的診症日期，費蒙醫生可能太忙。他若非迫不得已，是不會來的。

現在的情形十分明顯，有人冒充費蒙醫生的助手。

然則，那人的意欲何爲？

佛烈只要回憶起那個神秘電話，就有些不寒而顫。

佛烈夫婦獃在一旁，好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費蒙醫生開始明白到一些不尋常的事情已經發生。

他仔細查問佛烈夫婦二人，知道有人來此爲佛烈注射過一種針藥，然後又留下了這些藥丸。由於責任所在，他立即致電報警。

同時又爲安全計，他召來十字車，將佛烈送往醫院進行一連串必要的檢驗。

費蒙醫生不知道那個自稱爲他助手的「波勒醫生」的企圖，也不知他替佛烈注射過何種針藥，以及這些藥丸眞正性能。

費蒙是一個眞正醫生，他不希望弄出命案，更怕因此而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他怕那個冒牌助手別有用心，却不知道對方只是爲了針對佛烈一個人。

警方應召前來調查，却無法知道那個自稱「波勒醫生」的人究竟是誰。

但是，佛烈本人送入醫院之後，由費蒙醫生會同一批專家檢驗的結果，却有點令人出乎意料之外。

因爲根據檢驗結果顯示，那些針藥注射進佛烈的身體之內，不但無惡劣後果，而且還稱得上「對症下藥」。

也就是說：那人並未存心陷害佛烈。

那麼，那些藥丸呢？

藥丸經檢驗後竟然也是一般對心臟病者有幫助的成藥。

當初佛烈夫婦都感到担心，甚至費蒙醫生也認爲藥丸的外型雖然與他常常配給佛烈的一式一樣，但性質必不一樣。

想不到經檢驗後，竟然是一樣的。

然則，那個神秘客的目的何在？

他爲什麼要冒充醫生來爲佛烈診斷、注射？

他爲什麼不趁機向佛烈下毒手？

「波勒醫生」究竟又是何方神聖？

佛烈夫婦二人想不明白，即使費蒙醫生和警方查案人員亦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不管怎樣，佛烈心理上已飽受威脅。他担心對方已在他的身體之內做了手脚。

佛烈的担心也有理由，因爲對方不會化費這麼大的功夫，佈局爲他注射一些對他有益而無害的針藥。

同時從整個佈局的情形來看，也可以看得出對方費過不少時間與心思。

因爲對方能查出費蒙醫生診所當日休息，又派個女子在那裏冒充女護士接聽電話，然後又派個冒充醫生前來。處處都顯示事情絕不簡單。

佛烈就是在這種心理威脅之下，惶惶不可終日。

雖然費蒙醫生將檢驗的結果告訴了他，他妻子也諸般安慰他。但是，佛烈始終無法解除這種心理上的威脅。

費蒙醫生爲安全計，將佛烈留在醫院內。佛烈太太也爲了照顧丈夫留在醫院裏陪伴她丈夫。因此他們家裏便空空如也。

佛烈無法入睡。

費蒙醫生爲他的病人担心。因爲佛烈的心臟有事，他不能讓他服太多安眠藥。

翌日，有人一早就送了一束玫瑰花到佛烈的病房裏來。

玫瑰花束之上，附有一張咭紙，咭紙之上，寫了一個人的名字——那是佛烈熟悉的朋友名字；但那人早已死了。

佛烈把送花的花販留住，知道是一個中年男子的吩咐他送花來的。

根據花販的口述，那個中年人的外型竟與他死去的朋友相似。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佛烈百思不得其解，內心的威脅也越來越大。

佛烈內心的無形壓力，令到費蒙醫生非常担心，因爲這是藥物無能爲力的。

費蒙醫生唯有叫佛烈太太多些安慰和開解她丈夫。

然而佛烈心中有事，一切安慰與開解，幾乎對他毫無助力。

× × ×

鐵拐俠盜呂偉艮和他的妻子林愛莉，還有他唯一的徒弟阿生以及阿生的同事夏力等，一行四人，正駕車經過一條快速公路。

突然之間，一輛豪華房車似乎失去了控制，迎面打斜撞來。

開車的是夏力，他是阿生的同事，國際特警隊紐約負責人。

夏力就像每一個國際特警人員一樣，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駕駛技術自然是一流的。他早已看得出情形有些不大對勁，假如這車子只有他自己的話，他會毫不猶疑的跳車逃生。

但是，當時他的車子裏還有着東方三俠，所以他不能只顧自己個人的安全。

於是他唯有極力避免與那失却了控制的汽車相撞。將自己的汽車衝出了公路之外。

背後隨即傳來「隆」一聲巨響！那輛失去了控制的汽車瞬即撞向路邊一處路牌，反彈回公路之上，打了個筋斗，隨即着火焚燒。

三俠等人驚魂甫定，匆匆由夏力的汽車走出來，奔返公路之上，見狀也不禁吃了一驚。

各人都明白救人要緊，忙着過去將正焚燒的汽車中人拖出。

公路上其他車輛見狀，也紛紛停了下來。

呂偉艮發覺那車子裏只有一個男子，同時他身受重傷，昏了過去。他一邊叫阿生和夏力設法召來救傷車，一邊與其他人合力將焚燒中的車子的火燄撲滅。

其他車輛大部份停在道旁，車上的人紛紛落車合力撲救。

此等車輛之中，有不少裝有無綫電話，他們已以第一時間通知了市區警方。

夏力的汽車裏也有無綫電話，但這時候，他的汽車已停在公路以外的斜坡之上，距離路面已經有十多丈遠。

焚燒的汽車，火勢猛烈，各人雖然紛紛搬出自己汽車的滅火筒合力撲救，也無濟於事。

直升機首先飛臨上空，夏力認得那是紐約市警方的。於是設法截停公路上正在行駛中的汽車，空出一段闊寬的公路，讓警方直升機降落現場之上。

警車稍後也開抵現場，自然有警方人員查問出事原因。

夏力和三俠說出當時的情形，各人均感莫名其妙。

失事汽車的駕駛人年已花甲，看來他傷得十分嚴重。

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一本駕駛執照，知道他叫科士打。

警方初步懷疑科士打在行車途中，心臟病突然發作，因此令到汽車失去控制。

那汽車的火勢已被撲滅，但整輛汽車已被燒得面目全非。

車子殘骸被警方推到路旁，以免阻碍公路上的來往車輛。

情形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表面上大概是：一個年紀六十餘的老人，駕車失事；警方既然在他身上嗅不到酒精的氣味，他自不可能是「酒後駕車」

。可能只是心臟病突然發作而已。

但是，夏力認爲一個六十餘歲的人，假如他自己心臟有事，他一定不會開車。

即使一個年青的駕車人，他如果有心臟病，醫生也會勸他盡可能不要開車；尤其是離開市區在郊外的高速公路開車。

甚至有些患有心病的人，在他的口袋中也常常備有私人醫生的電話，以及本人的病狀和血型等等。以便萬一出事，可以讓別人通知他的醫生或家人，甚至展開急救等。

三俠也同意夏力的見解。

當時他們四個人同時坐在同一輛車之上。整個過程，他們都記得一清二楚。

他們記得那汽車彷彿受到一種突如其來的襲擊，以致失去了控制。

但是，他們當時都無暇顧及其他，因爲他們的生命也正受到威脅。

現在他們越想越不對勁，要求警方先讓他們在汽車殘骸中查察。

警方已知道夏力和阿生二人的身份是國際特警，所以讓他們作初步偵查。

夏力的看法果然沒有錯，失事汽車其中一個輪胎爆裂了。

那並非自行破裂，而是被一枚子彈擊穿的，那是一枚强力的來福槍子彈。彈頭仍然鑲在汽車輪胎之內。

似乎毫無疑問，這是一宗蓄意謀殺案，而非交通意外。就根據現場上的顯示，這件事已够耐人尋味。例如：兇手是由那兒開槍向科士打的汽車輪胎射擊的？

彈頭既然是來福槍子彈，那麼，兇手當時應該用一支來福槍朝目標開槍。此乃理所當然的正常忖測。

但是問題也就出在這裏：兇手如何知道科士打的汽車在此經過？假如就憑此推斷，兇手只是「隨意而爲」，絕非與科士打有仇。

也許就像鐵拐俠盜早期故事中的「冷槍狂人」一樣，開槍的人毫無目標，這件事便沒有什麼耐人尋味之處。

阿生，夏力與呂偉頁夫婦等人，正在現場上實地觀察。

子彈是打從橫邊射進汽車輪胎的，假如開槍的人坐在另一輛汽車裏，那麼，該車子必須有另外一個司機負責開車。若非如此，那人不可能一邊開車，一邊用來福槍射擊。

同時子彈既是由側面射來，這又表示開槍的人如果當時坐在另一輛車子之內，他必然是個神槍手。因爲公路的行車速度極高，對方的車子必須「爬頭」越前，在兩車一掠而過時開槍。

假如槍手眞的要在這刹那間開槍的話，的確需要快而準。

另一個可能就是：槍手的汽車迎面而來。但是，在這高速公路上兩車一掠而過，時間上更短，要瞄準開槍，簡直絕不可能。於是阿生立刻想到了第三種可能性，就是伏在公路一旁，伺機開槍。

假定有個人預先埋伏在公路一旁，朝經過的汽車射擊，自然可以命中任何一輛汽車的輪胎，製造一次意外。

輪胎是貼地的，所以最後一種假想，也變成了最有可能。

阿生在路邊呆了一陣。

他彷彿見到路邊的草坪上有些輪胎的痕跡；那一帶也有足以藏身的矮林。

呂林二人也猜到阿生的想法，陪着他走出了路邊去查察。夏力沒有同行，因爲他正注意着事件的另一項意外發展。

這時，正有人向警方查詢這宗「交通意外」的傷者的身份和消息。

查詢者是個年青人，他自稱叫森信。

當森信知道傷者已由直升機送院急救的人叫科士打之後，便立刻向在場的警官表示：這是一宗「謀殺案件」。

警官忍不住問他：「你怎麼知道有人要謀殺科士打先生？」

森信說：「因爲他是我父親。較早時，他接過恐嚇電話。」

夏力也因此開始注意森信這個年青人的言論和行動。

根據森信說：他父親是爲了逃避兇手的追殺而開車離城的。

當森信從他母親口中知道其父獨自駕車離城時，便立即開車追來，想不到還是遲了一步。

警官反問森信：「什麼人恐嚇令尊翁呢？」

「我也不大清楚。」森信嘆氣說：「這幾天，他每天接幾次神秘電話，那人顯然對他進行心理神經戰！」

「留下你的住址和電話，可以嗎？」夏力又說：「我們可以立刻把你送到醫院裏去。」

森信於是留下地址、電話。

夏力要親自將森信送往醫院，目的是要証實森信的話。

同時這件事的確也引起了他的興趣。假如剛才他不是及時避開，這時他可能也跟着科士打一齊同歸於盡！因此他更加要追究到底。

阿生在草坪上找出了輪胎壓過的痕跡，那是電單車輪胎，而非汽車的。

再進一步細心觀察，一處灌木矮林後面的草地之上，遺下一些汽油的痕跡。

此外路旁也有被人踏過的留痕。

就憑眼前所見，阿生肯定他的看法不會錯。於是他立即知會警方和夏力。

夏力正要帶森信趕往醫院去，聽阿生說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襲擊行動」，便親到現場仔細看了一遍。

在場的警方人員以事態嚴重，立即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知會偵探部人員，趕到現場展開進一步調查。

夏力和警方一樣，事前很難料到這一宗似乎無關重要的「交通意外」，竟然變成了一宗耐人尋味的「蓄意謀殺案」。

大批警方人員分頭搜索，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證據。

三俠和夏力等人，則陪着森信駕車趕往市區的醫院去。夏力負責開車，阿生就乘機跟森信交談。

至於森信自己那輛車子，則交由另一名警員開走；這是森信自己的主意。

森信知道他父親身受重傷之後，担心自己無法集中精神開車。所以他才會坐到夏力的汽車裏來，一齊趕入市區。

阿生問森信道：「令尊是幹什麼工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便退役！

」森信說，「然後他做過許多不同的職業。包括商人，貨倉管理員以及經紀等等行業。」

「你是他唯一的兒子？」

「是的。」

「你們同住嗎？」

「不！我和妻子住在另一處地方。他和母親同居。目前他已退休。」

「你知道他有什麼仇人？」

「這點我也不大清楚。」森信說，「但母親說他連日以來，愁眉不展，非常替他担心，曾在電話中多次與我談及。」

「他有病？」

「沒有，他十分健康。」

「他爲什麼獨個兒開車逃走？」

「分明是心理威脅太大。」森信輕輕嘆了一口氣。

「你應該勸他報警。」

「我提過了，但他認爲這樣警方會說他神經不正常。」森信又說，「其實，他內心的事，連母親也不會很清楚。」

「請恕我唐突，但我也只是以事論事，恐嚇他的人大概總不會無緣無故吧？」

阿生又問：「究竟那人說過一些什麼？」

「我也只是聽母親說，他說那是一個陌生男人，他要父親在一個星期之內，自己結束生命，否則，他會讓他死得不明不白。」

「那人是在電話中這樣說的？」

「是的。」

「這似乎是個狂人，令尊沒有理由爲此而感到害怕。」

「我也這樣想。不過，假如我父親心裏有事，情形自然不同。我爲此曾再三追問過他，他也承認自己一生中幹過的行業太過複雜，所以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開罪了別人。」

「你對他這種說法，有何高見？」

森信道：「我明白你此刻心裏的想法：你定以爲我父親做過一些不光明的事，因而結下了仇人，對方才會迫他去死。」

「通常一個人不可能輕易做出恐嚇別人的事，除非有血海深仇。」

「先生，你好像不是美國人。」森信打量着身畔的阿生。

阿生笑道：「但我熟悉美國情形。」

「那你應該知道，美國有一種殺人的行業。只要你付得出代價，要殺總統也可以。」

「你是指職業殺手？」

「是的。老實說，我懷疑最近時常打電話給我父親的是個職業殺手。通常一名有經驗的殺手，他殺一個人，可以不留痕跡。即如今天的交通意外一樣。」

「你的意思是：有人買一名殺手，有計劃地追殺令尊翁？」

「是的，經過今日的事實證明，我這假設極有可能。」

「你以爲誰要取去你父親性命？」

「我不知道。假如我知道，我一定會想辦法找你談談，看我父親何事開罪了對方。」森信又嘆氣道：「其實，他已六十過外，還能够活上多久？對方不應該迫人太甚。」

阿生也同情森信這見解。

一個遲早總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人，尤其是像科士打這麼大年紀的人。但是，假如對方與他有仇怨，想法自然就不同了。

他們趕到市區醫院時，醫生正對科士打展開急救步驟。

據說，他傷得很重，可能會有性命危險。

作爲兒子的森信，一邊用電話通知其母親和自己的妻子，一邊希望父親醒來，最少也讓他們見一次面談幾句。

夏力和三俠等人從森信口中已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不知道科士打究竟跟一些什麼人結怨。現在他們都希望科士打甦醒過來。

警方派到醫院來的人也在等，只要急救室的門被人推動一下，各人的心情就會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假如這只是一宗交通意外，警方當然不會這麼緊張，但是，科士打的兒子森信却親口證實這是一宗蓄意謀殺。所以反罪惡小組的探員們，便趕到醫院裏來。

醫院裏急救室的門終於打開了。

首先出來的，是一名女護士，最先過去截住她問話，則是科士打的兒子森信。

女護士只是冷淡地說：「你去問醫生吧！」

醫生也出來了。

夏力和紐約警探紛紛走過去，三俠站得較遠，但却看得清楚；醫生在搖頭。

三俠的心冷了下來。

森信也看見了，他一言不發，急奔直衝，想走進急救室去。

二名男護士及時截住，但沒有制止他入內，只是在旁監視。

科士打傷重身亡，死前一句話也沒有說，難怪他兒子這麼傷心。

夏力和三俠也入去看科士打的遺體，只見他遍體鱗傷，血痕處處。

醫生對查案的警探說：他重傷頭、胸以及四肢等處，加上年事已高，所以很難將他救活。

但醫生肯定地說：科士打並未中槍，他是撞車重傷致命的。

醫生等於間接告訴森信，他父親並非被人槍殺。但森信心裏却明白，這是槍手的另一種殺人的手法而已。

要不是阿生的好奇，以及森信及時追趕而來，這宗看似「公路交通意外」事件，很容易會被人忽略。

但事到如今，已經十分明顯，這是一宗變相的謀殺案。

阿生正要找森信問話，突然發覺他失去了踪跡。

警方也在找尋森信，因爲他是死者的親人，但是，有人見到森信匆匆離開了醫院之後，截了街車離去。

阿生知道森信很激動，担心他做出傻事來，於是按照他留下的地址，與呂林二人趕去。

森信留下的地址是科士打的。

阿生不難想像得到：森信如果要通知他母親，只須在醫院撥個電話就行。

但是，他爲什麼匆匆離去？

當三俠按址找到科士打家裏去的時候，只見科士打太太前來應門，她正哭得眼睛又紅又腫。

阿生向她道明來意，問她兒子森信有

沒有回來，她却含淚朝後面的書房一指：

「他在裏面！」

阿生匆匆趕往書房，看見森信正在四下裏搜索，不知想搜一些什麼。

森信已發覺阿生來了，但他的行動却並未因此停止下來。

他一邊搜索，一邊說道：「我不管你是誰，這件事你最好不要理。」

「你想找什麼?」阿生關心地問。

「我要知道誰殺我父親！」

「我也想知道，何不讓我們一齊偵查?我絕對相信，我比你更有經驗！」

「你是什麼人?不過一個中國遊客。我並非瞧不起中國人，只是我懷疑你剛才的說話。」

「如果我告訴你，我是一名國際特警，你會相信嗎?」

「什麼?」森信終於停止了他的動作，正視着阿生。

他吶吶地問：「你說——你是一名國際特警?」

「是的。」阿生說，「我相信我可以幫助你，但必須你的合作！」

森信半信半疑地，呆了好一陣。

最後他才對阿生說：「這是家父的書房，我希望多少也可以找到一些綫索。老實說，我現在也有些後悔。」

「你後悔什麼?」

「我後悔爲什麼不追問到底。假如我早些插手這件事，可能不致會演變成爲悲劇。」

「事到如今，我相信我只能以『一切由命運安排』來慰解你。」阿生又問：「你可是懷疑你父親有遺書留下?」

「不！」森信說：「我只希望找到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例如日記之類，我相信警方稍後會派人來，但老實說，我相信自己多過相信警方。」

「你要自己去找兇手?」

「是的。」

「這太危險了！」

「我有我的方法。」

「我也明白你的想法，但衝動無濟於事，冷靜點聽我說吧！假如你不相信警方，請相信我們國際特警隊。」

「我也聽人說過，你們比聯邦密探更能幹。」

「你過奬了！」阿生說，「如果你信我，就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趁警方未到之前，找出一些綫索來。但無論如何，你切勿單獨行動。這樣不但危險，也於事無補。」

「那麼，你的意思是：你帮我去找兇手?」

阿生肯定地回答：「是的，而且一定要找到爲止！」

殺人手法　五花八門

富商尤金正在他的寓所之內。

客廳裏的電視機正傳出新聞報告員的聲音，這是晚間新聞報告的時間。

尤金坐在沙發椅上，利用手上的無綫電遙遠控制器，想盡辦法令到螢光幕的畫面清晰一些。但是不知道電視機有毛病還是新聞片拍得不好，總之他左扭右扭，畫面都有點糊塗。當時新聞報導員正報告一宗命案的發生，警方要求當日在公路上目擊其事的駕車人仕提供消息。

據說，警方懷疑行兇的人曾駕駛一輛電單車出現在高速公路之旁，伺機向一個老年男子的汽車開了一槍，因而造成一宗交通意外，令到那老年的駕車人仕傷重死去。

尤金也是個年紀已六十餘的老年人，即使在觀看電視節目時，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剛才他也一度閉目睡去，因此，他無法肯定剛才是否聽錯了。

他曾在朦朦朧朧中聽到新聞報告員提及「科士打」的名字。

科士打是他認識的一位朋友，但他聽得不清楚，只是當他紮醒之後，螢光幕上已映出當日失事現場的新聞紀錄片。

他想看清楚由失事汽車抬出來的傷者是否亦即他朋友科士打，但當時畫面不穩定，他又錯過了。

現在尤金的心裏眞覺得惴惴不安。

左思右想，他終於忍不住了，跑過去撥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搭到科士打家裏去的，他要知道科士打是否眞的出了事。

接聽電話的是科士打太太，她說她丈夫是被人蓄意謀殺的。

尤金很快就將電話掛斷了。

他沒有再往下說，因爲他不想科士打太太追問他的近況。

這些日子以來，尤金一直歸隱，極力避免與外間接觸。

即使剛才那個電話，也是罕有的一次；假如再談下去，肯定對方會查問他的近況。

尤金爲什麼會歸隱起來?

除了至親的家人之外，所有以前認識尤金的人，都沒有尤金的消息。

有人認爲尤金離開了美國，最少也離開了紐約；甚至有人認爲他死了。

尤金十分富有，他擁有的財富，足以供他渡過以後的日子。

他的妻子當然知道他住在這裏，但從來沒有將他的消息轉告別人。

羅娜並非他的髮妻，只是同居的。所以，以前的朋友也很少知道羅娜就是尤金的同居妻子。

羅娜經常悄悄地跑到這兒來，每次都帶來一些日常用品，食物等等。

尤金處處顯得十分小心，他的居處門外有隱藏起來的電視傳眞鏡頭，任何人要進他的住所，都無法逃過他的監視。

除了羅娜之外，他絕不相信其他人，包括他前妻的兒女在內。

究竟尤金內心有些什麼恐懼?只有他自己才最明白。

除了他之外，也許還有一個人會明白，就是要找他的人。

羅娜也知道有人要找尤金，但她從來不知道那人是誰。

她試過追問尤金，但尤金不高興，她只好不再追問下去。

尤金有時神經很緊張，追問羅娜有沒有被人暗裏跟踪；但羅娜照例會回答：「沒有！」

現在屋子裏只留下他一個人，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

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即使死了又何足懼?但尤金却不想死。

他一直担心着有一天會有人找到這裏來。

他妻子曾勸他用錢去請幾個帶槍的保鏢，但他沒有這樣做。

他明白保鏢未必可靠；有些爲金錢服務的保鏢，甚至還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人收買。那豈非弄巧反拙?

但是，尤金却相信手槍；只有武器才可以保護他自己。

他相信手槍，因爲手槍沒有生命；他可以一次過付錢將它購下，以後就是他的；它絕不可能被另一個人收買，反過來傷害自己。

尤金就是這麼樣多疑的一個人。

門鈴响了。

尤金透過電視傳眞鏡頭，看見門外來者是羅娜；其實一直以來，這兒除了他自己之外，就只有羅娜一個人來過。

他按動電掣之前，照例要看清楚羅娜四周圍的環境。

當他肯定沒有人跟踪時，他才讓羅娜進門。

門是用電掣控制的，不必他動手去開啓。其實，如果他肯讓羅娜也配備一套門鎖鎖匙的話，一定可以省下許多麻煩。

但是，他不但不會配一套鎖匙給羅娜，甚至不會讓她了解這套電鎖的詳情。

換句話說：他只相信他自己。

羅娜有時覺得他很傻，儘管她從來不敢正面去開罪他，但最少也勸過他不必將自己秘密關在這裏，大可以避到外國去。

但是，尤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一處地方比較這兒更加安全。

尤金自己心裏才最明白，他的對手非常强，即使他避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他都有辦法可把尤金找到，然後殺死他。

尤金因此寧願躲在這裏；最少這裏能令他產生一種安全感。

羅娜有時也忍不住會問他：「你究竟要躲到幾時呢?」

是的，有時甚至尤金自己也難免會在內心這樣問他自己。眞正的答案他是知道的，但他從來沒有告知羅娜。

眞正的答案就是：等他的對手被人殺死。

單單就是這麼簡單的答案裏面，已有着無數的疑問。例如：他的「對手」是誰?有誰可以殺死他的對手?假如再問下去，還有：他心目中的「對手」爲什麼要找他?他又爲什麼這樣害怕他?

要問的太多，要答的自然更多，所以，尤金索性不對羅娜說什麼，以免她追問下去，他的秘密就洩漏得更多。

難得羅娜有這一股耐性，她從來沒有追問下去；她對尤金顯得千依百順。

尤金雖然整日「閉門家裏坐」，但他却做到「能知天下事」的地步。

他每天都有看羅娜爲他購備的報紙，他也有看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節目。所以外間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都知道。

他一直留心着一些人的動態，例如他的朋友科士打即其中之一。

但是，他並非希望科士打死去；他反而希望科士打振作起來，殺死他們的共同敵人——他的對手。可惜科士打做不到。

當然，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老了，假如他做得到的話，根本就不必像老鼠一樣躲了起來。

他現在只有寄望於其他人，希望總有一天有人將他的「對手」殺死。

他知道一定有的。除了科士打和他本人之外，還有其他人。

那些人都必然明白那「對手」十分可怕，而且還是他們的共同敵人！他們之中必然有一個人會展開反擊，將這可怕的「對手」打倒。

只要有這麼一天，尤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現於公共場所。

然而，這一天什麼時候才來到?

羅娜把一大包食物放下，其中有牛奶和生菓等，還有日常用品。

但尤金最注意的，還是那一份晚報。尤金攤開晚報閱讀，神態十分緊張。

羅娜也發覺事不尋常。

羅娜說：「是不是又有事情發生?」

尤金道：「不！你是不會明白的，算了！」

羅娜照例沒有追問下去，否則尤金可能又會不高興。

但是，尤金反而問羅娜：「這兩天，有什麼特別事情嗎?」

「我不明白你指什麼?」羅娜莫名其妙地瞪住他。

「例如購物時，有沒有人查問或者監視和跟踪你?」

「噢！是的，給你提醒了我，的確有人爲我做過一件事，就是我離開士多店時，遺下一瓶牛奶，他把我叫住，然後送回給我！」羅娜指指紙袋中的一大瓶牛奶，道：「就是這一瓶了！」

多疑的尤金，開始對那瓶牛奶產生恐懼。

他小心檢查過封口，彷彿被人開過了，於是他立即追問那人的外型。

羅娜只告訴他：那人很年青，看上去最多不會超過三十歲。

尤金又呆住了。

他心裏明白，他心目中的「對手」不會這麼年青；但是，他的對手可以聘用職業殺手。

紐約有許多年青、機智的殺手，只要付出足够的金錢，他們可以爲你做任何事情。

因此，尤金心裏又不期而然的，緊張起來。

「你有沒有看清楚?那人會不會暗裏跟踪你到這裏來?」尤金問。

「沒有。」羅娜有些不耐煩地說：「每次我一定看清楚。你也不只一次提醒過我！」

「是的！」尤金輕輕嘆氣道：「羅娜，我這些日子以來，眞的是委屈了你！」

「別這樣，其實，我也爲你難過！」

羅娜雖然已是四十過外的婦人，但風韻猶存！「尤金，本來我一直不强迫你說出你心中的事，但我看你這樣過日子，實在不是辦法！」

「算了，我已知道你想說什麼。」尤

金立即又止住他問下去。

每一次差不多都是這樣，總之尤金不希望被人追問下去。

眞的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些人喜歡把心中事對別人說出來；他們認爲有多些人爲他担心比自己一個人担心更好。最少這種人會將心事告知他的至親或知己。

但是，尤金却不同了，他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知他的心事。

羅娜這些日子以來，應該是他的至親兼知己了，但從不聽過他說及他心中的「秘密」。

羅娜很明白尤金的爲人，於是問他：「這瓶牛奶如何處置？」

「倒一些出來，先讓貓兒嚐試一下。」尤金說。

是的，除了羅娜之外，這裏還有那隻小貓，牠是經常陪伴住尤金的動物。

但是現在，尤金却要牠做「試驗品」——要牠先嚐試那一瓶被懷疑有問題的牛奶。

尤金的做法，令到羅娜十分不滿，但羅娜却沒有做聲。

結果貓兒嚐了牛奶，過了一會兒，似乎沒有中毒的反應。

羅娜要走了，尤金看得出她不高興，留住她說：「今天你爲什麼急於要走？」

羅娜道：「我想這個時候你再不須要我了。」

「這是什麼意思？」尤金說，「你是我妻子啊！」

「但你從未當我是你妻子，我們一直住在兩個不同地方。」

「我只是須要安靜。羅娜，原諒我吧！我知道我虧待了你！」

「算了！」羅娜想走。

尤金拉住她：「留下來陪陪我！」

「這是命令嗎？」

「算是我的要求吧！」

「你終於也知道寂寞。」羅娜嘆了一口氣，「其實，如果你仍然當我是你的妻子，你應該將心裏的事坦白告訴我。但這些日子以來，我只知道你很害怕，偏偏又不知道你怕的是什麼。」

「嗯——其實你已猜得到，我有個仇家，他正四處找尋我。」

「他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這不是有點滑稽麼？」

「事實上我是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年紀跟我差不多，他是我們一班朋友中之一個。可能是阿甲，又可能是阿乙！」

「尤金，你也知道我們的結合只是基於雙方相愛，我從不計較你的過去，但你却不然，對我一直隱瞞着過去的歷史。我從來沒有追問過你，但事到如今，我已有些忍無可忍了。」

「你知道了又有什麼用？」

「但我們已經是夫婦，我有義務爲你分憂，可不是嗎？」

「嗯——」尤金想了好一陣，終於說：「好吧！就讓我告訴你：我是一名退休的軍人。」

「這點我是早已知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我們一班年青士兵在德國作戰，於突襲一個小鎭時，發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當時我們攻入一間堡壘式住宅，裏面空無一人，我們就以該處爲據點。」

「那是戰爭時期，還有什麼私人恩怨呢？」

「問題却是我們在那裏發現了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

「珠寶？」

「是的。當時我們這一小隊裏，有十多個人。有人提議我們離去之前先行分贓，亦有人担心我們因此而觸犯了軍法，也有人因此發生爭吵，混戰中有人被殺。結果——」

「結果，你們還是分了那批珠寶，是不？」羅娜問。

「不！我們終於同意，先將珠寶埋藏於鎭外一處樹林。因爲當時我們都知道戰事已接近尾聲，所以爲安全計，我們決定不讓上司知道此事。同意日後一齊再去尋寶。」

「那麼，以後的事，我猜也猜得到了。一定是有人悄悄起了尾注。」

「是的，我們之間，爾虞我詐，返回到總部之後，各不相安。有人担心洩露風聲，也有人担心被起尾注，更有人害怕被殺滅口。」

「的確不幸！」羅娜嘆氣說，「爲財失義，於是你們之間各懷鬼胎，是不？」

「是的。戰後我們多方連絡，一度聚集，發覺少了幾個人。」

「他們會不會戰死沙場？」

「不會的，我剛才也說過，我們那一伙，已是戰爭的尾聲。」

「那麼，你們如何會失去連絡？」

「我們本來約好，返國後每年最少在紐約這裏見面一次，然後議決何時重臨德國尋回那批寶物。但第一次重聚時，已少了幾個人。當時我們已想到事態不妙！」

「你們懷疑失約的人，棋先一着，先跑到德國尋寶去了？」

「是的。」

「那麼，這與你何關？你根本不必害怕！」

「問題却是，戰後我退役營商，僥倖賺了大錢，他們懷疑我是『私自尋寶者』之一。其實，那是寃枉！」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們有沒有再到德國去尋寶？」

「有，當然有，但是，藏寶地已經被人發掘過了。」

「果然有人起了尾注！」

「所以我們之間，才會互相猜忌。」

「的確不幸！」羅娜又問：「但是事隔三十多年，爲什麼到了現在才有事發生呢？」

「本來我們幾個並未失約的人已經相安無事了，但不知怎的，突然有人被殺，於是我們之間又再度引起恐慌，彼此互相猜忌……」

尤金深深地嘆氣，大有不想再說下去之勢。

羅娜却問他：「你應該找齊各人出來，彼此好好的交代一下！」

「這種事根本就無從解釋，何況我們之間，已四分五散，要找齊各人已經不易

，要大家互相信任就更難了！」

羅娜道：「目前你似乎担心他們會殺你！」

「已有人被殺在先！我也絕非無中生有。」

「但是，你並未出賣他們！」

「這個時候，一切解釋都太遲了。」

「你究竟要躲到什麼時候？」

「我也不知道。」尤金想了想，又說：「我想也快了。他迫得我們太緊，我們之間必然有人反抗，只要有人殺了他，我就可以自由。」

「其實，你這樣也不是辦法。如果我是你，我會有兩種做法。第一，到外地去。第二，主動去找齊你那班朋友們商量一下。」

「沒有用的，因爲我們之間，誤會早已形成。」尤金說。

「這麼說來，你們之間根本無敵我之分，可能只是互相殘殺！」

「坦白點說，實情如何，我還不大清楚，總之我是當事人之一。」

羅娜看看腕表，終於要走了。

尤金也沒有再留她，反正他正須要淸靜，他希望獨個兒多想一會兒。

這些日子以來，尤金就是這樣，一直過着這種孤獨的生活。

尤金不想羅娜與他住在一起，因爲他害怕羅娜知得太多。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須要一個與外界連絡的人，此人必須絕對靠得住，經過幾番考驗，他認爲羅娜可以靠得住。

現在羅娜走了，他可以做他的事了。

他打了一個電話，對方是他戰時一位同僚，他們已經很久沒有連絡了，因此他無法肯定對方是否仍然在那裏。

也許對方已搬遷了，但他還是要試試看。

電話接通了。

「你是達尼？」尤金覺得那聲音沒有變，相當的熟悉。

「是的，你是尤金，我也認得你。」對方也在電話中說，「你好嗎？尤金，你現在什麼地方？我們好久不見了！」

「是的，你也好？」

「還不是一樣麼。老朋友，你怎麼還記得我電話？」

「我偶然想起，想不到你還在着。」

「我老了，還能跑到那兒去？」

「你有其他人的消息嗎？」

「你指誰？」

「例如佛烈，科士打他們。」

「沒有，我很少與各人連絡。聽說他們都留在紐約。你呢，你在何處？」

「我現在華盛頓。」

「你由首都打電話來？」

「是的。我現在很希望有其他人的消息。」

「你對那件事，仍然念念不忘？」

「是的。」

「朋友，算了吧！我們都老了，還想發財幹嗎？錢，對我們已失去了意義！」

「不！你誤會了，我並非想發財。我只是關心一班老朋友。」

「我想他們都很好吧！」達尼在電話中嘆氣，「其實我們都太傻，假如想深一層，我們就覺得爲了那件事而反目，太不值得。」

「是的，我也這麼想。」

「有時間來探望我吧！」

「好的，你的地址是——」

「你記得我電話，自然還記得我地址！」達尼又說，「我年老又殘廢，還能到何處去呢？假如你有機會到紐約來，記得來探探我。」

「好的，最近我的確可能會到紐約來一次，所以先用電話與你連絡一下。」

「那麼，我等着你了，老朋友！」

「再見！」

電話掛了綫。

尤金眞的有些意外，怎麼達尼還會留在老地方？

爲什麼沒有人去找達尼算賬？是因爲他老了，還是因爲他殘廢？

尤金覺得內心有太多的疑問，而且並不容易找到答案。

此後，他又一連撥了幾個電話。

× × ×

一幢公寓式住宅大厦的二樓，其中一個單位住了一個老年王老五，他叫梅律。

梅律目前正吃着政府的退休養老金。

他沒有親人，晚景有點淒凉。

他唯一的「伴侶」就是：酒。

每天他都到公園裏去晒太陽，有時會買一包爆谷，一罐罐裝啤酒，在那兒的椅子上獃上大半天。

黃昏時份，他會拖着疲倦的步伐，回到那小小的住宅單位之內，倒頭便睡。

公寓式住宅是美國一個特色，絕非香港那些以時鐘房出租爲主的小客棧，更不是色情架步。

公寓式住宅是以出租爲主，每層有若干個獨立單位。每個單位之內，有水喉，煤氣和炊具，成爲一個起碼的居住單位。

這些單位有大有小，這一幢的二樓却全是小單位——裏面並無「廳」與「房」之分。大致上就只有那百多方呎的地方，「廳」與「房」，甚至厠所厨房全在這小方格之內。與目前香港許多政府徙置區大厦差不多。

自然這些小單位的住客十之八九都是一些單身的男女。同時他們的經濟環境也肯定不會好到那裏去，否則他們早已住進高樓大厦，或者花園洋房去了，何必獃在這裏？

梅律每天晚上回來之後，習慣了倒頭便睡。那時他必然是醉昏昏的。

因此，他住所裏的一切情況，他幾乎一無所知。

他唯一知道的，似乎就只有那張床。

至於窗戶關上還是打開？這住宅單位裏是否有人來過？他在醉鄉中一概懶理。

也許就是因爲他太大意，這一晚終於出事了。

一股非常濃烈的煤氣氣味，由門縫脚下滲透出來。

他的隣居偶然經過，曾試敲門，但屋內全無反應。結果隣居只好通知樓下的管理人。

管理人會同隣居破門而入，室內充滿了煤氣，煤氣喉的掣扭開了……。

管理人與隣居們分工合作，一邊關上

大掣，一邊推開窗門。

但是，各人回頭巳發覺梅律倒斃在床上。

於是管理人立即報警。

這件事表面上看來並非可疑之處，梅律是蓄意自殺。

但是，熟悉梅律的隣居們，都認為他不會做出這種事。

隣居都說梅律為人樂觀。

但在另一方面，隣居又證明梅律平時的為人，他從不與人結怨。

那豈不是說：「梅律並無仇家」？既無仇人，自然不可能有人來謀殺他。

再說：目前他身無長物，既非為仇怨，亦非為謀財，自然也不會是有人蓄意謀殺他了。

在未有進一步答案之前，紐約警方只能當這是一宗「意外」。既非「自殺」，也不是「謀殺」，警方暫時假定死者喝醉了酒，忘記開窗，也忘了關上煤氣喉的掣，因而出了意外。

但是，事發後的翌日下午，紐約警方的命案處理小組人員，却收到了一個匿名電話。

電話中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梅律不是自殺的，警察先生。」

探員道：「我們並未說過他自殺。你是什麼人？」

「我是他的朋友。」

「那好極了，我們正要找他的一位親友協助辦理認屍。」

「不！我不會跑來認屍，我只想告訴你一件事，就是梅律是被人謀殺的。」

「謀殺？」探員也給這句話嚇一跳。

當初探員聽到對方說不是「自殺」，他也同意了，因為事實上警方也一直當這是一宗「意外」事件去處理，但警方從未想到是一宗「謀殺」案。

探員於是立即追問下去，但對方却匆匆將電話掛斷了。

探員只好將情形告訴他的上司——探長。

這時候，探長辦公室之內有人客，他們是國際特警隊紐約負責人夏力和阿生。

夏力和阿生跑到警局來找探長，是為了科士打的意外身亡。

科士打是較早時在公路上因「交通意外」以致傷重身亡的。但事後因為作為「目擊證人」的夏力等人，發現汽車輪胎有彈孔，這才認定這不是「交通意外」，而是有人「蓄意謀殺」。

阿生事後得到死者兒子森信的合作，在科士打的書房之內，找到了一些可供參考的東西。

在書桌的抽屜中，有一幀相當陳舊的照片——那是一小隊士兵的合照。

照片是黑白的，從照片中人的服飾看，這些人是二次大戰時期的美軍。

照片背後是一些人的姓名，同時說明這是二次大戰末期在德國前綫一個營地上拍攝的。

此外就是一幅手繪的地圖。

地圖巳十分陳舊，上面的紙質巳變黃，摺疊處也逐漸斷裂。

此等東西照常理應該收藏於書本或文件最下層才對。但 事實却相反，森信和阿生當時一拉開抽屜就見到了。

這似乎表示：死者科士打最近才看過這些東西，而非把它珍藏起來。

阿生和森信同一樣的心理，他們都希望找到日記之類的文件。可惜最後只發現了這些——除了這兩件舊東西之外，其他的似乎巳經無關重要了。

阿生因為答允過森信，一定要助他找出殺父的兇手，所以首先將此等東西帶回特警辦事處研究。

夏力因為本身也是目擊者之一，所以他同意阿生的見解，相反，紐約警方却認為這件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紐約的偵探們所持的理由就是：美國人可以自由擁有槍械。年青一輩的往往會漫無目的地，胡亂開槍。

科士打的汽車可能就是給一個無聊的年青人無意中擊中了輪胎，因而造成了這一宗意外。

阿生不理會紐約警方的想法，因為事實上他巳有了初步的證據，證明有人在失事公路的路邊埋伏。可惜當時他想不到，給那神秘槍手安然逃去。

事後警方雖然循例派人到那兒偵查，但阿生却看得出他們那種敷衍態度。

因此，警探們這邊走了之後不久，那邊立刻就有一批國際特警人員前來接替。

國際特警人員對每一個可疑點都絕不放過。例如泥地上的電單車輪胎的痕跡，他們用石膏倒模法，將它印了出來。

又例如遺在草地上的汽油，特警人員也將樣本取了回去研究。

毫無疑問，國際特警要獨立處理這件事，但紐約警方却以為國際特警隊之所以如此重視此事，完全是因為阿生和夏力等人差些兒被撞死，故此才會介入調查其中眞相而已。

阿生和夏力却不理會紐約警方怎麼樣去想，他們絕對相信了死者兒子森信的見解就是：科士打事前旣受到恐嚇，必與這次之死甚有關連。

他們發誓要追查到底，決不會讓兇手逍遙法外。

今天，阿生獲悉一家公寓式住宅出了命案，在紐約這種大都市裏面，這一類巳屬「小事」新聞原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

但是，當阿生從新聞報告中聽到「梅律」這名字之後，立刻就引起他的興趣。

原來在阿生手上的一幀舊照片背後，就寫上了「梅律」這名字。

阿生現在偕同夏力到探長室來作不速之客，就是為了求証一下，看看「意外身亡」的老人梅律的全名，是否與照片後面所寫上的一樣。

探長儘管在觀點上與國際特警不同，甚至有一千個理由可以拒絕作答，但面對夏力，他却半點兒也不敢怠慢。

紐約是世界第一流的大都市，每日發生的重大事件幾乎都跟國際扯上關係。因此，紐約警方如果缺乏國際特警的協助，他們的工作往往亦無從展開。所以說句老實話，他們寧願開罪市長，也不敢與國際特警為難。

夏力和阿生總算沒有白行，那陳舊照片背後所寫的梅律全名，果然與公寓中被煤氣焗死的死者的全名完全一樣。

阿生進一步求證，想知道死者梅律是否有照片在警方手中。

探長正告訴阿生：死者的證件等物，正在化驗室接受檢驗。

假如阿生認為確有此須要，探長願意陪他們到化驗室去看看。

豈料就在這時候，那名接到匿名電話的探員，就進來向探長報告。

探長因為阿生他們來得突然，現在又有人密告指出梅律「被謀害」，因此不得不加以重視。

他首先帶了阿生和夏力到警方化驗室。從死者梅律的證件上的照片看，死者是個老年人，但阿生從科士打家中找到的陳舊「合照」，照片中人只有二十餘歲。

兩者之間一經比併，無論服飾，髮型面孔等等，自然不同。

但是，阿生是個有頭腦的人，他想到這舊照片乃三十多年前拍攝。而眼前在化驗室所見的證件上的照片，却是最近拍下的。一新一舊，彼此相隔三十多年，自然不同。

不過假如細心觀察的話，很易看得出，彼此的輪廓十分相似。

再將兩者之間的全名，逐個字母核對一下，又是一樣。

於是阿生立刻肯定他們同是一個人。

探長建議阿生跟他到殮房去，親自看看梅律的屍體，但阿生認為不必了。

因為他覺得梅律如今巳是一名老人，尤其是被煤氣焗死，自然與三十多年前的梅律有異。

因此阿生只要求警方向軍部追查梅律從軍時的紀錄。

同時也由於那個匿名電話指稱梅律「被殺」，所以探長也變得緊張起來，召集負責該案的人員，再到現場調查。

根據最初被派到公寓調查梅律死因的探員說，現場大門門環之上，只有一個死者的指紋，此外就是公寓管理員的指紋。

若照一般常理，大門門環應該是該單位住客一出一入必然接觸的，也肯定是次數最多的物件之一。所以，除非經過打抹，否則，門環之上最少也有死者許多組左右手手指的指紋。

所謂一組，也就是開門一次所遺下的左手或右手的指紋。

因此超過了兩三組之後，就會顯得相當複雜。

但事實上，指紋組的人員却可以清楚地印取門環上遺下的，只有一組的死者指紋——那是右手推門時留下的。

至於管理員留下的，則證實是他推門時發覺屋內全無反應時留下的。

於是對查案有經驗的人都心裏有數，一定是有人用布或手帕之類，在門環上打抹過了。

再進一步入屋調查那些關鍵性的東西——煤氣爐的開關掣，窗門開關掣等等。

這些全是死者生前肯定不止一次接觸過的東西。照常理推測，上面一定印滿了死者的指紋才對。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窗門和煤氣開關掣等處，均無死者的指紋。

相反，那些地方却印有管理員，隣人的指紋。而這些指紋證明是他們進來企圖救人時留下的，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

從現場上各種跡象顯示，死者未返家之前，可能有人來過。

假定那人就是兇手，他可能在死者未返家之前，偷入來，悄悄將煤氣爐的開關掣打開，讓死者帶醉返家時中毒身亡。

另一個可能就是：兇手一直潛伏在死者家中，直至死者返家後，倒頭便睡，他才悄悄將煤氣扭開，讓死者死在不知不覺中。

總之，兇手對死者的生活習慣肯定是十分熟悉，最低限度也曉得他每晚不醉無歸。

探長獲得此等資料之後，認為阿生的忖測果然並非全無根據。

警方因此亦重新對這件事重視起來。

由於這是單身人仕之小單位公寓式住宅，所以平日出入其間的人，也顯得複雜異常，因此警方很難從隣人口中查到什麼綫索。即使這兒的管理員，也不知道當日有些什麼陌生人來過。

探長親自觀察過現場環境之後，覺得兇手行事十分鎭定，絕非一個泛泛之輩，從現場上的「消滅犯罪證據」以及「製造成一宗意外中毒事件」這兩點看來，兇手甚至有可能是個職業殺手。

探長把他個人的見解對夏力和阿生二人討論，夏力和阿生也同意他的見解。

「假定這眞的是職業兇手的所為，這件事豈非變得更加複雜？」夏力說，「以一個窮光蛋如梅律，究竟有什麼值得別人花一筆錢去請職業兇手殺死他？」

探長也說：「是的，目前要聘一名職業殺手，非三五萬元不辦！」

夏力道：「花得起三五萬元的人，當然不是一般小市民！」

阿生道：「那麼，我們不妨集中研究一下，為什麼有人一定要梅律死掉？為仇，為錢還是為了別的原因？」

探長道：「為仇的可能性最大，因為梅律根本就沒有錢。」

「看來我們必須取得軍方的紀錄和合作，然後才可以找出答案來。」阿生說，「憑我手上這幀舊照片，將科士打與梅律二宗命案連想在一起，相信也不過份。」

探長苦笑道：「表面上看來，兩者之間簡直風馬牛不相及。」

「但無可否認，梅律是科士打的舊同袍。」阿生說。

探長道：「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阿生道：「希望只是偶然的巧合，否則，這照片上的其他人，可能會繼續有麻煩。」

探長儘管有些觀點與阿生不同，但他却明白國際特警辦事的效率。

為了早日找到答案，他們同意分工合作，警方負責追查梅律的死因，國際特警則憑手中巳找到的若干資料，繼續找尋射擊科士打汽車的神秘槍手。

儘管阿生也啡得美國有些年青人很無聊，經常無緣無故開槍射擊過路的汽車，但是科士打之死顯非意外。

阿生作出這種推斷，一方面憑他自己的目擊情況去判斷，另一方面却配合了死者之子森信的口供和意見。

森信說過他父親生前曾被恐嚇，於惶

惶不可終日之際，才獨自駕車南下，目的是要到華盛頓暫時投靠一位朋友。

科士打的妻子知道之後，力加阻止，因他年事已老，怕他途中有事。

但科士打不聽勸告，於是他妻子惟有通知其子森信。

森信聞訊後，立即駕車追踪而至，可惜還是來遲了一步。

以上情形阿生早已知道了，他也不祗一次地想過，爲什麼兇手不直接殺死科士打？

照森信和死者的妻子的口供，兇手顯然要用心理威脅，先令到死者焦燥不安，然後造成一宗看似「交通意外」的事件，令死者死去。

在未發現梅律之前，阿生和夏力已覺得兇手手段老辣，這正是高級職業殺手的所爲。

後來繼續發現了梅律命案，他們難免把兩案連想在一起。

「又是職業殺手的所爲？」阿生獃在夏力的汽車裏，喃喃自語地說。

夏力正要開車離開這兒警局的停車場，聽阿生這麼一說之後，立刻停止了他的動作，側過頭來問：「究竟你說什麼？」

阿生道：「假定梅律是被一名職業殺手所殺，又假定科士打也是被一名職業殺手所害。你以爲兩者之間，是否同被一個殺手幹掉的？」

夏力道：「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兩案兩個死者年紀差不多，都六十出頭了，他們還是二次大戰的同袍，又在差不多同一時間死於『意外』，這表示了一些什麼？假如他們又不約而同，同被職業兇手所殺，這又表示什麼？」

「嗯，你的意思我逐漸明白了！」夏力又問：「你可是担心還繼續會有命案發生？」

「這只是其中之一。老實說，我担心這兩件事的幕後，另有陰謀。」

「你似乎越想越複雜。」

「這些事情本來就够複雜，否則我們早已找到了兇手，可不是嗎？」阿生輕輕一笑。

夏力終於把車子開走。

×　　×　　×

佛烈的心臟病經費蒙醫生一番照料之後，已無大碍，於是返回家中休養。

儘管他的心臟病已無大碍，但心理上的威脅却難以解除。

那個陌生人的恐嚇電話，曾揚言他月底之前一定會被殺。

事後又有人冒充費蒙醫生的助手，前來爲他注射。而那人的身份與企圖，至今仍然不明！雖則經過一番檢驗，證明所注射的針藥只對心臟病患者有利無害，但亦足以令到佛烈夫婦二人爲之寢食不安。

毫無疑問，有人要佛烈心理上備受威脅，也有人要顯示出一個「實例」，就是：假如他要取去佛烈的性命，簡直易如反掌。

可不是嗎？單是那個冒充波勒醫生的所謂助手，只要他當時注射進佛烈體內的是一針毒藥，佛烈就早已魂歸天國。

但是，對方似乎無意急急要佛烈就此死去。

佛烈反而覺得，假如反正也要死一次的話，最好立刻有人一槍殺死他，免得他的精神備受威脅，痛痛快快的死，無論如何總好過被折磨得慢慢地痛苦而死。

現在他們夫婦二人又回到了家中。

豈料一入門口，立即發現了一大灘鮮血。

佛烈的心臟本來就已經够衰弱了，經此突如其來的刺激，差些兒就昏了過去。

佛烈太太畢竟也是一個女人，見到這麼一大灘血，便情不自禁地，尖聲驚叫不已。

剛好隣居有人經過他們的家門前，聞聲立即奔跑入來查問究竟。

佛烈太太幾乎嚇得不會說話，只懂得張大了咀巴，用手指指住地上那些血。

隣居的尼亞夫婦見狀也不禁大吃了一驚！

尼亞是個年青男子，胆子較大，形勢所迫，他惟有硬住頭皮，追踪血漬，進入佛烈的睡房去。

地上一條明顯的血路，一直伸展到佛烈夫婦的臥室，尼亞在臥室的地上發現了一隻狗兒的屍體，不禁有些啼笑皆非！

佛烈已倚在沙發之上，神態疲弱不堪，他妻子担心他的心病又再度復發，急忙致電醫生。

尼亞的妻子更加緊張，想去報警，但被尼亞及時制止，尼亞認爲死了一條狗，根本不應該去驚動警方。

但是不知道怎的，警察居然來了！

原來是有人報失狗隻，更有街童向警察指引，宣稱見到一個男子將狗隻拖入佛烈的住所內。因此警察便帶同狗主，追查到來。

當狗主知道他的愛犬被殺之後，十分激憤，直撲向佛烈。

佛烈本來已十分衰弱，現在更是搖搖欲墮，幸得尼亞夫婦在旁勸阻，又向狗主解釋。

經過一番擾攘，醫生也來了，這時佛烈情況惡劣，醫生立刻將他送往醫院。

根據目擊的街童宣稱，將犬隻用繩套套住的，肯定不是佛烈，那男子很年青。

照街童口述，佛烈太太覺得那神秘客與他們見過的「醫生助手」波勒差不多。可能兩者同屬一個人。

然則，這分明是一項陰謀，對方的目的顯然是要令佛烈的精神飽受折磨。

最低限度對方一定也知道佛烈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所以才會一再施用種種心理威脅，令他惶惶然不可終日。

×　　×　　×

阿生與夏力等人正在特警辦事處之內，研究着一批資料。

這些資料都是一些有案可稽的職業殺手的。

資料除了國際特警隊本身搜索收藏之外，還有美國「CAI」和聯邦調查局送來的副本！

根據資料顯示，這輩職業殺手殺人的代價都很高，通常在三至五萬美元之間，與黑社會中的泛泛之輩比較，最大的分別就是：手法乾凈俐落！

因此，有關方面要找證據將他們送上法庭，難乎其難！

不過，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將這些人的資料，詳加紀錄。甚至他們的行踪，也經常加以注視。可惜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除了頭腦靈活，行動機智敏捷之外，還懂得利用巧妙的化裝術，因此令到負責追踪監視他們的人，頭昏眼花。

阿生正在逐個研究那幾名被聯邦密探列爲「最狡猾」的職業殺手的資料。

紐約警局那位探長卜比，就在這時候闖進特警隊辦事處來。

夏力一邊以主人的身份招呼卜比，一邊問道：「你們那方面有些什麼發現？」

卜比探長道：「我想先看看那一張相片。」

夏力一怔，「什麼相片？」

卜比探長道：「就是科士打和他的戰友們在三十多年前合拍的那一張。」

阿生聞言立即放下手頭上的研究工作，將科士打書房搜出的舊照片拿過來問道：「探長，你是否又有什麼新的發現？」

卜比探長一邊故作神秘地點點頭，一邊將阿生手上的照片接過來。

「嗯，可能是他？」卜比探長又將照片反過來，看看後面。

後面是寫了許多人名的，他又說：「果然不錯，正是他。」

夏力和阿生都忍不住問：「是不是這照片上，又有一人被殺？」

「是的，但這一次被害者比較好運氣，他沒有死掉，只躺在醫院裏！」卜比探長道：「我們較早時接到一名醫生的投訴，宣稱他的病人遭到一些神秘人的諸多恐嚇，以致令到他的病人的心病一再復發。那位就是心病專家費蒙醫生。」

卜比探長又指指照片上一個二次大戰時期的士兵：「他的病人正是照片中的此人——佛烈。」

夏力望望阿生，彷彿說：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又是一個！

夏力回頭問卜比：「你怎麼想到會是他？」

「一名探員接到醫生的投訴後，到醫院去問病人的口供——」卜比說，「佛烈太太說出被人諸多恐嚇的過程，分明有人要迫死他。這手法與造成意外死亡也相差不遠，所以我想起你這張照片，也想起你們說過，這照片上可能還有人會死？」

夏力洋洋得意地說：「現在最少證明我們特警隊並非憑空構想。」

阿生道：「我想去見見佛烈先生。」

卜比也說：「是的，他是唯一的生口，如果有寶貴的綫索，希望照片中的其他人不致一一死去！」

於是三個人立即離開特警辦事處。

阿生臨行時，却把一些由他研究過的資料順便帶上車去！

阿生並非故作勤力，他只是要向卜比探長查問其中一些問題。

阿生看過那大叠資料之後，也承認這輩職業殺手的手段的確高明。假如把資料上所紀錄的，過去他們行事的方式加以比較，有理由相信最近的案件都有可能是這些人做的！

他們殺人最大的特色就是造成意外，不留下任何綫索。

同時阿生又從聯邦密探送來的檔案副本中，找到一個叫「麥高」的疑犯。

阿生爲什麼會份外注意麥高？

因爲根據紀錄：他是最喜歡駕駛電單車！

據說：麥高是個金髮碧眼的青年，對電單車有特殊喜愛。同時以他的非法職業來說，也比較汽車更加覺得方便。

麥高是初出道的，爲人亦頗有頭腦，在職業殺手這行業中，亦頗爲活躍。

試過有一次，聯邦密探差點兒就抓住他了，但結果還是給他駕駛電單車在交通擠塞的街道上逃去。

原來電單車的好處就是即使交通擠塞，它也不受限制。

阿生看了那份紀錄副本之後，覺得這個人最可疑，因爲公路旁邊留下的電單車輪胎的痕迹，令阿生深信兇手當時開着一輛電單車到那兒去，湊巧麥高又喜歡駕駛電單車，那麼，殺科士打的兇手，會不會就是他？

阿生就在汽車上，將這些資料先在口頭上告訴了卜比探長。

卜比也覺得此人頗可疑，從阿生手上取過那些檔案副本，但他只抄下了右上角的編號，並未將整份檔案取去。

因爲這一類由聯邦調查局送出的疑犯參考資料，紐約警局的資料檔案室也有存放，只要把編號告知管理人員，很快就可以找到。

阿生繼續又說：「另一個比較有用的綫索，就是一個石膏模型。」

卜比探長問：「什麼石膏模型？」

「我們在草地上現出泥土的地方印取的，它是一隻鞋印。」阿生說：「根據我的經驗，這一類鞋印對破案幫助雖然大，但却很少印得這麼清楚。你瞧——」

阿生又從另一叠資料中，取出了一張照片——那是從製好的石膏模型上拍攝下來的。

阿生解釋道：「可能因爲這塊泥地受雨水淋濕的關係，也可能是這對鞋很新，鞋底的花紋份外清楚。這對我們的偵查相信大有帮助。」

卜比探長接過照片一看，果然是凹凸分明。

從鞋底模型看，這可能是一對運動膠鞋。中央部份的小小膠招牌，竟然也印得十分清晳。

阿生說：「我說這是新鞋，道理簡單，假如這是一雙舊鞋，第一，鞋底這小小的膠招牌早已擦掉了。第二，鞋底的花紋不可能這麼清楚。現在既是凹凸分明，證明是新買的，因此，我希望你派人到一些體育用品商店去查一查。憑這小小的膠招牌，最少我們已知道它是『AD』牌運動鞋。這牌子很有名氣，穿的人一定多。但這麼大碼的，相信買的人却不多。所以要查起來，相信並不困難。」

卜比探長道：「但你可知道紐約出售體育用品的商店有多少？不過，無論如何，這條綫索的確十分寶貴。這照片就交給我吧！」

阿生又出示了另一幀照片，對探長說：「這是另一個石膏模型的照片，憑印在泥地上的電單車輪胎痕跡之深度忖測，可以肯定這是一輛重型的電單車。從輪胎花

紋看，可能是日本貨。」

日本貨年來的確令到美國廠家十分頭痛，汽車，電單車，電視機以及家用的電器等等，簡直就好像昔日的「日本皇軍」一樣，刀鋒直指美國佬心臟。

日本產品不但精美，價錢也便宜得很，在市場上根本就佔盡了優勢，美國貨難以比較。

美國一向是汽車王國，但年來日產汽車不斷力求改進，在能源短缺的今天，日產小房車幾乎把美國貨打倒。

至於電單車，則肯定是日本貨的世界了。

卜比探長將阿生手上的另一幀照片也收下。

汽車巳到達醫院門外。

三個人下了車，立刻有名探員走過來對卜比探長報告說：「佛烈巳經死了。」

「死了？」卜比探長怔了一怔。

阿生和夏力也感到失望。他們本來希望從佛烈口中知道一些三十多年前的事，但是現在，顯然又來遲一步。

他們進入醫院時，見到隣居正勸慰着佛烈太太。

佛烈太太雖然很傷心，却還能保持冷靜。

她喃喃自語道：「他總算獲得了大解脫，上帝，饒恕他吧！」

探長由他的下屬陪同，進了病房去。

阿生走到佛烈太太身邊，說道：「對不起，我可能來得不合時。」

佛烈太太目光慈祥地瞥了阿生一眼：「你一定是記者，其實我丈夫並沒有什麼值得你們報導的。」

阿生立即否認：「不！我不是記者，我是一名國際特警，你可否回答我一些問題？」

佛烈太太輕輕嘆氣道：「算了，他巳得到安息，萬大的事，也應該了結。」

阿生道：「如果你把這件事看得這麼簡單，我眞担心可能還有人會死，而且同樣是死得不明不白。」

「嗯，你的意思是——」

「佛烈先生生前有一班朋友，他們都受到威脅，假如你們早些報警，今天的悲劇也許不會發生。」

「你似乎知得很多。」

「最少我知道佛烈先生是二次大戰時期的美軍英雄！他與其他戰友同樣受到美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謝謝你，其實，我夫婦二人一向與世無爭，我丈夫不該受到這種可怕的懲罰，老實說，現在他死了總比未死好得多。我這樣說似乎過份，但如果你是我，你也會同意我的見解。」

「你的意思大概是，佛烈先生生前飽受威脅，是不？」

「是的，那簡直是最可怕的精神虐待，比死還更可怕？」

「你能否將整個過程告訴我？這並非爲了協助我尋找兇手那麼簡單，而是爲了其他還生存着的人的安全設想。」

「然則，你認爲我怎樣帮你？」

「我要知道一些佛烈先生生前與他一班戰友之間的事。」

「唉！」佛烈太太看看身邊的人，不想說下去似的。

阿生心領神會，隨即說道：「我們約個時間，再談好嗎？」

「不，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談，讓我告訴你，我丈夫的事，我知得甚少。」

阿生以爲在場的外人太多，佛烈太太不想開口，所以暫時沒有追問下去！

夏力看見卜比探長由裏面出來，立即走過去。

卜比探長說：「佛烈死了，是心病復發，並非被人謀殺。法律上又能追究誰呢？的確是高明的手段，假如我們還不把幕後人找出來，相信一定還有更多同類的事件。」

阿生插咀道：「按照照片上的名字，快些找到其中一些人，他們可能是目標之一。」

「你從森信口中還查到一些什麼關於科士打的？」探長問。

阿生說：「知道的都巳告訴你了。」

探長道：「你有其他人的住址麼？」

「沒有。」阿生說：「但相信要查，也絕不困難，他們是退伍軍人，年紀都老了，一定是個個食長糧，到有關部門一查就知道了。」

夏力道：「我們必須採取主動，不能再等下去了。」

卜比探長也說：「是的，我們的行動實際上巳經太遲了，假如早一些，也許佛烈不必死！」

於是警方立即知會聯邦調查局，要求他們向有關部門查探其他一些老軍人的住址，他們都相信那舊照片中的其他人也有危險。

爲錢殺人　因財失義

紐約市的警探傾巢而出，他們奉命查探一些職業殺手的下落。

不管那些殺手是否犯了法，警探奉命要查出他們之所在。

聯邦密探也紛紛調到各地，目的是爲了查察職業殺手的活動。

國際特警隊巳知會巴黎總部，留意職業殺手在美洲以外各地的活動。

同時退休軍人協會，巳提供一份名單，裏面有一班老軍人的住址和資料。

名單中自然包括了照片中的每一個成員，此外就是與這班人有關連的「戰時同袍」。因爲那照片中的人，只是當時一部份的戰友。

警方希望最少找到其中一個人，了解三十多年前他們在前綫作戰的情形。

當然，假如能夠找到他們的領導人就最好不過，可惜根據軍部紀錄，該所屬部隊的指揮官巳死去多年。

警方又想起那個致匿名電話給他們的人，當時那人說梅律是被人謀殺的，究竟那人是誰？他又怎會知道梅律被人謀殺？

警方公開呼籲那個致匿名電話的人立即與警方取得連繫！同時更保證一切可以保密云。

警方另一方面又暗中發動綫人，提供一些有關職業殺手的消息。

刹那間，各方面對這種事似乎十分重視，紛紛表現得十分之積極。



森信一脚踢向那殺手下頜，並搶奪他的手槍。

憑軍部提供的資料，警方查出一個老軍人達尼在紐約的居處！

達尼正是照片中的成員之一。

根據紀錄顯示，達尼也是個六十開外的人。他在戰爭末期被炮火所傷，變成殘廢。

卜比探長、夏力和阿生等人，按址找到一處窮街醜巷去！

那地址如果沒有錯，達尼便是居住在一處舊樓的地下。

卜比探長按過門鈴，門內似無反應。

阿生輕輕用手叩門，門却「呀」然開啓！

一陣又霉又濕的難聞氣味，迫鼻而來，屋子裏黑沉沉的。

卜比探長揚聲道：「裏面有人嗎？」

說時遲那時快，頭頂上有一大堆東西凌空直撲下來！

阿生手急眼快，他也來不及口頭警告，只能用手一推，卜比探長身不由主地，倒過一旁！

「嘩啦」連聲，剛才卜比探長站立過的地方，被一堆廢物佔據！黑暗中，根本也難以看得清楚那些究竟是什麼東西。

卜比探長畢竟是個受過訓練的有經驗警探，他的反應儘管沒有阿生那麼機敏，也懂得這個時候應該怎樣做！

他立刻拔槍上手，在黑暗中戒備！

阿生心裏也感到無限驚奇，因爲這是日間，爲什麼裏面這麼黑沉沉的？

這兒的住客若非是畏光，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否則不會把窗戶都關閉，窗簾也落下，弄得裏面伸手不見五指！

卜比探長揚聲道：「我是警方的卜比探長，如果裏面是有人的，立即亮燈出來吧？」

這時候，裏面彷彿有人！

阿生逐漸習慣這裏的黑暗環境，正待入內查看究竟。

裏面立刻有人吆喝了一聲：「不要動，你再進來一步，我會殺你！」

這吆喝聲有如雷動！

卜比，夏力和阿生都同時呆住了。

探長帶來的助手，原是奉了卜比之命，候在門外以防不測的，這時亦巳聞聲持槍衝了入來！

卜比探長對助手低聲吩咐着道：「快些到這屋子的後面，任何人也不准離開這裏！」

助手匆匆退了出去，繞到屋子後面。

卜比探長在屋子門後找到了燈掣，「拍」的一聲將燈開亮了。

燈光並不太明亮，只是一片昏黃色，那是燈胆太小之故！

各人情不自禁地，仰望天花板，大家對剛才的「陷阱」仍不會忘記！

天花板之上再無其他機關，除了掉下的一大包廢物之外。

卜比探長持槍迫近走廊彎角處，立刻又聽到有人說：「你剛才說你是探長，是不？」

「是的，你在何處？」卜比探長覺得對方有如幽靈似的！

「我就在你身邊，如果你是警方人員，請讓我看看你的證件。」那人的聲音彷佛來自走廊那邊，又好像來自天花板。

那種低沉的聲調，是屬於一個老年男子的，有一種咄咄迫人的力量，令人不寒而慄。

卜比探長把他的警員證件與及銅章出示！

走廊彎角處立刻有隻手伸了出來！

此時此地，這情形難免令人感到吃驚，那隻手又蒼白又瘦，眞像隻鬼爪！

卜比探長的證件迅速被他掠過去，令到一向有經驗的探長也不由得一凜！

阿生和夏力衝過來，一張輪椅由彎角處出現衆人面前。

輪椅之上，坐了一個面色蒼白的老人，阿生一眼就認出他正是照片中的達尼。

他面色中充滿了疑懼地，將證件還給卜比探長：「想不到閣下果眞是警方的人員，剛才我太魯莽，請你原諒。」

「達尼先生，你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麼？」阿生往四下裏打量着。

達尼怔了一怔道：「你怎麼曉得我叫達尼？」

阿生故作神秘地道：「我不但知道你叫達尼，還知道你有個朋友，不，不只一個，一班朋友，他們分別叫科士打、梅律、佛烈、尤金、米倫和荷拔等等是不？」

「是的，他們都是我的戰友。」達尼毫不驚奇地說：「看情形，你們是爲了科士打他們之死，而來找我這老鬼的！」

「不錯！」卜比探長道：「你那些朋友無故被害的事，你可知道？」

「我都知道了，」達尼道：「報紙和電視都有報導此事。」

「你還記得他們麼？」阿生問。

「當然記得！」達尼說，「我一生什

麼都可以忘記，就祇是這班戰友不可以忘記。」

「你很念舊。」阿生又問：「三十多年前的事，你還記得？」

「三十多年前，我們曾併肩作戰。」達尼說。

阿生問：「在什麼地方？」

「德國！」

「發生過一些什麼不愉快的事麼？」

「戰爭當然都是不愉快的事。」

「我是指戰爭以外，還發生過一些什麼不愉快的事？」

「嗯——」達尼吃力地瞪住阿生：「你是什麼人？你似乎問得好出奇！」

「那是爲你的安全着想。」

「你這話更奇了。」

「你心裏應該明白，我這話一點也不奇，最少你也知道你的處境相當危險。」

「誰說的？」

阿生指指那堆差些兒壓扁了卜比探長的廢物，笑道：「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你一定以爲又有人找到這兒來了，那人也許對你不利，所以你才會有這設施？」

達尼苦笑搖頭：「也許我太敏感。其實你們一開始就應該表白身份。」

「我想知道你担心一些什麼。」

「也許正如你所想的一樣，有人要將我殺死。」

「他是誰？」

「你是警探，你應該爲我查明白。」

卜比探長忍不住插咀道：「別賣弄花巧了，如果你想我們警方保護你的話，就不該再轉彎抹角。相信你一定明白，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都與你這一班戰友有關。」

達尼默在一旁。

他默然無語！彷彿在重新估計眼前這班人的來意，也好像在忖度應不應該對這班人說得太多。

阿生說道：「科士打死了，梅律也死了，佛烈也死掉了。他們表面上死得自然，若非死於意外，就是舊病復發！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都死於巧妙的安排之下。」

「你的意思是：他們被人設計陷害？」達尼側過頭來望住阿生。

阿生點點頭。

這時候，夏力已進入後面看過，裏面沒有其他人。

夏力問：「你的家人呢？」

「我只有一個妻子，早死了。」達尼輕輕嘆息：「我獨個兒居在這世界上，本來也沒有什麼意思，但我懷念我一班舊日的戰友。」

「你有沒有見過他們？」阿生問！

達尼神態呆滯地搖搖頭：「本來我們約好每年由聖誕至新年期間，都在紐約會面一次，但他們不知怎的，都爽約了。」

「這似乎不合情理。」阿生道：「難道就只有你一個人來此赴約？」

「事實如此，除了我之外，他們都未露面。」達尼道。

阿生把那張舊照片遞上去：「你可認得照片中的每一個人？」

達尼只瞥了一眼：「他們是我昔日的戰友，我亦在其中，怎麼會不認得？」

「根據科士打先生寫在照片後面的紀錄，這班人是屬於一個突擊小組的成員的，當時總共有十三個人，是不？」

「是的，我還記得，當時有人開玩笑說，十三是個不祥的數字，但這是上頭的命令，我們這突擊小組當時奉命攻入德國一個小鎮！」

「當時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嗯，」達尼深沉地想了想，道：「當時是打仗，打仗自然就是開槍，殺人，彼此雙方均有死傷，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事呢？」

阿生道：「我手上還有一幅地圖，你有興趣看看麼？」

達尼怔了一怔答道：「地圖？什麼地圖？」

「這就是了。」阿生把一張又舊又黃的殘破地圖，遞到達尼面前。

達尼只瞥了一眼，立刻面色大變，他抬頭瞪住阿生：「你從何處得到的？」

「科士打先生的書房中，」阿生說：「你一定知道它的用途。」

「是的，這是戰時的地圖，我們作戰用的。」達尼道。

阿生笑了笑：「你把我當作三歲小孩子了，達尼先生。」

「嗯，你以爲我騙你？」

「是的，你根本未講過眞話，這地圖是屬於地區性的，上面繪畫的，是屬於某一地區，不是什麼作戰地圖，我一直在硏究，那個『X』符號，到底代表了一些什麼？」

「我以爲你太多疑。」達尼說，「如果你不信，爲什麼不去問問科士打？」

「你也知道他死了，他不會說出眞相。」阿生道：「我也不會迫你說，但你有腦去想，如果你說不明白此事，我怕你遲早也有危險。」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都獃在這裏，如果有人要殺我，實在易如反掌。」

「但是，現在情形可不同了，他們似乎要把這照片中人逐一殺害，到底爲什麼？」阿生道：「你一定比我淸楚，你可以不告訴我，但你的安全發生問題時，我怕你後悔莫及。」

達尼苦笑搖頭，道：「我不會有問題的，他們不會找到我這兒來。」

卜比探長看看差些兒把他擊中的一堆廢物問道：「你這種自衞設備，表示你明知自己也有危險，爲什麼你不怕？難道就憑這些，你便足以自衞麼？太天眞了！」

達尼道：「這只是防小偷的，大賊不會光顧到這麼貧窮的人的家裏來！」

阿生覺得這老頭兒十分頑固，卜比探長也聳聳肩，攤攤手，表示沒有辦法。

夏力道：「算了，我們走吧，等他需要我們時，他一定後悔。」

阿生從達尼手上取回地圖與照片時，順口又問：「你與他們全無連絡？」

達尼搖搖頭。

卜比探長留下他的咭片：「有事就打電話給我們，希望在他們未找你之前，你能改變主意。」

達尼把探長的咭片收下。

阿生等人無可奈何地離去。

× × ×

一個金髮碧眼的青年人，開着一輛電單車，匆匆來到一條橫街。

他將車子停好之後，左張右望，肯定沒有人跟踪時才步上一處石階！

最後他來到二樓，循例伸手去按那門鈴。

門自動開了，裏面照例是黑沉沉。

這是他來過了的地方，現在應該是第二次來到這裏，所以一切絕不陌生。

第一次來到，他是爲了接受一項殺人的密令，現在他完成了那任務，但沒有人叫他再跑到這兒來，只是他等得不耐煩。

「波士，你聽到嗎？我來了！」那青年感到不應該這麼靜的。

他記得第一次來時，只按下門鈴，門後即有人聲傳出。

這一次門是自動打開的，但一絲兒聲响也沒有。

「波士，我有話跟你說，請答我吧！」那金髮青年道。

上次他進門後，可以在門後找到一支手電筒，這一次他學乖了，自己帶備了電筒。

但是，進門後，他亮了自備的電筒四處掃射，門後什麼也見不到。

同樣的舊樓，同樣有一條又長又黑暗的走廊，但那些用粉筆畫下來的箭咀符號却不見了。

他憑自己的記憶，沿住走廊前進，但只走了幾步，立即被人喝住：「你想到那兒去？」

「我想去見波士。」

「什麼事？」

「我想收取另外五萬元的酬勞。」

「現在還不是時候。」

「但是，波士交下的任務，我已完成了。」青年殺手一邊說，一邊放眼四望，目的是要搜索聲音的來源！

但是，在這昏暗的環境中，他根本什麼也見不到。

對方的聲音很飄渺，彷彿來自頭頂，又好像來自身邊。

那人說道：「當初你該聽淸楚，這是一項競賽——殺人競賽，目前競賽還未完結，你怎可以多生枝節？這屬於違約。」

「我也明白，波士說過，參加這項競賽的人，不只我一個！」

「你知道就好了。」

「如果誰是優勝者，另外還可以獲得一大筆的獎金。」青年殺手道，「但是，現在我可以放棄那筆獎金，只要回我應得的。」

「什麼應得的？」

「就是另外那五萬元。」

「告訴你，你不該私自闖進這兒來，那五萬元，必須等到整個競賽結束了之後，才可以連同獎金一齊頒發！」

「但我不能等了！」

「你爲什麼不能等？」

「警探現在正廣派綫眼，四下裏找尋我！」

「他們爲什麼找你？是你做得不够乾淨俐落麼？」

「不，我已經做得很好，但不知怎的，他們正四下裏找我，所以我非走不可，請轉告老闆，我只要回應得的五萬元。」

「好吧，你等一等！」

此後，再也聽不到半點聲音。

青年殺手是個有經驗的人，他開始感到有些不妙。

他用手輕輕按了一下腰間的手槍，首先作好了心理準備！

過了片刻，他隱約聽到了一些聲音——似乎有人沿住走廊過來。

他立刻往後撤退！

走廊上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根本也見不到有人出現。

突然間，頭頂上的燈光亮了。

金髮青年就在這刹那間，見到有人持着一支配上了滅聲筒的手槍，朝他這邊連開了兩槍！

「察察」沉聲兩响，也只有近在咫尺間才可以聽得到。

金髮青年幸好早有準備，將中彈的外衣扔下，回頭奪門急奔。

金髮青年很聰明，他知道這麼神秘的地方，假如不處處提防，好容易死得不明不白。

於是他退到走廊彎角處，將外衣脫下，懸掛手中。如此一來，對方在黑暗的環境下，最少也以爲那兒站了一個人。

果然，燈光一亮，那人立即又開了兩槍！

槍管雖然套上了滅聲器，但金髮青年也可以感覺得到！

他沒有還擊，他知道「猛虎不及地頭虫」，對方一定是個不尋常的人。

爲保存性命起見，他惟有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他奪門而出，立即駕車逃去無踪。

等到屋內的人發覺「中彈倒地」的只是一件大衣，而非那金髮青年時，爲時已晚。

一度有人追出門外，但那輛電單車却開得飛快。

轉眼之間，那金髮青年已消失在繁忙街道上的汽車羣中。

在紐約，除了交通警員之外，沒有人去注意那些開快車的人。

但是，今天有些例外了！

另外一輛電單車之上，坐了另外一個青年人，他是森信。

森信一直心有不甘，總覺得他父親科士打死得太不值。

因此，他一方面與警方和特警隊之間，保持連絡，另一方面也悄悄四下裏活動，將警方得到的資料，細加分析。

他從阿生口中知道警方正要找尋一個金髮碧眼，身裁高大的青年人，而那青年人是騎電單車的。所以，森信每次開車在街上經過，也一定留意那些鐵騎士。

剛才就憑着那一掠而過的印象，森信彷彿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再看見那金髮青年急急有如驚弓之鳥，將電單車開得那麼快，他就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電單車也加速。

不過，森信很聰明，他沒有急於將對方追上，只是保持一定的距離，離遠監視他。

轉入一條主要大街之前，那金髮青年已自動把速度減慢。

也許他也想到了，這兒市區的主要街

道之上，都可能有交通警員，如果他繼續開快車，只怕遲早會被檢控。

森信很有耐性，先後追逐了幾條街，他仍不露聲色。

他明白：假如對方眞的是一名殺手的話，他這樣做十分危險，因爲對方會一聲不响，就將他置諸死地！

但是，他並不害怕。

他覺得對方也只不過是人，他有槍，但自己又何嘗沒有？

爲了找出誰是殺父仇人，他決計不顧一切。

假如不是聽過阿生的分析，這時他要殺死對方，眞是易如反掌。

但是，森信不會這麼魯莽。

他知道一流職業殺手的殺人目的，無非爲了一個「錢」字！

同時就憑這一刹那間的印象，他也不能夠確定對方就是那一名「金髮碧眼的殺手」。

「金髮」這特徵，最先是由國際特警隊假定的。

因爲在公路旁邊的草叢間，搜集的一些細微的物件，是要來供「科學鑑證」之用的，其中有些髮絲是金色的。

後來紐約偵探派人到各體育用品商店調查，看看有誰購買過一雙「AD」牌的大碼體育運動膠鞋時，其中一家商店的售貨員說：最近確出售過一雙大碼「AD」牌膠鞋。

由於那位金髮碧眼的青年人生得高大，駕着一輛電單車，的確威風八面，所以那位女售貨員對他的印象份外深刻。

就憑那女售貨員的口供，再配合聯邦調查局送來的檔案副本，警方相信那金髮碧眼的青年，就是出道不久的職業殺手麥高。

因此，連日以來，警探和黑社會幾人等，紛紛奉命找尋麥高的下落，這也正是令到麥高急急有如驚弓之鳥的原因。

另一方面，森信也從阿生的口中知道，這件事的進展情形。

阿生告訴森信，無非要安他的心，以免他自行自決，誤了大事，想不到森信表面安靜下來，內心仍耿耿於懷。

經過一番跟踪之後，森信發覺那青年人終於停了車。

然後，他急急走進一幢樓宇去。

森信立刻追上去。

這是較豪華的公寓式住宅，裏面的單位較少。

森信目睹那金髮青年上了二樓。

當他急急衝上那樓梯時，已聽到上面傳來了關門聲。

他上到二樓之後，探頭張望，憑剛才的聲响方向，他肯定那金髮青年進了其中一個單位。

他走到那單位門前，傾耳細聽，裏面沒有聲音。

森信想了想，伸手叩門！

門內立即有人問：「誰？」

森信很大方地回答說：「麥高先生在嗎？」

門開了！

現在森信可以看得更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金髮，碧眼，身裁高大，面肉橫生……處處顯出一名職業殺手的本色。

「對不起，希望我沒有找錯。」森信故作懦弱地說：「我是要找麥高先生的，他在嗎？」

「誰介紹你找他？」

「赫德。」

「你找麥高幹嗎？」

森信故作神秘地，左張右望，吶吶地，沒有說下去。

對方顯然也明白他的心意，攤手作勢：「進來吧！」

森信進入屋內，對方立即關門。

「舉高雙手，」金髮青年拔槍指嚇住森信，「請先接受我的搜查，然後再談其他！」

「好吧！」森信苦笑一下，無可奈何地，高舉起雙手。

對方的手法有如警探，先叫森信扒在牆上，然後才動手搜身。

森信心裏早有準備，所以很馴服地，先讓對方搜他的上身。

森信背着他，自然看不見什麼，但見對方用手在自己的身上搜索，所以他却可以感覺得到！

毫無疑問，對方是個有經驗的人，他最少知道森信可能把武器藏在小腿的襪子之間，所以他的手也正沿住大腿摸下去。

森信的確將一支手槍放在小腿上，他也想到對方可能搜身，但想不到他連小腿也搜到。

森信知道這是最後機會，他不能再等了。

猛然一個後踢，足踭用足了力度，朝準對方的下頷踢去。

這當然是萬分危險的，只要對方的反應够快，他仍有時間開槍！

但森信也明白，假如他要保存性命，必須做得又準又狠。

所以，當對方彎腰去搜他的小腿時，他也從袴下俯視着對方的一舉一動，因此也看得十分清楚。故此那一記才會踢中了對方的下頷。

一記得手後，森信絲毫不敢怠慢，迅速轉身，運足氣力，再朝對方的小腹踢了一脚。

對方下頷被踢中，頭也有點昏暈的感覺，他的頭腦還未清醒過來，又被人再踢了一脚，痛得淚水直冒！

森信面對强敵，絲毫不敢放鬆，左右兩手合力將對方握槍的手捉住，先讓槍管朝向了天花板，才全力奪槍。

如此一來，即使對方開槍，他不致直接可以命中自己！

與此同時，森信的膝蓋也用足氣力，趁勢撞向對方的小腹以下的致命部位。

森信的連環動作快如閃電，力度也非常之足够，令到對方顯得手忙脚亂，痛得殺豬般叫。

森信雖然練過一點兒中國功夫，但以他的身裁跟對方一比，就有如小巫見大巫了。

森信的「中國功夫」還是美國流行「李小龍熱」與「東方熱」時，到唐人街跟一些華裔教頭學來的。想不到現在竟會如此有用。

對方就在忙亂中失去了那支手槍，被森信反感脅着！

森信用他的手槍反指住他的頸項，狠狠地問：「告訴我，你可是麥高？」

「你早該知道了，又何須問？」金髮青年痛定思痛，他顯然也想不到對手這麼厲害。因此他忍不住反問道：「你可是警探？」

「不，但是，假如你不合作，我可以把你交給警探。」

「你既然不是警方的人，那麼，請問你是何方神聖？」

「你猜猜吧！」

「波士派你來，殺我滅口？」

「你波士是誰？」

「我也不知道，」麥高道：「剛才你提及赫德的名字？」

「是的，你當然知道赫德是誰吧？」

「赫德是個黑人，也是一名黑社會幾人，更加是中間人。」

「是的，赫德有許多門路。」森信道：「你殺人的門路，也是赫德介紹的？」

「是的。」

「他介紹你去殺死科士打？」

「嗯——你到底是誰？」

「科士打的兒子，你滿意了嗎？」

「什麼，你——你是科士打的兒子？」麥高彷彿見了鬼一樣，呆了半晌。

他們之間，有過好一陣沉默。

在這段時間之內，他們彷彿要用眼睛談話，一個眼睛充滿了仇和恨，另一個充滿了驚與懼！

儘管他們不說話，但雙方都明白對方想說一些什麼。

終於還是麥高最先打破了沉默，他吶吶地說：「赫德有沒有告訴你，殺人是我的職業？」

「當然有！」森信仍用槍管壓住麥高的咽喉之間。

「因此；我只知殺人賺錢，從不知道他是你的父親。」

「但你現在終於知道了，是不？」

「是的，我感到抱歉，可是，你可不能怪我，要怪只可以怪我的波士。」

「你波士是誰？」

「我不知道。」

「你再要花樣，老子就殺你。」

「何必呢，我只是對你說實話，我從未正式見過我波士，但我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他。不過——」麥高想了想又說：「今天我差些兒就被他的手下殺死了……」

森信半信半疑，雖然麥高說得十分動聽，而且也都是眞的。

森信道：「如果我去應徵，你猜他還需要我麼？」

「我也不清楚，」麥高說：「爲什麼不去問問赫德，那黑鬼可能會比我還要清楚。」

森信喃喃地說：「是的，也許你說得對了，赫德可能會知道的。」

就在這刹那間，森信和麥高都可以聽到門外傳來一陣雜亂的步聲，好像有好一些人正由梯間衝上來似的。

麥高吃驚地轉過頭來，朝大門那邊張望過去。

森信趁勢用槍柄朝他的後腦重重地一擊，麥高立即昏倒地上。

門外果然有人敲門。

門聲敲得甚急。

森信衝至窗旁，俯視一下，發覺那兒下面是後街，離地面並不太高。

後面有人撞門。

森信已無選擇餘地，縱身一躍，人在凌空打了個筋斗——轉眼間已跳到街上。

麥高住所的門被人撞開了。

幾名大漢持着手槍闖進來，意外地見到麥高倒在地上。

也有人走到窗前張望，但俯視街上，什麼也見不到。

於是這班不速之客一邊將麥高救醒，一邊在屋內展開搜查。

麥高矇矇矓矓地甦醒過來。

「你們到底是誰？」麥高摸摸後腦，問道。

「你以爲我們是誰？」其中一名大漢問。

「波士派來的？」

「誰是你波士？」

「我也不知道。」

「你可是麥高？」

「嗯——」

「不必否認了，我們早已有了你的資料！」

「然則你們是——」

「國際特警隊。」

「你們不是警探？」

「我們之間，無大分別，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權力處置你。」

「你們怎會找到我？」

還沒有人回答他，外面已有另一批人入來，他們是夏力隊長和阿生等人。

阿生和夏力是不久之前才接到報告趕到這兒來的。

連日以來，特警隊人員也跟警方一樣，異常緊張，偵騎四出地找尋一些職業殺手的下落，尤其是一名金髮殺手麥高的下落。

較早時特警隊人員發現了麥高的踪跡，因此追踪到這兒來。

但是，他們顯然想不到還有人比他們早到了一步，而且還制服了麥高，取得了一些什麼。

麥高現在總算可以悄悄舒了一口氣，因爲他也明白，假如對方是他「波士」派來的人，他可能連一些生存的機會也沒有了。

但現在對方既然不是「波士」派來的，更不是聯邦密探或警探，他最少暫時也不必死。

阿生和夏力等人一邊在麥高的住宅內搜索，一邊就地問口供！

阿生問麥高：「科士打先生可是你殺的？」

麥高反問道：「我與你們合作，是否有好處？」

「是的，最少我們會帮你在法官面前講多幾句好話。」阿生道。

「但我的條件就是：要你們放我一馬。」麥高說。

夏力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苦笑道：「他眞大想頭！」

那邊有一名特警隊員道：「他似乎準備飛往巴黎，這裏搜到一張機票。」

阿生道：「好吧！我們不是正規警察，並非爲美國人辦事的，我們只是國際特警，不受任何國家管轄，但我們奉命查清楚此事的來龍去脈，因此，只要你句句講眞話，我們可以交換條件。」

「我的條件就是：我可以答你們任何問題，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照實答來。但是，你們不要把我交給美國的聯邦密探或者警方。」

夏力想說話，但却被阿生止住，道：「隊長，可否讓我作一次主張？」

夏力道：「你切勿上當，像他這種人，不可能有眞話說的。」

「希望這一次例外吧！」阿生做了一個鬼臉！

夏力也知道阿生的來頭，更知道阿生是最受總部重視的一名年青幹員。但是，這一次他確實很担心：阿生可能放走這殺人犯！

阿生不理會夏力的反應，對麥高道：「好吧！我們就來一次交易，但聲明在先，假如你讓我知道你說謊，你的安全我絕不保證！」

「只要你不把我交給警方，我保證句句屬實。」麥高說。

阿生道：「那麼，你先告訴我，科士打可是你幹掉的？」

「是的。」

「爲什麼？」

「爲了錢。」

「誰花錢僱你殺人？」

「一個神秘人物。我雖然不知道他是誰，但我可以說出介紹人的名字，證明我所講屬實！」

「好吧！你說，介紹人是誰？」

「赫德。一個黑社會綫人，也是個黑種人，很易找到他的。」

「殺人的代價呢？」

「十萬美元。」麥高道，「但我只收了一半。」

「爲什麼？」

「因爲這是一項殺人競賽，波士要等整個競賽結束了之後，才決定誰是冠軍。屆時除了另一半代價之外，得勝者還可以得到一筆超過十萬美元的獎金。」

「這也就是說：除了你之外，還有其他人參加這項競賽？」

「是的。」麥高道：「我相信必然是的，聽說他們全是職業殺手行業中的高手們。」

「好吧！」阿生表現得十分爽快，「現在你要做的只有兩件事，第一，你設法讓我們找到赫德。第二，就是找到你波士。假如一切屬實，你不必由我們送交警方，甚至我們還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眞的？」麥高喜出望外，「你們眞的肯放我一馬？」

阿生點點頭：「當然是眞的。」

然後，阿生又回頭吩咐那名特警：「機票交給我！報告上不要提及這件證物，明白麼？」

那名特警望望夏力。

夏力也明知阿生是個鬼靈精，他做事向來不會出錯，否則總部的頭頭們就不會這麼賞識他。但是這一次，夏力眞不知道這小子又要什麼鬼把戲！

萬一阿生眞的把這麼一個重要犯人放了，豈同小可？

夏力很快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許多警探也習慣「騙口供」，阿生也許又是這一套吧？於是他向他的下屬點點頭！

特警隊隊員得到隊長的暗示，只好把那份機票交到阿生的手上。

阿生把機票當面交給麥高，這一來不但夏力又是一個意外，就是其他在場的人也感到阿生未免過份。

這也難怪的，像麥高這麼危險的人物，又豈能過份信任他？

當初各人只以爲阿生的是用一貫「騙口供」的手法，想不到機票竟然眞的交了給他！

這時各人又聽到阿生說：「機票你先收好，待這事證實後，我們會護送你到機場去，這樣最少可以保護你的波士不會派人來殺你滅口！」

麥高也覺得意外，他決難想到阿生這樣大方的對他。

阿生道：「國際特警隊辦事向來不循常規，我也明白了抓了你之後，對這件事沒有多大的幫助。但相反，如果你受到我們的感動，澈底的與我們合作，只要抓到你的波士，那才是一件難得的好事。」

「謝謝你。」麥高又忙說道：「那麼，現在我先帶你們去找赫德。」

「好極了！」阿生打個手勢，示意二名特警隊隊員：「小心些好好待他，切勿引起警方的注意。」

於是一干人等，迅速離開了那幢豪華公寓。

麥高由二名特警隊隊員先帶上一輛大房車去；阿生和夏力則走在最後。

夏力對阿生說：「我並非埋怨你，只怕這責任我無法担當！」

阿生笑了笑：「剛才我的確越權，但却是被迫的，首先要請你原諒。」

夏力看見阿生笑，立即會意地說：「你的意思果然是：騙騙他而已？」

阿生這回却一本正經地說：「不！是眞的放他走！他雖然是個罪犯，我豈可食言？」

「什麼？你……你眞的放他走？」

「是的，而且，我們還要謹守諾言，派人一直小心保護他。」

「我眞不明白，你究竟怎麼攪的？我們花費了多少功夫才可以找到他，怎麼可以輕輕放他走？」

阿生笑道：「美國國內的黑社會勢力太大，我們如果可以一直擁有拘留權，他當然安全。但是，如果將他交到警方手上，誰敢保證他不死在另一名職業殺手的手上。」

「哦！我明白了。」夏力會意道：「你意思是：讓總部派人在機場恭候他？」

阿生只是點點頭。

二人於是會心一笑。再不說話。

國際特警總部設於巴黎，麥高要飛巴黎正是再好不過，難怪阿生靈機一觸，立刻來一個順水推舟。

× × ×

森信來到一間下級酒吧，黑人赫德就在其中一個卡座之內，獨自飲酒。

森信手裏捧着一杯酒，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你又來了？」赫德道。

「是的，如果我是你，我立刻離開這裏。」森信對他說。

「你靠嚇？」赫德輕輕一笑，「還好我自小便嚇到大。」

「我不是嚇你，走吧！朋友。」森信一飲而盡，首先離開了酒吧。

赫德也尾隨而來。

森信拉開車門，示意他上車，赫德稍爲猶疑，終於還是坐了進去。

森信立刻開車。

赫德忍不住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上次多蒙你帮忙，指點我去找金髮殺手麥高。」

「結果你找到他沒有？」

「找到了，可惜另外還有人找他。」

「誰？」

「另一羣殺手。」

「什麼？有人要殺他滅口？」

「是的。所以我可以預測，不出數分鐘之內，一定有人來找你。」

「那傢伙眞不知好歹，嘿！」

「赫德，再帮我一個忙。」森信一邊開車一面說：「告訴我，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你要找誰？」

「托你請職業殺手的人。」

「我也從未見過他的眞面目。」

「只要你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就夠了。」

「你一個人去找他？」

「是的。」

「那等於送死！」

「我有分寸的，放心吧。」

「你要去，我可以給你地址，但是，一切後果我不負責。」赫德從日記小册上，撕下了一個地址，「這就是了。你到門口，先按門鈴，門開後，你可以入內，自有人指示你如何行走。」

「謝謝你赫德，你眞夠朋友。」森信道，「現在你要我送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最困難的時候，你帮過我，我不會忘記你的，森信。」赫德道，「但是現在，我可能知得太過多，如果不走，怕有麻煩。所以——」

「你想遠走高飛，是不？」

「是的。但是我——」

「你要錢，是不？」森信把一個信封遞了過去：「這裏是五萬元，夠了嗎？」

「夠了夠了。」赫德接過信封，「森信，這——這怎麼好意思？」

「別放在心裏，這只是區區之數，我很快就可以賺回來了。你不是說過，那神秘人物肯出十萬美元收買一條人命麼？而這個信封裏的錢，只是半條人命的代價而已。」

「森信，小心啊。那傢伙做事十分謹愼，十萬元不是隨便付給別人的。」

「我明白了。」

「請在前面路口放下我吧。」

「好的。」

森信在路邊將車子停下來，讓赫德離去之後，又再開車。

森信獨自將車子開到一個地方。

那是赫德那字條上寫下的地址。

森信有點意外，想不到會是這種窮街醜巷。

他停好車之後，登上了二樓。

按照赫德的指示，他伸手按門鈴，門果然自動開了。

但當他入內之後，門又立即關上。

然後有人問他：「你找誰？朋友。」

「我找十萬元先生，赫德介紹我來的，聽說十萬元先生須要我這種人才。」

「好吧！你現在可以轉過身來。你看見嗎？門後有張小几。」

森信背轉身，事實上這環境裏根本就伸手不見五指，自然他也見不到任何東西。但是，他却懂得伸手去摸。

「你找到了什麼東西呢？」那聲音又問。

「一支電筒。」森信在小几上終於摸着了一支手電筒。

爲了表現他的服從性，他又故意問道：「我可以開亮它嗎？」

那聲音道：「你可以開亮它，然後，你留在原來的位置。」

森信也照做了。

那人又命令道：「你開始走過來吧。沿住走廊，慢慢的走過來。」

森信走了一程，那人又叫他站住。

那人說道：「你看見牆上有一個小洞嗎？」

「是的，看見。」森信見到走廊一角的牆上，的確有個小洞孔。

「你伸手入去吧，你可以得到一些東西，它對你會有用處。」

森信伸手入內，摸着了一些東西，拿出來細看，原來是一對眼鏡。

「戴上它，然後你會見到一些箭咀符號。你可以照住箭咀符號的指示，繼續前進，最後就可以見到我了。」

森信戴上了那對眼鏡之後，果然發現地上有些箭咀符號漆上了。

他走到走廊彎角，才再遇上了另一個符號，指示他登上三樓。

最後，他依照那些符號，走進了一間房。

那間房四周密不透風，只有一面鏡子。此外就是一張椅。

那神秘聲音又自天花板上面傳來：「除下你的眼鏡，去照照鏡。」

森信也照做了。

但他不明白，爲什麼對方要他照鏡？

那聲音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森信早有準備，苦笑道：「我從來不會將眞姓名告訴別人，朋友們只稱我比利小子。」

「好吧，我就叫你比利小子。你過去殺過多少人？代價又如何？」

「你似乎過份，我不會答你這個問題的。要不是赫德介紹，你休想找到我這種人才。」

「你的確像個冷靜的殺手，可惜你沒有好好的化裝！森信。」

森信渾身一凜。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爲什麼對方要他除下眼鏡？爲什麼對方要他去照照鏡子？

因爲鏡子的另一邊有人可以見到他，

但他在這邊却見不到對方。

對方要他除下眼鏡，無非爲了要看清楚他的眞面目而已。

「你想我請你殺誰？森信先生。」那神秘聲音冷冷地問：「殺科士打先生好不好？可惜，他老人家已經意外身亡，你想殺他，也沒有機會了。」

森信又是暗吃一驚。

他眞想不到對方這麼厲害，竟將自己的身份查得一清二楚。

對方能說出「科士打」這名字，可見得他最少已知道森信與科士打之間的密切關係。

森信立即將奪門而出。

但是，房門緊閉。任他有多大的氣力，也難以推開。

森信只好硬住頭皮，拔出手槍來，企圖將門鎖擊爛。

但是，只要槍聲一响，立刻發出了一連串刺耳的回聲。

刹那間，有如行雷閃電，又似山崩地裂，震耳欲聾，令人無法忍受。

然而那度門，還是緊閉着。

門是木板製的，但裏面顯然有鋼板夾在中央，所以外表爛了，中央却還無法洞穿。

門鎖是特製的，相信再擊它幾槍，也必然無濟於事。

森信回到鏡子之前，想再開槍將鏡子擊爛。但是，當他想到剛才那難受的情形時，他就立即要住手了。

那聲音得意洋洋地說：「開槍吧。你總共帶來了多少子彈？你可以一口氣把它擊完，那時你猜你會變得什麼？——聾子一名，必然會變成聾子一名，哈哈……好了，你如果服了，請坐下休息一陣，只要鏡子未碎，我們的連絡仍可持續。」

森信的確弄得筋疲力倦，坐在椅子上休息。

他明白了鏡子的作用，目的無非爲了監視他，但在這斗室之內他也無法躲避。

「你現在冷靜了些麼？」那神秘聲音又在說話。「你是科士打的兒子，我早知道了，所以一開始你就不該送上門來。」

「既然你已識穿我的目的，我也不必再隱瞞了。」森信說道，「告訴我，你是誰？」

「你想知道我是誰，現在還不是時候。」那人說，「但我可以告訴你，你父親是我仇人。我非殺死他不可。」

「我父親從不與人結怨。」

「他與人結怨的時候，你還未出世。因此我可以肯定說一句，他的事，你不會知得太多。」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不告訴我？」

「年青人，你知道了又怎麼樣？」

「我知道了，也許我認爲父親死得其所，不會再怨恨你。」

「他的確該死，我不會殺錯人的。其實，我已經便宜了他，他應該再受到一些精神上的折磨，那才算公道。」

「聽你口氣，其他人也是你主使職業兇手去殺死他們的？」

「是的。我不怕坦白告訴你，這日子，我等了三十多年。」

「你爲什麼要殺死這麼年老的人？」

「你如果是我，你一樣也會這樣做。假如你連這一點復仇的心理也沒有，根本你就不會來找我，我說得對嗎？」

森信默然。

那人又說：「你與我本來無仇無怨，但是，你知得太多了。因此，你暫時還不能離去，你好好的在這裏休息吧。」

森信道：「赫德可能已通知了警方，現在你放我，可能還來得及。」

豈料那人却格格大笑，道：「你嚇不倒我的，年青人！我有胆做這件事，事前一定計劃得十分周到。何况這更是史無前例的大計劃。相信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再有此耐性。」

「嗯！其實，我可能已猜到你到底是誰。」

「你試猜猜看。」

「你是尤金？」

「嗯——你怎麼知道這名字？」

「我父親一名戰友，他是唯一生死未明的人，所以我猜你可能是他。」

「爲什麼你不猜我是達尼，米倫或者荷拔？」

「因爲達尼是個殘廢者，他很窮，不可能付出這麼多錢去請職業殺手。」

「還有其他人呢？」

「其他人大都去世。其實，你殺人的名單，一直在我掌握中。假如我沒有猜錯，下一名應該是達尼。」

「你眞有種。」

「你眞要殺那可憐的殘廢人？」

「是的。」那人冷冷地說，「沒有人可以改變我的主意。」

這斗室之內又再冷靜下來，一直都聽不到聲音。

殺人者死　死者殺人

「達尼嗎？」電話那邊有人問。

「是的，你是誰？」

「你該認得我啊！」

「尤金？」

「對了！」

「怎麼聲音不大似？」

「可能連日來我睡得不好。喂，老朋友，你好嗎？」

「好什麼，還不是老樣子。」

「見過荷拔和米倫他們嗎？」

「沒有，好久不見他們了。」

「有他們的消息麼？」

「怎麼？你想找他們？」

「是的，我希望跟他們通訊，或者通通電話也是好的。」

「讓我搜搜看，也許我有他們的住址。不如留下你的電話，回頭我覆你。」

「不！我在朋友家，回頭就走了。這樣吧，等會兒我在街上再給你電話，到時候你再告訴我好了。」

「這樣也好。尤金，目前你是在紐約嗎？」

「是的，我剛來了不久，辦完一些公事之後會來探望你。」

「先謝謝你。現在我去搜查米倫他們的住址，等會記得給我電話。」

「好極了，等一會兒再談吧。」

電話掛斷了。

這是達尼家中的電話。

這些年來，達尼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他必然維持家中擁有這具電話，因爲他是個殘廢的人，電話對他的帮助太大了。

但是當他剛才接聽那個電話時，他的身邊還有一些人。

他們是以阿生爲首的國際特警人員。

阿生因爲得不到達尼的合作，曾經略施小計，令到達尼乖乖的就範。

他是個鬼靈精，辦法多的是。

他派了二名特警假扮歹徒，進來將達尼推出屋外；屋外不遠處是一條又長又斜的大街，只要把輪椅用力一堆，輪椅就會難以控制地，沿住斜路狂衝而下，後果不堪設想。

二名假扮歹徒的特警要脅達尼供出一些人的下落。那些人正是科士打舊日的戰友，照片上那些老軍人。

假如他不肯說，他們就放手，讓輪椅直滑下又長又斜的馬路。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阿生偕同另一批特警「及時趕到」。

當然，這一切只不過是演戲而已。自導自演的都是阿生。

阿生一邊把達尼護送返家，一邊又命人將「二名歹徒」押返特警辦事處。

就是如此這般，達尼已經對阿生感激不盡。

阿生這樣做的目的，無非討達尼的好感，令他自動與國際特警合作。

果然，達尼爲本身安全計，終於自動將一些事情告訴了阿生和其他在塲的特警們。

他說出三十多年前，那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朔，他們在德境作戰時的一段往事。

有一次，由他和其他十二名戰友組成了一支突擊隊，奉命攻佔一個小鎭。

「十三」是個不祥的數字，但當時負責調配人手的指揮官是爲了實際上的須要，而且，軍人大多數是不迷信的。

出發之前，同一部隊的戰友爲他們拍照留念。那照片也就是正在阿生手上保存的那一欵。

那時戰爭還未結束，甚至沒有誰會知道戰爭究竟何時結束。所以前綫作戰的盟軍寸土必爭。當時這十三人的突擊小組，就在這種情況下，奉命奪取該戰略小鎭。

突擊小組的任務就是：化裝首先混入該小鎭，以配合其他作戰部隊，裏應外合，希望事半功倍。

突擊小組沿途困難重重，同時也有人傷亡。最後他們爲了奪取一個重要據點——那是一間教堂，所以必須摸黑進入一處民居。

經過戰火的洗禮之後，那間屋已經殘破不堪，看來好像沒有人住。

突擊小組這時只得十個人，其他三個已在途中犧牲了。

這十個人正在等待時機，他們必須佔據那間教堂，然後鳴鐘爲號，以便盟軍進入該戰畧據點。

豈料就在那一晚，大家就在靜心等待中，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

首先是三名士兵發覺那殘破的屋宇下面，原來還有一個地牢。

地牢下面有個半裸女人，她顯然有些受驚，但身上那殘破不堪的衣服，無法掩飾一身健美的胴體美，登時令到那三名血氣方剛，而又久已未近女色的士兵頓起淫心。

他們一聲不响，三人便合力將那少婦輪姦。

豈料事情進行中，一個人影自黑暗中飛撲而出，手起刀落，一名士兵首當其衝，當堂被刺殺。

其他二名士兵合力反抗，將對方殺死。這時他們才發覺，那是一個德國平民，而且早已受了傷，那少婦正是他妻子。

擾攘間，其他人也聞聲而至，見狀不禁大吃一驚。

負責帶隊的軍曹胡利沙明知這種事情軍法難饒，十分生氣。

也許是合該有事，不知是否那少婦長相性感，還是這班丘八餓色已久，一時之間他們竟然失去了理智，紛紛此起彼落地非禮那少婦。甚至連胡利沙軍曹也不例外。如此一來，除了死去的一人之外，其餘九個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假如他日事發送上法庭，相信必然是無一倖免。

正當各人頭腦稍爲冷靜下來的時候，有人聽到了一些異聲。

各人吃驚之餘，紛紛戒備。

後來各人循聲找去，發覺那處角落並沒有人，却有一個箱子。

打開箱子一看，裏面竟然全是金銀珠寶。

各人正担心這少婦將他們的敗德行爲傳了出去，現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殺人滅口，奪寶分贓，正是一舉兩得。

但是由於任務還未完成，大敵當前，所以各人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了一項步驟，就是相約在任務完成之後，先去埋藏好贓物他日有機會時再約好同來分贓。

各人商議妥當，天色漸亮，於是一舉攻入隣近的教堂。

事情有點出乎各人意料之外，就是那間教堂的德軍早已悄悄撤退，所以他們勝來不費吹灰之力。

各人趁住大軍未到之前，先行埋贓。同時又有人提議，九個人要當天發誓，當晚的事，任何情況下不能洩漏。任何人在未得其他八人同意之前，亦不准跑來將贓物掘出。否則，他一定不得好死。

以後這九個美兵又若無其事地歸隊。

不久，戰事已告結束。

德軍經過盟軍發動的一場諾曼第登陸之後，敗象已定。

而美軍亦在不久之後，撤退回國。

那九個敗德的士兵，於分手之前，相約每年聖誕至新年這段期間，必到紐約一聚，地點是一間豪華酒店。

由於戰爭才剛剛結束，所以那九個人明知不可能在短期內舊地重遊，那樣反而容易惹人注目。所以決定再等幾年。

偶然有一次，出席「例行集會」的人少了三個。其中一人證實生病，另兩人不知所踪。於是其他人立即醒覺起來。

後來他們借故「重遊戰時舊地」，旅行德國，竟然發覺那批寶物已被人掘去。

在這種情況下，最可疑的，自然是那二名未出席的人。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當時未出席每年「例會」的人，一個是軍曹胡利沙，另一個是占士。

事後查出占士與胡利沙二人在一宗交通失事中，意外身亡。

這時已是戰事結束後的第五年。

由於九個人同時在戰後退役，所以要查出誰曾到德國一遊，十分容易；只要到海關出口登記處一查就知道了。

誰曾經悄悄溜到德國來，誰便是掘寶人。

但是，查過了出口登記和簽發旅行證件的機構，都沒有這九個人的出境紀錄。

因此，當時他們只能埋怨寶物藏得太過容易找到的地方，極有可能被德國本土的人發覺，於是順手牽羊。

來得易，去得更易。那些東西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所以當時有些人看得開，有些却悻悻然，互相埋怨。

甚至有人懷疑：可能有人用假姓名，假護照出國。

但是，無論如何，那是沒有根據的，只是「想當然」的互相猜疑而已。

不管怎樣，自此以後，紐約的每年例會也就從此不再舉行。

這班戰時好友，可能互不信任，因財失義，彼此多年來互不往還。

直至最近，科士打等人紛紛死於意外，這才引起注意。

以上就是達尼對阿生等人說出的「往事」。

達尼又苦笑搖頭：「那一次可恥的勾當，表面看來我們都倖免於難，最少未受到軍法制裁，但是，就我所知，我們這班人都不得好死，這可能是天意吧。」

達尼指出他們這班人之中，有人死於意外，有人患了不治之症。

即使尚幸生存於世的，像他和尤金一樣，一個殘廢，一個「自我失踪」。這正是一種「無形的報應」。

達尼又說：這些年以來，不斷有人偵查各人的下落和近況。

那些神秘人物雖然身份未明，但根據達尼忖測，可能全是自己人請來的私家偵探之類。

為什麼自己人要偷偷請私家偵探查自己人的下落與近況？

達尼解釋：這正是「因財失義」的最佳明證。

他們互不信任，彼此均以為他們之中有人以假證件出國，悄悄將寶物掘出，中飽私囊。因此有人憤憤不平，暗裏請人查探其他人的經濟情況，以便揭發他們。

達尼又說：「我雖然殘廢，但消息相當靈通，我知道尤金一直躲在紐約，不敢見人，就是怕舊日的戰友找上門來。」

阿生不禁要問道：「他為什麼這樣害怕？」

「原因可能有兩：一是他怕借。你也知道，有些人發達之後，最怕遇上窮光蛋的朋友。」達尼苦笑一下，道：「第二，就是作賊心虛。」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就是出賣你們的人？」阿生問。

「我不敢證明。不過，像他現在這樣有錢又怎樣？還不是好像坐牢一樣麼？我雖然我窮，最少也自由自在。要不是給最近發生的事煩着我比許多人都更快樂。」

「是的，寃孽得來的錢，良心上總不好過。」阿生又問達尼：「你怎麼會有尤金的消息？」

「他自以為聰明，每隔一個時期，就有電話向我問候，佯作順便打聽一下其他戰友的近況。又往往佯稱正在別處旅行。其實，我知道他始終躲在紐約一個地方。而且，電話的用心是要知道其他人的近況，並非真正的關心我，問候我。就像剛才一樣，他不是要查米倫與荷拔二人的住址麼？」

阿生道：「你可知道米倫與荷拔二人的真正下落？」

「我不知道。」達尼說，「但我故意叫他再來電話，目的給你們利用一下。」

阿生恍然大悟：「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設下陷阱，等他送上門來？」

「正是如此！」達尼說，「我有理由相信，最近一連串的事情，尤金是在幕後策動的。他要將昔日每一個知道那醜事的戰友都殺死。」

「為什麼？」

「因為他担心被人揭發，更加担心被人勒索。如果我們都死掉了，他自己無所懼。」

「但是，二三十年了，為什麼等到現在才動手？這又似乎不合理。」

達尼道：「我覺得最主要的關鍵就是：最近這幾年才有人開始調查我們一班人的近況，尤其是經濟狀況。甚至我們不妨假定，尤金實際上已被人勒索，於是疑神疑鬼，以為是舊日一班知道內情的戰友所為，於是請來職業殺手，逐個對付。老實說，要不是他攪到老子頭上來，我才不會這麼不够朋友。但事到如今，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阿生心裏明白，達尼一定以為那「二名歹徒」是尤金派來對付他的。其實他們並非歹徒，只是特警而已。

不過阿生決不會將實情告訴他，因為阿生還要他繼續合作下去。

於是阿生在一名熟悉紐約環境的特警隊隊員協助下，擬好了兩個假地址。

阿生把這兩個假地址交給達尼。

不久之後，達尼家中的電話又响了。

對方自稱是尤金，達尼於是把兩個地址告訴他，就說這是米倫與荷拔的居處。

其實，那只是二名特警的家裏。

事後，阿生立刻通知夏力隊長，分別派人到那兩個地址守候。

在他們的想像中，尤金可能派人到該兩處地點暗殺米倫與荷拔。

其實，米倫與荷拔二人，至今下落不明。

當國際特警隊認定科士打家中搜出的戰時照片有問題時，聯邦密探隊已奉命在美國各地找尋二人的下落。

但是，聯邦密探的明查暗訪，至今仍無收獲。看情形，尤金也同樣沒有他們的消息，所以才退而思其次，向達尼查詢。

然而，為什麼他早不向達尼查詢？達尼不是說過他已是多次致電「問候」達尼麼？

根據達尼解釋：也許是過去尤金認為



達尼這殘廢人根本就不足為患。他既然整日坐在輪椅之上，相信一定是所知有限。但到了最後，到了無計可施的時候，才試向達尼探詢一下。這想法似乎大有可能。

阿生又覺得以其守株待兔，倒不如採取主動。因此他又問達尼：「你不是說過，知道尤金一直將自己軟禁在一個地方的麼？」

「是的，主要是因為我認得他一位情婦。」達尼說，「那女人叫羅娜，生得有幾分姿色，但她不知我是誰，更不知我住在這裏。她幾乎每隔三兩日，就出現在對面那間士多店內，買了一大袋食品罐頭之後，就走進街口另一幢大厦去。」

「也許她只是為家人購備食物呢。」阿生說。

「不！每次她只逗留數小時，有時只有一小時左右就出來，我是知道她另有居處。因為她與前夫的兒女同住。」達尼又說：「從她每次進去之前，必鬼鬼祟祟定的再三回顧，就不難想像到其他事情上面去。」

阿生不得不相信達尼的話。因為他是個整日坐在輪椅上的人，每日對住窗口沉思，自然比一般常人想得更多。

可惜達尼每次只見羅娜進入那幢大厦，却不知她登上第幾層樓。

因此，阿生如果要採取主動去找尤金的話，只有等羅娜再度出現，然後設法跟踪她，還要避免她發覺。

無論如何，阿生的小小詭計，想不到竟然會有大大的收獲。

於是，阿生一邊派特警暗中保護達尼，另一方面又派人秘密監視街口那一幢可疑的大厦。

× × ×

麥高這位金髮碧眼的殺手，自從被國際特警隊押返他們的秘密辦事處之後，終於詳詳細細，將他如何被神秘人物聘請殺害科士打的經過一一說出。

夏力仔細一想，覺得這樣將對方繩之於法，亦不容易。

第一，對方並未直接殺人。

第二，受僱的麥高，根本亦未見過對方，如何證明他是主謀人？

第三，從麥高口供中可以忖測得到：那幕後人十分狡猾，他顯然利用秘路電視系統，以及擴音設備，採用了「遙控方式」，根本不在那幾幢相連的大厦之內。

因此，國際特警雖然知道了那地點之所在，却不想立即採取行動。

在另一方面，紐約警方却四下裏找尋一名黑人的下落。

那黑人就是赫德。

紐約警探相信此人可能知道「十萬元先生」的下落。

其實「十萬元先生」只是有關方面給他的代號而已。

因為那人從不露面，又每次要收買一條人命，出價必是「十萬元」，另外做得最好的又有獎金十萬元，所以有關方面就以「十萬元先生」去稱呼他。

同時聯邦密探也紛紛出動，奉命對每一名可能是職業殺手的疑人，展開暗中監視。

不熟悉美國法例的人也許會奇怪，為什麼不把所有職業殺手一網成擒？

但美國警方並無權力隨便去拘留一個人，即使他是個有案底的舊犯人，如果警方沒有足够證據，隨便抓去任何人也可能惹上官非。

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崇尚自由的國家。

警探與罪犯之間，有時面對面，也是相安無事，主要就是「罪證」問題。

阿生當晚回到特警辦事處，將情形向夏力提出報告。

夏力認爲此事必須知會警方。因爲單靠特警隊，恐怕人手不足。

另一方面，警方也接到了森信妻子的投訴，據說森信整日未見歸家。

較早時，特警隊已從麥高口中知道森信曾經找過他，但想不到森信會獨自再去冒險。

森信失踪，赫德又找不到。有關方面十分担心他們可能遭「十萬元先生」殺人滅口。

夏力隊長越想越覺不妙，漏夜召集紐約警方和聯邦密探，開了一次秘密會議。

會中，三方面分別交換情報之外，也分頭報告最近的事態進展。

夏力本來不想把麥高交出，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據實向紐約警方和聯邦密探的負責人說出拘捕此人的經過。

因爲要尊重阿生的意見，夏力當面要求暫時擁有拘留麥高的權力。

紐約警方和聯邦密探隊之間，一向與國際特警隊關係良好，自無異議。但他們却不知道特警隊的另一項做法，就是將麥高上演一幕「捉放曹」——在紐約機場放人，再由特警總部在巴黎機場捉人。

無論如何，那一次會議十分重要，三方面商議之下，訂下了一個雙管齊下的步驟，就是一方面派人監視兩個可疑地點——尤金可能藏匿處，以及「十萬元先生」會客處。

另一方面，漏夜派人分別到二名特警隊隊員的家中，悄悄將二名特警隊的家人撤出，改由男女警員喬裝冒充，再派人在附近暗中接應。目的是誘「十萬元先生」派來的職業殺手上當。

因爲根據達尼那個電話，估計「十萬元先生」下一個殺人目標，一定是「米倫」與「荷拔」。而當時達尼向對方提供的米倫與荷拔的住址，實際上只是二名特警的住家而已。

假如一切估計不錯的話，「十萬元先生」大有可能就是尤金。

但是，達尼又覺得那一次電話中的聲音，聽來不大似尤金。

到底是達尼聽錯了，還是對方眞的「睡眠不足」，聲綫有變？

不過無論實情如何，既有人急於要查米倫和荷拔的居處，證明他們的處境一定十分之危險。隨時可能被殺。

因此，全美國的聯邦密探，奉命加緊追查二人的下落。

各方面的行動外馳內張，參加執行任務的人，都是被負責人認爲靠得住的，以免消息外洩。

因爲「十萬元先生」太過富有，有關方面也担心地方警員被收買做內奸。所以，這次的行動指揮中心，也設在一向保密的特警隊辦事處。

經過整夜調動，大致上已佈置完成。

現在要等的是下列三方面的發展：

第一，可能有新聘的職業殺手應召到「十萬元先生」會客處，在等候他的新任命。

第二，新的殺手可能到「米倫」與「荷拔」的家中。其實那只是二名特警的住所而已，特警的家人早已遷往別處。

第三，羅娜的出現。

暗中守候在達尼家中的特警隊員，一直小心監視對面一間士多商店。

根據達尼說：只要羅娜在那兒出現，肯定她會走進街口一幢多層大厦去。

因此，特警隊一步也不敢放鬆，希望羅娜很快就會出現。

× × ×

尤金焦灼萬分，他正在焦急等待羅娜的到來。

因爲他愛吸的一種牌子的香烟昨晚已吸光了。烟癮發作，令到他更呈煩燥。

連日來也許太多的心事，令到他頻頻失眠，香烟自然吸得份外多。

尤金已致電他的情婦羅娜，無奈羅娜家裏有孩子，自然家務纏身。

不過最後一次電話打去，孩子都說羅娜已離家好一會兒了。

照時間估計，羅娜也該到了。

等人是份外焦急的，一分一秒往往有如一年那麼長久。

門鈴終於响了，尤金急得只要見到羅娜的影子就按動電掣讓她入來。

羅娜進來後一邊被他埋怨，一邊還要爲他點燃香烟。

這些日子以來，羅娜總是那麼的遷就他，大概未必只是基於「愛」那麼偉大，說穿了可能不外乎爲了一個「錢」字。

像羅娜這種寡婦，身邊又有孩子，出外找工作相信所賺亦不會多。

但自從她結識了尤金之外，尤金維持了他們一家幾口的生活；她雖不能與尤金雙宿雙棲，但實際已是尤金的妻子。

在實際環境中，尤金也的確很需要這麼樣一個女子對他忠心相待。雖然有時他也明知這點「忠心」是用金錢交換的。

尤金一連啜了幾口香烟，不知是否由於肚子太空的關係，有些兒暈眩的感覺。

羅娜正在裏面厨房爲他弄早餐，回頭看見他搖搖欲墮，立即就過去攙扶他。

豈料尤金突然拔出手槍來，指住羅娜說：「你這賤婦，竟敢出賣我？」

「你說什麼？」羅娜吃驚地瞪住他。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些香烟……」

「香烟還不是在以往同一間士多店買的麼？有什麼不對？」

「嗯……」尤金沒有氣力多說一句，整個兒倒在地上。

羅娜沒有過去扶起他，只拾去了他墮在地上的手槍。

然後，走到控制電動閘門開關掣之所在處，將那些機關重重的閘門紛紛打開。

於是，數名大漢，一湧而入。

他們分工合作，有人搜索屋中文件，也有人將尤金放進了一個大布袋之內，當行李一樣，抬了出去。

毫無疑問，羅娜的確在那些香烟上面做了手脚，尤金也沒有猜錯，她的確出賣了他，可惜他現在知道也沒有用了。

那班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得手。

× × ×

一名穿上了制服的電話修理工人，跑

到一所住宅門前。

他按了門鈴之後，門後有人問：「什麼事？」

那工人反問：「府上的電話是否出了毛病？」

「是的。」門開處，有個穿上圍裙的主婦出來，「我懷疑街綫壞了。」

「不！我們看過街綫沒有壞，可能你的電話機本身有毛病。可以讓我入來看看麼？」

「噢！當然可以。」主婦很大方地笑了笑，「請入來。」

但是，就當那工人接近主婦時，她已開始感到不妙。

「不要作聲。」剛才那個工人以手槍抵住了主婦的腰間，「若無其事地，讓我的朋友們入來。明白嗎？太太。」

主婦力持鎭定，打開門讓另外數名穿制服的人入來。

隣居們即使目睹當時的情形，相信也不會知道這班人的企圖。

他們入屋後，立即分別要脅屋子裏的人，並沒有人急於修理電話。

當然，電話根本沒有事，只是他們將屋外的街綫弄斷了。也只有這樣，才可以輕易騙對方開門讓他們入來。

男主人在臥室中，他是個五六十歲的壯健男子。

但是他來不及取手槍，已被一名大漢以配有滅聲器的手槍指嚇住：「荷拔先生，你好？一位德國朋友問候閣下！」

「你攪錯了，我不是荷拔！」那男子衣着華麗，但神色却顯得萬分慌張。

「你不是荷拔？」持槍的人不禁呆了一呆。

與此差不多同一時間，另一名正在屋中搜索的大漢却說：「別讓這傢伙騙倒你，他是荷拔，我們事前已查得非常之清楚，你瞧吧，這兒還有些剛寄來的賬單，上面也是寫了荷拔的名字。」

持槍的人感到十分生氣，想動手毆打對方，但被其他人制止。

有人對持槍的大漢道：「別忘記，十萬元先生要一個完整的荷拔，不是要一條死屍啊！」

那個被認作荷拔的人，一聽到了「十萬元先生」這稱號，登時爲之面色大變。

他雖然對這班大漢力稱：「荷拔」只是上手住客的名字，無奈他被人拖走時，他的妻子却情不自禁地，搶天呼地叫出了「荷拔」這名字。

× × ×

在一間密室之內，一個鬢髮斑白的人，正面對住三個五六十歲的男子。

其中一個是尤金，另外還有兩個，看上去十分之壯健。

此外，室內還有數名持槍的保鏢。

鬢髮斑白的男子口音帶有德國語調。他的面色顯得異常沉重。

「有人認得我嗎？」他問他面前那三個人——尤金和另外兩個人。

尤金幾乎不敢正視他，但其他兩人却說：「我們並未見過你！」

「再想清楚，看清楚，你們不會不認識我的。我雖然老了，」白髮德國人說：「最少我知道你們是誰，你叫尤金，是不是？」

尤金默然無語。

他早已知道他心目中的對手十分强大，但發夢也想不到他最信任的女人——羅娜，竟然也會被對方收買。

尤金垂下頭來，不敢看那德國人。

「爲什麼你不敢直說？」德國人用手中的皮鞭之柄，托起尤金的下頷，「是因爲你良心有愧麼？還是我太醜陋？」

尤金被迫要正視他！

他看多一眼，他就吃多一驚！

尤金的記憶力一直以來都很不錯，三十多年前的事，他不會忘記，眼前這個男子的輪廓，體態他也熟悉。

尤金記得他當時已在地牢中被殺，而且還是由他動手的。

尤金記得當時還懷有「爲同袍報仇」的心理，因爲對方突如其來地，由黑暗處持刀撲出，殺了一名正在强姦那少婦的美兵。尤金當時也在場，立即與另一位同事——米倫，合力將對方推倒，然後由尤金奪取了對方的刀子，反刺其人。

當時他肯定對方已中了致命的一刀。即使他當時不死，經過了整夜的時間，相信流血也會流死他了。

那印象既然那麼深刻，他的記憶力又那麼的好，他怎會忘記？

他雖然不知道那德國人的姓名，但他的面部輪廓，身型高大，他都記得清楚，完全與眼前此人一樣。

難道他會復活？

他向來不相信鬼魂，但事到如今，他却有點不寒而慄。

假如那德國男子當時未死，時到如今，也差不多是這把年紀了——與他差不多都是六十上下左右的年紀。

尤金當然記得，當時那雙德國夫婦都只不過是二十餘，三十未到的年紀，三十餘年後的今日，也該是六十左右了。

但是，他不明白，爲什麼對方却把身邊這二個陌生人也抓來。

德國人又說：「三十多年前，地牢中的事你們當然不會忘記，但是，我知道你們深感興趣的，並非那可恥的醜事，而是我如何能將你們找到。」

尤金身邊的兩個人沉默下來。

不久之前，他們仍在呱呱大叫，呼冤似的，叫德國人放他們出去。

但德國人顯然無動於中。

那些保鏢們則在旁虎視眈眈，這裏任何一個人要逃過他們的指罅，相信也只是做夢。

德國人故意揚起了手中的皮鞭，「拍拍」地凌空揮擊了幾下！

然後面色一沉，對另外兩人說：「誰是米倫？」

但是，兩個人都不回答他。

他生氣了，每人抽了一鞭。

「我再問一次，誰是米倫？」

「……」仍然沒有人回答他。

德國人十分生氣。

尤金當然知道他爲什麼要查出誰是「米倫」，因爲米倫就是當時在地牢中最先施暴的三名美兵之一。

德國人忽然轉向尤金：「你告訴我，他們誰是米倫？」

尤金道：「我告訴你也可以，但你先要回答我一些問題。」

「好傢伙，到了這時候，你竟然還有種跟老子討價還價。」德國人咬一咬咀唇，「好吧，你說，你還有什麼疑問？」

「我們與你，究竟有何仇怨？」尤金故意有此一問。

這一問，竟然把對方難倒了。

德國人爲難地望望身邊的幾名武裝保鏢。

甚至尤金也看得出他顯然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往事」。

尤金趁機又說：「我猜，你一定是個德國人，對不？」

「是的，那你一定還記得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吧？」德國人說。

「我當然記得，當時是第二次大戰，我曾奉派到歐洲作戰，但是，我們私人並無任何仇怨，可不是嗎？」

「尤金，你很會說話，不過，你再狡猾也沒有用，我花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去等待，又花費了幾年時間，使了不知幾許的金錢，才查出你們這班人的下落。」

「美軍之中，叫尤金的人，又何止我一個？你一定攪錯了。」

「攪錯？」德國人格格地笑了一陣，「請你先看看這照片。」

尤金看見一張十分陳舊的照片——那是「十三人突擊小組」出發前的留影！

他也擁有這張照片，但想不到對方現在手上也有一張。

德國人道：「若干年前，我挾了大筆財富，由德國回到美國來，表面上爲了經商，實則爲了完成一宗心願，你可知道是什麼心願麼？」

「嗯——」尤金不敢直說，那德國人的目光有如一柄利刀。

德國人又說：「我要查出當晚在地牢中出現過的九個人，這九張醜陋的面孔，我這一生也決不會忘記的。」

尤金聽得到對方的聲音在發抖，他顯然十分激動。

他的聲音雖然帶有濃郁的德語口音，但十分雄壯，不似六十歲的人的聲音。

「我發過誓，只要我有生一日，我一定要找到這九個丘八，然後一一殺死他們！」德國人含恨地說，「結果，我總算做到了，雖然我花費了不知多少的時間和金錢，幸好在美國這個國家，只要有錢，一切事情你都可以做！」

尤金覺得他的死期越來越近，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對方一定不會放過他！

其實這日子的來臨，他早已想到了，否則他就不會躲了起來！

不過，尤金假想中的「對手」卻並非這個德國人。

他以爲是一些舊日的戰友，——因爲找不到珠寶的戰友，他們難免會含恨在心，尤金知道他們遲早也會找上門來。

因此，當尤金開始發覺有人追查他的行踪時，他就悄悄先行躲了起來，想不到現在他才知道，派人查他下落的，並非昔日的戰友，而是這個德國人。

尤金爲什麼要躲避舊日一班戰友？

他心裏固然明白，假如身邊這二人是眞的荷拔和米倫，相信他們也一定心知肚明，但他們絕非荷拔和米倫。

尤金那麼富有，又處處躲避舊日的一班戰友，毫無疑問，他正是出賣其他戰友的人。

但當日潛往德國掘寶的，並不止他一個人，還有另外二人，他們正是米倫和荷拔。

他們三人用了假護照，搶先偷赴德國，起出了那一批珠寶。

那一批珠寶本來要由九個人分的，現在只由他們三個人分，自然可觀得多。

但是，三人分贜之後，不知是否良心受到了責備，總覺得不好過。

在經濟方面，有了那麼多的錢，手頭自然寬裕了，但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竟然與日俱增，這的確令他們非始料所及。

尤金本來有一個很美滿的家，但因爲他自從有了那大筆錢之後，到處揮霍，終於弄到與妻子不歡而散。

他有兒女，但兒女卻不原諒他，紛紛離他遠去！

他以爲有了錢就快樂，但這十多年來他一點兒也不快樂。

他一方面千方百計避過舊日一班戰友的耳目，因爲舊日一班戰友知道他這麼有錢，可能會起疑心！

另一方面，他卻又患上了一種不治之症。

這種症不會令他立刻死亡，但卻令他的肉體飽受痛苦。

他須要長期服藥，但藥服得多了，副作用頻生。不是這裏痛，就是那裏痛。

正如那俗語說得好，醫得頭來脚又抽筋。

直至到他遇上了羅娜，以爲「得一知己，死而無憾」，無奈對方有兒又有女，與他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婦之實。

加上「要找他的人」越查越緊，他惟有悄悄躲避起來。

但是想不到，到頭來羅娜也會被人收買。

現在他後悔也沒有用了，因爲他再也見不到羅娜了。

那德國人現在又問他：「尤金，你是否覺得有許多事情你弄不明白，所以也有點兒死不瞑目？」

「是的。」尤金說，「像我這樣子，即使死了又何足惜？老實說，這些日子以來，我也挨够了，有時我也覺得死未必可怕，生也不一定快樂，一個人最難得的就是：死要死得痛痛快快，最可怕的，就是：要生不能，要死不得！」

「哈哈，想不到像你這種人，居然也悟到了這一套人生哲理。」德國人面色驀地一沉，又說：「所以我要花一筆獎金，看看那一個職業殺手想出來的辦法最狠最毒。」

突然有人問：「原來科士打，梅律與佛烈他們都是你派人去殺死他們的？」

提出問話的人，正是被認作「米倫」的人！

德國人回過頭來，盯實他：「是的，你可知道我用多少錢收買他們的性命？」

米倫搖搖頭，不敢作聲。

「十萬元。」德國人得意地說：「另外做得最好的，還有十萬元獎金。」

「你眞闊氣！」米倫讚賞地說。

「還不是爲了你，你們這班狗養的麼？」德國人勃然大怒！「要不是爲了找你們報仇，我也許不會賺到這麼多的錢，還好，這二十多年的努力，總不算白費。」

米倫說：「怎麼？你的錢，是自己賺回來的？不是那一箱珠寶？」

米倫這一問，登時把身旁的尤金急得暗自頓足不已。

若非那些保鏢在旁虎視眈眈，尤金眞想打米倫兩拳。

雖然尤金認不出他們就是米倫和荷拔，但他想到現代的化裝術高明，米倫和荷拔二人可能已經化了裝。

但無論如何，米倫不該提起往事，這只會觸怒那德國人。

果然，現在那個含怒的德國人，有如火上加油似的，盯實米倫道：「你還記得那箱珠寶？那眞是最好不過，現在該輪到我來問你，那一箱珠寶呢？」

米倫木然回答：「我不知道啊。」

「胡說，你剛才不是提到了那一箱珠寶麼？」德國人道：「假如不是你提起，我倒差點兒忘了那筆舊賬呢？」

尤金心裏道：眞是活該。

米倫道：「你應該問問尤金，因爲當時一切由他作主。」

尤金又急又氣，他不知道米倫何故會跟他作對。

老實說，不久之前尤金還準備替這兩個人講句好話，因爲當時他還未想到「現代化裝術高明」這回事，只道眼前二人不會是米倫和荷拔，一定是德國人的手下弄錯了。

但現在，尤金恨不得吞了他們進肚子裏！

德國人果然相信米倫的話，轉過來問他：「那一箱珠寶呢？」

「我不知道，」尤金覺得假如承認了，對方可能立即殺他。

德國人笑了笑——十分陰森的笑。

然後又是面色一沉：「好傢伙，你以爲我什麼都不知道？告訴你，自從我來了美國之後，我從未停止過對你們這班人的追查，私家偵探和職業殺手差不多平分我這二十多年以來所賺取的大量金錢，所以，我不但知道你們三個人一度神秘失踪，我也知道你們曾秘密用假護照潛入德國，目的是發掘那一箱珠寶，可惜我查了你們好一些日子，直到現在才找到了你們。」

尤金道：「你別聽他慫恿，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

「拍」的一聲！

德國人的皮鞭，重重地在尤金的身上抽了一下！

尤金痛得整個兒跳了起來。

德國人又說：「你可以不說，但我也有更多的方法去折磨你，你小心聽清楚，我假如要殺你們，眞是易如反掌，就像殺科士打等人一樣，但我不會，你可知道爲什麼？」

米倫道：「因爲你懷疑我們三人取過了那一箱珠寶，是不？」

「是的，還是你聰明。」德國人道：「我這些日子以來，已把二十多年來的努力賺得的金錢，都花在你們的身上，我必須得回一些我父親那一箱珠寶。」

「你父親的？」米倫若有所悟，「閣下原來並非這麼老，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只是經過一番化裝而已。」

「嗯——」德國人怔了一怔。

他剛才明知失言，卻也沒有更正的必要。

他對米倫說：「你的鎭定，令我感到既驚奇又佩服。」

米倫笑道：「閣下的孝心，令我也衷心地佩服啊！」

「是的，我的確只是布倫廸的兒子。」德國人一邊除下髮套和面部的化裝，一邊說道：「反正你們已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也不怕讓你們死得貼貼服服！當年我只有五歲大，你們對付我父母時，我躲在地牢一角，一聲也不敢响，但那情景，卻令我畢生難忘！」

尤金記起了，當時他們的確聽到有異聲傳出，但想不到是這孩子，還以爲是地牢中的老鼠呢！

事隔三十多年，這五歲大的孩子，現在已是個中年人。

四十餘歲的年紀，正是一個男子事業的巓峯，想不到他卻以畢生的精力，爲他的父母報仇！

「米倫」趁他剝下僞裝的時候，一邊向「荷拔」打了一個眼色，一邊按動口袋

中一些儀器的機掣。

尤金這時才看得明白，這兩個人並非他認識的舊日戰友荷拔與米倫，一定是大有來頭的人。

果然，那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隨即發難！

尤金以時機不可再，立刻奪門而出。室內的保鏢們以事出突然，登時之間，忙了手脚！

「砰」然一聲槍响，尤金首先中了一槍，倒在門旁。

但刹那間，那密室的門已被人從外面推開，數名手持手提機槍的大漢，衝了進來。

他們是一隊國際特警的神槍手。

他們是與室內二名同伴配合好的，剛才那個冒充「米倫」的人，正是其中一名特警，他按動口袋中的電子感應儀器，也正是知會了屋外的人。

原來由羅娜開始會晤尤金開始，他們已受到監視。

可惜德國人發夢也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後來，假扮米倫和荷拔的人，一一被德國人派人抓去。

其實，他們只是二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而已。自然不是眞的。

眞的荷拔正在三藩市一家醫院中，聯邦調查密探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出他這幾年來一直隱姓埋名，原來他又是患了不治之症，要生不得，欲死無從！

至於米倫，他却不知受到什麼感召，將全部金錢捐到一個慈善機構去，本人却神秘地失了踪。

他當然不是眞的從這地球上消失，只是，隱姓埋名，躲了起來。

爲什麼他要把所有的錢捐了出來？爲了贖罪？還是爲了獲得良心上的安靜？

沒有人知道他內心的想法，只知道有人見過一個很像米倫的人，在一間神學院裏修練，年紀正與米倫一樣！

由於聯邦密探，國際特警和紐約警方三方面的合作，「十萬元先生」終於現形了。

「十萬元先生」也就是小布倫廸！

他沒有說謊，三十多年前，他的確只有五歲而已。

但在當時他那弱小的心靈，已經明白了眼前所見的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儘管他當時他怕得要死，急得想哭，却又爲了保存自己性命而忍耐着。

那一忍，足足忍了三十多年。

他逃過大難之後，獲得一位神父的收容，撫養成人！

但是，他沒有眞眞正正從神父那兒學到寬恕別人，反而把深藏着的報仇心理，暗自「發揚光大」。

此後，他只知拚命去賺錢，他要賺到足够的金錢，然後才到美國來。

有志者事竟成，他終於變了一個大富商。憑着二三十年來的努力，掙扎，他也積聚了許多錢。

他到美國來，首先豎立了自己的事業基礎，然後悄悄花錢聘請私家偵探，追查戰時那九個美兵的下落。

於是他找到了一些人，也找到了一些圖片，然後逐一的加以證實，逐一加以追殺。

他本來想得十分周到，根據美國法律，只要他不出面，只要他肯出錢，大可以逍遙法外！

但是，這些日子以來，他花的錢太多了。

租地方，請殺手，僱偵探等等，幾乎樣樣要用大錢！

最近他差些兒要破產，他花不起十萬元去殺一個人。

但爲了達到目的，他仍維持那高價殺人的原則。

他很聰明，他只付五萬元，要一些殺手先殺人，然後又再付另外五萬元，又說另有什麼十萬元獎金等等，自然只是騙人的鬼話。

因此，麥高前後只能收五萬，道理也就在這裏！

爲了經濟上的需要，他希望從尤金，米倫和荷拔等三人的身上，取回一筆，因爲他查出了這三人曾到德國掘寶。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竟因此敗露了身份，落入警方的手中。

儘管如此，小布倫廸還是覺得值得的，最少他最後那三名殺父仇人，也一併落網。至於麥高，阿生依原來計劃，在機場放他，讓他在巴黎被捕。

因爲從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檔案中，這位金髮青年殺手在法國也做過殺人的勾當，法國警方更加需要他！

殺人者死，似乎不一定有什麼根據！

但一個死了的「人」會殺人，你相信嗎？這當然有點無稽，但是，殺人者的良心自責，往往造成「因果報應」，這種事實却一再出現，那就不到你不相信了。



一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情劍仇刀

郝敬先・文
盧令・圖

武林恩義薄　仇恨重如山

一個人，尤其是武林中人，要忘記別人對他們所施的恩情彷彿是一件十分容易之事，但要忘記別人的仇與恨那就太困難，太困難了！

所以，這世界上的愁苦，總是多於歡樂……

八月十五，中秋夜，錢塘江畔浪潮澎湃洶湧，此刻正是達到最奔騰最高峯之境界！

江岸上，此刻正有一位孤獨的年輕人靜靜地站立着，面對着澎湃怒騰的波浪却是無動於衷。只見他，那雙斜飛入鬢的濃眉正在緊緊地皺着，從他那對清澈的俊目中可以領略到他腦海此時正值思維奔馳，顯出心事重重！

夜色已經越來越深，陣陣的寒風也是越來越重了……

抬頭略望月色，他寂寞地喃喃低聲自語：「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限，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突然，他笑了，那笑聲聽來悽愴，而且冰冷怕人！

但旋即笑聲沉沒了，他一雙眉鋒皺得更深，那對俊目中流露出的是太多，太多令人難以意會，難以言喩的凄涼！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唉——更好一個『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唉……」

那聲聲的嘆息還未消逝，甫地從遠處响起一陣長嘯，嘯音舖天蓋地而至，簡直把陣陣浪聲蓋住，威勢之雄猛聞者心驚！

當嘯音未盡，人影已臨立於孤獨年輕人的面前丈餘外，一抱拳略揖作禮道：「讓蕭兄久等，眞使小弟心中頓感不安！」

從嘯音開始到人影出現於面前，孤獨年輕人臉上始終一片平靜，平靜得好比一泓湖水。他一拱手極瀟洒地回禮道：「不敢！原兄弟一別年餘，風采更勝昔年，眞令愚兄愧煞，羨甚！」

「但與蕭兄的豐神俊朗儀表相較之下，小弟自感慚愧……」

「豈敢！豈敢！原兄弟，你眞是太謙了——」

「虎胆劍魂」蕭玉龍與「殘魄刀」原震聲仍是當今武林中最傑出的年輕絕世高手，一個使劍，一個用刀，出道雖然三四年間，但既從未遇到敵手！

使劍者「虎胆劍魂」蕭玉龍，渾身是胆，具俠義心腸，雖則在他劍底濺血或喪生的武林豪客爲數不少，但全是十惡不赦之徒！

用刀者，「殘魄刀」原震聲是個倨傲浮淺，亦正亦邪的用刀高手，刀出必殘魄，行事全憑個人的主意或善惡而定，但他刀厲且功高，又不是大奸大惡之徒，故武林人對他且敬且畏，莫可奈何！

兩人唯一相同之處就是來歷，師承何人？雖然有些多事之徒在各方面盡力暗查

明察，但結果都一概無從知曉！更有，促成兩人情誼者仍是對方那一身罕世絕藝及令人心折之儀表。

此時，「殘魄刀」原震聲在聽到對方的回答時，驀然對天狂笑，狂傲跋扈挾着滿腔妒忌與憤怒，在笑中顯露無遺！

他，耳邊又响起嬌妻那使他心痛的一般話：「告訴你，原震聲，雖然你得到了我的軀體，但始終你却得不到我的心！在武功與德行上，你永遠是不能與『他』相比……」

而這個由自己嬌妻口中說出的「他」就是此際挺立於面前的「虎胆劍魂」蕭玉龍！

自與雲傲雪分離後，一年了，他到處飄蕩江湖，爲的只是尋找「虎胆劍魂」蕭玉龍之行踪，而尋找蕭玉龍行踪之目的仍是爲了自己嬌妻口中所追述的一段話！

當日，在氣憤至極的心情下，他對着嬌妻發誓道：「寧願劍折，莫使刀崩！如我不能勝殺蕭玉龍，今生我將永不回到妳底身邊！」

所以，這一年來，他飄蕩湖海綠林中，用盡一切方法來作打擊「虎胆劍魂」蕭玉龍的聲譽，爲的只是引出蕭玉龍來決一勝負。而現在，「虎胆劍魂」却反而自動地相約自己在此處會面，個中的原因難道說他已明瞭一切了嗎？

當原震聲想到此處時，不禁心頭微震，但一想起嬌妻那一般譏諷辱言時，心中的憤恨已蓋住了一切！

一抬頭，二目放着怒火向蕭玉龍射去，但却給對方那平靜的神情所懾，一時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動了動標槍般的挺立着的身子，「虎胆劍魂」蕭玉龍還是平靜得出奇地道：「這年餘來，原兄弟爲了尋覓愚兄的行踪而四處飄泊，所爲者不知何事？望原兄弟今夜能够賜我答案爲盼！」

一咬牙，「殘魄刀」原震聲一字一字地道：「爲的只是一句話：『寧願劍折，莫使刀崩！』」

蕭玉龍目中閃過一抹精光，不解地問道：「但是，原兄弟，你我之間並沒有世間所謂的過節仇恨啊！」

「雖然，你我之間並無仇恨，但你却令我過着一種『有妻等於無妻』之生活，這種生活算不算得是一種恨？」

「虎胆劍魂」蕭玉龍雖是個渾身是胆的俊傑，但甫聽了對方的此般話後，也震得心悸神搖，大力地向前越了一步，二目含威，神態十分莊嚴地問道：「須知陷人於不義之言不可亂說，原兄弟，你這句『有妻等於無妻』之恨究竟是何含意？願你開我茅塞！」

又是一陣驚心動魄，狂扈淒厲的笑聲，「殘魄刀」原震聲語氣帶煞，目含怒火回道：「你與傲雪雖然相識在我之前，但當我認識了她後，她的語氣與行動已足够表示出她已屬於我，恨只恨現今我雖佔有她底肉體，但却得不到她的芳心！」頓了頓，厲煞中含着絲絲淒涼接道：「而騙去了她的芳心之人，就是你——蕭玉龍，你這愛情騙子！」

「虎胆劍魂」縱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修爲，當他聽了「殘魄刀」原震聲的這般話後，心頭上的苦楚已令到他面容頓變成一片蒼白。好一個「愛情騙子」，而此個形容詞應該由對方「殘魄刀」所擁有才對，但現今它却偏偏喧賓奪主地扣落自己的身上，而對方却把他自己說成無辜受害者，基於此點原因，他的所謂「仇恨」就出師有名了！

唉！世間恩怨糾紛何其多，尤其是在男女之間情感上！

緩緩地嘆了口氣，蕭玉龍又恢復了以前平靜的心情，以極度懇誠的語氣道：「原兄弟，自你與雲姑娘結合後，愚兄沒有與她單獨見面或深談，你且撫心自問，剛才所說的一般話是否有些矛盾之處？是不是感到有些自愧愧人？」

「我曾在她面前發過誓，誓言仍是那句話：『寧願劍折，莫使刀崩！』如果我不能够在武功上勝殺於你，則我今生將永不回到她底身邊！」

「憑你我之間的一段友情，難道說比不上這句極滑稽荒唐的誓言嗎？」

野蠻得令人震抖，「殘魄刀」原震聲斷言道：「爲了名譽，爲了能够奪得回嬌妻的心，我別無選擇！」

一雙斜挑入鬢的劍眉下，眸子烱烱放射着神光，蕭玉龍莫可奈何地道：「古人曾言：『道不同不相爲謀』，此時深想，實不欺我！」

毫不猶豫，原震聲回道：「在下並沒有『攀龍附鳳』的心意！」

「那麼依原兄弟的意思是——」

「刀劍相拚，不死不休！」

在武林生涯當中，道理的「是」或「非」有時並不能光憑用口去置評就可以圓滿得到解決，唯一能够解決者仍是武功的高強！所以，在武林中，有太多永遠解不開的糾紛，有時，也只好用「以殺止殺」的方式來自護了。

「虎胆劍魂」蕭玉龍沉吟一刹，蕭然道：「原兄弟須知刀劍無眼，你莫……」

手一揮，目中詭芒一閃而逝，原震聲陰陰的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蕭兄莫再多言，請！」

「請」字甫出口外，插在胸前的殘魄刀鋒已閃電的出鞘，帶着一股難以抵抗之勢飛戳蕭玉龍的心間！

蕭玉龍一聲清嘯，俊目精芒陡閃，早已一劍在手驀地疾劃而出，劍式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噹」的聲响中已架上原震聲的刀鋒上。

絕不留情，原震聲手中的殘魄刀疾然舞起一道灰濛濛之光華，身形極快的旋轉中，已經毒招迭出。

極度瀟洒從容不迫，蕭玉龍步含玄璣已連連閃過那狂風暴雨的五招凌厲攻勢，人如游魚穿浪，劍鋒疾轉輕顫中幻起幾朵梅花，直刺向原震聲眉心之間！

原震聲心頭一震，雙臂一振，身形倏然向上拔起丈餘，堪堪避過對方這絕妙的劍影，手中殘魄刀「嗡」的一聲，如火花亂射，又如雨點般齊向蕭玉龍罩下。

不退反進，蕭玉龍身形如輕烟似的幌閃着，已經極爲瀟洒地閃過殘魄刀這無懈可擊的一刀殘命之危，一邊並朗聲道：「原兄弟，你雖有刀出必殘魄之稱，但對愚兄你殘魄刀也莫可奈何！故此愚兄望你能

够三思而行事，莫再誤人誤己！」

面無表情，原震聲陰沉道：「刀劍相拚，不死不休！」

一抹怒光閃於俊目中，蕭玉龍沉聲道：「好！原兄弟，莫怪愚兄放肆了！」

話聲方落，龍吟般的長嘯震天而起，鋒利的劍尖帶着「削」嘯音的割裂空氣，有如一抹銀虹飛瀉向原震聲的咽喉處！

這一劍之快，簡直快如電閃。

原震聲見狀，暗叫不妙，顯然的，「虎胆劍魂」的一身罕絕功藝此時已深深地使他心驚！

於是，他雙足撐地，身形已急急向後退，在退後同一時內，殘魄刀快如旋螺般的呼轟着疾轉護緊面部，而一雙腿即無聲息地向蕭玉龍連連踢去……

本來，蕭玉龍那一劍明明是向對方的咽喉刺去的，此刻忽然變了方向，在此刻看來，就像是原震聲要將自己的雙腿送去，讓他的利劍刺下一樣。

原震聲狂吼着，極倉卒地收腿急退，一時間已經額沁冷汗，可是面上仍是一派倨傲跋扈神色，極是不甘的佇立着。

蕭玉龍得勢即饒人，淡淡道：「原兄弟，依愚兄之見，還是就此罷手好了！」

但可惜，原震聲却無情兼頑固得令人吃驚地道：「不！」

「不」字餘音還停於空中，他身形飈然前進，殘魄刀又捲起一股勁風，如此殘酷的狠斬蕭玉龍左肩井穴間。

蕭玉龍無可奈何浩嘆一聲！要知道他處處讓人忍步，但却偏偏就有些不明好歹之徒糾纏不休，他雖不想出手多造殺傷，但他究竟是少年心性，一個忍耐不住，手掌劍光之下多滴血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故此，他手中劍一動就速快迎向殘魄刀，左掌以不意覺的方向反拍而下，疾取原震聲的面門。

一片刀劍，掌聲交擊，轟然的震天巨响聲裏，原震聲一聲厲嚎蹬……蹬……蹬……的連連退四五步，右手的殘魄刀已掉於地下，而腕骨已遭劍尖劃下交叠的傷痕，絲絲的鮮血正在流着……

劍已歸鞘，蕭玉龍神光湛然道：「原震聲，你我之情，今日已絕！他日重逢，如再無是生非，那區區出手必定無情，望你好自爲之！」

夜，已是越來越深，風也越來越寒瑟，蕭玉龍一揮長儒服，飛奔而逝！

隨着淚聲，只聽得原震聲那陣陣摧肝瀝血般悲憤至極的叫聲，充滿着太多的不甘與憤恨！

× × ×

河南省開封市，西南面的朱仙鎮。

鎮內有家魏百萬，富甲一方，爲人疏財且仗義，但是在一夜之間即給人斬盡殺絕，搶刼一空。

最令人切齒者就是魏百萬之二九年華愛女燕萍遭人先姦後殺，死後身無寸縷，雙目怒睜，顯然的，她在死前所受的驚嚇是如何地恐怖絕倫！

魏百萬全家大小，鷄犬不留，唯一留下者是二句似詩非詩，似詞非詞的血淋淋筆跡：「刀出命必喪，流血不留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好殘忍的心腸，好狂大的口氣！

這件搶刼姦殺案如平地一聲雷，响在朱仙鎮中每一個人的心頭上，故此一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這天，風清日朗，晴空萬里無雲。

朱仙鎮內的雲騰客棧外，正有匹純黑駿馬緩緩奔至，馬上所乘者是一位身形頎長的青年人，配上一襲雪白的飄飄儒衫，黑白相映，只一眼就令人覺得此人超拔不凡。

他雖然滿身風塵，眉宇間却不脫英爽氣概，長眉斜飛入鬢，鳳目放射着烱烱神光，唇若塗硃。此刻他按轡徐行來到雲騰客棧外，輕收絲韁，飄然落馬，未待店夥有所招呼，已有一人大步踏出棧外，對着儒衫青年人肅然躬身，沉聲道：「蕭爺，敝主人恭候大駕多時，敬請進內相聚一談！」說着順手接過絲韁繼續恭聲道：「馬匹由在下代勞照顧，蕭爺放心。」

淡淡的一笑，蕭玉龍溫文地道：「那麼有勞這位兄台了！」

言畢轉身，在那人的「不敢不敢」聲中行入棧內。

棧內客廳中，此時一遍寂靜，正廳中的一張桌子旁坐着一個中年文士，其餘座位皆全部空着。

那中年文士，身穿一襲深藍色衣，三十四五歲，身軀頎長，白面無鬚，長眉細目，飄逸洒脫，雖不及蕭玉龍，但狂扈之態却令人有不願攀交之感。

中年文士一拱手，原坐不動，揚眉沉聲道：「閣下是名震武林的『虎胆劍魂』蕭玉龍……」

平靜中帶着令人心折的風度，蕭玉龍回禮道：「不敢，區區正是！敢問這位兄台是……」

「不敢，在下就是『掌鞭無情』卜寡義！」

目中威稜直逼，蕭玉龍面容莊嚴，道：「久仰，幸會，閣下這次相候不知有何貴教？」

「哈……哈……」一陣陰沉笑聲過後，卜寡義道：「在下此次專程候駕，一來聞名久矣，欲瞻望閣下風采，二來是誠實邀請閣下參加本堡……」

「閣下此般美意，區區心領了，再說區區素來閒蕩慣了，生來就沒有一副任人指使的奴才相！」

雙目怒芒一閃而逝，「掌鞭無情」卜寡義冷然道：「古語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大丈夫講究者是能屈能伸，又何必斤斤計較一般世俗之見呢？再說本堡堡主雄才大略，招攬天下英雄豪傑爲的只是盼望能在如此紛亂江湖中幹下一般偉業，更者替天下武林蒼生造福……」

蕭玉龍手一揮，打斷了對方的話語，問道：「敢問貴堡何名？貴堡主又是何方神聖？」

一收倨傲神態，卜寡義神色恭敬地道：「敝堡『天心』堡主『一刀震天』雲夢漢！」

「虎胆劍魂」心頭不由一震，爲因「一刀震天」雲夢漢仍是一位不世梟雄，論心腸，機腑之陰沉，狠辣，絕毒，凡此種種眞是太令人凜駭了！論功藝，一身修爲橫縱江湖，幾無敵手，尤以掌中一把刀，當年便挾藝獨立嵩山少林峯，刀劈少林四

護法，掌斬二位藏經閣高僧，後經掌門方丈親領二位長老圍攻，才不致令少林江湖除名！

自此之後「一刀震天」之名便威懾江湖四海！

繼少林後塵，他無事生非向武當提出挑戰，可是武當一派乃是隱世無爭之士，對於此種挑戰只是不聞不問。

他一怒之下，直闖武當，但却含羞忍辱而退！

從此江湖上再也聽不到他之消息，見不到他之踪跡。

甚麼人令到這絕世魔頭含辱退下武當？是武當派中劍士？抑或另有不世奇人伸手援助？

這些疑問，都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謎。

而這個神秘難解的「謎」到現今不覺間已是廿多年了！但廿多年後的今日，此魔頭即重現江湖，創「天心堡」，便多方面招攬武林高手。

蕭玉龍不禁沉思暗忖：「這魔頭此般重現江湖，必定是謀定而動，綠林湖海此後恐怕更加多事了！」

「掌鞭無情」卜寡義見對方默默無言，以爲是懾於「一刀震天」之威，一時心中不由大樂，桀桀笑道：「閣下，如何？敝堡主是否够份量邀請閣下大駕參加敝堡，同創鉅業……」

蕭玉龍絕不猶決，截言道：「道不同不相爲謀，請恕區區有負貴堡主的一片善意！」

煞氣滿面，卜寡義手按桌面，厲聲沉道：「閣下如此拒絕，眞令人扼腕嘆息，但可惜敝堡主曾嚴囑在下，如閣下相拒時就使用敝堡堡規，而此條堡規無他，只是八字：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哼」了一聲，俊目放射着烱烱的神光，蕭玉龍凝聲道：「忠義當先，生死不計。」

「叭」地一聲，卜寡義伸手一掌在桌上，不屑道：「忠義當先，生死不計，好！『虎胆劍魂』不愧『虎胆劍魂』……」

話聲剛落，起身一橫步，雙掌陡翻直向蕭玉龍拍了過去，掌到一半之途時，忽然雙掌上下一分，下擊居髎，上襲天定，一招兩式，快得令人眼花撩亂，也毒得太以絕倫。

蕭玉龍沉若山嶽，右掌一抬，閃電般揮出，上下一封，極度洒脫地道：「魑魅魍魎，該誅盡斬絕！」

蕭玉龍鐵掌後陡發，却先至，卜寡義欲避不能，只好猛力急湧向前，「轟」然響聲裏，卜寡義給擊得向後直飛，身子「叭」地跌落在一張桌上，令得桌上的杯盤筷碟四下橫飛，一時神態極盡狼狽。

這一掌之勢，仿如雷轟電擊，銳不可當。

神色不變，蕭玉龍揮揮儒服，越前一步道：「『掌鞭無情』成名已是多年，一向以無情冷酷的毒心腸見稱江湖，今日一見，果然盛名不虛！」頓了頓，正氣滿面接着道：「以你這般劣跡，本該萬死不赦，區區現今掌下留情，只不過是要轉你口帶幾句話與貴堡主，多行不義必自斃，望他好自爲之……」

面色一片慘白，卜寡義伸手抹了抹唇邊血跡，傲態不減道：「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閣下一掌之賜，在下永不敢忘，咱們走着瞧吧，後會有期！」

目光倏寒，蕭玉龍道：「須知一念之惡，可令閣下迴輪千重，但一念之善，便可立地成佛，他日相遇，如果閣下還是分不清善惡好醜，那區區只好替天行道，掌劍無情了！」

極度憤恨與不甘，但懾於對方那一身超絕功藝，卜寡義此時只好忍受着滿腔怒火：「聆聞教誨，茅塞頓開。」話畢，向蕭玉龍深深一望，轉身大步行出棧外。

蕭玉龍伸手掏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朝桌上一放，過去拍一拍那個早已嚇得混身抖索着的店夥計，和熙的道：「銀子在桌上，抱歉在貴店生事，一切都過去了，這只是一件很平常，偶然發生的意見之爭罷了！」

說着一面獨自尋了一張靠牆的空桌坐下。

此刻，那呆若木鷄的店夥才清醒過來，趕忙一疊聲應着，像跑一樣退了下去。另一名店夥趕緊行前抹桌按箸，問過需用酒菜，蕭玉龍含笑詢問道：「小二哥，我跟你打聽一下，往魏家莊路如何走法？」

神色一呆，那夥計哆嗦着道：「公子你來得不巧……魏家莊已經全部……」

蕭玉龍平靜道：「這個我略有所聞，現在所問者只是路如何走法？」

店夥怔了一怔，回道：「此街盡頭，向左轉，橫過右巷若莫十多丈門口有兩隻石獅子的就是魏家莊了……但是現今魏家莊已門戶封鎖，無人居住了，公子將如何進內……」

「謝了！」蕭玉龍笑了笑接道：「這個我自有主張！」

魏家莊雄偉巍峨，富麗堂皇，寬闊的六級雲石階直通上兩扇朱漆大門，現今却給二條官文交叉封死，風火磚砌成的護院牆遼廣高大，由外朝內瞻望，隱約可見簷角飛縱，樓台連綿，但昔日的金碧輝煌的氣象抑存，現今看來却是如此蕭清，在蕭清中透出是太多太多的凄凉！

於莊外的一棵槐樹下，蕭玉龍瞧了瞧左右兩邊，把馬匹繩韁繞在樹身上，未見他如何作勢，那標槍挺立着的身子，便向前直射而去，快近牆邊時，足微點地，就如飛龍升天，一剎眼便越過牆頭。

院子裏居然堆滿了落葉，陣陣秋風，把落葉捲飛四處，此情此景，帶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凄凉蕭索之意。

正廳中一片殘屑，狼藉不堪！

靠右邊的粉牆上，赫然留着用血水寫下的十八個大字：「刀出命必喪，流血不留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因爲時間關係，那些血跡亦變成了暗紫色彩！

蕭玉龍一見筆跡，勃然色變暗忖道：「好殘忍！難道是他？」

沉默了半响，一聲輕嘆，身形已飛馳離去。

× × ×

繼魏家莊殺刼之後塵，計有穎昌的柳善果，鄢城的祁富國，蔡州的岳家豪等人先後遭受到同樣魔刧，全部家屬死於非命，家財被洗刧一空，唯一相同者是留下十八個血跡大字：刀出命必喪，流血不留人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這些人都是家產萬貫的財主，善舉載道的好人！

因此這殘酷的殺刼，在江湖中引起正義之士不平的共鳴。

可是，這班冷血兇手却神奇地自江湖消失，欲尋無踪。

于十月中旬之某一晚，離信陽以南三十哩外的一座孤山上，在寒意重重的淡淡月色下，有兩位老僧合什莊嚴站立着。距離二僧百步之遙爲首挺立一位中年人，相貌相當驃悍，身段猶其魁梧，衣着極盡華麗，最觸目的是他外披的披風上，以銀綫繡了條張牙舞爪的飛龍，腰間長短兩劍之鞘與柄都是以純金打鑄，在夜色中極之奪目耀眼。

中年驃悍漢後面一排靜立六個全身用黑布罩體之大漢，只露出六對凶煞般的鷹目，神態幽秘無比。

心敬，心正兩位大師是少林護法高僧，此般受命聯袂追踪，暗查，爲的是要找出究竟誰是那暗殺團的主使人。

今夜兩僧月下披風趕路，見這班人行踪詭秘，不由疑念萌生，一路跟踪下來，在此孤山上遂忍不住，故現身詢問。

這時那相貌驃悍的中年領頭者，遂也忍不住此般相對無言的氣氛，呵呵一陣大笑，朗聲道：「二位禪師別來無恙，寒夜荒山，大師等不辭辛勞，隱身守望，不知意欲如何爲？」

心敬大師白眉掀動，雙掌合什，道：「仇施主，一別多年，風采勝昔，可喜可賀！施主這般話莫非是揶揄老衲麼？」語氣一片平和，絲毫不帶干戈！

中年人軒眉凝聲道：「仇某現今職責在身，不敢延遲行程，就此別過，容日後再……」

心敬大師慈目微掃，截口道：「得聞仇施主仍是新近創立之『天心堡』的總巡察，但『天心堡』的勢力只及漢陽一帶，爲何施主在如此寒夜帶領一班不露面的朋友於此時此地匆匆趕程，其中原因，老衲深思之下，總覺得事不尋常！」

心神一凜，中年人暗忖：「這禿驢莫非經已洞悉一切！」一邊却沉聲道：「兩位大師，當心那句俗語：禍從口出！」

他，素以奸詐，陰險盛名的「雙劍狂龍」仇旗，一對長短利劍，已居極高深造詣，因喜穿銀綫繡飛龍之披風衣，故有狂龍之號，他足跡一向只在陝西一帶，今天却在此地出現，深想之下，必不平常！

心敬大師道：「但仇施主如仰不愧，俯不怍，又何在乎於世情之極盡褒貶？」

「枉大師爲有道高僧，但所言者全是一派胡言！」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仇施主與一班不露面的朋友到處留下重重殺孽，朗朗乾坤之下，施主難道不覺得罪孽滿身愧對神明？」

目光勃然露出一片煞氣，仇旗道：「無知禿驢還不與我住嘴！」

心敬大師慈容一片莊嚴，對方的惡言竟置若罔聞，平靜道：「施主如此不分善惡，眞令人扼嘆！須知重蹈故轍，絕對不是智者的所爲！」

甫聽此般訓言，仇旗已是怒火奔騰，未待對方語音消逝，他那驃悍魁梧的身子已然躍起，疾逾電閃風飄的撲上前去，鐵臂伸處，五指隨着箕張，那麼狠絕地向心敬大師面門抓下！

未見身形如何作勢，心敬大師已平飛而起，橫移數步，縱容避過仇旗之狠攻。

雙劍狂龍「哼」了一聲，狂笑道：「大師好俊的大移挪，再試此掌！」順勢化抓爲掌，向橫邊的心敬大師心胸印去！

心敬大師沉聲道：「好！」隨着「好」字出口，他衣袖捲起一股勁風迎向仇旗，利於刀刄的少林鐵袖功，所取攻者正是敵人必救之處！

一剎間，掌袖相擊，噹然有聲，只不過仇旗的身形已是急急退後丈餘！

心敬大師行動移挪時，脚下如行雲流水，此時一停下來就立刻雙手合什，神情莊穆，重若山嶽。

他淡淡一笑：「老衲並無傷人之意，施主如是再逞一時之强，那老衲只好放肆了！」緩緩道來，說得似乎非常平和，但傳入仇旗的耳內，每個字都變得有如洪鐘巨鼓，震得他心悸神搖，耳朵「嗡嗡」作响……

仇旗軒眉道：「禿驢，需知利在口舌，損在心頭，不能傷人，徒傷自己而已！」他嘴裏說着話，人已斜斜衝出，接着大喝道：「且莫唇舌爭長短，還是兵器之上論雌雄吧！」

他語音未盡，手中一溜金蛇似的寒光已暴閃如電，那麼狂厲，又快迅地刺向心敬大師的咽喉中心！

心敬大師左掌一拂鐵袖，捲向敵人的長劍，右掌順勢向前推出。

仇旗倏然長劍收招，躍身一轉，長劍頓化一片耀眼金光猛戳心敬大師肩井穴。

「阿彌陀佛！施主莫非眞是要趕盡殺絕！」這少林高僧，此時心中可眞有點惱怒、雙袖一錯，逕向仇旗胸前打到，招至中途陡然兩臂一圈，上挑下截，分攻上下兩路。

這一招，可與先前大異，不但袖帶勁風，劃空生嘯，而且虛虛實實，隱約間含有千重變化，確屬凌厲奥妙至極！

仇旗一時之間可不敢大意，踼肩沉肘，人如電掣風飄，足下一個盤旋，暴退七尺，跟着身形急進一劍由上直往下劈，快如電閃般，直劈向心敬大師的天靈蓋。

心敬大師冷冷喝聲：「好！」疾然電光般的錯步飄身，斜掠數尺，鐵袖起處如利刄，橫削仇旗之右腰要害！

這種近身相搏，正是以快鬥快！心敬大師才出手，便發覺到這雙劍狂龍如幽靈似的避過自己的鐵袖攻擊，但襲向前來的利劍仍然由上下劈，直襲天靈蓋，並挾着一股冷泉也似刺肌的勁力，此時離頭頂已是不及寸餘光景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心敬大師舌綻春雷，步踩旋璣，以快得眩人眼目的速度，呼轟急旋，繞到仇旗身後冷道：「小心！」一掌直拍向敵人後心！

仇旗「嘿嘿」冷笑着，笑聲好比夜梟泣啼般叱道：「果然好身手，可惜遇着咱家狂龍……」話未畢，驃悍的身軀已快捷無匹的拔高丈餘多，在空中一個旋轉，身形好比飛鷹撲食，旋風般的一劍由上劈下

，所取的部位仍然是心敬大師的頭顱。

心敬大師暗暗心驚不已，這狂龍果然是自己生平首遇勁敵，當下一聲佛號，右掌掄起，勁力湧處，一股狂飈，有如長江缺堤，滾滾湧向狂龍捲去！

仇旗手中利劍一圈，正中直劈，不但化消去心敬大師之掌勁，而且身劍合一，電掣風馳似的攻擊下來。

心敬大師慈眉微皺，鐵袖揮處，不躲不閃的直追捲狂龍仇旗所攻來之利劍。

這狂龍也任地厲害，於雙脚離地數尺的情勢下，身形竟然能够斜退三尺餘，急沉着地！心敬大師委實料想不到敵人有着如斯超凡入聖的身手，好在他也是大風大浪的過來人，臨危境時絲毫不亂，此刻原式不變，身形好比滑水般，撳前三尺，鐵袖仍是直捲對手仇旗的利劍！

仇旗雙脚甫着地面，厲叱一聲：「着！」挾着鏘的聲响中，心敬大師的右袖已遭利劍齊齊削斷！

幾乎同一時起，雙劍狂龍於心敬大師微感愕然時，左手已挾着閃電出鞘的短劍，如此毫無聲色地狠斬向心敬大師的眉中心處！

變生倉猝，心敬大師想不到對手如此卑鄙無恥，一時之間欲避已是絕不可能，在萬分無可奈何之下，他只有硬生將身軀橫移，但可惜在時間上却慢了少許，雖然能够僥倖地避過頭顱開花之危，但却不能閃開斷臂之恨！

只聽得一聲悶哼，心敬大師右臂齊肩竟遭仇旗短劍削落塵埃，同時他身軀因受這殘體之痛而蹬，蹬的倒退了數大步……

一直靜立於旁的心正大師本在仇旗短劍出鞘的一刹間就欲出手相助，但却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爲這變化太快了，快到連他脚未起步，心敬大師的斷臂已遭削落塵埃！

口中發出一聲悲沉佛號，身形倏移，心正大師一手扶住心敬大師那搖搖欲倒的殘軀，閃電般出手爲他點穴止血，慈目倏射精光，沉聲道：「施主身手確實不同凡响，可惜心腸太以卑鄙毒辣！」

仇旗未待對方語落，冷喝聲道：「出手動招，不是敵死，就是己亡。哼！禿驢語無倫次，當眞是自找死路，接劍！」聲落，左右長短雙劍倏地向前攻出！

心正大師此刻因手扶一人，縱身橫移自然不便平常，故此甫見劍光向前攻來時，他右掌也倏地平胸推出，一股勢如泰山般的勁力，於呼嘯如雷聲响之中，雷霆萬鈞向仇旗捲到。

仇旗暗暗低呼一聲：「好雄厚的掌力……」忙閃電插劍歸鞘，蓄力掄掌，呼呼的兩聲，兩股排山倒海的勁力亦陡地湧出，直迎向心正大師的一掌！

三股勁風，宛如狂風暴雨般的怒捲在一起，但聞一聲轟然的震天價响，心正大師吃了那反震之力後悶哼一聲，帶着心敬大師的殘軀蹬蹬的蹌踉退出六步，始終受不了而齊齊隆然跌倒於地！

更可怕的是，那狂龍仇旗却倏地近前來，右脚疾速無匹的踢向心正大師的頭部，雙掌同時揚處，兩股雄厚的勁風，泰山壓頂般捲下，疾如電光火石，毒辣無比！

處於如斯惡劣的情勢下，眼看心敬，心正兩位大師都難逃此刦！

但恰於此時，遠處傳來一聲冷叱：「閣下得饒人處且饒人！」

話聲方落，山頭上跟着响起一陣龍吟長嘯，乍聽尚在遙遠的地方，但轉瞬間便到了近處！

人雖未現，但一縷凌厲得足以能够穿金裂石般的指風，已向仇旗肘間的「曲池穴」射到！

心頭微震，「雙劍狂龍」仇旗爲了自保，再也顧不得傷敵，雙脚急急撑地後退，定眼一看，見兩僧側處此時正挺立着一位風神秀絕，俊美無儔的年青人！

伸手間年青人已把地上的兩僧扶起，口中歉然道：「區區蕭玉龍，一步來遲，以致兩位大師佛體蒙羞……」

此時，心敬大師已復常態，聽了年青人的一般話，低喟一聲慈然道：「原來是『虎胆劍魂』俠駕相助，佛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蕭檀樾又何必於心不安呢？」

「虎胆劍魂」歉然一笑，轉身時已是俊目含威對着仇旗冷冷道：「魍魎不除魔刦難消！閣下把武林鬧到腥風血雨，哀鴻遍地，匿心叵測，縱然不是魁首，但鷹爪帮兇之罪，已足以令閣下雖百死尤餘！」

仇旗自「虎胆劍魂」出現時，早已按劍疾視，蓄勢待發，此刻聽了蕭玉龍這般話，勃然色變，沉聲冷哼道：「如有興趣，何不出手相試？」

蕭玉龍斬釘截鐵的道：「閣下，十招之內，區區要你血濺五步，屍橫就地，信否？」他的話，有使人胆寒心驚的威力。

仇旗此時雖然心驚神悸，但他性本殘狠，又何畏死一字，故此一聲怒吼「嗆」聲中長劍經已握於手中，一招「浪湧江河」挾帶着絲絲冷風狠戳向蕭玉龍眉心，左手同時持短劍橫劈敵人腰間，長短雙劍，雙管齊下那份狠，那份毒眞是見者寒心！

蕭玉龍怒氣頓生，沉聲喝道：「仇旗，你助紂爲虐，殘忍成性，今夜莫怪手下無情！」話落劍起，寒森森的一溜銀芒宛似一泓秋水泛波，「絲」的一聲銳嘯，「雙劍狂龍」的長短雙劍就好像遇着了邪似的，「嗆嗆」的兩聲輕响已齊中折斷，同一時間，他的左耳也血淋淋的彈出老遠！

「錚」聲脆响，蕭玉龍已把三尺寒鋒又快又準的反插歸鞘：「小人行徑，暗箭於人！閣下除了這項絕技之外，其他是否經已技窮？」

「小輩莫狂，且在掌上分高低！」話畢，雙掌陡然平胸急往前面推出，他雖稱號「雙劍狂龍」，但在掌上功夫也確有獨特造詣，這一下拚死全力施爲，只見兩股勁氣，如同濁浪排空般猛撞而出。

蕭玉龍淡淡一笑，右掌倏翻疾吐，一股剛猛絕倫的掌勁便脫手而出。

雙方掌力甫一接觸，就聽得震天般的轟然巨响，四週空氣被一擠一逼，頓化成一股勁疾無儔的狂飈，威勢好不驚人。

蕭玉龍佇立當地，如同玉樹臨風，飄然出塵，反看那狂龍仇旗，却已經被震得跟蹌出七步餘外，胸中氣血翻騰，遂忍不住將口一張，噴出花紅鮮血！

此刻未待仇旗開口呼喚，那六名黑衣罩體幪面神秘客遂動作一齊，閃身間已擋於仇旗身前，怕只怕蕭玉龍會再度進攻！

仇旗狂傲成性，此時身負重創之傷，正是抬手也感艱難，悲憤之餘，立即向六名幪面客喝道：「刀刀斬絕，殺、殺、給我殺！」

六聲「遵命」的話語方盡，六條人影已那麼凌狠地向蕭玉龍與兩僧處撲去，手中同時刀鋒連斬狠劈，招式之間，殘酷得不帶一絲人味！

蕭玉龍淵停嶽峙般挺立着，待得四名幪面客四柄長刀分不同的方位斬到時，他疾快拉劍出鞘，一聲低嘯，劍化一招「天羅地網」，立即交叉分四面八方電射而出，勢比落花繽紛，極是好看！

情勢的變化眞是不可思議，慘嗥聲裏，只見長刀震飛空中，四條黑影，化作幕幕黑雲，各自向後倒飛而去，噠噠噠，看情形必是凶多吉少了。

同一時內，那邊心正大師正以一雙鐵袖護着心敬大師，在盡力向兩名幪面客進攻！

絕不猶豫，蕭玉龍劍化飛虹，橫移間已劈刺向正在繞走的兩名幪面客。

這僅存的兩名幪面客剛見蕭玉龍一招之下便把四名同夥重斃於地，在心底處已寒意頓生，此刻見蕭玉龍揮劍加入戰團，心底處不禁升起一種不寒而慄的感想！

故此，蕭玉龍不費吹毫之力便劍穿一名幪面客的心胸，另一名也遂在心正大師的鐵掌下魂遊地獄！

至此，六名幪面神秘客經已全部伏誅斷魂，現今唯一生存者僅是「雙劍狂龍」而已！

仇旗性本殘酷無情，狂桀不馴，甫見六名手下竟全部罹難，本身亦身負重傷，反抗或逃亡皆是渺望，這種生不生，死不死，任人割宰的滋味，他眞還是首次嘗試到，悲憤絕望之餘，只見他張口發出一陣淒厲的慘笑，身形一縱用盡生命餘力猛向左側一棵巨樹上撞去！

這種激烈舉動，實在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只聽得「唰唰」連响，那合抱粗細的樹幹，竟然被撞得左右搖幌，殘枝零落，可是這條狂龍也腦漿四濺，死於非命。

蕭玉龍一聲輕嘆，劍已歸鞘，他的心情，在此種得勝後之情勢下不是心喜，而是滿懷沉重！

一陣陣「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的佛號過後，心敬大師單掌施禮，肅嚴道：「蕭檀樾此般仗義援助，令老衲二人逃過此刦，大恩大德不敢言謝，唯有將這般恩惠永記心中，銘刻腦海……」

蕭玉龍拱手回禮，平靜道：「此仍是區區份內之事，敬請大師不必客套！敢問大師這般深夜，於此孤山與此班惡徒相鬥，個中想必有原因吧！」

「唉！」一聲沉嘆，心敬大師於是遂把此事的經過詳細地向蕭玉龍述說！

沉吟一刹，蕭玉龍俊目含威，道：「由朱仙鎭魏家莊到蔡州的岳家，這一連串的刦殺，區區猜測一定與『天心堡』有密切關係，否則那四句警筆：『刀出命必喪，流血不留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無論如何也不會同出一轍！大師以你的高見，是否贊同？」

「老衲曾多方追察偵查，所得的綫索仍是他們所刦的錢財是輔助建設『天心堡』所需，再者刀下處處斬盡殺絕，毫不留情是一種攻心術，旨在向武林人立威！依老衲所見，那魔頭『一刀震天』雲夢漢必然是謀定而動，以後陰謀便會連串臨現！」心敬大師說到此處，面容已現憂感，頓了頓，慈眉甫展又皺地接着道：「蕭檀樾，降魔衛道的重任，望檀樾能够以蒼生着想，多多負担爲盼……」

心敬大師仍是當今武林有道高僧，地位之尊已不足論，此刻他能够拋開個人的地位及尊嚴，爲武林蒼生向「虎胆劍魂」求助，由此足見此僧實是佛口慈心，令人敬仰。

「虎胆劍魂」蕭玉龍一聽此語，心中不禁肅然起敬：「義之所在，雖死也絕無怨言！區區驅魔斬妖，必定盡力而爲，大師敬請放心！」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蕭檀樾不愧有『虎胆劍魂』之稱！就此告別，後會有期！」

此際，東方天邊已漸漸露出一絲絲曙光！

× × ×

天色漸明，雪意也越來越寒濃了！

死灰色的穹蒼，沉重得似已將壓了下來，可是「虎胆劍魂」蕭玉龍的心情，却比這天色更灰黯，更沉重。自從許諾心敬大師負起那份「驅魔除妖」的重任後，他內心的沉重已是日超一日，因爲他知道目前所要消除的是一個龐大罪惡組織，這組織內高手如雲。

如果以自己個人力量去跟他們相拚，這無異是以卵擊石，痴人說夢話了！

以蕭玉龍一身俠胆琴心，就算當初未曾許諾於心敬大師，對於此事他也絕不能坐視不管，義之所在，生死又何足論呢！故此，這些日子，蕭玉龍苦苦沉思，用什麼計策方可挫敵除魔？他並不是貪生怕死之徒，但他知道自己命喪無妨，怕只怕會連累到武林中太多無辜的蒼生。

但，直至昨夜他遇上了一件事，結果使他奮不顧身，毅然行事。而這件事却令他心中有歡，也有愁！

× × ×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這許多愁！」

河的上頭，緩緩的蕩來了一葉扁舟，苦澀的吟聲夾雜在單調的櫓音裏，遙遙傳了過來。

一首李清照的「武陵春」剛剛吟畢，扁舟已自遠而近，舟上坐着一位少女，只見她眉如春山彎帶秀，目如秋水清又深，那種美，簡直美得令人心憐，更也美得令人心愛。

然則，從這少女的鳳目裏可以領略到一股難以形容的哀愁，那種哀愁，好像是她的肩頭上，負着千斤重担一樣，以致她的神情，在淡淡且朦朧的月色下，看來是如此寂寞……

就在這時，驀然一聲龍吟鳳鳴的低嘯起處，帶來了一陣陣豪放歌聲：「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在下爲河嶽，在上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那歌聲，悲愴，雄深，豪壯，如含聲

玉振，裂石穿雲，鏗鏘直逼雲霄長空間，令人感慨叢生，更有令人驚服者皆是這人好精湛的內功眞氣。

那少女甫聽歌聲，正感驚愕，但旋即，她激動地低呼：「是他，玉龍……玉龍！」她的聲音跟着激動的神情一字比一字高昂，以致最後那句「玉龍」簡直是一哩方圓之內都可聽到。

那陣豪壯的歌聲勃然沉寂不聞，跟着是一陣陣得得蹄聲，由遠而近！

未待蹄聲人影到前，只見那少女足尖一點，一式「雁落平沙」，白衣飄飄纖腰輕折間便飛身挺立於河岸上。在此一刹那，她想得很多，腦海中一片混亂，以致此時她的眼光射出一片迷惘異采，這裏面，不難明白，有悲，但也有歡意。

轉眼間，蕭玉龍人影已臨身前，那俊容，那儀表，那眼神，是這麼熟識！可是甫想及自己身受的遭遇，這一切一切美好而熟識不過的感受在刹時間頓覺陌生。

「傲雪，是妳！」蕭玉龍那洒脫超凡的身形自馬上飄落於地時就躬身作禮：「匆匆一別已隔多年，傲雪，一切可好？」

「好！多謝蕭兄關懷……」她，美目泛起淚光，聲調嗚咽，正所謂：欲語淚先流！

蕭玉龍見她一副楚楚欲泣的淒然神色，心頭頓感微微一愕，茫然道：「傲雪，何事令妳如此傷心？」

雲傲雪陡地一驚，忙抬起頭來，當她觸及蕭玉龍那對清澈如海的俊目時，不禁俏臉飛紅，趕忙低頭，訥訥地道：「沒有什麼！只是異地重逢故友，在感觸上小妹一時太興奮而失態，蕭兄勿怪！」

「虎胆劍魂」蕭玉龍於此時此地面對着往年的情侶，心中不知是何種滋味在煎熬着！一時之間，他不知怎樣置詞開口，茫然地望了雲傲雪一陣，才輕輕一嘆，轉過身子踱了開去。

「玉龍，難道你對小妹的恨竟然如此之深？」悽然欲泣的嬌語，雲傲雪一橫嬌軀攔住了蕭玉龍的去路，一雙鳳目已是淚盈盈，滴滿在兩頰之上。

浩然一嘆，蕭玉龍心中的痛楚，實是難以言喻，他顫聲道：「傲雪，天意已定，夫復何言！愚兄只恨緣薄福淺，對妳，我有太多的愧，絕對無少許的恨！」

「那麼這些年月，你爲何避我如斯？這……」

「傲雪，須知人言可畏！」

「唉！但能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又何在乎於世情之一般世俗褒貶呢？玉龍，你這般話豈不是欺人之談。」

蕭玉龍毫不猶疑朗聲道：「爲了妳，愚兄不得不如此，傲雪，但願妳恕我，解我。」

神色一片激動，嬌體震抖，雲傲雪激動道：「如此，小妹頓感負疚良多，玉龍我……」一陣輕嘆，她接着喃喃自語：「萬般皆天定，半點不由人，有緣不必求，無緣莫强求。此皆冥冥注定，我恨如今，悔當初……」

俗語說得好，自古多情空餘恨，由來好夢最易醒。多情人兒，最是多情恨。正是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初已悵然！

蕭玉龍鋼牙一咬，黯然的神情恢復平靜，凝聲道：「傲雪，如此寒夜，妳何事獨自在此流連？原兄弟他……？」他欲借題發揮來避開那份令人尷尬不安的氣氛。

甫聽蕭玉龍提及「殘魄刀」原震聲時，雲傲雪於一刹間柳眉含威，鳳眸帶煞冷冷道：「玉龍，須知愛一個人而得不到對方的愛是件痛苦的事，同樣的，硬要去愛一個自己所不願愛的人，所得來的是種更甚的痛苦。」她微頷螓首，恨聲緩緩地道：「想當年，你我兩情相悅，已到海枯石爛此情不變，恨只恨原震聲此梟半途插手其間，一杯含有迷藥的甜酒使我情海遺恨，負郎終生……」說至此處，她已嗚咽低泣，悲不成聲！

蕭玉龍聽了她此般淒涼追憶語言，心中的痛與恨已令到他面色勃變！多年沉澱於心底深處的疑問，於此刻的一段話中得到了如此辛酸的解答。他明白了，當年他最後見雲傲雪時，她曾幽幽說道：「玉龍，小妹有訴不出的苦衷，今世不能與你相聚，我願意跟你互期來生……」

當時他對雲傲雪這般悲語置若罔聞，並沒有作深一層去分析細想，現今想及，不禁背泛冷汗，骨意皆悚。

雲傲雪星眸微闔，奇異的煞光斂去，繼之又恢復了幽幽神情，嘆道：「當時因米已成炊，木已成舟，小妹不得不如此。但自與他結合後，我了解他太多，他一切所作所爲，無一不是喪盡天良，泯滅道德神鬼共憤的醜事，我恨不能血刃此梟，手挖其心！」沉默一會，繼道：「年前他與小妹終於反目，對他我已一刀兩斷，情義俱絕。」

蕭玉龍聽到此處，俊目陡然泛起一片奇光，對着雲傲雪肅然躬身，深深一禮，語含歉愧道：「雪妹，愚兄當年對妳的誤會，現今想來焉不愧煞面前……」

「有你這句話，小妹縱死也瞑目了！」雲傲雪面上的那股憂愁已經一掃而空，此刻目光中，泛起脈脈深情望着蕭玉龍，柔情似水說道：「只是玉龍，何以這些年來你獨自一人飄泊江湖，而未成家立室呢？難道濁濁塵世，就沒有佳美嬌娥能伴君側……？」

心神一凜，蕭玉龍俊面發熱，目射異采堅決地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刹時間，兩人都沉默了。在沉默中包括着悲歡交滲的滋味，此情此景，他倆又能說些什麼呢？

但這一片默默無言的氣氛並沒有維持多久，已被一陣陣勢如雷動的蹄聲衝破。

蹄聲由遠而近，那片得得蹄聲還未消逝，七八條人影已飛至蕭玉龍兩人面前，爲首者赫然是「殘魄刀」原震聲，其他個個橫肉怒生，神情傲慢，煞氣滿面。

雲傲雪一見原震聲，星眸陡地射出閃若寒星，燦若電光的冷芒，恨恨地哼了一聲，轉身側面，對他簡直是恨之刻骨，不屑一顧。

「殘魄刀」原震聲詐作不見，陰陰笑着道：「人生何處不相逢，蕭玉龍，閣下好君子，眞英雄。」

蕭玉龍知對方語含譏諷與侮辱，但礙於雲傲雪在場，只好忍聲吞氣朗笑道：「

好說，豈敢！但同閣下德性相比，區區蕭某確是尤遜三分。」

「住口！如此寒夜，孤男寡女相處這樣僻靜之地，哼！你們不知廉恥，但原某却懂禮教！」

「虎胆劍魂」蕭玉龍陡然虎目含威，凝聲道：「區區光明磊落，俯不怍，仰更不愧，又何在乎閣下一般淺見粗言。」

酷薄已極的笑意，隨即浮現在原震聲的臉龐上，他側首斜睨着雲傲雪，冷笑道：「傲雪賢妻，你父囑原某特此專候護送返堡，以免你途中發生意外。」緩了緩，神態詭詐接道：「想不到妳却有此閒情在如此寒夜與這廝傾談……嘿……嘿……」

蕭玉龍儘管怒火奔騰，但臉上始終一片平靜。雲傲雪實在忍無可忍道：「原震聲，你我夫妻之情，早已斷絕關係，如再以妻相稱，勿怪我反臉無情。」

原震聲好似被人當頭一棍，敲得怒火焚心，只見他絲毫沒有憐香惜玉之意，幾步上前，冷叱一聲，抖掌倏飛，直向雲傲雪嬌臉上狠狠括去，出手之間絕不留情。

「哼！區區之前，那容狂徒如此放肆任爲。」蕭玉龍身形向前一越，鐵臂橫格，順勢陡落，掌緣直劈原震聲右胸，一招兩式，使得出神入化。

迫不得已，原震聲急往後退，正待出刀搏殺，在此瞬眼間，有名同夥閃身一攔，並低聲道：「總護法，堡主曾經一再叮囑，如無他事，切莫多生是非！唯今最緊要是先把小姐護送回堡，以後有的是時間，這小子慢慢整頓他也未遲。」

想到堡主囑言，原震聲只得强忍怒火，對着雲傲雪，他惡言惡語道：「傲雪，妳父囑言，莫不成妳竟敢置之不聞？」

雲傲雪道：「我用不着與你等同行，我自己有脚、眼可以辨路，爲甚麼要你們護送？」

「好！原某不再多言，但若有不測，恕原某不能負責。」原震聲知再說也是枉然，只好飛身上馬，狠狠向蕭玉龍與雲傲雪兩人深深一瞥，撥馬回頭，馬鞭急抽，便領衆急馳而去。

此刻，蕭玉龍一轉身，目射疑光深睹雲傲雪，問道：「雪妹，愚兄自認識妳至今，今夜倘是首次聞及除了令堂外，眞料想不到令尊也——」

「唉！」一聲哀嘆，雲傲雪道：「家醜不怕外傳，如不嫌棄，玉龍，我們一邊行一邊說好嗎？」

「雪妹太言重了！愚兄敢不從命。」

× × ×

人生如夢，夢如人生，於四十餘年前，武林泰山北斗「武仙」韋天賜挾一身絕頂罕世功藝，現身江湖四海中，一時名氣如日之中天，所向無敵是武功，膾炙人口是仁義！故此搏得當時各派高手，綠林豪客一致美號爲「武仙」。

「武仙」一生之中只收錄三徒，二男一女，這二男是楊展翔，雲夢漢，唯一女徒即是程霜梅。

這三位師兄妹自小便一齊練藝長成，到了藝成下山時，因武藝高强，大家都博得個美號。用劍者，楊展翔，被武林同道尊稱爲「劍中劍」。使刀者雲夢漢即有「一刀震天」之霸號。最令人矚目者莫過於使用一支玉簫的程霜梅，她美艷塵寰，當她手持玉簫吹奏時，從簫音旋律中不難領略到她有一片令人感動的菩薩慈懷，動手過招絕不見紅，因此「佛音簫仙」的雅號到處皆可聞得一片讚聲。

可惜好景不常，甜夢易醒，兩師兄弟爲了能够奪得小師妹的芳心，差點大動干戈，最後「劍中劍」楊展翔爲了師門名譽，爲了不和同門反目成仇，他只好强忍痛苦，揮慧劍斷情絲，獨自遠飄天涯，從此跡影不再出現。程霜梅本來是深愛着大師兄楊展翔，對於雲夢漢一直都視待兄長，現見楊展翔竟然不辭而別，傷心欲絕自不待言，更者愛之深，恨之愈切，一氣之下，她就委身下嫁二師兄。

「一刀震天」雲夢漢年少英雄，一擧成名，再加上得此嬌妻，快樂幸福自不待言。

但人生本似晨霧，日夕便化成雲烟，於雲夢漢與程霜梅結褵後，新婚才年餘，雲夢漢少年得志，威懾武林，爲了逐鹿江湖，以致把嬌妻冷落閨帷，程霜梅雖然沒有半句怨言相對，但暗地裏却多方勸導夫君勿爲那空虛無聊的「名」字所害。

那知良言逆耳，雲夢漢始終還是虛榮心重，爲名爭逐而馳馬吟嘯，寄身於湖海山林間，對於嬌妻及家園簡直毫不戀眷。

結果，這對女貌郎才的新婚夫婦遂因「意見相左」而遭分離。在分離前，可憐程霜梅還抱着僅是五月大的愛女……

俗語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雲夢漢離棄了嬌妻女兒，仗着一身絕藝任意恣爲，把江湖直搗得腥風血雨，哀鴻滿地，不服者，便挑帮會，闖少林……

當最後他約戰武當派，上山一戰含羞而退後，就音跡全杳，從此在江湖綠林再也見不到他了，但他的名却賜予人一種代表着殘狠好門威霸的觀念與感受……

× × ×

雲傲雪沉痛疾嘆，悲戚道：「而這個殘狠好門的霸主却是我的親生父，在我來說，一切是如此突然，是如此陌生……」頓了頓，螓首輕轉望了望蕭玉龍，接道：「家母此次獲知他老人家東山再起，必有所圖，迫於無奈，只把以前這一切恩恩怨怨詳細告訴我，小妹這次現身認父，只是欲探內情，更想盡一點做人兒女的責任，盡量勸他老人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原來伯母就是名噪當年的『佛音簫仙』，這上一代英雄人物的恩與仇，何日方消？何日方盡？」蕭玉龍得悉此內情不禁暗自嘆慨，心頭上的沉重令到他劍眉緊皺，不置一言。

雲傲雪抖聲低呼道：「玉龍，你……會不會因此看不起小妹——？」

「虎胆劍魂」蕭玉龍連連搖頭，沉聲道：「雪妹，玉龍又豈是人間賤丈夫？」

雲傲雪俏容一片憂鬱，幽幽的道：「人生在世，歡不少，悲也多。聽古人曾說，要看得開，更要看得破！可是，我現今所處的環境壓力是如此强大，又叫我怎能看得開，更不必說看得破了。」

「雪妹，不必難過。」蕭玉龍憐惘地望着她，柔語低着聲：「正如妳所說的，萬般皆天定，半點不由人。」抬頭略望月色，蕭玉龍道：「雪妹，夜深寒重，妳要

珍惜身子，還是早登歸程吧！」

雲傲雪美眸中的淚水，遂忍不住漸漸奪眶而出，她覺得心房如被萬針截穿一般的痛楚，她很想撲入蕭玉龍懷中痛哭一頓，但現今却立場有異，唉！又夫復何言！

「玉龍珍重……」語落，嬌軀已飛逝而去。

蕭玉龍呆呆地望着雲傲雪剛才飛馳而去的方向，臉上的沉重與憂愁漸漸斂去，終於他一聲異嘯，頎長的身子倒翻了出去，沒入了草叢之中，幾乎是他才沒入草叢中，便聽到了得得的蹄聲，漸漸遠去。

× × ×

風雪飄飄，長街寂寂，偌大的岳陽城已經睡着了。但離岳陽五十哩外的一座山頭上，如站在山脚下抬頭向上望去，可以看到的是一連片盤虬曲折的蒼松，滲插無章的嵯峨岩石之中有一條用人力開闢的螺旋形的山路。這條山路直通上山頂，在山頂之上，有一座純以大理石塊砌成，十分雄偉巍峨，富麗堂皇的巨型建築物。

此刻，天色暗沉得可怕，但在那條螺旋形的山路兩旁，盡都掛吊着大小各異的燈籠，這些燈籠，因風勢而左右搖幌不定，從遠處向上望去，宛似兩條破空欲升的火龍一般，那氣勢壯觀至極。

在滿山張燈結綵的照耀下，那巍峨巨型建築物的兩度鋼門正開着，此時出入的人如同過江之鰻般，如進出此兩扇門間的人略爲注意一下，不難看到此兩扇門之上書寫着兩句對聯：天老地荒刀歛影，心殘血枯掌方哀。左鋼門下面有一行小字「一刀震天」雲夢漢敬題。

鋼門之上，一塊巨大的橫匾，用金漆書着三個斗大的擘窠巨字：「天心堡」。

「天心堡」由外朝內瞻望，可見簷角飛縱橫疊，樓台連綿，金碧輝煌，在燈光巨燭的照耀下發出迷人的重重光芒，那種氣象，豪華極了。於「天心堡」內的闊大客廳，正中的粉牆上掛着一張十分巨大的喜帳，喜帳上書着一個蒼勁至極的「壽」字。一望可知是出自名家手筆。

早在一個月前，「天心堡」已發出千多份壽柬，廣邀天下武林，三山五嶽，南北各省的江湖豪傑，這其中包括之廣，眞是書之不盡，道之不詳。總言之，凡是在當今武林中有名氣者，如各幫各會，各門各派的首腦人物，都盡在邀請之列中。

故此今晚能在「天心堡」大廳中佔有一席的人物，雖然僅是百餘名，但其名氣來頭必是非同小可。

今晚，正是「天心堡」堡主「一刀震天」雲夢漢的五十五大壽喜日。

「一刀震天」雲夢漢成名已是多年前，此次捲土重來，東山復出，建「天心堡」招攬江湖高手，凡此種種象跡，明眼人都心知肚明此梟雄必有一般圖謀，因之今夜來趁宴的一些人都「醉翁之意不在酒」，靜待發展。而有些唯恐天下不亂之徒，即帶着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來趁熱鬧，欲借此機會坐收那漁人之利。

故此，在闊大廳中可見有些人舉杯狂飲，高聲漫談，有些則交頭接耳，低聲商磋，有些則獨自靜坐，不發一言，而這些人包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尼姑道僧，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時間在炬燭的蠟淚涔涔下滴着慢慢流逝。在一片喧吵聲裏，臨左偏門處，那片玻璃珠門簾一陣拂動，由內大踏步行出二名黃衣勁裝的大漢來，隨着兩名黃衣大漢之後，緩緩走出一個身穿大紅紫袍的老者，那老者身高八尺開外，生得一副好面貌，臉色紅中透紫，一雙濃眉似臥蠶，鼻如熊胆，目若銅鈴，虎口含煞有一股不怒而威之勢。

他甫才出現，那些喧鬧雜聲，頓時沉寂下來，只見那老者一雙濃眉此時微微向上一揚，龍行虎步間就向一張雲石椅行去，邊行邊拱手說道：「各位英雄豪傑，承蒙不棄，駕臨寒堡，隆情高誼，老朽不敢輕易言謝……」說至此處從待者盤中取過一杯酒，豪壯接道：「來，老朽斗胆以杯中水酒致敬，略表寸心！」

一時之間，人人都手持面前酒杯站了起來，只聽得廳內廳外的椅櫈移動聲浪，不絕於耳，而每個人都爲着禮貌在大聲讀着賀壽之詞，像「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福壽無疆」、「鶴算松齡」等等不一而足，而這麼多武林高手齊聲朗叫，這陣威勢眞是可以說驚天動地，震耳欲聾。

可是就在那麼驚人的聲浪還停於空中時，山脚下驀地一聲異嘯傳了過來，嘯音裂石穿雲，大有劃破夜空之勢，聽來震人心弦！當嘯音猶自縈繞夜空，大廳門外已站立着一人，此人一身儒服，劍眉星目，手持劍鞘，正目射神光向廳內近百餘名高手掃去。

那老者一雙濃眉在聽得異嘯時已高高揚起，此時甫見來者，那雙微睜的虎目更陡地張開，射出了一陣陣令人心寒的光芒來。碍於身份，他雖然憤怒非常，但即哈哈一笑，沉聲道：「老朽雲夢漢，這位老弟，何不移駕進來飲一杯水酒！」

那儒衫客雙手微拱，朗聲道：「敢不遵命，武林末學蕭玉龍敬祝雲前輩福壽如山！」人的名，樹的影，那先前含有疑念的百名武林高手，此時皆不禁向蕭玉龍投以佩服驚愕交雜的一瞥。雲夢漢此刻即心頭一凜，暗忖：「莫非連挑老朽手下多名高手者的『虎胆劍魂』就是目前這年青小子？」他心內雖多方猜想，但口中旋即笑道：「貴客，貴客，請。」

「謝了！」蕭玉龍絕不客套，獨自在靠牆處找了一張空座坐下，四下張望一下，只跟各門派的首要人物略爲點頭作禮，就靜坐不發一言。

而雲夢漢此刻也行前至那張雲石坐了上去。就在他剛坐下的時候，左面偏門處人影連閃，已有四人緩步而去。

首先之人赫然是「殘魄刀」原震聲，此時他身穿淡藍色勁裝，胸插刀鞘，在他之後跟着一高一矮的中年人，而在兩位高矮中年人的身後即是一名穿着一襲金光閃爍的緊身衣，金色頭巾，金色披風，肩頭露出一柄纏着金絲綫的兵刃把柄，兩隻眼睛冷電精芒般毫不顧忌的盯視着廳內各人，形態之間，有一股特異的猛鷙意味。

四人緩緩行至雲夢漢跟前一字排開，單膝着地齊聲恭道：「屬下參見堡主，願堡主福壽無疆，旗開得勝。」

大廳內的衆人，一聽得四人如此說法，都不禁爲之一呆，「福壽無疆」是賀詞

絕無問題，但跟着下來的那句「旗開得勝」足令人有「言者無意，聽者有心」的感覺，衆人正在疑惑不解時，只聽雲夢漢哈哈大笑道：「起來，起來！」四人齊聲應道：「謝堡主！」各分左右兩旁坐下。

雲夢漢面對衆人笑道：「各位貴賓，容老朽來介紹一下……」口裏雖然如此說，但身子還是坐着不動。

不待吩咐，「殘魄刀」原震聲緩緩站了起來，一邊却响起雲夢漢的聲音：「小徒原震聲，現任本堡總護法，他年少莽撞，以後還盼望各位多多指敎多多照顧！」

他話一說完，「不敢」「豈敢」「堡主太謙了！」之聲彼起此落，議論紛紛。

等原震聲歸座後，那一高一矮的兩名中年人站起來，雲夢漢仍然笑道：「『雪山雙判』韋氏昆仲，現任本堡刑堂堂主：…」他話聲未盡，驚愕之聲已充滿大廳。

最後雲夢漢指向那名金衣人，而那名金衣人却始終坐着不動，雲夢漢微微一笑道：「這位是『千里無踪金影客』兪寒星老弟，現任本堡『金衣特使』！」

這次，他介紹過後，情形即大異先前，只見全廳衆人大部份呆如木鷄，靜得大家可以聞得彼此間心跳的聲音，衆人之中，就算不識其人者，但總也耳聞過在東北長白，黑水白山之間有位素以輕功見稱，神出鬼沒傲視塵寰，做事不擇手段心毒手狠，絕滅人性的「千里無踪金影客」，想想不到如今竟然投身「天心堡」，故此當衆人一聽金衣人就是兪寒星時，都不由自主把那份震愕形於臉上，驚在內心，一時鴉雀無聲，靜得出奇！

一剎間，只聽得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清朗的佛號竟似自四面八方同時响了起來，跟着在右廳近角處緩緩站起一位白眉雲鬢的老僧，他神情穆，莊不怒自威，左手上纏着一串古銅深色的佛珠，正是當代少林掌門方丈心佛大師。對着金衣人沉聲緩道：「兪施主別來無恙，老衲願借一步好說話……」

雲夢漢適時一陣哈哈豪笑，打斷了心佛大師的語言，說道：「今夜是老朽賤辰，望掌門方丈大師慈懷，看在老朽份上，不要多是生非……」頓了頓回頭喝道：「來人，開席！」心佛大師莫可奈何，淡淡一笑，合什道：「如此，老衲失禮了！」只好坐下，靜待機會。

不一會，只見人影穿梭般，一道道熱氣騰騰的菜餚在排練有素之下送到每一席的桌子上。雲夢漢豪情縱放道：「各位不必客套，請！」

這餐壽宴在默默無聲中進行着。

× × ×

杯中有酒，「虎胆劍魂」蕭玉龍一杯在手，但他却唇不沾酒，爲的是他知道會無好會，宴無好宴，因之他自進入大廳後就一直冷眼旁觀，心生警惕。

角落近門處坐着個很纖秀，很文弱的三清道士，雖然已過中年，但他看上去並不顯得很蒼老，他臉上帶着極濃厚的書卷味，就像是位中年便歸隱泉林下的翰苑清流，但誰又想到他就是武當派中內功經已達到最精純的鐵眞人呢！

他此刻仍然坐着，但對着雲夢漢即勃然問道：「雲堡主，恕貧道斗胆，請問今夜之宴，目的何在？」此問題正是廳中各人所不解者，故此他話才出口，大廳中頓時靜得出奇！

「一刀震天」雲夢漢料想不到鐵眞人的問話竟然會這樣毫不顧忌單刀直入，故一時之間也不禁呆了一呆，但他不愧是個奸雄人物，竟借一陣「哈……哈」大笑就輕易地化去那般窘態。他笑聲甫落，頎長的身軀却霍地站了起來，臉上的神色更是變得威嚴至極：「各位豪傑，老朽過去退出武林達廿二年之久，爲的是許諾於人，但在這廿多年的靜思下，才發覺自己不能置身武林外，爲的是咱們活在世上短短數十年，生而固步自封，死後與草木同朽，那這人生又有些什麼意義呢？至少趁有生之年，咱們得幹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也好替後人兒孫留點榜樣……」

「哼！如果後人兒孫個個似你這般泯滅人性，任意胡爲，那豈不是天下大亂？」蕭玉龍聽了那般僞裝仁義開場白後，怒意頓生，首先忍不住淡淡說出這般譏言。

雲夢漢喜怒不形於色，沉聲道：「蕭玉龍，老朽念你年紀輕輕，成名不易，姑且饒你這趟『出言不遜』之罪……」

「人生百年，滄海一粟，大丈夫，但求能馬革裹屍，區區虛名，又何足珍惜？」蕭玉龍正義凜然，語聲甫頓，臉色一沉地朗聲道：「只是區區以武林道義恭勸前輩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雲夢漢桀桀笑道：「小輩，你有多大道行？敢在老朽面前說敎！」話聲一頓，以手指向廳門口的兩扇鋼門道：「各位，這兩句『天老地荒刀歛影，心殘血枯掌方哀！』正是代表着老朽一番雄心！」

蕭玉龍極度平靜，淡然道：「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個是打不倒的人，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天下，最後結果如何？楚霸王力拔山河兮氣蓋世，恨天無柱，恨地無環，到頭來却被逼得自刎烏江河畔。雲前輩，你自己爲了私人的利慾，而縱容部屬四處刧財謀命，而所殺者無一不是善舉載道的好人，更者那些可憐的老弱婦孺又有什麼罪？你部屬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動輒屠殺無辜的手段，未免太殘忍了……」

他越說越激動，目中此刻射出的是一片煞光，接道：「而這些不過是犖犖卓著者，憑你雙手殺孽，其餘罪行，可說是擢髮難數……一個人如殘酷到這般地步，你深想一下，是否稱得上『泯滅人性，任意胡爲』？」

蕭玉龍這般話語聲鏘鏘，有若黃鐘大呂，而且言淺意深，彌足發人深省，不但鎮懾得強悍跋扈的雲夢漢一時啞然，就是廳中的百名高手，也莫不悚然動容。

雲夢漢一面聽一面怒火上升，直到蕭玉龍話才說完，他面上的肌肉因過份的憤怒而上下抽搐不定，臉色此刻更是紫中透赤，雙眼怒睜，所射出的是一股野獸似的光芒來。一陣驚心動魄的猙笑後，雲夢漢怒極反笑道：「好，好，好！小輩不愧有『虎胆劍魂』的氣魄，老朽稍遲倒要看看你是否胆上生毛？」語頓，煞目一轉，橫射各人，凝聲道：「各位，『天心堡』問鼎江湖志在必得，凡是今夜在場之人，除了參加『天心堡』共襄鉅業之外，抗者格殺不論，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各位不妨

想上一想！」他怒羞之下，竟然霸王硬上弓，用「殺」字來威脅衆人！

他才話盡，怒罵，驚叫之聲巳自內外各方面傳至，但在這片憤恨喧吵聲中却陡地响起幾句「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善哉，善哉！」的佛號，隨後只見得心佛大師徐徐沉聲道：「雲施主須知重蹈故轍，不是智者所爲，老衲以一片誠心望施主能够以蒼生爲重，放下屠刀，回頭是岸。」徐徐道來，說得似乎是十分靜和，但甫傳進雲夢漢的耳內時，每隻字都頓變成巨鼓晨鐘，震得雲夢漢神搖心悸，耳朶「嗡嗡」作响……

就於此時，廳外的空場上，近千名前來祝壽的武林人也忽然被無數的黑衣人團團圍住。這些黑衣人都手按腰間兵刃蓄勁疾視，緊張的氣氛一觸即發，而「掌鞭無情」卜寡義却一面指揮手下，一面却頻頻回首向廳中望去，看情形是接令行事……

大廳內，雲夢漢怒不可遏，手指心佛大師，叱道：「震聲，格殺不論！」他首先拿心佛大師開刀，欲以「殺一儆百」的手法威懾不服者。「弟子遵命！」原震聲緩步向前踏出，仰天舒了口氣，也不見他怎樣作勢，斜插胸前的殘魄刀鋒巳颯地飛出，疾逾駭電奔雷地一刀直劈向心佛大師的頂門。這一刀之疾，之狠，簡直不可思議，眞不愧有一刀殘魄歸西之威。

誰知就在這時，心佛大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這短短四個字只說了一個字時，巳有一股勁風帶着串黑影從心佛大師的左手飛出。當心佛大師說到第二個字時，勁風挾着那串黑影巳將擊上原震聲的胸部，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間，原震聲的殘魄刀鋒再顧不得傷敵，一震急挑回迎，直向那串黑影迎挑去。

只聽「嗆」的一聲脆响，刀光挑起那黑影，一望竟是串古銅色的佛珠，直至這時「阿彌陀佛」這四個字才由心佛大師口裏吐盡，佛珠巳被刀挑飛，可是殘魄刀尖猶自「嗡嗡」作响，在原震聲的極力把握下仍然是抖動不絕。

這位心佛大師的小小一串佛珠，竟滲着千鈞之重的內家功力。

「殘魄刀刀鋒染血片片，小施主殺孽重重，老衲就算拚死身入地獄之刦，今夜也只好大開殺戒了！」心佛大師慈容肅嚴，雙手合什，而那串佛珠竟不知何時又回到他的左手上。

原震聲憤煞厲叱：「着！」殘魄刀仍然狠劈心佛大師的頂門，同時身隨刀起，右脚却無聲息地向心佛大師心胸踢去。心佛大師橫步沉身避開對方那一刀一脚攻擊，雙手揮動一對大袖，帶着無比深厚功力，直掃橫捲向原震聲上，中，下三路。

原震聲手中殘魄刀「嗡」的一响，毒招狠式巳連連施出，絕不留情的斬，劈，削向心佛大師全身要害，心佛大師也只得全力與他相拚……

幾乎同一時起，武當鐵眞人也義不容辭，飛身間巳落在「雪山雙判」韋全仁，韋全義兄弟面前，淡淡一拱手道：「二位，看樣子，貧道不得不領教高招了！」

高瘦面色慘白的韋全仁看了鐵眞人一眼，轉對胖矮身材的韋全義道：「兄弟，我們應該替堡主超度這厮了……」

韋全義並未回答，他巳知道在這種情形下，他的長兄原本就不必要回答的，因爲他們全是手狠心毒做事不擇手段之徒，像這種鬥招拚命之前的「預知聲明」，在他們兄弟來說，簡直就是「多此一舉」！

就在韋全仁那個「了」字還剛剛露了個尖音，宛似魔法變幻，他手中陡然巳多了根尺許銀棒，向前急抖，竟一下子拉長了三倍有餘，而這條銀棒甫現間它巳來到了鐵眞人的頭頂上。

一聲長吟，鐵眞人在難以察覺中退出原位，但是在此時另一位韋全義的那根長達七尺的青銅杖巳似蛇般戳向他的頸頸！

「來者不拒，看掌！」鐵眞人身形一縮猝旋閃轉，雙掌也同時倏地疾快震抖而出，右掌上劈，左掌下斬，於狂飆澎湃中，巳將韋氏兄弟迫得狠狽而退。

鐵眞人甫出掌間，非但將自己全身空隙密封，令敵人無懈可擊，再者更將敵人捲入一圈圈一股股的氣流中，使得敵人甫現不支時便作那雷霆一擊之舉。

「雪山雙判」現在巳絲毫不敢粗心大意，兩兄弟開始時便謹愼全力，在全神貫注的與這位武當絕頂高手纏鬥在一起，而鐵眞人也不敢掉以輕視之心，憑一股精純的內家眞力同他們周旋，故一時之間三人殺得難分難解。

那邊，却見金影連閃飛動，蕭玉龍長劍揮閃如電，忽東忽西，倏上倏下劍身與劍鞘配合而融成一體，凌厲帶着點點寒芒直往「千里無踪金影客」兪寒星的全身要穴處下手。而兪寒星手使一把奇絕的巨大金骨扇，他輕功素有獨步天下之稱，故此甫與蕭玉龍交手時，全廳衆人只看到一片金光幻影，在飛縱橫撲間帶起那陣陣扇形光圈，如此燦麗却狠毒的向蕭玉龍攻去。

時間在肅殺的氣氛下一滴滴，一寸寸地無情消逝！

不久，就在一片片呼叱如雷裏，寒芒閃流中及人影飛舞下，一聲「呀」的慘嗥過處，「雪山雙判」之一的韋全仁巳翻着觔斗橫摔出七步外，再「叭」地一响跌倒地上，微一掙扎便口噴瘀血而亡，再看他胸前衣服破碎，現出一個掌形破洞……

蕭玉龍面對着這種無人性的絕世兇煞，巳痛下決心不作纏戰，此時他長嘯如泣，閃電般身形如一抹流星連連讓過「千里無踪金影客」兪寒星十七扇的飛戳及廿九脚的狠踢後，手中的利劍驀然光芒暴漲，劍氣陡伸，挾帶着一股無堅不摧，無鋼不折的耀眼光體，巳經神鬼莫測凌空長射，直取兪寒星的全身空隙要害。

金色的頭巾飛舞，金色的衣衫炫耀着，「千里無踪金影客」兪寒星的面孔上此刻流露着太多意外的驚震與迷惘，但是在震驚與迷惘中，却有着爆炸性的憤怒及仇恨！他性殘狠心毒辣，此時對着蕭玉龍的來劍非但不避不讓，更絕快的用金骨扇飛旋疾點。一下子便佈成了一片眩目的金網，那全以薄薄金片鑄成的鋒利扇緣，此際正顫幻成一朶朶金扇形的黃花直向對方那陣劍光迎去！

情勢的變化是如此不可思議，刹那間——蕭玉龍長劍的光體雖然受到了兪寒星的那把巨大金骨扇暴截斜擱，但那股耀目劍氣的去勢僅是波震了一下而巳，並沒有

延遲它那凌空長射的疾勢，而就在那股劍氣波震顫動的同時，兪寒星的金骨扇巳在連串聲响中化成無數塊碎片，抛飛空中！

「千里無踪金影客」兪寒星刹時間心寒胆破，但未容他有所挪動機會，蕭玉龍那道凌厲晶瑩的劍光巳似銀龍一樣擦過了他的身體。「括括」的暴响聲中，但見血光倏映，可憐這位橫縱白山黑水之間，有輕功獨步天下之稱的「千里無踪金影客」，此時胸膛却被蕭玉龍深深劃下了二十五劍之多，劍劍都深不可測，隱約間可見五臟跳動，鮮血似江河崩堤猛向外濺，慘不忍睹！劍巳歸鞘，蕭玉龍望着兪寒星那死前的痛苦神色，他不發一言，面上也絲毫不現喜怒之色。

就在此刻間，右邊响起「一刀震天」雲夢漢憤怒至極的厲叱：「大胆小輩，老朽今夜要你凌遲碎肉，挫骨揚灰，魂淪陰獄，永難超生！」厲語甫落，雲夢漢那八尺長的身軀巳然躍起，疾逾電閃風飄似的撲前去，猿臂伸處，五指隨勢而跟着箕張，指指如勾望蕭玉龍的面部狠絕抓下！

蕭玉龍倉猝間仍然不失敏銳，輪身疾轉，讓過來勢，底下跟着還了兩脚。幾乎同時地，雲夢漢的身形亦往上翻了起來，間髮之差巳避過了對方的兩脚，而五指仍是抓向蕭玉龍的面門！

蕭玉龍心神微凜，身形再翻，那知他兩脚還未站穩，雲夢漢的影子又巳出現眼前，簡直是如影隨形。在一陣冷風相繼撲面間，蕭玉龍驚恐都來不及而側身急避，可惜仍慢了少許，右邊額角斜至眉心處巳被雲夢漢指甲急劃了一下。

乍覺額前刺痛，蕭玉龍知巳負創，想也不想抖手間就一掌向前震出，仰身倏翻間巳躍退兩丈外，下意識伸手往額間掩去，也就在那刻他額間被雲夢漢指甲所劃過的部份却倏地迸裂，殷紅巳極的鮮血緊接着滲過他的指縫間，往外急激湧出。

「一刀震天」雲漢夢翻身倏然落於那喜帳下的長案前，伸手取過那把虎皮爲鞘，白象牙爲柄的名懾神鬼的「泣血刀」後，虎目陡地突睜，大吼道：「小輩，老朽將用你的鮮血來祭洗此刀……」話未盡，他巳厲叱着向前掠來，手中血紅的光影陡閃，抖手間便三十三刀，每一刀都狠劈毒斬向蕭玉龍致命之處！

蕭玉龍霍然疾轉，長劍「唰」的直掠而出，快且狠的「噹噹」連串截住了敵人的攻勢，在招式之間未曾用老時巳手肘一曲，劍鋒閃電般飛戳向對方的小腹，那份準與那份狠，連雲夢漢也不禁吃了一驚！

說時遲，那時快，幾乎同一時起，雲夢漢的脚步，挪動着，那麼準確與迅速避過蕭玉龍那戳向小腹的一劍，而手中的泣血刀即「削」的飛向蕭玉龍的咽喉中心！

雙方的接觸是快極無倫的，似是剛剛發生便好像巳見結束，蕭玉龍洒着滿頭的汗與血點倉惶倒掠……泣血刀伸縮翻飛，快斬狠戳如此無情地俯捲向蕭玉龍，而蕭玉龍雖然較雲夢漢技遜一籌，但此時他爲了江湖道義，更者爲了天下蒼生，在這種「義無反顧」的精神下他絕無一絲畏懼之態！長嘯間他利劍如電，也同樣捲起疊疊波浪般的銀彩，力迎向對方那悽厲攻勢。

兩人的攻勢甫抵接觸，在陣陣迷神奪目的「刀」與「劍」之旋射飛戳裏，只見天地間血紅與銀白兩股光芒閃爍不停，但在一刹間——兩股光芒驀地交在一起，而聲聲怪異刺耳的「噹……咣……噹……咣」的兵刃交擊聲同時暴起，强勁的銳氣排空四溢……

情勢驟然間隨着雙方的豁命相拚而立即有了巨大的變化——

「虎胆劍魂」蕭玉龍低嘯一聲，巳步履踉蹌的一連倒退了丈餘，而他的手臂，兩臂與胸膛正有着大量的鮮血突突向外冒溢着，身上此刻一片殷紅！沒有任何表情，他甚至將痛苦深藏心底而不形於面上，一雙俊目凝視着仍舊緊握手上的長劍，而此刻利鋒即巳崩口連連……

「一刀震天」雲夢漢還是站在原處不動，但他胸前衣衫即被對方的利劍劃下了道道裂痕，在一片碎布飛揚間可以略見絲絲鮮血正自流着……絕不停頓一刻，雲夢漢那雙煞目陡地變得令人心寒的凝硬起來，只見他變成凝硬的一雙眼睛直直地望着那巳舉起的「泣血刀」之刀尖上！而右脚脚跟隨着撐起，以足尖爲柱，呼呼呼三旋側出，口中狠狠的吼着：「魂斷歸西！」緊接着手中的泣血刀巳好似一抹流星掠空急墜，如此殘毒得令人心驚的由上下劈向蕭玉龍的額中心處！

是的，這凌厲毒絕的一刀仍是「一刀震天」雲夢漢那仗以成名，也是最爲殘酷滅絕的一招「魂斷歸西」經巳施出！

事情的變化遷動有時眞是無可比喩，就在如此生死一髮的刹那間，只見一條嬌小的黑影由左廳偏門處閃電飛來，一邊即聽得嬌音幽幽：「爹，望你刀下留情——」聲未盡時那黑影巳縱落在蕭玉龍面前。

當黑影與嬌語一出現時，蕭玉龍巳明瞭到是什麼一回事了，於是，他毫不猶豫絕快的一掌向面前那黑影的肩頭推去，但未待他的手觸到那黑影時，雲夢漢悽厲的一刀因巳施至極限之境，一時之間竟收手不及以致此時那柄泣血刀巳深深戳入那黑影的體內，而這刻慘號的聲音才由那黑影人的口中吐出！

「老匹夫，你好狠的心——」蕭玉龍此刻巳被怒火燒得有點神智不清，故此，他就在雲夢漢微感震愕的一刹，手中的長劍勃起脫指向雲夢漢飛去。

只聞得「吭」的一聲，蕭玉龍的長劍巳是毫不留情的洞穿過他的心胸！

「一刀震天」雲夢漢雙睛怒凸，瞪着蕭玉龍，臉上的肌肉一根根抽動着，充滿着驚懼，懷疑和不信……他似乎到死也不相信蕭玉龍的飛劍會刺入他的體內。他雙手緊握那露出胸前的劍柄，一步步往後退，但當他就要倒跌落地的時候，驀然一聲吼，右手一揮間巳見五條光芒閃向蕭玉龍的咽喉，和「秉風」，「天髎」，「附分」，「魄戶」四處要穴。那五條光芒的去勢相當急勁，直帶起尖銳巳極的嗤嗤破空聲，瞬息巳飛近蕭玉龍的面前……

「虎胆劍魂」蕭玉龍委實料想不到此梟雄在臨死之前也來上這麼一手，變生倉猝，他急急橫步沉身，鐵掌陡震，雖然間他能避得過幾處要害的偷襲，但肩膊及右胸仍然被對方的暗器打中，低頭一望，原來是兩柄打鑄精緻的銀色十字小劍，而剛

才被他震飛的三條光芒即是如此凌厲的向右邊的方向飛去，蕭玉龍還未及開聲警告，但那邊的情況已頓生變化……

原來心佛大師與「殘魄刀」原震聲的激烈拚戰已到了白熱化，心佛大師的武功造詣是威猛且雄渾的，而且鬥志如虹，毫不退讓，原震聲的技業修爲亦堪稱超絕，他的把式路子一如他的爲人——全是走隼利及尖銳路數，攻勢急如電閃。但他到底也不能與少林掌門方丈相比，故此在戰至百多招時他已呈不支之態。而當時他恰被心佛大師一掌震得血氣奔騰飛身急退時，他後退的背心正對準着那三柄十字小銀劍的來勢，於是沒有一點任何警兆，原震聲在迷惘的情況下盡那三柄十字小銀劍齊齊戮入背心問，一刹那便已魂飛，塵歸土。

「阿彌陀佛，善哉，因果循環，小施主可眞是自食其果了……」心佛大師雙手合什，口中喃喃低聲自語着。

驀然在山脚下有二聲一高一低的龍吟厲鳴異嘯相復遙遙傳了上來，那陣陣的嘯音陡傳入每個人的耳內時，都震懾了每個人的心神，好高超絕頂的內家眞氣，就是武當的鐵眞人也不禁爲之勃然色變……

於是絕不容遲，「雪花飄絮」，「白雲萬變」，「落葉繽紛」，鐵眞人一連三大絕招抖手而出，鐵掌挾着片片冷風狠斬對手「雪山雙判」之一的韋全義，韋全義一時不由目眥欲裂，切齒掀唇，他素以仗賴保身護命的一記絕活「移形換影」已然展了出來……

可惜事與願違，韋全義倉猝間雖然能避開前兩招，但鐵眞人最後那招「落葉繽紛」即令他頭顱盡裂，慘死當場！

適時，聽外正响起「掌鞭無情」卜寡義的怒吼：「什麼人敢闖峯惹事？看鞭——」他話還未說完，已口吐鮮血，慘悽厲嗥着重重跌落塵埃，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這時才聽得：「屑小鼠輩，老夫面前那容如此放肆！」語音鏘鏘如金石振玉聲，自然之中流露出一片懾人的威勢。

跟着一句：「霜梅，快——」未待話盡已飛身投向大廳內。

人影連閃，「一刀震天」雲夢漢前面已站着一人，只見那人年逾五旬，古冠古服，腰佩長劍，神充氣足，一望而知仍是一個內功絕頂的不世罕有奇士！而他身後則是一個艷光逼人的中年美婦，此美艷婦人甫才出現，就聽得她「啊」的一聲驚叫，飛身閆已落在雲傲雪的臥身處，一見雲傲雪胸前的血洞，她再也不能有所把持，大叫一聲已昏倒地上……

可是那邊垂死的「一刀震天」雲夢漢在極度迷惘中聽得此聲驚呼叫，那雙本已黯然無生氣的灰暗眸子剎息間張開，射出了一陣令人難以意喻的光芒來，但當他見到面前那位古冠古服老者時，他臉上的表情十分複雜，可是有一點是不難領會到的——那是一絲絲的愧煞與痛苦交滲慘笑由他的唇邊泛起：「啊！師兄……老朽想不到……在這麼多……年……後的今夜……能够見到你……唉……霜梅……傲雪這……這孩子即……死於老朽的……泣血刀……下……唉……老朽好恨……好恨啊！」

那古冠古服老者沉聲緩緩平靜說道：「夢漢，當年在武當峯上，愚兄劍下留情賜你生路時曾再三叮囑於你，勿殺孽過重！豈知你今日遭此報應，那麼說你全是咎由自取，又有什麼所謂『恨』……？」

雙手陡然緊握着劍柄，向外一拔，雲夢漢口噴血水悽慘吼着：「老朽……恨當初……悔……？」他「悔」些甚麼，已無答案，因他話未盡時氣已絕，這麼一位霸主終落得如此下場，焉不教人諸多慨嘆！

原來那古冠古服老者就是昔年「武仙」首徒，也亦是「一刀震天」雲夢漢的師兄「劍中劍」楊展翔，此時他一聲浩然長嘆：「爭霸稱雄，其值幾何？唉，一步來遲，竟鑄造成如此悲慘後果——天數……天數……」轉身舉步向蕭玉龍行去，一邊却十分關懷地問道：「玉龍，你的傷勢不碍事吧？」

「弟子僅是皮肉之傷，有勞師傅關懷……」極度艱困地踏前一步，蕭玉龍對着楊展翔就要下跪行禮，但爲楊展翔雙手扶着，那慈祥的聲音也同時响起：「玉龍，你傷勢在身，俗禮可免！」

「劍中劍」楊展翔行至程霜梅身側，伸手間已扶起程霜梅，一邊回頭對「虎胆劍魂」說道：「玉龍，爲師不想你程伯母再度目睹此幅慘景，故此不得不帶她離開這傷心地，這裏一切善後之事，你和各位前輩及首要人物鼎力處理吧！」頓了頓，朗聲接道：「半年後，在『慈心崖』相見，好自爲之，爲師去矣——」「劍中劍」楊展翔聲音剛落，人已帶着昏迷的「佛音簫仙」程霜梅飛身投入夜空中！

× × ×

山頂上那陣陣的騷動驚呼聲已離得更遠更遠了！

天上星光閃爍，而淒清的一彎眉月，緩緩透過雲霄，勘破冰冷的夜空射了下來，迅速的替天地抹了層暗淡的灰白色——天地間充滿着一陣陣襲人的寒意。

可是蕭玉龍此刻在心內的冰冷比起身外所受的冷眞不知要冷上多少倍！

剛才，他於「天心堡」廳內怔怔的站在那裏，右手以衣袖單調地拭抹着唇角的鮮血，兩眼瞬也不瞬的凝望着雲傲雪此刻正在顫動不已的嬌軀，蕭玉龍此時神情極之激動，目眥迸裂，絲絲鮮血不住地從他的眼角旁滲了出來，雲傲雪那聲聲痛苦的呻吟低呼，就像是一支支利箭般，深深的嵌入了他之胸臆深處……鳳目極度艱難的張開，但已失却往日的光采！於是雲傲雪能在垂死之前看到自己底心愛的人後，她眼中一時間已是充滿了愛意，充滿了悽涼，充滿了幽怨，也同時充滿了恨……

她死前除了這麼一句辛酸話：「玉龍……原諒小妹……負你……一片深情……我……今世不能……與君……同結連理，但……願……能够……互期來生……」聲音輕輕消逝後，螓首輕側已死在愛人蕭玉龍的懷抱中……

此時，「虎胆劍魂」蕭玉龍仰天長嘯，邊行邊向着懷抱中的雲傲雪悽然道：「雪妹，我願意跟妳互期來生，妳安息吧！愚兄將不再與妳分離了……妳安息吧……」

唉！爲甚麼仇恨總比恩情難以忘却？

此際，遙遠的東方已微微可見絲絲曙光正在上升透露着——看來，又是個有陽光的雪天！

（完）

鐵血大旗（二）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四

溫涼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淮陽鏢局內忽然闖來七個怪人，大肆屠殺，三位鏢頭不堪一擊而倒斃，這七個人中由一個漢奸錫無后帶路，公開撕毀大宋國旗，藉此招惹中原武士，其餘尚有蒙古人呼桑氏兄弟、女眞族人完顏濁，西藏和尚喀拉圖及金國將軍夏侯烈，六人都由金國太子領導，浩浩蕩蕩的又闖去淮北世家，丁東庭一家遭難，臨死前他囑託怪俠沈太公及我是誰代爲報仇，此時下關知府寧知秋已力戰七怪人，二俠趕來加入戰陣，分別對喀拉圖及完顏濁，呼桑各趁機一手抓住沈太公的腿，却抓錯了人，被喀拉圖一脚踢起飛出丈外——

責詐佯作繭　酣戰碧血洒

喀拉圖正要施「懾魂大法」，一招震住寧知秋，眼看就要一擊得手，沒料被呼桑各抓住自己的腿，雖然一脚把他踢飛，但也因一分神，寧知秋趁他眼神一散，即時醒覺，棄劍躍開！

這時呼桑克仍在地上滾滾翻翻的被拖着，掠過喀拉圖的身側。喀拉圖怒氣冲天都氣在沈太公身上，木珠一揚，「嘯」地射出一枚，「拍」地擊中沈太公的魚絲。那魚絲「蹦」地一聲，居然不斷，而且把木珠反激向喀拉圖！

喀拉圖知道遇着非同小可的高手，用番語叫一聲，「嘯」地又打出一枚木珠！

這枚木珠撞中射向喀拉圖的木珠，兩枚木珠立時分頭射出，第一枚直打沈太公背後，第二枚直打呼桑克！

這種暗器手法，比之錫無后以算盤子發射暗器的手法，又不知高明多少倍！

沈太公猛聽急風陡起，猛回身，魚簍一蓋，「噗」地把木珠接入簍中。

就在這接暗器的剎那間，另一枚木珠已不偏不倚的打中沈太公鈎住呼桑克袴子的魚鈎，「叮」的一聲，木珠碎裂四濺，但魚鈎也鬆脫了，呼桑克一個觔斗翻了起來，皮破肉綻。

呼桑克才站起，呼桑各也到了，這兩兄弟倒吃得起苦。兩人恨沈太公入骨，正欲出擊，忽覺肩頭一緊，竟似被釘在地上一般，寸步難移，回首一看，不知何時金太子已輕描淡寫的把手搭在肩上，目光凝視我是誰，沈太公二人。呼桑兄弟哪敢造次，忙乖乖垂首不動。

沈太公一接木珠，魚鈎已被打脫，沈太公一臉笑容，但眼睛却是嚴肅的，笑看着喀拉圖，道：「你把木珠給我幹什麼？我又不想到剃光頭做和尚。還你！」

說着伸手一掏，隨手一扔，喀拉圖以爲他又發射木珠回來，伸手一接，忽覺手中一濕，觸手滑溜，竟會游動，以爲毒物，忙扔了出去，原來是一尾鯉魚！

沈太公大笑道：「原來出家的不食葷是因爲怕葷，你這和尚連魚也怕，怪可笑

的！」沈太公一面說笑，手中却不停搶攻，等他說完時已攻了一百三十招。

喀拉圖一上來就被魚分了神，所以被沈太公搶先得手，可是他掌心赤紅，紅袍飛動，居然仍把沈太公的攻擊全盤接下，正待回擊，沈太公忽然身退，喀拉圖被搶攻了一輪心中已怒極，以爲沈太公想開溜，怪叫道：「你，你！」忽見銀光一閃！

原來沈太公一退身，並非逃跑，却扔出魚鈎，直鈎住喀拉圖之大口。喀拉圖大意閃避不及，忙一縮身，魚絲「呼」地一聲收回，喀拉圖只覺口中一緊，有又鹹又甜的感覺，啐了一口，都是血水，用手一掏，始知門牙已被鈎去了一枚。

喀拉圖暴跳如雷，取出了木珠，化成一片血光，直壓沈太公。

夏侯烈沉穩的身子忽然一動，金太子即道：「你想帮誰？」

夏侯烈恭身道：「喀拉圖氣暴心燥，易被對手所乘，卑職前去搏殺那老兒。」

金太子皮肉不動的一笑，道：「喀拉圖武功不在那老兒之下，縱心氣浮燥，五百招內仍未分勝負；而那邊的黑衣青年拳法有龍虎之勢，殺着凌厲，完顏濁不敵則已，一敗即殁，乃片刻之事。」

夏侯烈道：「太子教訓得是。」閃身而出。

× × ×

那邊的我是誰與完顏濁，早已打了起來。

完顏濁每一招出手，手臂及至全身，骨骼「騰騰」作响，十指彈動不已，變化莫測，急，險，快，奇四訣，都發揮得淋漓盡緻。

我是誰的拳却是最平常的，「黑虎偷心」，「天王托塔」，「唐兵留客」，「霸王敬酒」，「力劈華山」。

可是他的拳一招一式使出來，比任何人都準，都快，都兇，都有力，都正確！

好像這一招「橫掃千軍」，從沒有人用得比他更老練，更有創意，更有風格，更有個性，更有「橫掃千軍」的聲勢！

而他每一招每一式，都顯示着他的氣概，他的氣魄，他的年青，每一招每一式都有後着，都蘊有變化，但他不要變化而已，因爲時機未到，完顏濁畢竟是個難逢的高手。

他的拳開始變化了。

因爲時機到了。

完顏濁已漸漸被他的殺氣，他的壓力，他的聲勢而懾至力不從心，招式開始散亂了，我是誰拳法突然變了！

變得奇，快，急，險，比完顏濁更快，比完顏濁更奇，比完顏濁更急，比完顏濁更險！

每一招打出都沒有招式可言，變化全憑己意，完顏濁呼吸沉重，他開始亂了。

他已根本看不見我是誰，只看見我是誰的拳頭。

這樣的經驗，他平生還有一次，那是他不服夏侯烈時，與夏侯烈比武之際。

這樣的感覺一生，他便馬上被夏侯烈擊倒！

現在呢？

突然拳影全去，完顏濁猶在五里霧中，隨着一望，只看見夏侯烈擋在自己身前，與我是誰在過招，兩人出手都極慢，似在試探對方的實力。

完顏濁這才舒出一口氣，全身乏力，頹然坐在地上，冷汗到現在才開始流，「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他到今天才眞正的知道。

他倚在巷子的牆上，好一會喘息才平息，往夏侯烈與我是誰望去，驚見二人都汗濕透衣，但動作却像蝸牛一般，又像是跳舞，遙遙相互比劃，根本似並未交手一般。

完顏濁心中暗驚，因爲他剛剛見識過我是誰迅急無倫的武功，而且他跟金太子這麼久，夏侯烈的武功，變化詭迅，出手驚人，他也是最爲心服的。而今這兩人這種打法更令他覺得高深莫測，壓力奇重。

突然間，局勢驟變。

夏侯烈驀地衝近，右手五指如鋼，直插我是誰咽喉。

這一下之快，像夏侯烈本來就貼近我是誰，而且右手已箍在我是誰的咽喉上一般。

我是誰全身上下，皆無一絲破綻，如果說有，也只有咽喉這一處——電光火石下的一個空隙，而夏侯烈的手就立刻伸了進來！

但在同時間，我是誰咽喉的這個破綻，忽然消失了。

我是誰全身上下都可能是破綻，但絕不是咽喉。

因爲他的左手已狠狠地切向夏侯烈的右腕。

夏侯烈右手一縮，左手已兜擊向我是誰的小腹，這一換招，比右手一擊還要快速些，像他本來就是用左手而不是右手一般。

但是我是誰的右手已像電一般，切向夏侯烈的左腕。

夏侯烈忽然長身而起，偌大身軀無半絲風聲，半空下拍我是誰之天靈蓋。

這一招是極大的轉變，夏侯烈使來，像本來就是用這一擊似的，而左右手的攻擊只是虛招而已。

夏侯烈變招雖快，但我是誰的手已在那兒等着他！

夏侯烈長空一聲暴喝，收招，半空一連十七八個觔斗鷹擊長空，一掌向「龍吟劍」寧知秋劈來！

寧知秋被沈太公所救，差點送命於喀拉圖「懾魂大法」之下，兀自心驚，眼見喀拉圖怒戰沈太公，目爲之眩，不料夏侯烈長空擊來，電光火石間，寧知秋左手一刁，右手一封，企圖招架夏侯烈這一擊。

夏侯烈這長空一擊，宛若早已聚勢多時，根本就是對付寧知秋而不是我是誰似的，所以驟然撲去，我是誰一抬目，如一隻黑色大鵬鳥，也撲了過去！

夏侯烈突地收手，出腿！

寧知秋那一刁一封，都變了無效，夏侯烈像算定了他會用這一招似的。

寧知秋大驚，但已無及退避。

信無二大喝，金光一閃，飛撲而出；錫無后算盤一揮，中途截住，打了起來。

眼看寧知秋無法倖免，我是誰忽然就擋在寧知秋的身前。

夏侯烈變化多端，像一個幽魂，無論你逃到那裏，他的手都先在那裏等着你的咽喉。

而我是誰就像柄斧頭，幽魂的手到那裏，他的手就在那裏砸了下去。

我是誰右手手刀一刀切下！

夏侯烈居然仍能變招。

他忽然收腹，出手，像本來他就要用手而不是用腿，也算定我是誰會在那兒似的。

「砰」！夏侯烈的手印在我是誰的胸膛上。

他預料我是誰會像一塊木頭般飛了出去，沒料我是誰像一棵樹地立在那裏，夏侯烈心中一寒，「篷」！我是誰的拳也及時擊在他胸膛之上。

夏侯烈立時飛了出去！

夏侯烈也同時明白：我是誰知道無法戰他，打得不耐煩，故意硬捱一掌，跟自己對換一招！

這種轟轟烈烈的打法，夏侯烈胆色蓋世，也不免爲之悸然。

夏侯烈飛出去，撞在牆上，立即又起來，他沒有倒下去，馬上就穩住了身形，行近我是誰，一直走到我是誰身前，才看清楚夏侯烈的嘴唇角有血跡。

我是誰仍盯着夏侯烈，忽然張口，血如箭標出！

血噴向夏侯烈，而我是誰却比血箭還快，直撲夏侯烈下盤！

同時間，夏侯烈剛才撞上的石牆忽然倒了，沙塵飛揚，磚塊都成碎粒。

原來我是誰與夏侯烈交換一掌一拳，二人功力，一渾厚無匹，一霸道無雙，正是旗鼓相當。無奈夏侯烈先擊中我是誰，使我是誰出拳時功力已打了折扣，再加上夏侯烈中拳後借勢倒飛，移力牆上，以消去二、三成拳勁，而我是誰却蹩住一口眞氣硬捱，紋風不動，但也因而使受掌勁加劇，受傷更重。

夏侯烈移力於牆上，那牆的磚石怎堪我是誰的二、三成拳力，立時粉碎倒坍。

這時喀拉圖與沈太公正好越戰越酣，貼近牆邊，「嘩啦」一聲，石牆倒塌，沈太公見勢不妙，一個鯉魚翻身滾了出去，喀拉圖只顧打架，閃躲不及，被石牆打在身上，但他一身銅皮鐵骨，磚石碎飛，但沙塵却濺得他眼睛睜不開來，哇哇大叫。

「噗」地一聲，喀拉圖的大口投進一條活魚，塞在口中，活蹦蹦地跳動，喀拉圖眼不見事物，以爲沈太公投來什麼毒物，又急又怒，偏又吐之不出。

沈太公趁機沉身，魚鈎「颼」鈎中喀拉圖的衣襟下擺，企圖把他拉倒在地。

不料這番僧下盤功夫極好，雖吱哩呱啦的大叫，下盤仍毫不鬆浮，沈太公一扯之下，喀拉圖即吸氣沉橋，雙足深陷於地，迴身一捲，竟以腿部把魚鈎捲住不放。

沈太公心中暗驚依然笑道：「好啊番狗，我太公爺不信拉你這龜兒子不倒。」

遂用力就拉，喀拉圖發力立足，沈太公雖拉他不倒，但腿部的魚絲，已深深嵌入腿肌中去。

喀拉圖疼痛十分，「噗噗噗」一連射出三枚木珠，沈太公左手魚簍左右前一投，把三顆木珠盡收簍中。

喀拉圖又痛又怒，但無法可施，情知這樣下去，這隻左腿便要廢了，忽聽完顏濁以藏語道：「接着！」

「呼」地一聲，一柄月牙虎頭方便鏟，已飛了過來，喀拉圖一手撈住，鏟往下挫，「叮」地星火四濺，把魚絲緊釘於土中。

喀拉圖趁而施身，左腿脫離了絲纏；沈太公的魚絲乃用「天母蠶絲」做的，兵刃不斷，反而使沈太公不欲棄之，偏又扯之不脫。

喀拉圖一旦脫身，雙目也能見事物了，怒極而喝，一舉方便鏟，向沈太公沒頭沒腦的蓋了過來！

喀拉圖一提起方便鏟，沈太公的魚絲便得脫，但喀拉圖大師來勢太快，方便鏟已把沈太公籠罩住了，恨不得致他於死地，沈太公的魚絲是軟性而且是長兵器，反而不適運用。

因而，喀拉圖的攻勢一時迫住了沈太公，沈太公仗着輕巧的身形，與之周旋，但也時爲險象環生。

× × ×

在牆崩倒的同時間，金太子忽然轉身過去，因爲他看見一個白眉白鬚，身着黃袍，雙目有神，面目慈靄，但不怒而威的老人，正一步一步走來。

這老人既不爲牆倒而動於神色，每一步是一着天衣無縫，可攻可守的招勢。

金太子的眼睛亮了。

他立即盯住這老人。

這老人走近牆邊，牆倒在地，他看着地上磚土，淡淡地道：「誰壞我牆？」

金太子緊接着道：「隨吾所欲。」

那老人立即抬頭，目光如電，但一臉都是笑容，漫聲道：「金營第一高手，金太子？」

金太子沒有笑，沒有動容，眼睛却亮而毒：「淮北第一大俠，龍在田？」

二人目光相遇，彷彿在空中劃過一排刀劍互碰之聲。

× × ×

正在這時，我是誰正挾着血箭衝向夏侯烈，喀拉圖正以七十二路瘋魔月牙鏟法追殺沈太公！

我是誰人急如電，瞬間已向夏侯烈打出一十二拳！

血箭驟射，夏侯烈閃躲不及，以袖撥血，就在這短短一遮，已讓我是誰衝入！

夏侯烈這才知道，我是誰之所以會以拳換掌，身受內傷，是連這一擊也算在內的。不算這一擊，夏侯烈勝，算這一擊，夏侯烈就要一敗塗地了。

好個夏侯烈，及時飛踢一十二腿，以腿勢踢開我是誰的拳頭，可是我是誰一頭撞過去，正撞入夏侯烈腹部，夏侯烈只覺得腹腔一陣無以形容的難受，倒竄而起，以求袪力，但已忍不住一面口吐鮮血！

夏侯烈倒飛而起，我是誰跟着撲起，他是硬吃夏侯烈一掌才換來的先機，絕不讓它失去。

同時間，在那一邊信無二正大戰錫無后，呼桑各與呼桑克亦力戰寧知秋，沈太公周旋於喀拉圖鏟影之間，忽然背後風聲陡起，沈太公一個「癩驢打滾」，「察」地一聲，衣角被撕去一片，原來是完顏濁的暗算！

沈太公這一躲閃，鏈頭銼到，沈太公長空一翻身，完顏濁五指如鋼，迎臉抓來，沈太公忙以魚竿反刺完顏濁，完顏濁反手抓住青竹竿，兩人在半空僵持半瞬，即告落下，沈太公忽覺腿上一麻，原來已被喀拉圖的一顆木珠打中「跳環穴」，「咕咚」一聲軟倒在地，喀拉圖暴喝一聲，一鏈蓋下！

這刹那間，這邊的夏侯烈，十分危急，那邊的沈太公，也命在危旦！

金太子與那老人一聲招呼後，忽然各自倒翻而出！

金太子倒翻，飄然已在我是誰身前，我是誰看也不看，一拳打了過去！

金太子連眼皮都沒有抬，我是誰忽然發現眼前的金太子不見了，左右及後方有三個金太子的影子疾撲而來！

好個我是誰，長嘯，收拳，半空再冲天而起，落在丈外，再看時，金太子仍在前面，連衣袖都沒動一下。

那老人輕得像葉子，快得像風，一出手，却如怒龍，他突然抓住喀拉圖的方便鏟，一推一送，喀拉圖蹬蹬騰騰，往後退跌七八步，那老人迴身，嗆然出劍，劍作龍吟，厲芒躍目，完顏濁不敢招架，掩目急退，那老人足尖一抬，解了沈太公的「跳環穴」，沈太公一躍而起，叫道：「龍大俠！」

那老人點點頭，沒有看沈太公，而在看金太子。

因爲金太子這時也正在看着他，眼睛像一頭狠。

× × ×

夏侯烈與沈太公驚魂未定，我是誰，喀拉圖，完顏濁，兀自喘着氣。

他們都望着金太子和龍在田。

信無二，錫無后及寧知秋，呼桑兄弟也停了手，信、寧二人各向龍在田一揖，道：「大哥來得正好。」

龍在田笑道：「二位弟弟受驚了。」

寧知秋赧然道：「若非三哥來得快，只怕我要命送在這班賊子手上了。」

信無二道：「若非這兩位大俠來得好，我和老四都沒命啦。」

龍在田轉向我是誰與沈太公長揖道：「想兩位必是殺手江湖，見義勇爲的我是誰大俠，及遊戲人間，拔刀爲俠的沈太公先生。」

沈太公笑道：「不敢當，不敢當，您剛才那一劍，名不虛傳。」

我是誰道：「你是龍大俠？」

龍在田道：「老夫正是。」

我是誰道：「可有見到溫大哥？」

龍在田愕然道：「溫振眉溫公子？老夫邀約已久，但還未來啊！」

我是誰道：「他與我們同在江南出發，比我們還早三天，照理該到了呀。」

龍在田苦笑道：「可惜老夫還未恭接到溫公子大駕，三位而今千里迢迢來淮北，可有何見教？」

我是誰道：「虞將軍領兵擊金狗，吾等怎能坐視？我們是特來與龍前輩會合，再報虞將軍麾下，把金狗子殺出淮北！」

此語一出，龍在田，信無二，寧知秋，俱驚住；金太子、夏侯烈，喀拉圖，完顏濁，錫無后，呼桑克，呼桑各俱臉色大變。

這樣重要的話，我是誰竟就這樣隨便的說了出來，全場無不動容，有的恨他傷人，有的驚聞訊息，有人怪他洩露機密，有的覺得他太魯莽率直。

只有一個沈太公，悠然自得，好像我是誰天生就該在這種場合，這個時候，說這種話一般。沈太公與我是誰，眞是天生下來就是一對朋友。

× × ×

而金太子和龍在田天生就像是一對敵人，雖然年紀是那麼懸殊。

金太子冷聲道：「好哇，你們想要以卵擊石，螳臂擋車麼？」

龍在田笑道：「敝國的原則素來是：人不犯我，我不侵人，若貴國退出我國疆界，萬事皆休，請太子回去進言幾句。」

金太子冷笑道：「我能回去，只怕你就沒命回了。」

龍在田笑道：「匹夫之死，何足惜也，但求金太子體恤兩國軍民，不致兩國大動干戈，殘害生靈。」

金太子點頭道：「宋國投降，不就成了麼？」

龍在田不笑了：「金國投降，更爲適當。」

金太子臉色變了，招手，錫無后急至，金太子拔出宋旗，一足踹之於地：「這面旗是我在采石殺宋軍所得的，據知采石之役，你的弟弟龍應潛也死於其中，說不定他就是爲爭奪這面破旗而死，你敢不敢奪回？」

龍在田長笑，响遏行雲，說：「何懼之有？」

劍作龍吟，長空化成龍遊于天，急劈金太子！

× × ×

龍在田一撲起，我是誰就向沈太公道：「若溫振眉在就好了，咱們就可以好好幹上一場。」

沈太公未與金太子交過手，於是道：「你勝不了這金狗腿子嗎？」

我是誰沉聲道：「交手只一招。」

沈太公道：「如何？」

我是誰一字一句地道：「我絕勝不過他。」

沈太公沉吟道：「是的，如果溫振眉在就好了，怎麼他還沒來呢？」

× × ×

其實溫振眉的確在半天前便已到了。

春天的花，因冬天剛過而吐蕊，新新的綠葉，佈滿枝椏，春天的清凉，帶着輕輕微微的風，吹得溫振眉好淸爽，所謂「如沐春風」，眞是好風如水。

春花綻放在枝頭，可是春花也綻放在街頭。

在枝頭的花是花，在街頭的花是人。

溫振眉騎在馬上，悠然自怡，徐徐策馬，行向寧府。就在這時候，一個眼睛笑瞇瞇，辮子又烏又油又亮，穿着小紅襖的女孩子，籃裏都是鮮花，走了上來。

溫振眉歎了一口氣，怎麼這麼漂亮的女孩子，不能在家園欣賞爭妍的花，而要出來拋頭露面，向人賣花呢。

溫振眉遂又想起那些街頭叫賣的老人，「糖葫蘆啊糖葫蘆」，「磨刀啊磨刀」，「五色綫啊五色綫」，那些蒼涼的叫賣聲，以及都是皺紋的臉，無家可歸的老人們……溫振眉心中又一陣酸楚。彷彿這春天裏，有無盡的冬天。

不過這畢竟是春天。

那女孩子不笑時已够笑意了，一笑起來，眼睛都瞇住了，像春水一遍，然後嫣滴滴的開口：「公子買花，公子買花，公子買朵花，送給小姐戴，小姐滿心兒開，公子就買朵花兒栽！」

溫振眉笑笑，這女孩子不但有一張好臉孔，還有一張叫人疼的口，誰還會不買她的花呢，溫振眉隨手拋了兩錢碎銀於這女孩子的籃裏，女孩子笑得更開心了，又白又圓的貝齒吐出來的開心的字：「謝謝公子，哪，花在這裏，公子多多揀去。」

溫振眉笑笑道：「我這下行色匆忙，怎有閑情賞花呢，妳留着賣給別人好啦，我看過就算買了。」

這小孩子甩甩辮子，側着臉蛋兒道：「天氣那麼好，天色那麼妙，公子爲何趕路不住，到處瀏覽不好嗎？這淮北一帶，好風光多得是呢！聽公子口音，怕是來自江南？」

溫振眉仰天舉目，悠然一歎：「江山雖好，若不奔命，則大好山河，便要送於金人之手了。」向女孩子一笑道：「我確是江南過客，有事待辦，小姑娘，就此別過。」

這小女孩作勢一擱，溫振眉生怕馬撞及她，忙勒止馬轡，小女孩嘟着嘴道：「你眞的不檢一些花兒去嗎？」

溫振眉苦笑，表示要策馬了，小女孩急道：「喂喂喂，那我送朵花兒給你，公子不會嫌棄吧？」說完臉就紅了，在春陽裏，更紅樸樸得可愛。

溫振眉歎了口氣笑道：「怎會呢？」

女孩以小小的手遞上一朵紅蕊白瓣的小花，露出雪般的手腕，手腕上翠玉鐲與火紅瑪瑙的小鑲箍子，溫振眉笑着接過，又待前行，女孩子急道：「我送公子花兒，公子也不嗅一嗅便走了！」

溫振眉看見她期待的臉容，幾絲忸怩與不安使她更有少女的氣韻，溫振眉歎意的一笑，嗅嗅花瓣，只覺得芬香撲鼻，從來沒有一件事物，比這更沁香，一面讚道：「好香啊……」忽然臉色大變，彷彿香並不只來自花朵，而是全世界都是濃馥的香氣，「咕騰」一聲，栽下馬來。

溫振眉一倒下馬，立即在街頭巷後，閃電般掠出四名灰衣人，在溫振眉未落地前便已攙住他，再閃入一篷車之中，那小女孩也一掠而入，篷車開動，四馬齊奔，一下子已離開下關城。

街上的行人只見溫振眉忽然已不在馬上了，街頭只剩下一匹空馬，一籃子鮮花，以及一朵香氣特別濃的紅白色小花，西巷朱阿牛和廟子里的小菊花放近鼻子聞了一聞，便醉了五日五夜，醒來時才從淮北第一名醫聶爲淸口中得知，這種花叫五日醉，在西域生長，一但嗅了，必昏睡五日，根本無解藥可救。

你說，溫振眉能去了哪裏呢？

× × ×

我是誰與沈太公已不談溫振眉了，他們的眼睛忙着看，嘴吧已來不及說話了。

寧知秋外號爲「龍吟劍」，劍勢已驚人，唯將他比之與龍在田，簡直不像是在用劍。

龍在田的劍就是龍遊九天的龍。

沈太公這才明瞭因何龍在田在淮北一帶，可以稱得上是第一人，黑白二道無不折服，連「淮北第一家」的丁東庭，「淮陽鏢局」的李龍大，都對他十分敬服；還有下關知府寧知秋，「金算盤」信無二，「算盤先生」包先定，也稱之爲大哥，原來龍在田的劍術造詣，確已高之又高，令人歎爲觀止。

沈太公覺得自己若與龍在田較技，只怕五十招就要敗下陣來。

沈太公又想想我是誰，大概我是誰能捱得住八九十招吧，一百招則未必能撐得過。

我是誰却兀自心寒。

因爲他知道，龍在田的武功雖高，劍法雖好，經驗雖富，可是我是誰知道，他走不過金太子的五十招。

龍在田劍勢如虹，但封鎖不住金太子的攻勢。

我是誰更看得出，金太子目中根本沒有龍在田手上那柄劍。

與龍在田這樣的高手對敵，居然也能目中無劍，我是誰心中不禁暗自爲龍在田担心。

我是誰恐怕龍在田在二百招之內就要現出敗象了。

我是誰不禁暗自的想，要是溫振眉呢？要是溫振眉與金太子一戰呢？又是誰勝誰敗？

可是現在溫振眉究竟在哪裏呢？

× × ×

溫振眉就在車上。

車子狂奔，急馳出下關城。

趕車的是一名灰衣老者，樣貌如鷹，車中有四個人，除了那紅衣女孩子外，便是三個灰衣人。

第一個灰衣人十分年青，沉默不語；第二個灰衣人已屬壯年，相貌威皇；第三個灰衣人約莫四五十歲，下頷留着三綹長鬚，很是淸癯。

這第三名灰衣人向小女孩一翹姆指，嘖嘖讚道：「小師妹，好厲害，這什麼江南名俠，一上手就給師妹放倒了，眞是窩囊廢！」

第二名灰衣人也讚道：「這小子幾時看過小郡——」那第一名年青的灰衣人「嗯」了一聲，這中年灰衣人立即臉色灰白，垂首道：「四弟該死，叫出小師妹的稱……」那青年人目一瞪，殺氣畢露：「你再叫叫看！」

這中年灰衣人忙不迭搖頭道：「不敢，不敢了——」

這青年灰衣人目有殺氣，掃過全車每一角落後，冷冷地道：「臨行前師父要咱們什麼來着？大家再要是不小心，我只好執行刑罰了！」

那中年人及壯年人均一同俯首道：「是。」

這青年人目光如電，盯住了伏在地上的溫振眉，緩緩地道：「夜長夢多，不如殺之！三師弟！」

那中年人立即恭應一聲，返身行近溫

振眉，舉掌劈下，那紅衣女孩忽嬌喝一聲：「慢。」

那中年人似對「小師妹」十分忌諱，不敢再下手，回望那青年人，那青年人目中閃過一陣銳利的光芒，竟又化成笑意，笑問那紅衣女孩子道：「小師妹，又怎麼啦？」

紅衣女孩似對這青年人也十分憚忌，小小聲的道：「大師兄，師父只叫我們活捉此人，不一定要處死他，現在又不是到必要的時候，他已被我們擒住了，何必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呢？況且，小妹總是覺得……覺得……」

那「大師兄」柔聲笑道：「覺得勝之不武，是不是？」一面說一面含笑望着「小師妹」，「小師妹」不知如何作答是好，只覺陣陣寒意。

「大師兄」遂而臉色大變，叱道：「小師妹，咱們此行一十三人臨行前師父交託妳行事，還是由我指使？」

「小師妹」臉色一寒，嘴一扁，說不出話，「大師兄」又喝道：「行走於江湖，最忌是妳這種所謂『菩薩心腸』，小師妹，妳是什麼身份，莫要給這手無縛鷄之力的小白——」

驀然急奔中的馬車輒然而止，外面一聲怨叱，布蓬斗開，吱吱喀喀的竟飛近來二三隻愴惶亂飛的母鷄公鷄，倉然間，連「大師兄」也被洒得一頭一臉鷄糞，「大師兄」怒喝：「二師弟，什麼事？」

外面傳來一兩個蒼老的聲音：「有敵來犯！」

隨而响起刀劍碰擊之聲。

同時間，有三條人影搶入車篷之中，想撲救溫振眉，「大師兄」雙手一圈一抖，三名搶迫來的人都翻跌出車篷外。

「三師弟」與「四師弟」已各自拔出刀劍，搶出車外，只見大路上站着約莫二十多名精悍的漢子，「三師弟」沉聲喝道：「什麼人？」

為首一名滿臉鬍碴子的精悍大漢大刀一揮，虎地一響，喝道：「叱，大宋虞允文虞將軍家將柯鎮缺，金狗子，快交出溫振眉公子！」

「三師弟」與「四師弟」左右撥開布篷，那「大師兄」緩緩行了出來，滿臉笑容，輕輕地道：「送死的來了。」「二師弟」，「三師弟」及「四師弟」哈哈大笑，猖狂至極，「大師兄」又道：「你們以為憑幾隻鷄就可以混水摸魚，摸進來搶過人去麼？二師弟，你就過來殺了溫振眉給虞將軍手下的人瞧瞧！」

「二師兄」恭應了一聲，返身抓住溫振眉的衣領，揮刀砍將下去。柯鎮缺大喝一聲，二十來個漢子兵分兩路，直撲向篷車！

但篷車中被「三師弟」的長刀，「四師弟」的長劍封得個風雨不透，沒有一個能搶得上去，柯鎮缺掠身而出，大刀捲向那中年的「四師弟」。

同在其時，「大師兄」已搶在「四師弟」身前，劍未出鞘，但已把柯鎮缺攻勢完全封住！

眼看溫振眉就要命送當堂的時候，「叮」地一響，星花四濺，一柄短劍平平托住雁翎刀，那老者怔了一怔，道：「小郡……小師妹妳——」

「小師妹」收回短劍，道：「二師兄，得罪了。」回頭看見「大師兄」迪環劈掌，把「大鬍子」柯鎮缺震下車外，雙目如刀，正盯着她。

「小師妹」惶然垂首，道：「大師兄，小妹有一個不情之求，不知師兄肯不肯成全？」

「大師兄」冷笑道：「難道妳要我放了他不成？」

「小師妹」道：「不敢，小妹素聞此人是君子，是個仁俠，咱們既使詐擒之，便不應在他無力抵抗之時殺他，只求大師兄解他回去見師父師伯，由他們兩位老人家定奪。」

大師兄哼聲道：「妳難道沒聽說過宋襄公泓水敗兵的故事麼？我偏要殺他，妳又怎地？」

春秋時代，宋襄公是個仁慈的君王，他的大軍和楚兵於泓水相遇，是時楚人涉渡未畢，宋方的大司馬勸襄公正好迎擊，襄公反對，不一會楚人登陸，唯未整隊，大司馬又勸他進攻，他還是不允。等到楚人把陣勢排好，他的良心才容許他下令進擊。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也傷了腰，因而致死，臨死前還主張：君子臨陣，不在傷上加傷，不捉頭髮斑白的老者，古人用兵，不靠險阻，寡人雖是亡國之餘，怎能向未成列的敵人鳴鼓進攻呢！

「大師兄」在這兒說這話的意思，當然是指責「小師妹」是婦人之仁。「小師妹」嘆道：「大師兄，小妹一直尊敬你是英雄，但若——」

「大師兄」臉色一變，陡地掣出一面金烏烏的手牌，道：「掌門令牌在此，妳敢抗命？」

「小師妹」垂首跪拜：「弟子不敢。」再舉目，眼眶有淚，向後一竄而滅入林中，隱隱傳來飲泣之聲，漸漸遠去。

「二師弟」忙喚道：「小師妹，妳去那裏？別走哇！」「大師兄」冷笑道：「她是去投奔五師弟那一組去，我們不用管她，會合時才給她好瞧的。二師弟，你先殺了溫振眉再說。」

「二師弟」恭身道：「是。」

這時外面那二十餘名大漢，不斷前趨後赴的搶上篷車，但「三師弟」與「四師弟」仍從容應付，一一倒退了下來，有兩人還受了傷。柯鎮缺怒喝而上，左手「盤龍爪」，右手「六丁開山」，直斫「大師兄」。

「大師兄」劍鍔一反，已搭住柯鎮缺左手，劍身一橫，已架住大刀，雙手一推，又把柯鎮缺撞出車外。

「二師弟」此時「刷」地一刀，斫向溫振眉的脖子。

柯鎮缺怒急攻心，硬生生在半空一個翻身，再度衝入篷車，「大師兄」也沒料到柯鎮缺再度襲入得如此之快，及時一擱。柯鎮缺怒喝一聲，大刀脫手掟向「大師兄」！

「大師兄」用劍身一架，震飛大刀，柯鎮缺却候機衝入車中。「大師兄」臉上紫氣突現，厲聲道：「全部殺！一個活口也不准留下——」劍錚然而出，直指柯鎮缺背心。

柯鎮缺救人心切，又大刀已眼見無法抵擋，就要喪生劍下。

這時「二師弟」的刀鋒，也恰好斫到溫振眉的頸上。

可是溫振眉的脖子突然變成了手指。

兩隻手指：姆食二指。

「二師弟」大驚，刀已抽不回來，因為那兩指已合攏，夾住了刀身，就像五指山壓住了齊天大聖一般，任你七十二變也變不出來。

那兩隻手指一緊，刀斷，就像乾麵粉一般地被拗斷，二指一彈，刀鋒「嗡」地射出！

斷刃在黑暗的車內一閃而過，「叮」地及時撞在「大師兄」的劍鋒上，「大師兄」只覺腕上奇力襲入，不禁一震，劍尖離柯鎮缺背心二寸劃過，柯鎮缺險險從死裏逃生。

「大師兄」不再追殺柯鎮缺，只陰狠地盯着車內。

「二師弟」目瞪口呆，看着自己手上的斷刀。

地上的溫振眉淡淡地笑笑，輕輕地舒了舒身，慢慢地站了起來，對「二師兄」輕輕地說：「眞抱歉，急着救人，把你的刀也弄斷了。」

「二師弟」瞪着他，就像看到一隻鬼一樣。

× × ×

我是誰與沈太公看着龍在田的劍勢，就像看到神一般，龍在田一招「飛龍在天」，一招「龍遊九天」，一招「亢龍有悔」，一招緊接一招，劍勢之凌厲渾宏，無鋒不摧，不但是我是誰與沈太公，就是全塲衆人，也不禁目爲之眩，忘却了這是一塲捨死忘生的拚鬥。

龍在田的劍勢無匹，但對於金太子，却似並不生效。

二百招已過，仍沒有分出勝負。

而我是誰却不禁愈來愈担心，因爲他知道龍在田的年紀，這樣打下去，金太子是佔定了便宜。

忽然聽到半空一聲暴喝，兩條人影疾分而開！蹌蹌踉踉退至兩邊陣中，又穩穩站定。

× × ×

溫振眉笑道：「你這樣看我做什麼？我又不是鬼！」

柯鎮缺大喜道：「溫公子，你無恙就好了。將軍的手下在下關聞說有人迷倒了你，再趕去救已來不及了，將軍悉聞，急遣我們半途截車，以救公子，沒料公子……倒是公子救了我！」

溫振眉道：「將軍和諸位心意，振眉感激不盡。還請柯兄諸位大哥停手，免受損傷。」

柯鎮缺道：「去年將軍與公子一聚，迄今仍甚欽佩公子爲人，屬下幸而得再逢公子風采，已是萬幸，公子千金之軀，世間明人，怎能降尊與屬下稱兄道弟，屬下實愧不敢當……」猛長嘯一聲，外面的兵刄交錯之聲俱停。「三師弟」，「四師弟」隨而掀簾而入，一見溫振眉無事，訝然道：「大師兄——」

「大師兄」一揮手，冷然道：「溫振眉，你少賣狂，要不是小師妹偏帮，你能逃得過『五日醉』的一關麼！」

溫振眉笑道：「這位兄台誤會了。令師妹並無助外之心，只不過在下見她手戴瑪瑙翠玉鐲，不似出來賣花之貧女子，所以花香在下沒有嗅得而已，實怪不得令師妹。」

柯鎮缺愕然道：「哦，那麼溫公子幹麼還要被挾持在篷車之中呢？」

溫振眉笑道：「我是想既有人不遠千里在淮北截我，又設下此計，十分苦心，我也想一見其人，且佯醉上車，看諸位把我載到什麼地方去……沒料驚動了虞將軍，勞煩了幾位大哥，實是歉疚……」

柯鎮缺大笑道：「哈哈哈，沒料我們來救公子，反而壞了公子的大計啦——」

「大師兄」臉色陣紅陣白，怒得全身發抖，沉聲喝道：「殺！」

「大師兄」「殺」字一出，「四師弟」的長劍似毒蛇一般，已刺到了溫振眉的胸前！

× × ×

金太子的手輕輕按在胸前，只見他前胸的衣服，被劍鋒劃破一道三寸長的口子，隱見一絲血跡，他冷冷地望着龍在田。

龍在田依然雙目烱烱，神光外射，全身上下，沒是一點血跡，眉鬚却無風自動，凝視着金太子。

金太子看了他一會兒，點點頭道：「好，好劍法。」龍在田嘴唇噏動了一下，沒有作答。

金太子又環視全場一下，冷冷地道：「明日午時，咱們大金國七人，就在下關的擂台競技場一會貴國高人，兩方不得借重官方勢力，如果是有種的，明日午時，這面宋旗，你們就從我們手中奪回去，那才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不是亡國奴！」

靜默了一會，龍在田大喝道：「好！」聲若行雷，大家俱爲一震。

金太子再點點頭，陰鷙地道：「好，很好。」返身就走，我是誰怒道：「你想走，你已受傷，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金太子「嗯」了一聲，緩緩轉身，夏侯烈展身若動，金太子却搖了搖頭，夏侯烈當下不動。金太子冷冷地向我是誰問：「你待怎地？」

我是誰忽覺沈太公扯了他一把，並向他耳邊疾道：「聽龍大俠的話。」只聽沈太公搶在我是誰前面朗聲道：「好，今日不是你忌辰也遲不過明日，咱們明天下午在下關城擂台競技場上，不見是烏龜！」

錫無后反譏一句道：「帶兵馬去的不算武林中人！」

信無二怒叱道：「只配是烏龜！這種事大宋國人絕不幹！」

金太子居然毫不動容，冷冷地道：「好，很好。」再返身走。寧知秋因目睹兩名近衞慘死，怎肯放過金太子，當下搶身而出，龍在田作勢一擱，寧知秋急道：「大哥，那金太子已被你所傷，那夏侯烈看來傷勢也不輕，沈老前輩又纏得住那禿顱，其他幾人，咱兄弟還應付得來，不能放虎歸山呀——。」

我是誰十分同感，便附和說道：「是呀——」

龍在田鐵青着臉，搖了搖頭。這時金太子一行七人經已消失不見，龍在田才回

過頭來，道：「你們有所不知——」

忽然鮮血長噴，踉蹌倒地，信無二，寧知秋及時扶住，我是誰，沈太公莫不動容！

龍在田臉色灰敗，道：「咱們先回包二弟那兒去——」

× × ×

「四師弟」長劍似毒蛇一般，刺到了溫振眉的胸前，偏偏就在那時候，溫振眉的手就在蛇的七寸上一啄，「叮」一聲，長劍斷折。

長劍一斷，「四師弟」已一個反肘，擊向溫振眉。

溫振眉一滑步，已到了「四師弟」身後。

同時間，「三師弟」的長刀，已由上而下，直劈溫振眉的門頂，就像巨鷹怒攫，勢不可當。

偏偏溫振眉的手就像是箭，一箭釘在刀柄上，刀飛脫，「奪」地插在車頂上，再也下不了來。

「三師弟」的身子立時似一隻急旋的碟子，雙手急切溫振眉頸間死穴。

溫振眉一閃身已到了「三師弟」的身子，他的手沒有作什麼，只是像打破一只碟子一般地一推，「三師弟」便撞向「四師弟」，二人攻擊招架在一起。

「二師弟」手上的雁翎刀本已斷了，但斷刀一動，打出來的却是十數點星光，宛若飛蝗，直襲溫振眉！

恰恰溫振眉的手就像天羅地網，十餘點星光都同時沒入他手裏。

但「二師弟」的斷刀此時才發動，一口氣攻出八刀。一面大笑道：「你中計了，你用手抓住我的暗器，必中奇毒，一個對時內——」

這時溫振眉手中的星火，却一點一點的飛回來，每一點星火，撞歪「二師弟」一刀，撞到了第八下，「二師弟」八刀皆空，溫振眉却紋風不動，到了此時此境，「二師弟」再也說不出話來。

然而溫振眉手中的星火，還有五六點遂而飛出，「二師弟」對這些暗器十分忌畏，躲得過這五六點星火時，早已退出篷車之外。

頃刻間，「四師弟」斷劍，「三師弟」斷刀，「二師弟」被逼出車外，就只剩下「大師兄」面對着溫振眉。

溫振眉對他笑笑道：「這位使劍的出招辛辣，能把『長蛇入洞』使得如許詭急的，想必是『西域神鷹』、『西域金燕』二位前輩的四弟子『青松子』無疑。使刀的那位一招『力劈華山』，却具域外『滾堂刀』的風味，想必是『神鷹、金燕』二位前輩的三弟子『青朋子』。另外那位暗器如神的，必是『西域雙仙』的二弟子『青峯子』了。那閣下想必是——」

「大師兄」冷冷地道：「青烟子。」

「大豁子」柯鎭缺驚道：「他們是——他們是郭靜峯、展飛霜那兩個老怪物的弟子！」

「大師兄」臉色一變厲聲道：「家師名諱，豈是你這什麼小醜能大呼小叫的！」長劍出鞘，柯鎭缺勉力一閃，青烟子的劍却比他的身法快多了，溫振眉忽然一掌拍在車壁上，車頂上那柄嵌着的刀立時震落，恰好又撞開青烟子的一劍。

溫振眉道：「青烟子兄，這位柯兄弟並非江湖中人，只是虞將軍的家將，不分曉江湖忌諱，冒犯兩位師尊，請看在在下份上，饒他一次吧。」

青烟子看見溫振眉露了這一手，頹然道：「就算我要計較，也奈何不了你。」

說着黯然行出車外。溫振眉忙道：「閣下的『輕烟劍法』實在是高絕無雙，萬勿太謙了。」青烟子在他說完他那句話，轉身行向車外時，忽然劍出鞘，劍鞘如箭矢般擲向溫振眉，手中長劍已向溫振眉刺出十數招，連一絲風聲也不帶，果眞如一縷輕烟，快而無踪。

青烟子這下突擊，實是攻其無備。

偏偏就像給溫振眉算準了似的，溫振眉一面說話，一面隨手抓住劍鞘，就以劍鞘接下青烟子的十數劍招。

青烟子一輪搶攻，不入，額上已冒汗。最可怕的是，他發現他自己已不能收招，一旦收招的話，自己立時被對方乘虛而入，每一式能致自己於死地！

青烟子驚駭無比！他唯有一招比一招快的攻下去，却見溫振眉敦厚地微笑，忽然收招，長身而退。青烟子收勢不住，向前搶了幾步，前趨得差點摔倒，急把長劍插入車底，喘息不已。

溫振眉微笑地望着他。他那番話才剛剛講完。而對青烟子來說毋寧是在閻羅王面前打了一轉回來，驚魂未定。

青松子、青朋子、青峯子三人齊站立在青烟子身旁，互覷一眼，正欲合擊溫振眉。青烟子用手一攔，道：「咱們四人聯手，也絕非其敵手。」

四人恐懼地望着溫振眉。溫振眉笑道：「後會有期。」笑着與柯鎭缺下車，與那二十餘名大漢會合。

這下不但是柯鎭缺呆住了，連青烟、青松、青朋、青峯四子都瞪住了。

青烟子怒叱道：「且慢！」

溫振眉笑着止步：「何事？」

青烟子道：「你留我們在這裏，是什麼居心？」

溫振眉笑道：「怎麼？難道諸位定要與在下一道兒去拜見虞將軍嗎？」

青烟子與三名師弟對望了一眼，青峯子道：「你要放我們走嗎？」

溫振眉笑道：「我什麼時候打敗過你們？」

青峯子目中閃過一絲感激之色。青朋子道：「我們把你刦持來此，你不想報仇嗎？」

溫振眉笑道：「刦持？如果不是我自己想來，你們能刦持得住我來嗎？」

青朋子的目中閃過一陣恍然。青松子更急切地問道：「那你不要追問是誰指使我們來的嗎？」

溫振眉笑道：「如果我問你們，你們會告訴我嗎？如果我現在上車，你們還會帶我去嗎？如果不會，何必相強呢？我不如隨柯兄弟去見虞將軍更好。」

× × ×

「算盤先生」包先定是「淮北四義」中的老二，在武林中，三大使算盤的高手：錫無后，信無二與包先定，要算包先定的武功最高。模樣最忠厚，人也最和藹。

而且是個鎭定沉着的人。

可是現在他臉色凝重，額頂都是豆大的汗珠，因在廳中聚集了淮北各大武林高手，以及江南我是誰與沈太公，唯獨醫術是沒有一人能及他的。

包先定已給重傷的龍在田服下數十種不同的藥物，正以本身眞氣替龍在田冲破聚積在「少陽」，「任督」二脈的瘀血。

我是誰、沈太公、信無二、寧知秋及一干武林高手都在焦急地靜候。

好一會，包先定的手掌才自龍在田身上離開，臉色沉重，逕自運氣調息。又隔了一會，包先定與龍在田先後睜開眼睛。

龍在田疲乏地流目四周，看了廳中的每一人一眼，又歎息了一聲。包先定緩緩起身，關切地道：「龍大哥，你受的是『輕烟掌』傷，傷處愈輕，內傷愈重，而且蔓延愈擴，小弟藥物及連合大哥的渾厚內勁，大概已把它鎭住了——不過，這傷尤重，大哥在三個月之內，不宜動武——」

龍在田雙目一睜，神光暴射，笑道：「二弟，爲了愚兄，辛苦你了。」隨後嘆而笑道：「哈哈，三個月，三個月的調養，而我們，我們明日就爲大宋一戰，生死毋論了！」

寧知秋道：「明日一戰，金太子也受重傷啊。我是誰大俠足可應付夏侯烈。沈前輩可戰那西藏喇嘛。包二哥也未必不及那女眞殭屍。信三哥則必勝那錫無后。至於那兩個蒙古頑兒，小弟也足可應付了。咱們怕他什麼來着了！」

龍在田苦笑道：「四弟有所不知。爲兄在半空以一招『長虹貫日』，傾力而出，以求速戰速決，否則久戰下去，必不是其敵手。豈料金太子武功的確高不可測，竟然已練成『西域雙仙』的絕門『輕烟神掌』，居然以手拑制爲兄劍鋒，並在電光火石間印中我一掌——不過他的『輕烟神掌』畢竟不如『西域雙仙』的絕世無倫，爲兄的『龍泉劍』也鋒銳無比，令他手一鬆，眼看就要刺入他前胸——但還是讓他閃了開去。唉，爲兄欲以賤軀換其一命，也未能如願。」

包先定喟道：「可是金太子怎不乘勝追擊，而讓你們能安然身退呢？」

龍在田苦笑道：「當時爲兄以一口眞元逼住傷勢，金太子在百忙中的一掌，也只是觸中，並不肯定是否命中，而爲兄又堅持不倒，他可能反以爲小覷了爲兄。另一可能是他畢竟負了小傷，所以要求明日思求破解之法後再戰。不過那時候若他再乘勝追擊，爲兄必死無疑，再加上他隨同六人之力，在場只怕無一人能倖免之。」

寧知秋長歎道：「好險！」

我是誰道：「媽的，明日我與他一戰決生死！」

沈太公道：「以金太子的機智，明日一戰，若無把握，他是不會輕諾的。」

龍在田長嘆道：「老夫也知道僅能拖延一天罷了。請恕老夫直言，『淮陽鏢局』李龍大、『淮北第一家』丁庭東不幸慘遭毒手後，淮北的黑白二道諸高人，就算能與錫無后一戰的人也甚少。這拖延一天，只求商量戰策，以及會合包二弟。還有，如果溫振眉溫公子，能在這一天內趕到，那我們的戰況便或可挽救了……」

包先定沉吟道：「明天一戰，約在何時何地？」

信無二道：「明日午時，於大廣場擂台。」

包先定悄聲道：「明日午時，虞將軍不是約我們在『淮寧山』山神廟商議軍機嗎？」

龍在田猛然一醒，沉思了一會，道：「二弟提醒得好。可是明日一戰雖死仍戰，因關係到大宋國譽，寧死不爽約。而今金之高手已在下關，虞將軍身負國之大任，應從速退出下關，於采石練軍才是。但是明天……明天我們派誰去通知虞將軍是好呢？」

包先定愼重地道：「其他的人並不可靠，我是誰大俠，沈前輩及信三弟皆非於明日出力一戰不可。寧四弟功力較弱，又有家眷，無謂作犧牲，而且他又精明可信，應由他通知虞將軍。」

龍在田頷首道：「好。就這麼辦，只怕四弟不肯離我們而去。」

包先定道：「爲一國之大任，個人感情應放於後，這道理四弟是懂得的。」

龍在田長歎道：「要是溫振眉大俠能趕來就好了。」包先定道：「大哥，你認爲溫大俠是金太子之敵嗎？」

龍在田沉吟了一會，望向廳外遠方，緩緩地道：「我不知道。但如果說中原裏還有人能制得住金太子，能與之一戰的，溫振眉必定是其中一個。」

× × ×

二十餘匹快馬自下關城郊急奔采石。已近黃昏，快馬轉入一道山峽，山峽上站有無數哨兵，再轉一條狹道，道旁茅草高聳，隱有伏兵無數。

「大豁子」柯鎭缺似對虞將軍這些訓練出來的精軍十分滿意，一路上不斷介紹，溫振眉也傾耳靜聆。

日暮時刻，已抵達虞允文將軍之大營，虞允文身邊之另一愛將「飛椎」查祿出營相迎，見溫振眉，十分歡喜，長揖拜見。溫振眉忙下馬相扶，不予其下禮，而虞允文將軍也已在帳中等候多時，見溫振眉，無限歡欣。

溫振眉本於三年前，曾在某次虞允文遇難時，傾力相救。虞允文一來感激溫振眉救命之恩，二來對溫振眉的武功人品等，極爲賞識欽佩，曾以高官許之，無奈溫振眉堅拒不受。溫振眉也覺得虞允文文武睿智，而且沒有高官的架子，爲人豪爽，爲國盡忠，所以也十分心儀。這次金侵淮北，溫振眉此來正要與龍在田會合，再同會虞允文。不料陰差陽錯，青烟子等要刦持溫振眉，溫振眉佯被暗算欲探其巢穴，但虞允文軍力四佈，早已發現溫振眉已至下關，虞允文私心奮悅。不料又聞溫振眉被人所乘，急派愛將柯鎭缺營救，殊不知反而誤了溫振眉之大計，而又造成了溫振眉未遇龍在田，倒先會見了虞允文。

柯鎭缺營求溫振眉之經過始末，柯鎭缺知主帥定必十分心急，早已先遣快馬詳加報告了。虞允文一見溫振眉來到，喜而笑道：「兄弟，想煞爲兄也！」

溫振眉上前拜見，虞允文趨前扶住，笑道：「咱們情同手足，還來這套，豈不是小看我虞某人也！」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艷諜橫刀（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巧計誆兇徒　竭力尋芳踪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洛接受龐先生交給他的任務，去尋找一把保險箱的鎖匙，此保險箱內藏有面值萬金的一張收條，而今此匙落在女間諜方美絲手中，此時方美絲不知躲到何處，司馬洛經調查找到一個與方美絲要好的吹喇叭手費里安，費里安是極醜陋的男人，方美絲如何會和他好呢？

「在這裏睡吧！」費里安說：「你沒有一次肯和我睡在一起？」

「我不能！」她說：「我的丈夫——你知道的——」

「你的丈夫，哼，他一個月有多少天在家，不是倫敦就是巴黎，羅馬，一天到晚在全世界飛來飛去！」

「但是我的家人，」她幽怨地低下了頭：「我的家人，他的家人……如果我不回家過夜，他們也會知道的，他們會講閒話，那就不大好了！」

費里安聳聳肩：「這也怪不得你，你不能，那就算了吧？」

「我得走了。」她說道：「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費安里搖着頭：「我就在這裏過夜好了，明天一早，我在這裏游一個泳！我喜歡游泳！」

她匆匆穿好了衣服，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愛憐地說：「好好地休息一下，不要睡得太晚！」

「你也不要睡得太晚！」費里安說。

他們就像一雙在戀愛中的情人一樣了。不過，在走之前，她打開手袋，取出一疊鈔票來放在床頭几上。這就使他們之間的關係變成不是靠愛情維持的了。是靠金錢維持的！

她走了。費里安躺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就非常寫意地哼起小曲來。他哼的是一首喇叭曲子「岸上的陌生人」！很悅耳，在喇叭上吹奏出來是特別悅耳的，但是由費里安那平平凡凡的歌喉哼出來，則是平平凡凡了。

後來，費里安從床上跳下來，走到黑暗的廳中去，打開那裏放着的一隻殘舊的電冰箱，要在那裏面找尋吃的東西。

「順便給我一瓶汽水！」司馬洛說。

這句話他雖然是以柔和的聲綫說出來，費里安聽到了，卻像聽到一隻炸彈在耳邊爆炸了。他整個人跳進了空中，轉了過來，才看見原來沙發上是坐着一個男人！

那是一張籐的沙發，椅腳是圓的，可以像一張安樂椅般搖的，現在司馬洛就安閒地把這張沙發搖動起來。

由於身上是赤條條一絲不掛，費里安的第一反應就是連忙用雙手掩着胯下。

「別自大狂吧。」司馬洛說：「誰有興趣看你？」

「你！」費里安憤怒地喝道：「你是誰？你在這裏幹甚麼？」

「我口渴，到這裏來是想討一瓶汽水喝喝。」司馬洛說：「想不到却是看到了一幕免費的秘戲！」

這使費里安的臉紅了起來，也老羞成惱，他喝了一聲，就向司馬洛一撲撲過來，兩隻猩猩一般的大手就向司馬洛一抱。

司馬洛還是在那裏輕輕鬆地搖着，當費安里撲到的時候，他就把雙腳提起，撐出去，剛好撐中費里安的胸部。費里安停住了，然後又倒退回去，撞在那隻冰箱上，「轟隆」一聲，那隻冰箱也差點給壓扁了。

他呆了好一陣。司馬洛却還是留在那張沙發上，輕鬆地搖着搖着。費里安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定一定神，怒吼一聲又向司馬洛衝來。

這一次，司馬洛站起來了。當費里安到達的時候，他的身子一側，敏捷地避過了費里安的一拳，而且把費里安拳頭的手腕執住，一拖，脚就在地下一記橫掃。費里安的脚脛給掃中了，失去平衡！就「隆」一聲仆在地上。司馬洛一跳跳到了費里安的背上，在那裏跳起舞來。

「不……不要……不要……」費里安痛苦地哀鳴着。

司馬洛跳回了地上，吃吃笑着：「怎麼了？我還以為你是很喜歡這玩意？」

「你……」費里安痛苦地掙扎着爬了起來，一時是沒有能力和司馬洛相打了。司馬洛這一頓跳和那女人的跳不同，司馬洛的身子比那女人重，而且脚上又是穿着

硬硬的皮鞋。

「我是來喝汽水的！」司馬洛還是冷酷地說道：「你完全不懂得做主人之道！你還不拿一瓶汽水給我？」

費里安深呼吸了一陣，然後忽然一扭身，仍然躺在地上，就向司馬洛踢出一脚。這一脚是直踢向司馬洛的腹部。

司馬洛輕而易舉地用雙手把他這隻脚接住了，向旁邊一推推開，同時一隻脚則向費里安的另一條大腿上一撐。撐的方向，和手推的方向剛好相反，於是費里安就遭受到了分屍一般的痛苦，兩腿給盡量扳開了。

他吐出了一聲使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司馬洛放了他，他口吐白沫地倒在那裏呻吟着，兩手掩着胯下，害怕那裏已經出現了一條裂縫。他這個人雖然身段雄壯，但是力氣並不如他的外表看來那麼大，而司馬洛的實際氣力，則是遠遠超過自己的外表的。而且，司馬洛又是一個精於各種搏鬥技術，有着豐富搏鬥經驗的人。費里安完全不是對手。正如老龐所說，司馬洛並沒有退步得那麼厲害。

而且司馬洛是有槍。

現在司馬洛才把槍拔出來，用槍咀對着費里安的額。費里安顯然對槍械毫無認識，雖然這把槍的保險掣並未扳開，他却已經嚇得魂飛魄散了。他的兩眼翻白着，咀巴動着，却說不出話來！

「我給你三十秒時間作最後的祈禱！」司馬洛說。

「不…不要！請你……請你饒我一命！求你饒了我吧！」費里安苦苦哀求着。

「我不能饒你！」司馬洛說。

「但……但為甚麼？」費里安哀鳴着：「為甚麼？我又不認識你，我們是無仇無怨的呀！為甚麼呢？」

「我殺的人多數是和我無仇無怨。」司馬洛說：「殺人在我來說不過祇是一件工作！祇是一件很值錢的工作！」

「你是——？」

「一個職業兇手。」司馬洛吹牛道：「殺人就是我的工作！」

「但……但為甚麼有人會叫你殺我呢？」費里安說：「你一定是找錯人了。」

「你這副怪樣子的人也能找錯？」司馬洛笑起來：「要再找到一個樣子和你相同的人，才是眞難呢？」

「但……但我並沒有做過甚麼對不起人家的事呀！」費里安說。

「和人家的老婆這樣攪，」司馬洛說：「這難道就算是對得起人家嗎？」

「她……她的丈夫？」費里安難以置信地問道。

「你自己猜吧。」司馬洛說：「我不能洩漏顧客秘密！這是我的職業道德！」

「求……求求你吧。」費里安說：「我……我甚麼都可以依你，就求你不要殺我！」

司馬洛的槍還是緊抵在他的頭上：「我收了人家的錢而不殺人，那是辦不到的，你錯就錯在攪有錢人的老婆！有錢人就有這個佔便宜的地方。他們可以去攪別人的老婆，可是自己的老婆呢，自己雖然不攪，也不肯讓別人來攪的！但，廢話少說，你的三十秒鐘已經用完了！你是信教的話，你就快祈禱吧。」

「等……等一等！」費里安汗出如漿，大聲叫着：「我求你等一等，我有一個折衷的辦法！」

「甚麼辦法？」司馬洛問道。

「我……我可以給你錢，你放過我吧。我家裏有三萬元現欵，你放過我，我就帶你回去拿好了！」

司馬洛搖頭。

「不行！」司馬洛說：「這是不合行規的，而且，我的當事人給我的酬勞！也不祇這一點點呀！」

「這…這個。」費里安氣急敗壞地：「這樣吧，朋友，這錢我給了你，但我不必你饒我一命，我祇要你替我跟你的當事人講一聲。祇是講一聲就行了！你告訴他，我發誓以後不再碰他的太太了，求你饒過我，我會馬上離開這地。這樣他就可以放心了，對不對？沒有必要再殺我了！」

司馬洛作出考慮的樣子，終於點點頭說道：「唔，這也是一個好辦法，我倒不反對多賺點錢。但是，如果你是騙我——哼！」

「眞的。」費里安說：「我沒有騙你，我這錢，就收藏在家裏一隻舊喇叭的裏面，我可以帶你回去拿的！」

「你帶我回去？」司馬洛搖着頭：「這個我可放心不下了。」

「你——你也可以自己去。」費里安說：「這樣好了，我可以把我家裏的門匙交給你，你去拿，我一個人住，家裏沒有別人的！」

司馬洛微笑點頭：「很好，費里安，既然你是這樣有誠意的，我就試試賺你這錢吧！現在，我就替你打這個電話，不過，我並不保證他一定會答應，我祇是替你求求情！」

「打吧！打吧。」費里安說：「快點打電話！」

司馬洛吩咐費里安在地上伏下來，四肢張成大字形，使他無法反抗，然後司馬洛就過去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他這個電話究竟打給誰，費里安是不會知道的，而司馬洛對電話裏講了些甚麼，費里安也聽不到。他祇是隱約聽到司馬洛在呢呢喃喃着說了一些話。後來，司馬洛就放下了電話，費里安也不等他吩咐，就連忙轉過身來，非常心急地問：「怎麼樣？他到底怎樣說？」

司馬洛微笑搖搖頭。

「不！」費里安恐怖地叫起來！

「目前找不到他。」司馬洛說：「要一個鐘頭之後他才回家。」

費里安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他會答應的，你認為是不是？他會答應的！」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吧，我們等一個鐘頭再說。」

「那麼，我先帶你回我家去拿錢吧！」費里安說道。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們在這裏等，我認為這裏比你家安全，我認識這個地方，不認識你家。而且，當我眞正去拿時，我也祇會一個人去！我不會和你一起去的！」

「我……我可以坐起來嗎？」費里安又問道。

「不。」司馬洛說：「你不可以坐起來！」

而且，他還把費里安押進房間裏去，命令費里安躺在床上，成爲一個大字形，撕破了床單，用來代替繩子，把費里安的兩手兩脚都縛住了，又繫在四隻床脚上。費里安本來就已經沒有抵抗他的能力，現在是更加沒有了。

他們在那裏等着。司馬洛似乎無聊，爲了打發時間似的，和費里安搭訕起來。費里安當然做夢也想不到，司馬洛佈下了如此曲折複雜的佈局，原來都是爲了這一番搭訕了的！

司馬洛說：「我剛才看過你的表演，你的技術眞不錯，簡直是個職業好手！」

費里安也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應該難爲情。司馬洛又說：「不過，你的喇叭也吹得不壞呀，以你這樣的人才，何以要幹這個？」

費里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吹喇叭値得多少錢？」費里安不屑地。

「但是。」司馬洛說：「你賣這個生意也不見得會太好吧？不一定有那許多顧客的，吹喇叭，生活反而安定一些！」

「那你就猜錯了。」費里安不屑地說：「這種生意就是正好做呢，買客之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起碼要比賣喇叭的人多。我放在喇叭裏面的錢，你以爲是吹喇叭賺回來的？」

「這倒是新聞了。」司馬洛說：「我眞想不到這件事的銷路也會這樣好。那你是說，除了我的當事人的太太之外，你是另外還有戶口的了？」

「暫時還沒有。」費里安自傲地說：「不過如要，我却是隨時都可以找到的！」

「這麼權威？」司馬洛不禁失笑。

「這個世界上的怪人之多，是遠遠越乎你的想像的！」費里安說道。

「這使人難免對你的行業感到羨慕了。」司馬洛說：「不過，幹這個，却有一個缺點，那就是，你不能享受美女！沒有美麗的女人會幹這個的！」一面說着，司馬洛一面小心留意着費里安的反應。

費里安苦笑，說：「這個當然了，做人是不能太苛求的。不過，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論，甚麼事情，都是會有例外的！」

「甚麼事情會有例外？」司馬洛問。

「我也有過一兩個美麗的女人！」費里安說道。

「你在死要面子吧了。」司馬洛說：「你這副模樣，甚麼美麗的女人會有興趣接近你？」

費里安倒不生氣，他祇是無限低迴地微笑着：「我早跟你說過了，這世界上的人是很奇怪的，外表正常的人，未必一定正常。如果你見了她，你一定也不相信。就是我自己也幾乎不相信。如果不是眞的做了出來……」

「你在說甚麼？」司馬洛的心興奮地大跳着，而心裏有一種古怪的，近乎酸溜溜的滋味。

費里安聳聳肩說：「我祇是在自說自話。」

「你是在說，你有過一個美麗的女人。」司馬洛說：「而這個女人和你做這種事情？」

「你不會相信的。」費里安說：「我們也還是別說了吧！」

「說出來，告訴我！」司馬洛道：「是誰，這個女人是誰？」

「你不會認識她的。」費里安說：「而且，這到底是人家私事，我也不想暴露人家的私隱的！」

司馬洛又把槍擧了起來，對他露出一副猙獰面目，說：「你似乎忘記了，費里安，你還要靠我才能活下去的！」

「但——但這和你有甚麼關係？」費里安莫名其妙。

「我祇是好奇。」司馬洛說：「我不相信有這個女人，你一定說有，我就想知道她是甚麼模樣的。告訴我，她是甚麼模樣的？」

「好吧。」費里安無可不可地：「她是很美麗的。很美麗，如果剛才那女人値六十分，她就要値三百分了。明白嗎？」

「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了。」司馬洛說：「她叫甚麼名字？」

「你不認識——」

「你最好別逆我！」司馬洛用槍管在他的肋骨上輕輕一敲，他也痛得身子縮了一縮。

「好吧，我告訴你。」費里安無可奈何地說：「她叫方美絲！」

司馬洛忽然覺得全身都是汗。剛才的幻想，證明都是眞實了。費里安和那個女人一起做的事，也一樣和方美絲一起做。

「你怎麼了？」費里安奇怪地看着司馬洛。他也看出了司馬洛滿頭大汗，而神色有異。

「你在說謊！」司馬洛說。

費里安聳聳肩：「那就算了吧，我也並沒有叫你相信我！」

「你在說謊！」司馬洛兇暴地叫着，用槍管在他的肋骨上狠狠地敲了一下。

費里安痛得殺豬般叫了起來，「唏，你怎麼，算我是說謊吧！」

「但我知道你不是說謊！」司馬洛又敲了一下。費里安痛得兩眼翻白，差點暈了過去。

「你……你究竟想怎樣？」費里安呻吟着道：「你說怎樣就怎樣好了！」

「我認識這個方美絲！」司馬洛說：「他是我的朋友！」

「哦，你認識她，那最好了！」費里安簡直難以置信，自己會交上了這樣的好運：「我和她也是好朋友！那原來我們是朋友了！」

「你也許認識她。」司馬洛說：「但你未必一定和她做過這種事情，你祇是信口開河，侮辱人家，沾污人家的名譽！爲了這個，我就要殺死你！」司馬洛把槍咀移到了他的額上。

「不……不要。」費里安的身子在床上翻騰着，焦急地哀求着：「不要，你聽我說，我沒有騙你，這是眞話。她那裏……有一顆小小的黑痣，蝴蝶形的！」

「在甚麼地方？」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問。

「就是那地方，普通人看不見的地方。」費里安說：「就在那旁邊！」

這個，費里安就算是創作出來的，司

馬洛也不會知道，因爲司馬洛沒有看過。

「是嗎？」司馬洛說：「那你似乎知道得不少。告訴我，你和她是怎樣的好朋友？你說你和她是好朋友！」

「我……我就是爲了這件事而認識她的。」費里安說：「有一天她忽然來找我，要我下班之後和她去吃宵夜。這麼美麗的一個女人，我當然很感興趣的，後來，她帶我到酒店去。本來，我是打算把她當一個正常女人的，可是她——」

「可是她怎樣？」司馬洛大聲追問。

「你不高興聽，我還是不說了。」費里安畏縮地道。

司馬洛又把他敲了一敲：「說！」

「她——她要我一式一樣地做！」

「怎一式一樣？」

「和剛才那樣。」費里安說：「剛才你不是看見了嗎？」

「她怎會知道的？」司馬洛問。

「原來她是另一個女人介紹的。」費里安說道。

「誰？」

費里安又表示爲難了，因爲他不想再牽連另一個人的名字，可是司馬洛的槍又擧起了，準備再敲下來，這就不由得他不說了。

「那是施明馨！」

「施明馨是誰？」司馬洛沒聽過這個名字。

「施明馨就是施明馨——」費里安告訴了他，施明馨是一個年華老去的女歌手，在另一家夜總會唱歌的。施明馨和他也有過一手，就是施明馨向方美絲推薦費里安服務的。

「你知道現在甚麼地方找得到方美絲嗎？」司馬洛問。

費里安說他和方美絲已失去了聯絡，大約半年之前她忽然失去了踪跡。本來，她的需要是很強的，每星期要來找他一次，可是半年前忽然不告而別了。

司馬洛緊咬着下唇瞪着他。

「你怎麼了？」費里安可憐地道：「你生氣甚麼？這件事又不是我的責任。」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還是在凝視着費里安，腦筋在轉動着。現在他又多找到一個人了，這個人叫施明馨，施明馨和方美絲之間的關係既然密切到能夠把費里安推薦給方美絲，那麼，方美絲現時的下落施明馨一定也會知道了。

「你……你怎麼？」費里安看見司馬洛定定的，又不安地問。

「哼，怪不得了。」司馬洛又開始演起戲來：「我和方美絲感情那麼好，總是沒有機會和她上床，原來她是喜歡這一套的。哼，當我再見到她的時候，我可有一個很好的話題了！」

「不——不！」費里安又恐怖地叫了起來：「你不能跟她講這個的！」

「爲甚麼不能跟她講？」

「如果她知道我告訴了你——」

「那又如何？」

「總之不大好，我——你明白的，她一定會很生氣，因爲我已答應過她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你怎知道她會再來找你？」

「她也沒有說過不會再來找我呀！」費里安說。

「你又憑甚麼認爲你會有命活到那個時候呢？」司馬洛說。

「但是你曾經答應過——」

「我祇是答應過我會替你說說吧了。」司馬洛微笑道：「我並沒有答應過不殺你！」

「那你去說吧。」費里安哀求地道：「去打那個電話吧！」

「好！」司馬洛又過去打電話，費里安躺在房中的床上，自然是聽不見司馬洛說甚麼的。他亦不知道，司馬洛祇是胡亂地打了一個電話而已，司馬洛根本就不曉得那邊接電話的人究竟是誰人。

後來，司馬洛又回到房中來了，臉上掛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怎——怎麼樣？」費里安緊張萬分地問：「你找到他沒有？」

「找到了。」司馬洛點頭。

「他——他怎麼說的？」

司馬洛賣關子地微笑着，祇是不回答，可是他却從袋裏取出一隻滅音器來，套在槍咀上。

這似乎也算是答案了，滅音器的作用就是爲了減滅槍聲，而他當然是打算放槍，才要減滅槍聲了。費里安極力掙扎着，眼淚也流出來了。他大聲叫着：「不——不要殺我，讓我們再談談，讓我們再談談吧！」

司馬洛把槍擧了起來，槍咀指着他。費里安的兩眼翻白着，差一點就要暈過去了。

但是司馬洛隨即又把槍收了起來。他吃吃笑，說：「你眞幸運，費里安！」

「哦……？」費里安大大地鬆了口氣。他身上的汗已出得多到使床單也濕了。

「他答應了你。」司馬洛說：「自然，他給我的費用是不能退還了。他大概暫時氣平了，而又不想負殺人的責任了！」

費里安閉上了眼睛，長嘆一聲。從死神的指縫中逃回出來的感覺，是那麼舒服的。

「但是。」司馬洛說：「他不要你再在此地了，二十四小時之內你就要離開此地，我的新任務就是，二十四小時之後如果還見你，我就要殺你！」

「我……我走！我走！」費里安忙不迭地答應：「我走！」

「但是，我那筆錢又如何了？」司馬洛問。

「在我家中，在喇叭裏面。」費里安說：「這是眞的，我並沒有騙你！」

「門匙呢？」

「在我的衣袋裏。」費里安說。

司馬洛果然在他的衣袋裏面找到了門匙。

他微笑。他倒不是眞的對費里安的錢感到興趣，他祇是不得不把費里安這些錢拿走，使費里安不會懷疑他的眞正目的。他把鎖匙拋拋說：「謝謝你，費里安，不過當然，我也不會趕盡殺絕的，我會留幾百元給你作旅費，你放心好了！」

「多……多謝你。」費里安又吶吶着：「但……但朋友，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當你見到了方美絲時，千萬別對她提起這件事，更……更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

，可…可以嗎？」

司馬洛差點忍不住笑了。他還剛剛想要費里安這樣呢，費里安却提出了這個反要求，他當然是正中下懷的。

「好吧。」司馬洛說：「看你人也不壞，就放你這一馬好了！」

「謝……謝你！」費里安說。

「好了，再見！」司馬洛說着，忽然揮動拳頭，迅速而快捷地在費里安的太陽穴上一擊。費里安的兩眼一陣翻白，就暈了過去。

司馬洛便從容地離開了。

× × ×

老龐吸着雪茄，隔着桌子把幾份文件交給司馬洛，說：「這裏就是施明馨的資料！」

「資料並不多呀！」司馬洛瞥了一眼這寥寥幾張文件，顯然不大滿意。

「不過她却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老龐說：「她和最近的幾件大事都有點關係，不過又沒有甚麼明顯的跡象指出她和這幾件大事實在有些甚麼關係。這不是即是說，她是一個相當高明的人了嗎？愈是不露形跡，人家有她的資料就愈少，這個人就愈是一個高明的人物。」

「唔。」司馬洛細心地看着那些文件：「這個高明人物，我有辦法對付的。」

「你去對付吧。」老龐說：「不過不要太辛苦自己，需要幫助的時候儘管開口求助好了，我會派人給你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

「還有。」老龐又說：「順便告訴你一聲，你這個費里安，他很聽話。他眞的走了，離開了。」

「你有派人監視着他嗎？」司馬洛問道。

「你說要這樣做，我當然這樣做了。」老龐說：「不過，你認爲這是值得的嗎？監視費里安，每天要兩百元費用，而他並不是一個重要人物。」

「有一天，方美絲可能會去找他的。」司馬洛說。

「爲甚麼呢？」老龐問。

「爲甚麼？她以前又是爲了甚麼找他？」司馬洛問。

「她還會爲了這個去找他？她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去找他了。」老龐說。

「一個人要有空閑的時候才能去找尋享受的，也許她這一陣子沒有空享受，所以就不來找他了。但是到她飽暖的時候，我相信她會來的。費里安的功夫老實說的確不差，我不相信她那麼容易找得到一個可以代替他的人！」

「好吧。」老龐說：「我祇好多花這二百元一天了。」

× × ×

施明馨是不及方美絲那麼美麗的，不過她也並不醜。絕對不算是一個醜陋的女人，祇不過年紀大一點吧了。她開門的時候是睡眼惺忪的，臉上一點化粧品也沒有，眼角有點魚尾紋，不過並不醜。

她看着司馬洛，不耐煩地說：「甚麼事？」

「對不起，太太，請問你這裏電話通不通？」司馬洛問。

「電話？」施明馨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接着看到，司馬洛的身上原來是穿着修理電話的工人制服的，於是她才有點明白了，她又說：「但是，我並沒有叫人修理電話呀！」

「是這樣的。」司馬洛解釋道：「我們正在下面的街上修理電話綫，出了點毛病，這一區有好多家人的電話都不通，所以我上來看看，請你看看你的電話！」

「哦。」施明馨點點頭，她並沒有把門口的鐵栅打開，就轉回廳中去，試用一下她那隻電話。她果然發覺電話沒有聲音，於是她又回到門口來，說：「我的電話也不通。」

「讓我來替你弄一弄吧。」司馬洛說道。

施明馨無可奈何地把門開了，讓司馬洛進去。司馬洛故意作出有點難爲情的樣子，把頭側開了不看她，因爲，她現在的打扮是相當富於誘惑性的。她身上穿一件粉紅色的長睡袍，半透明的，透過睡袍可以看到她在下面祇穿着一條三角褲而沒有乳罩。年紀是比較大了，雙乳有點下垂，乳頭的顏色也是相當的，不過身材還沒有完全鬆弛。她仍然可算是一個相當性感的女人。

司馬洛走過去拿起電話試一試，果然沒有聲音，這一點他實在早已知道了的，事實上就是他自己經手在走廊中把電話綫割斷。他撥了幾個號碼，試了一試，後來放下了聽筒，轉過來看着她說：「你這裏有梯子嗎？」

施明馨聳聳肩：「有是有的，不過是在廚房裏，你要用自己去拿吧。」

「你沒有傭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她搖着頭，半嘆息地：「近來，請傭人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那麼這屋裏是祇有你一個人了：」司馬洛問道。

「是——」接着皺起了眉頭，奇怪司馬洛爲甚麼會這樣問。

司馬洛已經從身上取出來了一把刀子，使她明白了他爲甚麼這樣問了。

她的眼睛一睜，鼻孔也擴大了一點，顯得憤怒但是並不十分恐懼。她說：「你到底想怎樣？」

「你知道我想怎樣的。」司馬洛說着，一手把電話綫扯了下來。無疑地，他是打算用電話綫來把她縛起來了。

「你還是走吧。」她冷冷地說：「我並不是好欺的！」

司馬洛猙獰地微笑着，挺着刀子慢慢地向她走過去，她却還是把兩臂交抱在胸，似乎絲毫不感到恐懼。當司馬洛到了她的面前時，她搭在前面的那隻手一揮，就拍在司馬洛持刀的手腕上，另一隻手就摒直了手指，向司馬洛的眼部插過來。

司馬洛忙把頭一側，她又一腳踢了起來，踢中了司馬洛持刀的手腕，司馬洛手中的短劍就脫手飛掉了，跌在地上。她這是聰明的舉動，因爲刀子是危險的東西，她自然首先就要把這刀子打掉了。

跟着，她又毫不停頓地飛起了另一隻脚，向司馬洛的胸部踢過來。這一次，司馬洛是並不讓步了。他的手一撩，執住了她的脚踝，一托托起，她便跌向後面，撞到了沙發上，差點翻了一個跟斗。

司馬洛又向她衝過去，她又飛起一脚向司馬洛當胸踢過來。司馬洛還是一樣把她這隻脚接住了，而且發力一拖，使她離開了沙發，跌到地上。這一跌，可把她跌了個目定口呆，一時呆在那裏，動也不會動了。

司馬洛格格地笑着，眼光貪婪地在她的身上掃視着。

她深吸了一口氣，身子一扭，又在脚上用力，希望用她的扭腰之力把司馬洛弄得翻一個跟斗而跌倒下來。但是這些技倆，司馬洛簡直有資格作她的教師，自然不會着她的道兒。她的身子一扭時，司馬洛就馬上放了手，於是她的身子便空扭了兩轉，又仆倒了地上，俯伏在那裏。司馬洛一跳起來，跳到了她的背上，又跳開落在地上。

這一時，使她肚子內的空氣都給逼了出來了。全身都痲痹了。她連忙運用了最後的一分氣力，再滾了一滾，也許以爲司馬洛是會再向她的背上踏下來的。但是司馬洛並沒有這樣做，他祇是站在她的旁邊，看看她。

「不……不要了。」她說：「我——你要錢，我給你好了！」

也許她是受不住而屈服，也許這是她的緩兵之計，誘他暫時停手，讓她有機會透一口氣，然後再行抵抗。但無論如何，她這個要求司馬洛並不接受，因爲司馬洛要的不祇是錢而已，他要的東西，相信要在她的身上加上更大的壓力，她才肯交出來。

所以，司馬洛又彎下身來，執住了她的兩條腿。她還想掙扎，身手已經不及剛才那麼靈活了。司馬洛把她的腿子一扭，她又翻轉了過來，變成是俯伏在地上。司馬洛仍然執住她的兩條腿，向上猛的一扭，使她的身子向後一拗，差點就連腰骨也斷掉了。當司馬洛放了手的時候，她的身子痛苦地抽搐着。

司馬洛在她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等着。好不容易，她的痛苦才過去了。她艱難地坐了起來瞧着他，眼角上仍掛着一些淚痕　那些就是因痛苦而引起的淚痕了。

「怎麼樣。」司馬洛說：「這祇是一點預告，我還可以給你更大的痛苦的。」

「你……你眞會虐待人。」她幽怨地看着他。

「你明白就好了。」司馬洛說：「現在——」他突然停了口。

他還沒有機會說出他的眞正來意，她就做出了一下使他大感意外的動作，那就是把手一伸，扷住了自己的衣襟，向下一扯。那件睡衣破掉了，給從她的身上扯脫了下來，而那一雙並不太難看的乳房也呈現在眼前了。

「你——你在幹甚麼？」司馬洛瞠目結舌地看着她問。

她對他露出了一個嫵媚的微笑，說：「你幹得很好，朋友，如果你想要錢的話，祇要你努力一些，我會給你更多的！」

她把三角褲也向下一推，卸了下來。於是她就是毫無遮掩地呈現在眼前了。她成爲一個大字形躺在地上，呢聲地說：「你……可以財色兼收的！」

「你——你這究竟是甚麼意思？」司馬洛吶吶着問，不過他却已經知道她是甚麼意思了。而他曉得，他實在是在戰略上犯了錯誤。這個女人，是不應該用這種方法去逼的，因爲她喜歡這種手段。她不是就去求過費里安這樣對她嗎？他就祇是沒有想到，原來她也歡迎陌生人這樣對她的。一時，司馬洛也不禁給她弄得啼笑皆非，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她的手慢慢地伸過來，搭住他的小腿上，溫柔地搓揑着：「我有錢，錢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可以一起享受，你也用不着做賊！」

司馬洛的脚一提，又踢中了她的肩，她一個滾身又仆回地上了。但是她還是在對他微笑：「這樣好了，別像剛才打得那麼重就好了，就是這樣。」

司馬洛一咬牙，在心裏微笑。好在她還不是沒有所懼，她喜歡痛苦，不過却不能太痛，太痛她是怕的。於是司馬洛又把脚一提，踢在她的肋骨上。

施明馨又痛得縮作一團。

「不……不要。」她哀求着！

「現在我對你講清楚一點吧。」司馬洛說：「我要的不是錢，也不是你的人，我要的是另外一件東西，一個名字，方美絲！」

施明馨愕了一愕，抬起頭來看着他。現在她第一次醒覺到，司馬洛並不是一個普通刧匪而已。

「爲甚麼？」她問：「你找她幹甚麼呢？」

「你倒很坦白。」司馬洛說：「起碼你並不否認你認識她！所以我也對你坦白點吧。施明馨，我知道你曉得方美絲在甚麼地方，而我要你告訴我，要不然，我就在這裏把你打到死爲止！」

施明馨看着他，却並不表示恐懼，而且露出一個嫵媚的微笑。她說：「原來你想問這個，爲甚麼你要這樣複雜的辦法呢？你不可以就這樣問我嗎？」

「就這樣問你，你會說嗎？」司馬洛問：「你們是好朋友。」

「好朋友也會變成敵人的。」她說：「這要看環境而定。」

司馬洛眯起了眼睛看着她：「這是甚麼意思呢？」

「唔。」她的眼睛一轉，嘴唇一翹：「如果你想知道進一步的意思，你就得對我好一點了。」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給她弄得啼笑皆非。她這句話的意思，他是明白的，而且也使他感到頭痛。他並沒有興趣迎合她的要求。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我沒有心情和你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施明馨說：「你要我說，有兩個方法。一個難的方法，一個容易的方法。難的方法就是打，但這方法是未必成功的，我挨得起。但是，另一個方法，那却是一定可以收效的！」

司馬洛仍然感到啼笑皆非，恨恨地瞪着她。

「怎麼樣？」施明馨說明，手又伸過來撫他的腿子了：「我們是可以在相當友善的氣氛之中談這件事的。」

「你可以找別的人幹那個。」司馬洛

說。

「怎麼了?」她溫柔地在自己的乳房上一撫，又托起來：「我有甚麼不好?我雖然年紀大了一點，但是，我不算是一個醜怪的女人，你是男人，這種便宜，爲甚麼你要拒絕呢?」

「不!」司馬洛搖着頭：「不行。我看，我還是試試用難的方法了!」

她幽怨地看着她：「那你是太不近人情了，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幹這件事了，你却偏偏要撩起我的興趣來。告訴你，朋友，你打我，我會抵抗的，你不敢殺我，我却不怕殺你，你怎麼敢保證你不會給我殺掉?」

這話也有點道理。司馬洛遲疑着。的確，這種便宜，一個男人怕甚麼佔呢?不過，當他想起費里安也曾經和她一起做這樣的事情時，他又覺得倒胃了。他說：「你隨時可以去找費里安的。」

「哦，哦。」她笑起來：「原來消息的來源就是費里安。但我不會去找費里安的。」

「我知道他現在在那裏。」司馬洛道：「我可以替你把他找到來的。」

「不是這個問題。」她搖搖頭：「主要的問題是他太醜了，一個女人，總希望有個英俊瀟洒的對手。」

「既然太醜，你又何必找他呢?」司馬洛問道。

「祇是一次吧了。」施明馨說：「我是聽說他在這方面很有本領，所以我去一次!」她聳聳肩：「他果然是很有本領的，可惜就是太醜一點，看上去敎人倒胃。像你，那又不同，你眞可算是一個英俊的人。」

「祇是一次?」司馬洛問着，現在他忽然又覺得好一點了，既然祇是一次，而且她以後也不會再找他的。

施明馨又在地上躺了下來，擺出了一個誘惑的姿勢，而她是很會擺這種姿勢的。司馬洛的心怦然而動了。視覺上的誘惑，再加上她的手所帶來的觸覺上的誘惑，使他忍不住大大地興奮起來。

「來呀。」她說：「來呀，打我，但是不要太用力!」

「有些事情我是幹不來的。」司馬洛說：「我及不上費里安那麼服務周到!」

他指的是口才方面。在「口才」的方面，他的確是及不上費里安那麼本事的。

她也明白他是指甚麼。她搖搖頭：「那個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够氣够力，祇要你能够打!」

「好吧!」司馬洛說。他站了起來，而施明馨坐了起身了，期待地看着他。

司馬洛的手掌忽然一揮，就擊中了她的臉頰。「拍」的一聲響，她翻了兩個身，就剛好仆到了那棄在地上的短劍上面。這却是司馬洛的安排。司馬洛就是故意作這最後一下試探，試一試她有多少誠意。

她果然一手執住了那把刀子。司馬洛的心震了一震。但她雖然執住了刀子，却並沒有向他轉過來。她說：「這東西，我們在現用不着它了!」

她一揮手，那把刀子便飛了出去，「托」一聲刺在她的房門上。

她又轉過來對着司馬洛。

「怎麼樣?」司馬洛放下了心來，問着：「滿意不滿意?」

「很滿意。」施明馨嫵媚地笑着：「不過有一點你還得注意的，那就是不要打我的臉，我還得見人的，你打在看不見的地方吧，打在穿了衣服看不見的地方。」

「這也可以。」司馬洛說着，在她的面前跪了下來，又一拳揮出去，擊中了她的左乳。

施明馨「哎唷」一聲，又滾開了。這一拳顯然擊得她很痛，她的臉部肌肉痛苦地扭曲着，不過一方面又露出了一個享受的微笑。

「對了。」她說：「對了，就是這樣了!」

司馬洛血脈賁張，大大地興奮起來。他極少有機會這樣對付一個女人，起碼不會是爲了這種目的而對付一個女人。現在實行起來，他就發覺，那感受却並不如他預料中那麼醜惡的。而且簡直有一種樂趣。也許凡人都有一種虐待狂的，深深地潛伏在心裏，沒有機會引發出來，就自己也不知道存在了。

她說：「脫下衣服吧，沒有衣服阻着，不是更好了?」

司馬洛也覺得這是一個很有道理的提議，於是他就把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他已經有了高度的天然反應，而她對她所見到的也深感滿意。她知道她是遇到了一個眞正的偉丈夫，除了能給她變態的享受之外，後來也還會給她以正常的享受的。

這之後，司馬洛就向她拳打脚踢，不過是很小心地量力而爲，給她以痛苦，但又不是給她以最大的痛苦。

直到後來，司馬洛自己也忍不住了。她也忍不住了。

於是他停了拳脚。還是向她進攻，不過不再是用拳脚向她進攻了，而她對他是十分歡迎的。她顯然是已經期待了很久。

她好像一匹瘋狂的馬，那動作就像一匹瘋狂的馬。然而騎師也是一位一流的騎師，無論這匹馬如何瘋狂，都不能把他顚下馬背。而後來，這匹瘋狂的馬也被征服了，由瘋狂而靜止了下來，也不知道是第幾次登上極樂的高峯。

當她變成癱軟如棉的時候，司馬洛也有了一種英雄感。他說：「現在怎麼樣了，妳够了沒有?」

「不……不要……等一等!」她把他的手拉到胸前：「捏我!」

司馬洛如她所命。

「用力一點。」她說：「不要緊的，用力一點，我不怕的!」

司馬洛又用力一點。那個柔嫩的地方受了如此重大的壓力，一定會造成很大的痛苦，但是她不以爲忤，而且她視爲享受，雖然她是痛到淚水也流出來了。一個人，如果深嗜一件事情，那就是受一點痛苦，也在所不惜了。就如有人嗜辣，一面吃一面辣得在流眼淚，不是還要吃更多嗎?

她就是這樣。

後來，她又把他推開，使他與她分離了。司馬洛對此不大滿意，他還不希望分離，既然她已經得到了享受，那她也應該讓他得到一點享受的呀。

不過，也不要緊。他感到空虛之處，

又被她吻住了，一如那個女人在服侍費里安的時候。她含糊地道：「你使我很快樂，現在我也要你快樂了。」

這句話說起來是含糊不清的，由於她的嘴巴並不空。

司馬洛把身子放鬆了，開始享受她的服務。她的嘴巴十分技巧，而且一點也不嫌，甚至到了最後關頭，她也還是沒有放開。可以說，她把他的迸發的熱情全部承受了，承受進了肚子裏，而她還覺得像是得到了甘露。

司馬洛禁不住長嘆了一聲。這眞是高度的享受，更好的就是受而不用施。因爲他在這件事上是認爲受比施更爲有福的。他並沒有爲她作同樣的服務。

不過，她亦並沒有要求他如此。

她祇是軟軟地伏在他的身上，輕輕地嚙咬着他結實的肌肉，讚嘆地說：「你是一個美麗的男人，眞美麗，我願意每天做你的奴隸!」

事後的慵倦使司馬洛一時不想說話，不過，他却是絕對不放心在這裏睡着的，因此他最後提起精神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談了吧，施明馨?」

「你叫甚麼名字?」施明馨還是愛不釋口地嚙咬着他，一面問。

「司馬洛。」

她忽然停了口，坐直了：「司馬洛，我聽過你的名。你不是——」

「已經完蛋了?」

她聳聳肩：「我聽見有人是這樣說。不過，照你剛才這樣的表現，你似乎距離完蛋還遠。」頓一頓：「方美絲的霉運來了，你這樣一個人在找她。你是爲甚麼找她?」

司馬洛沒有說出來。他摸回了他的衣服，找到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深吸了兩口，然後慢慢地說：「你剛才說：方美絲和你未必一定還是朋友，爲甚麼呢?」

「這個狐狸!」施明馨露出了醜惡的表情：「她欠我五萬元!她騙走了我五萬元。」

「唔，五萬元。」司馬洛說：「這並不是個小數目，但也不是一個大數目。」

「錢還是在其次。」施明馨憤恨地咬着牙：「最重要的是心裏不服氣。大家都是幹那一行，她却要來吃我!」

「究竟發生了甚麼呢?」司馬洛問。

施明馨告訴了司馬洛，那件事還是發生在剛剛她把費里安介紹了給方美絲之後，她們一起在做一件工作，工作做好了，方美絲却不見了。本來施明馨是可以分得五萬元酬勞的，方美絲却帶着這五萬元失了踪。

自然，她是把施明馨這五萬元給吞掉了。

「那你就這樣樣算了嗎?」司馬洛說：「你不找她算帳?」

施明馨苦笑聳聳肩：「找到了又怎樣?我鬥不過她，也許她會把我殺掉的。我鬥不過她，也祇好算了。不過我是不會忘記的，我一直都記在心裏!」

「那現在你想不想找到她?」司馬洛問。

施明馨又緊緊地抱着司馬洛，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現在有了你，情形又不同了，你是鬥得過她的。」

司馬洛吸着香烟，考慮着，而施明馨却不斷地舐他的胸膛，就像那裏有些味道很好的東西似的。

「怎麼樣?」施明馨問：「現在，你認爲我及格了嗎?」

「及格甚麼?」司馬洛問。

「和你一起去找方美絲!」施明馨說道。

「你似乎有點誤會了!」司馬洛笑起來道：「當我初來這裏的時候，我並不是邀請你和我一起去找方美絲，我祇是要你告訴我方美絲在那裏，而你答應我的也是一樣，你祇答應告訴我方美絲在那裏!」

施明馨在地毡上坐了起身，瞪着他，搖着頭道：「沒有那麼容易的。」

「難道你要我用難的辦法?」司馬洛說。

施明馨露出幽怨的神情。「司馬洛。」她說：「你也不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難道你要我白白供應情報?在做我們這一行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恥辱!」

「你想怎樣?」司馬洛問。

「我總得有點好處的。」施明馨說。

「我替你向她追回那五萬元好了。」司馬洛說道。

「這不算是好處。」施明馨搖頭：「五萬元本來就是我的錢，她應該還的。而且，她也不祇值五萬元。」

「你以爲她值多少錢?」司馬洛問。

「那條鎖匙——」

「甚麼鎖匙?」司馬洛又問。

「別騙我了。」施明馨說：「這件事，雖然不是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我是知道的!」

「那你這算是奇貨可居了?」司馬洛說。

「不。」施明馨搖頭：「我知道這條鎖匙值多少錢，不過我也知道這是一件我幹不來的事情，所以我也沒有打算去找她。但是有了你，那又不同了。我是可以帶你去找到她的。」

「你需要多少錢?」司馬洛問。

「不是要錢，我祇是想參加一份和分一份，爲了私人的理由，也爲了利益的理由。你想知道方美絲在何處，你得帶我一起去找她。」

司馬洛又把香烟深吸了兩口：「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這個辦法又有甚麼不好?」施明馨說：「難道你不需要一個幫手嗎?而且，這個幫手又可以陪你上床的，你還想怎樣呢?」

司馬洛微笑：「我現在倒想上一上床，這裏的地毡雖然也是上好的地毡，總是還嫌硬一點的!」

「來吧，到房裏來!」施明馨說。

她把他拉起來，半扶半拉地陪他進睡房裏。睡房裏那張床是凌亂的，那是因爲施明馨還是剛剛從床上起來，起來之後就碰到了司馬洛了，她根本就沒有機會把地方收拾一下。

她讓他躺在床的中間，最好的位置，自己則在旁邊坐下來，仍然把他當作一件寶貝似的把弄着。司馬洛相信，她認爲他可貴的地方不祇因爲方美絲而已。也因爲

剛才能給她那麼大的滿足。而且現在想起來，司馬洛亦不覺得她是太難滿足的，只要給她吃些苦頭就行了，不像那個女人，又老又醜，而花樣又要多。

司馬洛又吸上了一根香烟，這一次卻是她在梳粧枱上拿給他，而且替他點上。

司馬洛終於說：「你想佔多少份？」

「隨便你吧。」她說：「照我所知，你是一個很公道的男人，你是從來不欺負女人的，尤其是和你一起上過床的女人。你一定會給我公平的待遇。」

「如果你的條件這樣容易接納。」司馬洛說：「那我是很難拒絕你了！」

她把頭貼在他的胸膛上，深呼吸着。

「我很高興聽到你這樣說。」她說。

「你睡醒了沒有？」司馬洛說：「我們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從長計議？」

「現在我這麼興奮，還睡得着嗎？」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來談談第一步應該做些甚麼吧。」

×　×　×

施明馨在開車。她有一部很小的跑車，但是性能很好，而她的駕駛術也並不差，然而坐在她的旁邊，司馬洛卻總是有一種提心吊胆的感覺。

他害怕跑車，因為經驗猶新。

照例，和大多數女人一樣，施明馨是很多話的，她談得很多，多數是關於她自己。她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她過去幹過甚麼，希望將來幹甚麼。而這一套，她都是已經對他說過了的。老實說，這些話，在第一次的時候就已經不大悅耳了，第二次聽，則更給人以一種厭煩的感覺。不過司馬洛也沒有表示反對。他反而覺得高興。一個說話不經大腦，滔滔不絕的女人，通常不會是一個太狡猾的女人。胸無城府，才會如此，反而是那些默不作聲的女人，才需要加倍提防的。

事實上，他覺得施明馨這個女人相當可愛，被虐狂是一個缺點，除此之外，她就沒有甚麼缺點了。年紀比較大，這不能算是一個缺點，因為這是非她所能控制的。一個人，總有一天要老去。

他祇是希望她不是開一部跑車。

他們的車子結果並沒有失事，最後就在一處郊外的路邊停了下來。司馬洛下了車，施明馨則仍然留在車上，她伸手一指，說：「你從那邊走進去，通過樹林，就是農場了。」

司馬洛點了點頭。他循着她所指的方向，向樹林中走去，而施明馨則再開動了車子，沿路而去，漸漸被黑夜所吞沒了。

司馬洛走在一條小路上，通過了那座樹林，果然就看到前頭有一座農場出現在視綫之中。時候已經不早了，農場的外面已經沒有人，祇是住人的那座屋子，窗口還透着燈光。農場的工人已經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屋中休息去了。

這時，司馬洛又看見施明馨的跑車出現了，正沿着公路向農場駛來。他走的是捷徑，車子沿途而行則要繞一個大圈，所以結果人和車還是同時到達。

司馬洛停留在黑暗中，看着施明馨把車子開進了那農場的院子的柵門內，看着施明馨下了車，走向屋子的前門。

現在，他是跟隨着施明馨作找尋方美絲的第一步，而他們已經過了協議，認為還是由施明馨單獨出面的好，而司馬洛則在暗中掩護着她。可以預料，方美絲現在一定不高興有人來，找她的人，很可能會遭遇到危險，說不定她已經在可能有人找到來的地方佈下伏綫，把找她的人消滅了。司馬洛留在暗處掩護着，則可以收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功效。

現在，他們就是這樣做了。施明馨出面去進行刺探，司馬洛則躲在暗處掩護着她。

施明馨敲門，有人來開門，把她放了進屋，司馬洛就像鬼影一般從樹林的黑影中竄了出來，到了屋後的陰影中，然後沿着屋旁的牆壁慢慢移動，到了那亮着燈的窗外。

那窗子的裏面就是屋子的客廳了。司馬洛可以看到，施明馨已經在廳中，而有一個中年男人和一個中年女人正在和她說話。司馬洛不但看得見他們，而且也聽得見他們正在說甚麼。

那個中年女人正在說：「對不起，我們不認識一個叫方美絲的女人。」

「我是施明馨。」她認眞地說：「方美絲難道沒有對你提過我這個人嗎？」

「我們已經說過了。」那個男人不耐煩說：「我們根本不認識這個方美絲！」

「但你們不是鄺先生鄺太太嗎？」施明馨說：「你們自小收留方美絲，方美絲是在這裏長大的，後來她也常常來探望你們！」

「你一定是找錯地方了。」那個婦人搖着頭：「根本沒有這樣的事情！」

「你們用不着担心我的。」施明馨說：「我不會對她有什麼不利的行動。我是她的好朋友施明馨。」

「對不起，施小姐。」那個男人說：「我們是眞的不認識這個人，亦沒有這回事！」他還是死口否認着，並且再不準備和施明馨談下去了。他走到門口去開門送客。

施明馨祇好走出了門口，兩個男女就站在門口看着她上了車，施明馨開車走了。司馬洛則仍留在那窗外。當施明馨遠去了，車尾燈也消失了的時候，這兩夫婦才回到屋內。此時，司馬洛是更加留心聽他們說話了，因為他知道，他們現在說的就一定是眞的話。

兩個人回到屋裏，面面相覷，默默無言了好一會，然後那個男人說：「這一次，方美絲不知闖了甚麼大禍了！」

那個女的嘆了口氣：「這個女孩子，老是在外胡攪。也好在這一次她沒有回到我們這裏來躲，不然我們可有麻煩了！」

「但是。」那個男的說：「你怎知道她不會來呢？」

「如果她來，我們還是收留她的，是不是？」那男人說。

「那當然了。」那女人說：「她不是像我們的女兒一樣的嗎？我們怎能不理她呢！」

「是的。」那男人又嘆着氣：「我眞為她担心！」

「其實」那女人說：「像她這樣條件好的女孩子，是很容易可以找到一頭好人家嫁出去的，她卻偏偏要在外面亂闖！」

「現在的女孩子。」那個男人搖着頭：「誰猜得透她們心裏想的是甚麼？」

司馬洛離開了屋旁，匆匆跑回樹林中，沿着來時的路走。

施明馨已經把車子停在他們分手的地方，在等着他了。司馬洛回到車上，施明馨嘆了一口氣：「我相信，他們是不知道方美絲的下落的，方美絲眞的沒有回過這裏！」

「你猜得對！」司馬洛點頭。他也把他聽到的告訴了施明馨。他所聽到的，是更足以支持施明馨的猜想了。

施明馨說：「我們要不要再留着？」

「留着幹甚麼？」司馬洛問。

「留下來，等他們睡着了後，再把地方搜一搜。」施明馨說。

「我看不用了。」司馬洛說：「方美絲的確不在此地。將來也許她會來這裏也說不定，今天，她是不會到這裏來的！」

於是施明馨把車子開動了，向市區駛回去。一會，她說：「現在，我們最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找一個睡覺的地方，因為時間已經不早了！」

「對了。」司馬洛說：「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需要睡覺！」

他們住進了一間小小的酒店裏面，也不是兩個人一起去，司馬洛在市區的邊緣下車，自己乘的士到達酒店，開了一個房間，而稍後一點時間，施明馨也開了車子到達，另外開了一間房間，就開在他的房間對門。

他們是以陌生人的姿勢住進來的，酒店中人也並不知道他們是互相相識，不過，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卻不會有人發覺，也不會有人反對施明馨偷偷地越過走廊，到司馬洛的房間裏去的。

施明馨敲門的時候，司馬洛剛剛洗好澡，來開門的時候，身上就祇有一件毛巾褸，他詫異地看着施明馨：「怎麼了，你還沒有睡嗎？」

「我沒有那麼早可以睡着。」施明馨說：「我們唱歌的，你也知道的，總是以晝作夜，天愈晚，精神也就愈好的！」

「我也不太疲倦。」司馬洛說：「妳坐下來吧！」

她卻坐到了他的床上，一條腿子伸直，一條腿子曲了起來。她也是穿着一件浴後的毛巾褸的，這樣的姿勢一坐，毛巾褸腳的部份便翻了開來了。可以看到她下面也是甚麼都沒有穿的。

司馬洛深吸了口氣，眼光很自然地就給她那平時很少露出來的部份吸引去了。

她看看他，又看看他所注目的地方，微笑，把毛巾褸腰間的帶子解了開來。於是，她就露出得更多了。事實上，身子的正面是全部呈現眼前了，祇差身子的背面還沒看見而已。

司馬洛更加急促地呼吸了起來。

她慢慢地一躺躺了下去，柔聲地說道：「司馬洛，現在，如果你要我——」

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搖搖頭道：「還是不好了！」

「怎麼了？」施明馨詫異地說道：「我不是答應過，我會兼任陪你睡覺的工作嗎？」

「我不是不歡迎。」司馬洛說：「我是在想，和你睡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許會吵得震天作响，不會打破許多東西。這裏是酒店，不是我們自己的地方，這樣做了，很可能會惹上一點麻煩的。」

「不要緊。」施明馨微笑搖搖頭：「我可以為你服務。我也不一定那個，很久我都不會需要一次的，除非是有人先挑起了我的興趣呢。」

「這樣……」司馬洛遲疑着。

「來吧。」施明馨說着，把他一拉，使他也在床上躺了下來。

她替他解開了他身上那件毛巾褸的前襟，便開始吻他。

她的服侍，的確是美妙非常的。由於她和普通的女人不同。現在，她是以奉獻的心情在服侍他。她的需要與普通的女人不同，也因此，普通女人做不出來的事情，她也做得出來。

可以說，在她的身上，司馬洛可以得到從別的女人身上得不到的享受的。

她輕吻着他，一面替他把那件毛巾褸完全褪了下來。她的手指，咀唇和舌頭都在作着美妙的活動。到了後來，她使司馬洛再也忍耐不住了。司馬洛忽然坐了起來，而且把她一推使她在床上躺了下來。

「來吧。」她嚶嚀地說：「不要担心我，你要怎樣用我，就怎樣用我好了！」

司馬洛也盡情地用她。而結局也是和在普通女人身上的結局一樣。她並沒有要求應用一次在她家裏時的那種方式。而司馬洛可以感覺到，她也是有着很強烈的反應的。

後來，他們靜止了下來，躺在那裏休息着。司馬洛禁不住好奇地問她：「你剛才有甚麼感覺呢？」

施明馨聳聳肩：「我是一個女人，女人會有甚麼感覺呢？」

「但。」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你一定是要——我的意思是，一個有着特殊嗜好的人，如果祇得到普通的，就會覺得索然無味了！」

「我倒未至如此。」施明馨微笑：「我已經對你說過了，我是很久才會需要一次那個的，而且，假如不是有人挑動了我，我也不一定會要。」

「但，剛才你又有些甚麼感覺呢？」司馬洛又問。

施明馨禁不住笑了起來：「怎麼了，我不是已說過嗎？我和普通女人一樣，很快樂！」

「眞的？」司馬洛問道。

「眞的。」施明馨說：「不過，如果你要我證明的話，我卻是沒有辦法對你證明的。」

司馬洛又沒有做聲了。施明馨從床頭几上取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放進了他的咀巴，又說：「怎麼了，為甚麼問這許多？難道在這件事情上我也會騙你嗎？」

「我不是懷疑你騙我。」司馬洛說：「我祇是怕你得不到快樂。」

「怕我得不到快樂？」施明馨更加感到奇異了：「為甚麼？」

「為甚麼？為甚麼？」司馬洛說：「你是我的朋友，我也希望你得到快樂呀，我怎能夠單方面祇求自己的快樂？」

（未完）

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廿六）



前文提要：

翁長健叫一羣歌舞伎表演舞蹈來討好馬成，虞莫愁認出她們就是天魔女，但是受了迷藥不聽呼喚，虞莫愁只好回總宮請示，南宮俊和馬成則去接濟被困在富貴莊的東方英，帶了十條毒蛇給他們使用，再圖救援之計。然後再去訪風塵三俠，希望他們加入南宮世家加强勢力，南宮俊去到賭場，賭興大發，擲骰子做莊，一連輸了十注，最後一回注碼加大，結果以全紅三么通贏，大殺三方，賺回三百兩，管事的與南宮俊生發爭執，管事求救於賭場打手小辛，小辛反而責備管事的不合規矩——

浪子脫風塵　甘心爲武士

那是小辛出的手，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于九的幾個心腹弟兄立刻圍了上來，而且傢伙全出了籠，飛刀，鋼鏢，手叉子，小辛的反應很絕，他還是用拳頭，而且始終都是黑虎偷心那一招；只不過他的個子很高，比常人要高出一個頭，所以這一招「黑虎偷心」都偷在對方的鼻子上，只聽見嘁察察的碎骨聲以及叭叭的人體落地聲，七八條大漢，人人都是滿臉噴血地飛落出去，昏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而且每個人都會成爲扁鼻子。

他打得輕鬆俐落，自己身上連一點血腥都沒沾上，而且神情還是懶洋洋的，南宮俊倒不由得讚道：「好身手，老兄這一副身手委曲在這兒太可惜了！」

小辛看了南宮俊一眼道：「朋友，看你這一表人材，怎麼也幹上這一行呢，難道不可惜嗎？」

南宮俊笑道：「兄弟可不是倚此爲生的，只不過偶而高興小玩一次，懲誡那些貪心不足的人。」

小辛冷笑道：「看你的技巧熟練得遠在一般行家之上，居然會是個偶而客串的票友？朋友，這套過門少在我面前玩，你贏得的銀子，一個不少的給你帶走，可是你也得像他們一樣，領我的一拳再走！」

南宮俊忙道：「老兄，那可使不得，你那拳頭太重，領上一下，不死也得去半條命。」

小辛沉聲道：「朋友在進這個門之前就應該打聽一下，我人之初在這兒壓場子的時候，打濫仗會有什麼後果，那一個浪子也別想在這兒得手的。」

南宮俊道：「看樣子朋友是個很講理的人？」

小辛道：「我本來就是，所以還准你把銀子帶走！」

南宮俊笑笑道：「這幾百兩銀子，在

下可沒有看在眼裏，我這樣說你也許不信，這樣吧，我把贏來的以及我的本錢一起拿出來給閣下，交個朋友如何？」

他果眞把一叠六七千兩的銀票遞了過來道：「閣下可以認清楚，這是常厚號的票子，憑票兌銀，分文不差，可不是用來唬人的，這兒一共是八千兩左右……」

小辛接過銀票，一張張地看過，發現都是貨眞價實的眞票子，倒是怔住了；頓了一頓之後才道：「不行，我要你的銀子幹嗎？無親無誼，不該不欠的……。」

南宮俊道：「證明我不是存心來發財的，免去閣下的一記老拳，這總該可以了吧！」

小辛道：「你出手如此大方，我倒可以相信你不是職業郎中，但是我也不能接受你的銀子。」

南宮俊笑道：「這銀子不是我的，是別人用來買我的命的，我也不是送給你的，而是要你看看，這筆錢能否找個正當的出路，散給那些眞正要錢用的人了。」

小辛神爲之動道：「是別人用來買你的命的錢，這話怎麼說呢？」

南宮俊道：「這還不容易明白嗎？有人不想要我活下去，化錢買動了兇手要殺我，結果那個職業兇手看我不像個該死的人，跟我交上了朋友，把錢拿了出來，要我用來做好事，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法，所以才委託你……」

小辛一笑道：「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會用來做好事呢？」

南宮俊笑道：「因爲你是個講理的人，而且你有一對好拳頭，我信得過你。」

小辛看了他一眼道：「你這個人很有意思。」

南宮俊道：「我是個很有趣而不甘寂寞的人，如果你交上了我這個朋友，一定會感到很有意思。」

小辛道：「朋友，你是在何方得意？」

南宮俊道：「在江南一帶，以搗馬蜂窩爲業！」

小辛詫異道：「什麼，以搗馬蜂窩爲業？」

南宮俊笑道：「是的，那兒有馬蜂窩，我就去搗它一下，愈大愈好，換句話說，我是個專找人麻煩的人。」

小辛哦了一聲：「你今天是來找我的麻煩了？」

南宮俊道：「也可以這麼說，因爲你這樣混着太沒出息，而我却找到一個大馬蜂窩，一個人去搗恐怕搗不了，特地來邀你一聲，大家一起去搗。」

小辛道：「對不起，我沒興趣。」

南宮俊笑道：「我對你却很有興趣，尤其是對你的拳頭，你光在這兒打些不能還手的人有什麼意思？」

小辛笑道：「我也是這麼想，可是我打到現在，遇上的全是些不能還手，所以我有下一個誓言，要是被我打過一拳後，還沒昏倒的，我交他爲朋友，能够躱過我一拳，使我打空的人，我奉他爲大哥，如果他能打我一拳的人，我做他的奴才。」

南宮俊道：「要是一拳把你也打昏過去呢。」

小辛道：「有這樣子的人嗎？」

南宮俊道：「不管有沒有，你總得先想好了，萬一出現這麼一個人，才能立刻定下主意，以免臨時抓瞎。」

小辛道：「眞有那麼一個人，我不但做他的奴才，連命都要給他，隨他叫我做什麼，我都唯命是從。」

南宮俊道：「這可不太好，他若是個大壞蛋，叫你去做壞事，你難道也唯命是從嗎？」

小辛道：「我說過把命賣給他，如果他的命令是我無法接受的，我可以一拳打死我自己！」

南宮俊笑一笑說道：「這倒也是個辦法！」

小辛道：「你要找我帮忙可以，至少要能挨我一拳才行，我從不跟不是朋友的人共事！」

南宮俊道：「挨你一拳倒也沒什麼，可是你喜歡打人家的鼻子，這個習慣實在很不好！」

小辛大笑道：「你也不是非要挨不可，你可以躱過了，我認你爲老大，那就隨你的便了！」

一面說着話，一面拳頭已出手，快得如同閃電一般，南宮俊的動作也够快的，但是竟未能躱過，不過已經閃開了鼻子，那一拳挨在肩頭上，凌空幾個翻身，才把拳勢化開，定住身形落地，苦笑道：「好快的拳頭，好重的拳頭，這還是我第一次挨打！」

小辛看了他一眼道：「不錯！這是我第三次沒把人打倒下來，你可以做我第三個朋友了！」

南宮俊道：「你還有兩個朋友？他們是誰？」

小辛道：「我歸我，我有兩個朋友，却不等於你也有了兩個朋友，你是我第三個朋友，他們還不見得是你的朋友，因此你不必問他們是誰？」

南宮俊笑道：「我必須要問問，因爲你打過我了，我還沒有打你呢，萬一把你打成了奴才，他們是否會因爲此而不服氣來找我麻煩呢？」

小辛笑道：「你若眞有這個本事，我倒可以拍胸膛擔保一聲，他成了我的朋友，他們不一定會認你做朋友，因爲他們的脾氣較爲古怪，不輕易與人交往，但是你若能將我們打服了，他一定也跟我一樣，奉你爲老大！」

南宮俊笑道：「這敢情好，打了一個，收了三個，只是你能作主嗎，萬一他們不認賬呢？」

小辛道：「他們敢不認賬，我帮你打得他們認賬去！」

南宮俊道：「我能把你打服，自然不要你帮忙，只要你把他們找來，由我來打服他們好了。」

小辛道：「這也對，你就快打吧！」

南宮俊道：「我可不像你這麼悶聲不響的打冷拳，我要打你之前，一定先通知你，而且我也要打你的鼻子，現在你注意了，我就要出拳了！」

小辛道：「要打就打，別嚕嗦，你打吧！」

南宮俊右手疾出，兩指如鈎，指向小辛的雙目，小辛見狀大驚，連忙使手推住道：「你怎麼取眼睛了。」

話才說完，鼻子咚的挨了一拳，直打得他眼前金星亂舞，原來南宮俊取目一式只是虛招，等他雙手來架時，趁勢壓住了他雙手，也定住了他的身形，左拳疾出擂在他的鼻子上！

拳並不重，只是鼻子上挨一下，實在很不是滋味，酸溜溜的，眼淚也流了下來，小辛怒道：「你這個人好卑鄙，居然用這種聲東擊西的手法來取巧！」

南宮俊道：「我說要打你的鼻子，果眞打你的鼻子，怎麼是取巧呢，雖然我出手挖你的眼睛，那是虛招，你可以不理的，是你自己沉不住氣……」

小辛道：「我不理，你挖掉了我的眼珠怎麼辦？」

南宮俊笑道：「那是你活該倒霉了，不過也怪你沒有魄力，如果你敢信任我，就讓我挖掉眼珠也不去管我，一心保護的鼻子，我又能拿你奈何呢。」

辛本善語爲之塞，這一搏是他輸了，可是他實在輸得很不甘心。南宮俊似乎明白他的心意，淡然一笑道：「閣下似乎還不能服氣，這樣好了，剛才一搏作廢，我再攻你一招，仍然是取你的鼻子。」

辛本善揉揉鼻子道：「什麼，你還能打我鼻子一拳。」

南宮俊道：「要打你別的地方或許不容易，但是要打你的鼻子，不管多少拳，我想都沒問題。」

辛本善道：「笑話，只要你再擊中我鼻子一拳，我就把腦袋割下來輸給你！」

南宮俊道：「朋友，你爲自己立下了規約，可沒包括抹脖子在內。」

辛本善道：「不管那些了，如果我被人在指定的地位一連擊中兩招，這顆腦袋也是白長了。」

南宮俊道：「假如你心裏存有這種想法，我也懶得打你的第二拳了，因爲你祇是一個亡命市井的無賴匹夫，把大好的生命虛擲在這種無謂的意氣上，不值得我出手。」

辛本善道：「老子割自己的腦袋，關你什麼事。」

南宮俊冷笑道：「你是爲了打不過我而割腦袋，自然就與我有關了，我可不做這種無聊的事。」

辛本善道：「你還沒有打贏我呢？」

南宮俊道：「我對一個反覆無常，輕易改變主意的市井無賴，可沒興趣出手！對不起！我要走了。」

辛本善一步攔住他前面道：「不打我的鼻子一拳，你想走可沒這麼容易，朋友，辛老子可不吃你這一套。」

南宮俊道：「我不屑於出手打你。」

說完轉身要走，辛本善道：「你不打我，辛老子可要出手揍人了，那時你可別後悔。」

南宮俊不理他，忽覺背後風生，連看都不看，回手就是一拳，辛本善高大的身軀正以泰山壓頂之勢，撲將了下來，雙拳如搥，猛擊他的背後。

個子比他高，雙臂特長，南宮俊的拳不可能先擊中對方的。

但說也奇怪，辛本善的身子忽地一頓，雙拳只差寸許要擊中南宮俊時，忽地停住了，腦袋向後一仰，倒飛出去，別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辛本善卻明白，他的鼻子上又挨了一拳。

這一拳比先前重得多了！不僅打得他滿眼金星，也打得他滿臉開花，鮮血涔涔地流下來。

辛本善搖搖腦袋，又大踏步地趕上來叫道：「喂，朋友，你等一下，我還有話要問你。」

南宮俊站住了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辛本善道：「剛才你那一拳，施展的是什麼功夫。」

南宮俊道：「沒有名目，也可以叫做打牛拳。」

辛本善道：「打牛拳？這是那一家的武功。」

「那一家都不是，是我自創的，遇上不講理的蠻牛時，我就給他這麼一拳，給他一番警告，叫他安份些。」

辛本善現在一點都不生氣了，喃喃地唸了兩句「打牛拳」後，忽然叫道：「是隔山打牛的莽牛氣功。」

南宮俊淡然笑道：「武功沒有一定的名目，隨着各人的高興任意爲名，只要具有實用價值就行。」

辛本善說道：「朋友，你的武功具此造詣，應該不會是靠賭術來混江湖的郎中吧。」

南宮俊道：「我本來就不是，所以我肯把自己的本錢連同贏來的都交給你去做好事。」

辛本善道：「本來，我懷疑你剛才只是一番做作，根本沒有誠意，現在看來，倒眞是可能了，不過，我還是不懂，你有這一身武功，應該可以在武林中混出個名堂來。」

南宮俊一笑道：「武林中的名堂不可能靠混出來的，必須要有眞才實學，才能掙下個一席之地。」

辛本善道：「說的也是，朋友，你既不是爲財，到這兒來，自然也不是爲名，你打了我這種無名小卒，也揚不了名，你究竟是爲什麼而來呢？」

南宮俊道：「爲了閣下而來！」

辛本善道：「爲了我？我跟你沒什麼過不去吧。」

南宮俊笑道：「那自然沒有，不過我有一筆好生意，一個人幹不下，要找幾個幫手。」

辛本善道：「你要找我幫手，何必要拆我的台呢？」

南宮俊道：「不把你這邊拆掉，你不會心甘情願地跟我走的，現在你在這兒也混不下去了，只有跟我走。」

辛本善道：「那可不一定，我技不如你，但……」

南宮俊一笑道：「辛兄，先別把話說得太滿，免得收不回來，你何不聽聽我要找你做什麼生意呢。」

辛本喜道：「什麼生意？」

南宮俊道：「你總不能叫我在這兒談吧。」

辛本善想了一下才道：「好！我們換個地方。」

他用衣袖抹抹鼻子上的血，揚起南宮俊的那疊銀票，以及贏來的那些零碎銀子，賭場管事過來道：「老辛！難道就這麼算了，孫二爺那兒怎麼交代呢？」

辛本善一脚把他踢出個老遠罵道：「還有個屁的交代，老子不幹，他姓孫的有幾個腦袋還敢在夫子廟設場子，告訴他一聲，回家啃老米飯去吧，這兒收攤了。」

管事的被踹出了好幾丈遠，扒在地下起不來，其餘的人也不敢再上前攔阻了。

辛本善卻帶着南宮俊出了門，東一拐，西一轉，走到一家小酒館前，首先一脚踢醒了大門口打瞌睡那個小乞丐道：「去把你家老頭子叫來，說老子叫人揍了。」

那個小乞丐一溜烟似的去了！南宮俊道：「辛兄可是要他去找那位化三千華山川老哥。」

辛本善道：「不錯，你說要找幾個帮手，我想你絕不是爲着我一個人來的，所以乾脆替你約齊了。」

南宮俊笑道：「不錯！在下目的在你們風塵三友，還有一位上大人尙兄，也請辛兄一併相邀。」

辛本善道：「浪子就在這兒，不過，朋友，我可是把話說清楚，你的武功值得佩服，對你的爲人却還不怎麼清楚，尤其是你的生意，我連一個字兒都沒問呢？可不表示答應了，如果你無法說出使我們滿意的道理來，那就很糟了，不是你躺着出去，就是從我們三個人的身上跨出去，你最好先想想清楚。」

南宮俊道：「我已經想得很清楚了，這是一筆大買賣，能够有三位帮忙，十九可成。」

辛本善道：「敢情你是要我們合作做一票。」

南宮俊一笑道：「可以這麼說，只是絕不會與三位的夙志相違背，所以兄弟敢斗膽相邀。」

辛本善懷疑地看着他，半晌才道：「你對我們哥兒三個知道多少，你曉得我們的夙志何在？」

南宮俊道：「今天才聽得三位的大名，可是對三位的夙志倒大致有個了解，三位自隱風塵，想來不會是善男信女，更不是什麼省油的燈。」

辛本善怔了一怔，最後才道：「好！我現在不問你，回頭你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就好，否則……」

他不說下去，大步上了酒店後面的小閣樓，口中大叫道：「浪子，把你那小脚婆娘挪挪位子，開窗子散散氣味，我帶了個人來！」

說着一脚又踹開了門，南宮俊跟他上了樓，只聞得一股觸鼻的異味，連忙用手掩着鼻子，却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穿着長裙，亂着頭髮，匆匆地走了出來，臉上還是紅紅的。

辛本善沒理她，向着南宮俊道：「進來吧，你可得忍着點，在這個時候見浪子，必須受點委屈。」

南宮俊沒想到會是這麼一副場面，但是仍然踏了進去，由那個女的衣衫不整的情形看，那位浪子應該還是赤條條地躺在牀上才對，可是他一進屋子，却發現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衣履整齊地坐在一張小矮桌前面，對着四味小菜，引壺獨酌，一副自得其樂之狀。只是屋中還洋溢着一股氣味，說不上是什麼！

那是一間臥室，一張牀上的被子鋪得很整齊，可見沒人睡過，只是牀前有一口木盆，盆中有半盆熱水，盆邊是一張矮櫈以及一副散得亂亂的女人裹小脚的布。

那股子異味，就是從裹脚布上散出來的！

那個飲酒的男子長得頗爲瀟洒，只是眉宇間飄溢着一種懶洋洋的神態，却更增他的男性魅力！

辛本善進門後就搶着打開了窗子道：「浪子，我眞不知道你的鼻子是怎麼長的，這種氣味居然受得了！」

那個叫浪子的男人輕嘆了一口氣道：「人之初，你是天下最俗氣的人，所以才不懂得欣賞……」

辛本善道：「好了，省下你的那一套吧，告訴你一件事，今天我叫人揍了兩拳，都揍在鼻子上！」

浪子看看他的鼻子，忽而笑道：「我說你今天怎麼忽然會挑剔起我的鼻子來了，敢情是鼻子叫人打歪了，瞧你這大花臉的樣子，還不快去洗一下，那盆水還熱的，阿寶才洗了一半，水也還乾淨！」

辛本善不耐煩地道：「浪子，你再胡說八道，老子就把那盆水對你的狗嘴裏灌下去了！」

浪子哈哈一笑道：「三寸金蓮初出水，露滴一枝牡丹開，女人洗脚固是人間美景，這洗脚水嘛，却是千萬喝不得的，看樣子人之初是生氣了，阿寶！端兩壺酒上來給老辛壓壓驚，順便帶個手巾把子上來，對了，妳先洗洗手，老辛今天火氣大，受不了妳手上的氣味！」

辛本善氣得一拳搗過去，浪子縮脖子讓開了，辛本善倒也沒眞心想揍他。只是搶過了他面前的酒壺，引壺向口。那知壺中是空的，倒了半天，只得兩三滴殘酒，他一生氣，把酒壺從窗子裏丟了下去！

先前那個女的已經端了兩壺酒上來，見狀忙道：「辛大爺，那錫壺要三兩銀子一把呢，你可別拿銀子生氣！」

辛本善搶過一壺酒來，滿滿地灌了一大口，然後又掏出一大把的碎銀子道：「金寶，妳別小氣，賠妳就是！」

金寶對他手中的銀子只看了一眼，笑道：「辛大爺，你在我這兒連吃帶喝，幾時給你算過賬的，我敢收你一分銀子，我們的這位爺還不活活地要我的命！」

浪子懶洋洋地一笑，道：「金寶，說話要憑良心，我可是連汗毛都沒碰壞妳一根！」

金寶有點幽怨地道：「爺！你要眞肯

打我罵我也就罷了，那表示你還把我當個身邊人，就是你這客氣叫我擔心，三天兩頭的，高興時才來坐一下，叫人整天盼穿了眼睛，那知道你屁股還沒坐熱，拔身又走了！」

辛本善笑道：「金寶，要留住浪子，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腳洗得勤一點，由三天一次，改爲一天三次，這個死浪子的毛病，就是最喜歡看小腳女人洗腳！」

金寶忙問着：「眞的！爺！那我以後天天洗……」

浪子笑道：「騙你的。妳要是天天洗，我就絕足不來了，好好的一雙腳，偏要裹成那個粽子樣，肉擠骨卷，說多難看有多難看。妳洗腳的時候，我往妳腳上看過一眼沒有！」

辛本善一怔道：「浪子，是你自己說的，小腳女人洗腳時是天下最美的景象，難道是誑我的不成？」

浪子笑道：「那倒也不是，小腳女人洗腳時的韻味的確是天下最美的情韻，因爲女人纏過的蓮足，是她身上最大的秘密，連她的丈夫都不能看見的，每家女人在洗腳時都是門戶緊閉，唯恐被人看見…」

金寶有點淒然地道：「那是因爲我們知道這雙腳不好看，不敢給人看見，我的那個死鬼就是在我洗腳時闖了進來，看見了我的腳，以後就不再理我了，一直到他去世，都是冷冷淡淡的，浪子，你第一次要我當着你的面洗腳！我不是磨蹭了半天，就是怕把你給嚇跑了，一直到現在，我都是掩掩藏藏的！」

浪子哈哈大笑道：「眞要給我看見了那雙腳，我也非跑不可，我就是欣賞妳那掩掩藏藏的神態，以及把腳伸進了熱水中一燙時，那種眉舒眼展的神態，好得妳是三天洗一次，要是天天洗，就不會有那麼舒服，我若是天天看，妳也許以爲我不在乎，也不再掩掩藏藏了，就會變得毫無韻味，我可就眞的絕足不來了！」

金寶哦了一聲道：「浪子，你可得有良心，我是個寡婦，不怕別人的閒言是非，不避嫌疑的跟你在一起。半年來，不但管你，還要管你朋友的吃喝，沒跟你伸手要過一分銀子，你要是把我丟下了，我可只有上吊了！」

浪子皺皺眉道：「金寶，如果妳想要找個男人，就不該選上我這個浪子，一開始我就告訴妳，我是個浪子，不會守在一個女人身邊的！」

金寶抹抹淚珠道：「我可沒奢望想嫁給你，守着你一輩子，只要你三五天能够在我這兒住上一夜就行了！」

浪子笑道：「那妳放心，妳只要把我當作個朋友，不想改嫁給我，我始終會把妳當作最可愛的女人，最好的朋友，怎麼也不會忘記妳的！」

金寶忽又破涕爲笑了道：「眞的，你可不能騙我！」

浪子笑道：「我浪子的好處，就是說話算話！」

金寶嘆了口氣：「其實我這句話是多說的，你浪子從沒在一個女人的身邊躭得久過，最多三五個月，你就膩味了，把人丟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浪子神色一正道：「金寶妳說這話不公平，我從沒有丟掉過誰，倒是被別人丟了不知多少回，我很識相，絕不做使人爲難的事，當對方找了另一個男人時，我就悄悄地引退，可沒有主動地丟掉那一個女人過！」

金寶道：「胡說，那麼多的女人都說你負心！」

浪子一笑道：「那些都是有了丈夫的女人吧，我浪子從不跟人爭女人，也不願意跟人共女人，妳也是一樣，如果妳想嫁人了，我一定悄然地退走，走在路上碰到了，我也會裝成不認識妳，免得妨礙妳的家庭……」

金寶咬咬牙齒道：「我……永遠不嫁人了！」

浪子一笑道：「很多女人都說過這句話，可是她們都嫁了，不過對她們說這句話，我仍然很感謝，至少她們在對我說話時，是誠心誠意的。」

金寶剛要開口，忽然想起還有兩個男人在旁，臉上一紅，閉口不說退了下去。

辛本善向南宮俊道：「這就是浪子，他做人就是這個樣子，他的兩下子比我略爲高明一點！」

南宮俊拱手笑道：「佩服，閣下雖然廣結紅粉知己，却並不以虛情去騙她們，不近有夫之婦而保人名節，只此兩點，已可稱爲情中之聖矣！」

辛本善哈哈大笑道：「浪子可以稱得上情聖？朋友，你是否腦筋有問題。金陵城裏，秦淮的樓船舞榭間，你去打聽一下，他是有名的採花蜂，來者不拒……」

南宮俊一笑道：「這正是尙兄的可貴處！」

浪子也一笑道：「我倒是第一次聽人說我可貴！」

南宮俊道：「尙兄是最懂得情之眞諦的解人，所以才能在風塵中獲取那麼多的紅顏知己，因爲你尊重她們，對她們每一個人都是眞情眞意，從不以歡場女人視之，而且你也從不拒絕一個女人愛妳，這一點尤爲難得！」

辛本善道：「有大姑娘愛她，他當然不拒絕，這種好事，落到那一個人身上，都不會拒絕的！」

南宮俊笑道：「不然，一般男人涉足歡場，只是逢場作戲而已，他們只付出錢來買歡笑，而尙兄却以感情去安慰她們，這種胸襟行徑，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浪子爲南宮俊滿斟了一杯酒道：「好朋友！來！乾一杯，我活到這麼大，還是第一次有人能看到我心裏去！」

南宮俊引杯就口，一飲而盡，辛本善道：「完了！完了！我本來還指望你能代我打他一頓出口氣的，現在看樣子你是不會爲我而打他了！」

浪子哦了一聲道：「你這鼻子是他打的？」

辛本善道：「不錯，先後一共兩拳，第一拳我沒注意，第二拳我沒躲掉！」

浪子哈哈大笑，又爲南宮俊倒了一杯酒道：「好朋友，爲這件事就值得再喝一

杯，我一直就瞧着老辛的鼻子不順眼，想揍他兩拳而一直沒有機會，你替我做到了，我非敬你一杯不可，咱們這個朋友交定了！」

辛本善道：「浪子，你已經認定他是朋友了！也不問問他的姓名，底細，以及找你的來意？」

浪子笑道：「他能一眼看到我的心裏，也能在你鼻子上連揮兩拳，僅此兩點，就足够爲我友矣！別的都可以不問，不過你既然說了，我不妨問問，他叫什麼？」

辛本善翻翻眼睛道：「我……不知道？我沒問他！」

浪子道：「這倒妙，你連姓名根底也沒問清楚，就往我這兒帶，他要我們幹什麼？」

辛本善道：「我不知道，他沒說！」

浪子笑道：「你究竟知道什麼？」

辛本善還沒有開口，門口有人道：「他知道他的賭場被人攪了局，贏了一大筆銀子去，居然不讓他們抽頭，他的鼻子被人揍了兩拳，而對方却把贏來的銀子連同幾千兩的本錢，一起送給了他！」

說話的是個老叫化子，其實年紀並不太老，只不過他蓬着頭髮，亂着鬍子，就顯得蒼老了，他身上的衣服打了幾十個補釘，紅一塊，綠一塊，五花十彩，可是很乾淨，不帶一點灰塵，手腳顏面的皮膚很黑，那是太陽晒黑的，却不是髒，因爲他黑得油光水亮。

不用問也知道是風塵三友的化三千到了。

辛本善忍不住道：「臭要飯的，你都知道了！」

化三千笑道：「叫化子的消息最靈通，何況我就在你賭場不遠的巷子口更裏打瞌睡，人家開始大把輸錢的時候，我就知道了，而且也曉得你們那幾家場子非糟不可，我這下子可遇上個大郎中了！」

南宮俊笑道：「在下可不是郎中，賭得規規矩矩！」

化三千道：「朋友你有那一手本事，根本不用耍什麼手法，只要以內力控穩那兩顆骰子，擲出自己所要的點子就行了，而且一開始就放足了錢，等候着大魚上鈎，釣上那麼一條就够了，一個人再倒霉，也不可能連擲十副么二三的，我叫化子雖然賭不起，却能想得透，我聽說有人連擲十把么二三時，就知道小辛要倒霉了！」

辛本善道：「你就看着我倒霉，也不來帮一手！」

化三千大笑道：「你在那幾家賭場抱枱腳，不知道坑了多少人，我早就想搗了它，現在有人冒出頭來代勞，我自然是求之不得，還會帮你嗎？我要來也是帮着拆局！」

辛本善苦笑道：「我這是走了什麼運，交上你們這兩個朋友，我受了人家欺負，你們不但不帮忙，反而還帮着人家去，我們這十幾年的交情算是白搭了！」

化三千笑道：「交情歸交情，道理歸道理，人家佔住了理，那可沒法子，別說只揍你兩拳，就是宰了你，我們也祇替你收屍，因爲你原本該死！—

辛本善道：「我該死？我是踩了你的尾巴了，你要跟我這麼過不去？」

化三千道：「我問你，人家連輸了十幾把，每一把該賠的銀子，有沒有少過一錢？」

辛本善道：「沒有，在我把場的地方，誰也不能賴！」

化三千笑道：「好！那人家才贏了一把，你們就想耍賴皮了，這可不是輸不起嗎？」

辛本善道：「沒有啊！他贏的銀子全賠給他了！」

化三千道：「可是你們不讓他再賭下去！」

辛本善道：「他出老千手法，以內力控制骰子！」

化三千冷笑道：「老辛，說這句話你就該打嘴，只有使用假的賭具才叫出老千，如果能用內力控制骰子的點數，那是人家的本事，因爲這是硬碰硬的眞功夫！」

辛本善道：「賭場裏賭的可是運氣，不是本事！」

化三千說道：「人家連擲十幾副么二三，也是用的眞功夫，你怎麼不說那句話呢？」

「那是他自己銀子多，愛往外送，我管他幹嗎？」

化三千一笑道：「輸錢不管，贏錢要賴，難道你們這些開賭場只能贏錢而輸不起的！如果全是客人對賭，你出頭干涉倒也有個道理，可是你們自己帮場的人也都一個個下注了。你再揷手就是耍賴了！」

辛本善道：「要飯的，你是存心帮人家來訓我的！」

化三千道：「要飯的誰也不帮，只是講理，這件事明明是你沒理，因此你叫人揍了也是白挨，如果他沒揍你，我跟浪子兩個人也要好好揍你一頓，我們這三塊料當年插香頭的時候，在關老爺前面發過誓，不管是誰，有了不義之行時，另外兩個人會率先制裁他……」

辛本善默然無語，化三千又轉向了南宮俊道：「年青人，你打了老辛算是白打了，我們不能爲這件事向你理論，只不過你的目的並不是在錢而是冲着咱們哥兒三個來的，因此你就必須給我們一個明白交代了。」

南宮俊笑道：「在下邀請三位做一筆生意！」

化三千哦了一聲道：「你看中了什麼地方？」

南宮俊道：「百寶齋！天下最大的一家珠寶號。」

三個人臉色都爲之一變，化三千道：「朋友！你倒是會挑地方，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

南宮俊笑道：「自然知道，所以我才想挑他一挑！」

化三千道：「朋友！你說得倒輕鬆，你知道他們有多少人手與實力，百寶齋從來不請保鏢護院，可是他們所經營的珠寶，從沒出過一點岔錯！」

南宮俊道：「知道，不過也不見得就是牢不可破了，如果能有三位的帮助，我

相信可以碰它一下。」

化三千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會答應你呢？」

南宮俊笑道：「鳳凰不落無寶地，三位都不是能長時株守一地的人，居然在這兒一窩幾年，必然是有就下來的理由，現在大家目標一致，三位諒必不會拒絕。」

化三千沉吟了片刻道：「閣下就示下姓名來。」

南宮俊道：「在下先想知道一下三位的意向，如果三位沒這個意思，在下報姓名也是多餘的。」

浪子回答得最乾脆，簡樸地說道：「幹。」

辛本善道：「你在我鼻子上揍過兩拳，我把命都輸給了你還能說聲不幹嗎？」

化三千嘆了口氣道：「三個人有兩個同意了，我這要飯的也祇有捨掉老命豁出來賠上去了！現在該說你……」

南宮俊把雙手一拱道：「在下皖北鳳陽南宮俊！」

三個人又是一震，浪子道：「是南宮世家少主！」

南宮俊笑笑道：「寒家薄有微名，三位想必還能信得過，以寒家的聲譽，尚不致邀三位有不義之舉！」

辛本善這才笑道：「我的少爺，你怎麼不早說呢！」

化三千道：「少主不是着令毒蜂子邀我們晚上見嗎？」

南宮俊道：「是的！只不過我想能早一點見到三位，同時也爭取一點時間，因為情況有了改變了！」

化三千道：「少主對百寶齋有多少認識？」

南宮俊道：「我曉得了他們的底細，卻不知道他們平素的行事，剛好跟三位相反，三位居此多年，就近觀察，想必對他們的行動有了個印象，卻不明其底細！」

化三千道：「少主何以知道的？」

南宮俊一笑道：「想當然耳，金陵雖是六朝金粉之地，卻還不能把三位一留幾年，除非這個地方有什麼能引起三位注意的特殊狀況，但能夠引起三位興趣的，必然是些很特殊的狀況，因此百寶齋就首推第一了！」

化三千道：「少主說得不錯，我們三個都是為了百寶齋而留下來的，這幾年來的明查暗探，就是他們的庫房中也進出過幾次，卻始終摸不透他們的底細，他們的確是在規規矩矩地做生意，可是又有點不像，因為他們所化費的本錢太大了，有時候差不多是在做貼本的生意，化三千兩銀子買進一塊寶石，但他們卻以二千兩賣出去！」

南宮俊笑道：「那不足為奇，對象必然是官府中的顯要，他們想藉此示惠，以取得其他的方便！」

化三千道：「有些是如此，有些對象卻根本不必要如此討好的，有幾個買主只是一些地方上的混混，小縣城的皂隸衙役以及粉頭、船妓等人……」

南宮俊道：「那人買得起珠寶嗎？」

化三千道：「他們自己雖然買不起，卻可以買下轉個手，賺上幾百兩銀子，實在叫人想不透！」

南宮俊略一沉思道：「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吧！」

化三千道：「當然不是，別的人也不知道有這種賺頭的事情，進去買上二百兩的珠寶首飾，出來後隨便找個小珠寶號，甚至於送進當舖裏都能多當個五十兩的！如果沒有把握，誰會去做這種事情！」

南宮俊笑道：「這就容易解釋了，那些人手並不是轉變買賣珠寶，只是變相地領取津貼或酬報而已！」

浪子道：「我們也這樣想過，可是仔細地觀察過那些人，實在想不透他們對百寶齋能做些什麼！」

南宮俊道：「真正要做些什麼，一定是非常秘密的事，否則就可以明目張膽地到那兒去領取銀兩，不必再轉一道手了，或許那些人什麼都不做，只是百寶齋安插在那兒的暗樁，在必要時才動用的秘密人員！」

「看那些人卻不像！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南宮俊說道：「了解百寶齋的底細後，就知道不可能的事都變作可能了，他們是一個極有計劃，極為龐大嚴密的組織，若不是他們自己找了上來，誰也不會想到的！」

三個人都聽出了神，慢慢地靠攏了過來，南宮俊也放低了聲音，把百寶齋的底子，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一些事情，詳細地告訴了他們，把三個人都聽得呆了。

辛本善道：「弄了半天，原來是這一批活寶呀，難怪叫人難以捉摸了，他們還真能掩藏行跡，這麼多年來，居然一點破綻都沒有，也沒有什麼特殊的作為！」

南宮俊笑道：「破綻還是有的，要不然三位不會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了！」

化三千道：「我們只是為他們的高手太多而懷疑，可是觀察了很久，找不到一點毛病，他們的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錢，但一直規規矩矩，跟官府的關係很好！」

南宮俊笑道：「擁有大批的武林高手，刻意結交官府，就憑這一點，已經可以想到他們必將有所作為了，不是想佔城奪地造反，就在想在武林中，形成一股壓倒的勢力，成為天下武林的霸主！」

化三千道：「又是獨霸武林的老套，這些人怎麼不死心，江湖上永遠不可能出現一個霸王的，以前不知有多少人嘗試過，結果都敗得很慘！」

南宮俊道：「華老哥莫要小看了這一回，他們處心積慮，經過多年的籌劃，很可能會成功，因為他們走的官方的路子，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

「官方的支持？那能管用嗎，皇帝老兒難道還會下一道旨意，叫天下武林宗派門戶受他們的管轄！」

南宮俊道：「不錯！要是真有這道旨意下來，老哥，你是遵與不遵！」

化三千翻着眼睛叫道：「遵個鳥，我叫化子既不拿官家的餉，又不吃朝廷的粮，憑什麼要聽他的？」

「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你腳踏這塊

地，就得聽從朝廷的旨意，服王法的束縛，否則就是抗旨違法！」

化三千道：「抗旨違法又怎麼樣，他能咬了我的鳥去，老子不攪他個天下大亂才怪！」

辛本善道：「是啊，到時候豈僅是一人一地，天下的江湖人都會鬧起來，足可以把紫禁城拆成平地，多少年來，朝廷一直不敢管江湖人的事，王法也行不到江湖人的身上，就是因為朝廷知道惹不起江湖人，而且江湖人自成一個系統，以道義為綱，不會給朝廷增太多的麻煩，所以歷來的朝廷都不願意引起麻煩……」

浪子忽然道：「朝廷只是衡諸輕重，不便多事而已，並不表示朝廷就此承認了江湖人的特殊地位，事實上任何一個朝廷對江湖人動輒傷人，不服教化，不守王法的行為，一直就很忌諱，因此如果有人說可以把天下武林歸於一統，置於朝廷的管轄之下，朝廷豈有不支持的！」

南宮俊道：「尚兄的話很有道理，只不過朝廷要支持一個門戶出來，自然會相當慎重，首先要看看那個門戶是否足以鎮壓江湖，以及是否能臣服朝廷，百寶齋的一切，似乎都在向這兩個方向努力！他們廣結官府，在爭取廷議的支持。」

化三千道：「另一個條件就難了，百寶齋的人手不少，武功造詣也不錯，成立一個門戶有餘，但是若說藉以鎮壓江湖，則又差得太遠！」

南宮俊道：「華老哥，你對百寶齋的實力究竟有多少認識，你只看見百寶齋裏的幾個人，是否也調查過他們在別的地方，有些什麼人呢？」

浪子道：「我調查過一下，百寶齋另有十六處分號，分設在十六個不同的都邑，我也去看過蘇州，揚州跟在京師的分號，每個地方都有幾十名好手！」

南宮俊道：「那十六處分號想必都是如此，就是很大的一股力量，今方武林宗派，號稱最大的少林、武當，都比不上他們，這還是明裏看得見的，他們潛伏在暗地裏的人手有多少，就更難以探測了！」

三個人聽了都為之默然，辛本善道：「少主，南宮府是否準備對百寶齋展開行動呢？」

南宮俊道：「目前還不便，因為寒舍的職責只是維護武林安寧，在對方沒有做出危害武林的行動前，寒家是不能加以干預的，即使他們正式打出魔教的字號，開設門戶，寒家也不能干預，除非他們的行為不端，那才是寒家出頭的時候！」

化三千道：「這就難了，我們暗中觀察多時，也找不出一點毛病，甚且他們還是很正直，在暗中還做了不少好事，幫助官府，剪除了不少江洋大盜！」

南宮俊一嘆道：「這正是他們厲害之處，行仁示惠，使大家認為他們是仁義的組合，而後他們再進行什麼圖謀時，都有了良好的掩護！」

浪子道：「少主，你究竟準備如何行動呢？」

南宮俊道：「恰好他們找上，而且還給了我一個總護法的名義，我打算明裏相訪，澈底了解一下他們。」

浪子笑道：「南宮家的少主，就任魔教的總護法，光是這聲勢，也足以使江湖震驚了。」

南宮俊道：「這正是他們的目的，不過我倒不在乎什麼虛名，如果他們真是什麼仁義之師，我就是在他們門中擔任總護法也沒什麼，問題就怕他們表裏不一。」

浪子點點頭道：「不錯，大奸大惡之輩，必有一副偽善的面貌，他們不會把真相展示在少主之前的。」

南宮俊道：「這也是我想求助於三位的，我在明裏相訪時，三位能否在暗中刺探，摭拾證據。」

「什麼樣的證據。」

南宮俊道：「任何證據都行，不管是好的，壞的，三位都要公平地摭取，這樣才不會失之於偏，以我的了解，魔教本身就是個邪惡的組織，主要是他們的武功太邪了，但水能覆舟，也能載舟，或許他們鑑於以往之失，加以革新，想成為一個正大光明的門戶也未可知，我們在調查真相時，不可心存成見，抹殺了他們向善的可能性，這是要請三位務必把握住的。」

三個人都臉現欣色，化三千道：「是的，少主這樣做法才是真正的大公無私，如果少主只是要我們去找毛病，我們就會考慮了。」

南宮俊一笑道：「寒家在武林中管了這麼多年的閒事，並沒有造成自己的勢力，卻一直能得江湖朋友的支持，原因無他，就是寒家始終未背武林道統，處處以仁義為先，公義是尚。」

化三千道：「是的，南宮世家的俠名，我們是久仰的，所以毒蜂子來相邀時，老化子未曾徵得兩個朋友的同意就答應了，衝的也是府上的清名，如若只憑他馬成的名字，老化子連理都懶得答理。」

南宮俊道：「馬先生自從脫離百花宮後，一心就正，其行頗多可敬之處，在寒家也頗受尊重。」

化三千點點頭道：「馬成為人尚不失為正，所以他雖然隸身魔宮，以前老化子們也還跟他維持個點頭之交，只是像府上這等聲譽顯赫的門第，肯容納那樣的一個人，倒是頗為不容易！」

南宮俊一笑道：「寒家徵聘武士，只視其本身的行為是否正直，是否有正義心以及其技藝是否能夠得上一個奇字，此外一概不問，更不要什麼名門正派出身。」

三個人的神色俱為之一亮，南宮俊知道他們的心意，但是也知道他們的心意，不好意思出聲相求，因而笑道：「我以前沒管事，後來推荐了紅粉金剛中的東方英以及馬先生兩個人，俱為家祖母接納了就是一個例子！」

辛本善忍不住道：「府上徵聘的武士條件就是那三項，所謂技藝要奇，是以什麼為標準？」

南宮俊道：「沒有一定的標準，但至少要在一技一能上有較為特出的表現，這倒不是寒家有意刁難，而是因為寒家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屬於冒險犯難性的，如果沒有卓越武功的技藝，就無以自保，當然也

很難達成任務！」

浪子道：「這當然，南宮門中的武士，到那兒都很受人尊敬，自非偶然，一定要有過人之處！」

南宮俊道：「馬先生是以他的用毒之技爲重，東方英則是以她的刀法而入選的，三位是馬先生向我推荐的，他力言三位之能，我相信三位的能力是絕對沒問題的，所以才來邀請，邀三位帮忙！」

化三千笑道：「是請我們帮忙呢，還是做武士？」

南宮俊道：「帮忙，因爲我沒有權力直接就聘請武士，目前是家祖慈擔任府宗，武士一定要她老人家當衆敦聘才見隆重，而且也必須當衆現技，以示無偏無失，每個人都是如此，所以我現在無法給三位什麼名義，不過我已經把三位的名字通知了總管歐陽敬，完成了推荐手續，等得閒後回到寒舍，才能正式致下聘書！」

浪子道：「這中間當然要經過一番考驗？」

南宮俊道：「不錯！這是難免的，不僅是三位如此，連我這個少主，也是要經過一番考核後才認可的，寒家四易府宗，每個人都是通過了測試才即任的，不過那是他以武功折服了江南羣豪，被公認推爲武林盟主之後擔任是職的，南宮世家雖是以寒家爲主，却是許多武林正義之士的一個組合，每個人都是爲了正義而獻身，有很多約束，有數不盡的痲煩，却沒有一點好處！」

浪子道：「少主不必詳細解說了，武林中莫不以能廁身南宮世家爲榮，自然要嚴加考核的，我們承蒙少主器重和推荐，深感光榮，當然也甘心接受考核的，只是怕規定太嚴，我們給考察下來，連帶害得少主也丟臉，所以才有點擔心而已！」

南宮俊一笑道：「三位有些什麼能耐我並不知道，今天以前，我也沒有聽說過三位大名！」

化三千道：「那麼少主是憑什麼向府上推荐呢？」

南宮俊道：「是憑着兩點，第一是馬成的推介，他爲人謹愼，絕不會胡亂推重人，第二則是我自己的推斷，我聽說三位蟄居金陵多年，馬成尚不知三位的圖謀，只知道三位不是爲了莫愁別莊，我却想到三位必然是爲了百寶齋，三位能在百寶齋之側，就近監視觀察多年，而不爲所覺，僅此一點，我相信三位巳够格了！」

南宮俊前面說到只是馬成的推荐，三個人的臉上還不怎麼樣，顯然馬成在他們心中，還不够份量，可是後來南宮俊說到他們刺探百寶齋多年時，才露出了笑容，

浪子道：「我們很慚愧，徒自往返，毫無成果！」

南宮俊笑道：「尚兄太謙了，三位能看出百寶齋的可疑，已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再者我相信多少跟他們有過一番接觸與了解！」

化三千道：「說來丟人，我們先後進出十次，却被他們發現了八次，重圍之下，幸好仗着事前準備妥善，才沒有被抓住，當場出醜，不過我們三個人倒是在他們的倉庫裏搬了不少銀子出來！」

南宮俊一笑道：「那倒是很不容易，百寶齋在多少江湖人的覬覦下都沒有失過一次風，三位能在他們的金庫中予取予求，只此一項，已足驚人！」

浪子一笑道：「別說是百寶齋的小小金庫了，就是皇宮大內，我們要搬什麼東西出來，也是探囊取物，我們也不是看上他們的銀子，只是每次去都要撈上一點，萬一失手，也好有個說詞，偷銀子總比去刺探秘密好，十次得手的銀子，大約有幾萬兩，都被老辛拿去替他賭場裏的大輸家還賭債了！」

南宮俊笑道：「辛兄每次替那些押妻典子的賭徒們還淸賭債，原來是從那兒得來的銀子！」

辛本善道：「我只用了一小半來保全那些混賬的東西，免得他們妻離子散，其餘的銀子我都捐給了城裏的育嬰堂及養老院了，賬據記載得淸淸楚楚，一兩也沒落下我私囊，你們要查賬，我隨時都可以拿出來！」

浪子說道：「老辛，反正這是不義之財，隨你怎麼用法，我們連問都沒有問過你！」

辛本善道：「你們信任我，我却必須給你們一個明白的交代，這可是一點都不能馬虎的。」

南宮俊道：「三位的高潔胸懷，在下是十分欽佩的，今天傍晚，在下就擬明訪百寶齋，也許一個說不好，就會當場衝突，屆時希望三位能在暗中支援，最主要的是要探查四個女子的下落！」

化三千道：「究竟是四個什麼樣的女子？」

「一個是東方英，一個是跟她差不多年紀的西門蛟蛟，是蛇姬西門春之女，另外兩個是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子，一個叫月女，一個叫海女，原是百寶齋中訓練出來的人，不過，我想她們也會一起被刼持了！」

化三千詫然問道：「既是她們自己訓練的人，怎麼也會受到刼持呢？」

南宮俊道：「她們跟東方英在一起，而且我相信這兩個女孩子並不知道百寶齋要刼持她們！」

化三千道：「少主知道她們被刼持進了百寶齋嗎？」

南宮俊道：「我得到的消息，她們是被刼持到另一個地方去了，那兒是一個叫長春子的人在主持的，這個長春子被皇家封爲國師，在京師很有勢力，而他本人却與百寶齋主人是兄弟！」

「這就不懂了，他們既是兄弟，爲什麼要互相扯腿呢，百寶齋在拉攏少主，長春子却刼持了南宮家的武士！」

南宮俊一嘆道：「我想是他們兄弟間，也爲奪權事在磨擦，百寶齋意在嫁禍，想叫南宮世家去對付長春子！」

化三千點點頭道：「這一說就有道理了，旣是如此，我們到百寶齋去，也探不出什麼究竟呀！」

南宮俊道：「不過我想長春子也不是傻瓜，不會上這個當的，他一定會把人質仍是悄悄送到百寶齋去！」

化三千點點頭道：「嗯，這倒也有可能，誰也不願意平白無故地惹上南宮世家這個强敵！」

南宮俊道：「所以我到百寶齋明訪的時候，長春子很可能會叫他的人暗中活動，把那四個人送到百寶齋的秘密地方去，然後才設法點醒我……」

浪子道：「少主既然猜到了他們的計劃，只要找到了人，不動聲色就把人領回來……」

南宮俊一嘆道：「南宮世家無意爭名，可是也不能示弱，我把人領回來，對寒家的損失太大，如果其中沒有東方英，倒也好說了，可是有着一位南宮世家的武士，我不能表現得太軟弱，因此最好是我們自己把人救出來，不沾他們任何一邊的人情，也不上他們的當！」

浪子道：「就算把人救了出來，此事也不能作了。」

南宮俊道：「那當然，不過要看當時的情形再作處置了，現在雙方都知道我南宮世家已經把全部人手集中金陵，都想利用我們跟對方起衝突，我必須要非常愼重地處理這個局面，以免一個弄不好爲人所愚！」

三個人的神色也凝重起來了，化三千道：「少主說得是，這麼重大的問題，也不是我們三個人所能左右的，我們只有在今晚配合少主的行動！」

南宮俊道：「多謝三位支持，三位今晚在行動中若是受到了阻碍，實在到了無以脫身的時候，可以擺出南宮世家的招牌，跟他們攤明了幹！」

浪子道：「那怎麼行，我們還沒有正式入門！」

南宮俊道：「三位經過我的推荐，就等於巳經是入門了，所謂甄試不過是一道例行手續，南宮家人不輕易發出邀請，我對三位是絕對相信，才貿然提出請求，絕不是草率，也許在有些人看來，覺得列身爲南宮門客是一項光采，但是眞正成爲南宮門客的人，才知道這祇是一副沉重的擔子，每個人都壓彎了腰，我若是對三位沒有深刻的認識。斷不敢以此相煩！」

這番話才說中了三個人的心裏去了，化三千一拍脖子，大聲叫道：「成，貨賣識家，少主，就憑你這番知己之情我們三個把性命巴結你南宮少主也不虧了，今夜初黑之際，我們一定準在百寶齋候命！」

南宮俊也不多說廢話，起身雙手一拱道：「好！晚上見，假如一無所獲，小弟仍在此地會晤三位，時間以三更爲準，小弟在那兒，絕不會躭過二鼓？」

他告辭出來，那個叫金寶的女人正在櫃上招呼客人，見他要走，還趕着出來道：「這位兄弟，你要走了？怎麼不多坐一會兒呢？我巳經叫廚房裏給你們準備菜去了，你再坐一會兒，用了飯再走吧？」

南宮俊拱拱手道：「不了！多謝嫂子，我還有事！」

這一句嫂子叫得金寶開心極了，眉開眼笑地道：「兄弟！你是第一次上門，要不把你招待好了，浪子會罵人的，說我這個做嫂子的慢怠客人呢？」

她移着小脚出來，竟擋住了南宮俊的路，使得南宮俊啼笑皆非地道：「不！嫂子見諒，我有事，改天吧！」因爲金寶挽着他的衣袖，他只能微微地用了一點勁，才掙脫了開來，一路急急地走了。

馬成在暗中是一直跟着他的，飛快地追了上來道：「恭喜少主，又收下了三條胳臂，使南宮世家又添新草！」

南宮俊笑笑道：「不錯，風塵三友的武功造詣都出乎我意外的高，我雖然一連擊中了辛本善兩拳，都是化了點巧思，如是平平實實地動手對搏，恐怕三五十招內，我都無法動他一下呢，這三個人的身手，縱不高過宇文雷，也差不了多少，的確是難得的人才！」

馬成道：「他們隱身市井行俠，反而使大家不注意了，才致默默無名，不過有一個人似乎比他們更善於隱身，少主注意了沒有？」

南宮俊的確沒有注意，忙問道：「是誰？」

馬成道：「就是酒櫃中那個擋住少主的女人！」

南宮俊不禁一怔道：「她？她的名字叫金寶，是個居孀的寡婦，也是浪子的相知，却不像是會武功的樣子！」

馬成笑道：「那是少主未曾注意，我在對面却看得很淸楚，她從櫃枱裏趕出來，一下子就擋在了少主前面，抓住了少主的衣袖，動作很俐落！」

南宮俊道：「我因爲她未諳武功，未曾施展功夫！」

馬成道：「少主除非是在故意做作的情形下，行動比較遲緩，否則不知不覺間，總會流露出一絲練武的形跡，舉動總要比常人快速得多！」

「我在家中練武巳有多年，却一直沒被人發現！」

馬成笑道：「那是因爲府上每個人都有極高的身手，所以才忽略了這個細小的差失，屬下却一直都在注意這個地方，因而才能發現那些隱蔽的高人！」

南宮俊一怔道：「這個……我倒是始終沒注意，馬先生，你看見那個金寶也是會武的了！」

「是的，她不但行動快速，而且出手準，一把就抓住了少主的袖子，少主似乎還使了一點勁才掙脫開的，少主可知道自己使了多大的勁嗎？」

南宮俊道：「這個倒沒有注意，總之我也沒有特別用力，只是稍稍地用了一點力氣！」

馬成道：「屬下研究過，施到兩成勁道時，如果不是着意控制而發，本身是不會知覺的，少主覺得略略使了一點勁，差不多巳經是三成的勁道了！」

南宮俊一驚道：「有這麼大嗎？」

馬成道：「在下是觀察過很多人的反應後而得此結論，因此想來不會錯，少主的三成勁道如果施在一個完全不會武功的小脚婦人身上，該把她拖倒了才對，可是那個婦人却連身子都沒幌一下。

（未完）

其人其事

賀雲程聽聲辨技

希華

有些拳師盲了一雙眼，仍然可以聽聲辨技，有把握取勝，近一百年來，粵省的盲拳師當中最有名氣的兩人就是王隱林以及蕭昆山，這兩位的武功都是自幼學習武功的，晚年雙目失明，仍然可以憑着聽覺，知道敵人所走的方向，或者招架或者迎敵出擊，故此，平凡之輩，並非他們二人的敵手。其實北方亦有名拳師是盲眼的，不但盲了眼能够聽拳風就知道對方的拳勢，而且隨意出擊，更加古怪的是這一點，他並非早年學技，晚年盲眼，而是二十多歲就是盲了一雙眼的，換句說話，盲了眼睛然後習技，比以前高出很多，故此，他雖是盲拳師，以武功來說，却比一般拳師遠勝。

這個拳師叫做賀雲程，他的武功確實是少林眞傳，最擅長的就是一套花拳，拳出有聲，變化無窮，有如狂風驟雨，使人神迷意亂，故此稱做花拳，技成之後，他僅有二十六歲，在鄂北威武鏢局充任鏢師，押運貴重貨物，來往大江南北，一直都沒有碰着敵手，當時他並未盲眼，少年得志，豪氣凌人。

有一次，他受到鏢局吩咐，押運一批貨物，從湖北押到貴州，交貨之後，他喜歡遊覽，便吩咐其他鏢師即先走，單獨留在該處，沿途欣賞景色，打算過一兩個月然後回到鄂北。

那晚恰當有事，他在馬頭山的龍藏寺度宿，無法安寢，看見月色微明，索性走到寺內園林深處散步，他正坐下石櫈之上，忽然聽到拳風虎虎，抬頭一望，就發覺在園中的另外一個角落，有一名老僧正在練拳，看來拳拳有勁，十分出色，走近一看，這個老和尚竟然是龍藏寺的方丈，叫做「法本」禪師。

賀雲程的好勝心極濃，看見法本禪師的功夫不弱，衝口而出，高呼了一聲：「禪師，你，你的功夫不錯！」

法本禪師聽見有人叫他，便即收拳，走近行禮，說了一聲：「獻醜！」

法本禪師自行練習技擊，與賀雲程無關，殊不料賀雲程年少好勝，竟然向他提出要求，希望較量一下。

法本禪師謙稱自己的功夫太嫩，只是借此强身，並非打鬥之用，不過，賀雲程不信，堅持要較量一下，法本禪師無可奈何，只有跟他交手玩玩。

雙方的本領高强，鬥了一個時辰，仍未分出勝負來，法本禪師說：「我和你的功夫相差不遠，適可而止好了，我已鬥倦，想即歸寢。」

賀雲程認為兩人未分高下，不肯干休，纏着法本禪師講好明晚再鬥，法本禪師似乎有點累，想歇息，隨意點頭。

第二晚的深夜，兩人再到園中較量高下，賀雲程以為法本禪師已經超過花甲之年，以氣力來說，當然比不上年輕的一輩，長鬥一定吃虧，殊不料法本禪師的拳腳不凡，身手敏捷，賀雲程傾全力出擊，仍是無法把他擊倒，鬥了一會，法本禪師又再提出罷戰。

賀雲程說：「天色還未放亮，再鬥一會兒，便可分辨高下了，不必留待明晚再鬥。」

法本禪師聽了這番話，憤然說：「姓賀的英雄，讓我坦白點告訴你，以貧僧的功夫來說，昨晚便可取勝，不過貧僧是個出家人，心裏明白，如果一定要勝你，要出重手，到時你非死即傷，我跟你無怨無仇，實在不忍，向你求和，無非愛惜你的生命，連鬥兩晚，你仍要分出勝負來，甚至迫我今晚再鬥，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分出高下，到晚貧僧為了求勝，便不留手了，你切勿怪責貧僧心狠手辣，即使重傷，應該知道是你咎由自取。」

賀雲程年少氣盛，怎樣肯依呢？聽了這番話之後，更為憤怒，大聲說道：「你這個和尚還有甚麼重手招呢？如果有些絕招，隨便施展出來，我縱然喪命，也不後悔。」

他剛剛說完，便即標馬上前，向法本禪師進攻，拳法比前更密，打出了正宗的花拳，實在不易招架。

法本禪師認為他冥頑不靈，心裏已經有些憤怒，索性在招架當中暗藏絕招，忽然有機可乘，便把食指和中指向前一標，整體飛了過去，要出了二龍爭珠這一招，向他雙目插去，指頭剛到，賀雲程就覺得痛楚萬分，魂飛魄散，狂叫一聲，立刻暈倒。

賀雲程只知二龍爭珠這一招是壓倒對方之手然後標出，料不到這個老和尚却在五尺那麼遠的距離，突然飛身用兩隻手指插過去，無法預防，故此，一招就分出高下來。

法本禪師到了那時，雙手合在一起，狀如禮佛，說：「阿彌陀佛，貧僧本來沒有傷害你的心意，幾次勸你罷手，總是不依，而且亂拳打出，向我的要害進攻，如果我不出毒手，就要死在你的手上，你說過絕不怪我，希望你心裏明白。」

說完，他立刻取出藥物替他醫治，雖然賀雲程不致因此而喪生，但却已雙目失明。

法本禪師看見他已經殘廢，而且這一場災禍是由自己引起，不忍把他驅逐，便把他留在寺裏，作為閒人看待，不過，因他已盲，並無其他辦法生存，仍是要靠拳脚的，便敎他聽聲辨技的本領。到了那時，賀雲程然後知道法本禪師對於各派功夫非常熟練，不覺後悔，可是，眼睛已經盲了，後悔亦無用，只得用心學習，希望手上有勁，仍然可以在拳脚方面混飯吃，兼可自衛。

法本禪師的功夫實在登峯造極，他認為傷害了賀雲程的眼睛，是自己的過失，故此，用心教授，三年之後，賀雲程果然成材，雖然盲眼，仍可能跟任何强敵交手，到了那時，法本禪師才命他下山回到鏢

局去。

賀雲程返回故鄉，重到威武鏢局，各人看了，大驚失色，隨後各鏢師跟他較量，紛紛打輸，大家才知道他的眼睛雖然盲了，武功却比前更高，不覺暗暗佩服。

賀雲程雖然技壓羣雄，但已雙目失明，無法押鏢，只好聘請鏢師作為助手，任何人想投身他的鏢局，先要經過他的盤問一番，又再叫對方演一套技擊，跟着過招，非常精細，如果賀雲程認為此人有些本領，便把他留了下來，這傢伙如經他盤問和比武之後，奉命留下，多數是有點斤兩的，單是這種考驗已經使整個鏢局的人佩服。

賀雲程的本領並不止此，有一天，姓宋的富商到訪，自稱要到四川一行，請求兩位鏢師保護，還說他已經有兩名鏢師屬於少林派，不知合用與否。

賀雲程聽了，說：「本來到四川去，應該聘請武當派的鏢師較好，因為四川匪徒多數拳脚方面學峨嵋派，劍術則學青城派，少林的拳術太硬未必鬥得過他們，故此，我主張改聘武當的拳師。」

他只是依照當時判斷力而言，料不到這番話竟然傳了出去，給少林派的兩個拳師知曉，姓巫的拳師以及姓李的拳師都在嵩山少林寺學習武藝多年，足跡遍踏國內，然後投到宋翁的家，那時聽到賀雲程這番話，宋翁登時改變主意，不派他兩人保護入川，非常憤激，立刻前往找賀雲程算賬。

兩人異口同聲的指責賀雲程說話不檢，信口開河，賀雲程看見兩人來勢洶洶、毫不客氣，心裏甚感不滿，聽了此言，便冷然說：「我的本領就是聽風辨敵，宋翁既然誠意登門請敎，我不能不坦誠相告，絕不是有意破壞兩位，再者，你們兩位擅長的拳脚是那一類，請在我的眼前表演一番，讓我聽風分辨，就知道是那一種門派，進而判斷你們能否跟峨嵋派以及青城派的匪帮交手，而且有把握獲勝。」

姓巫的拳師單名一個奇字，聽了此言，便即開馬發拳，打出一套羅漢拳來，拳脚十分沉重，賀雲程側耳傾聽，待他演完，說：「這一套拳是少林正宗的羅漢拳，可惜你是南方人，還未學得齊全，如果你能够在少林寺內多留兩三年，成就不僅於此。」

巫奇聽了，不能不服，他確是南方人，到嵩山學技的，已經歷時七年，師傅說他武功尚未純熟，叫他繼續學習，可惜他思念故鄉，毅然離去，那時被賀雲程說破，當然是非常心服的了。

至於李忠，他的武功包括崑崙武當峨嵋各派，主要的是少林，因為他想賀雲程難以分辨，故此，輪到他表演的時候，他故意參入幾派的拳脚，表演完畢，賀雲程說：「你的功夫十分複雜，簡直是四不像，雖然學了十年，反而比不上巫鏢師，如果兩人較量拳脚，不出十招，巫鏢師就可贏你。」

李忠當然不服，就在賀雲程的臉前跟巫奇較量，巫奇跟他交手，只是在第三個回合當中，便即用連環腿把李忠踢倒，那時李忠也無話可說了，不由他不佩服。經過這次考驗之後，巫李兩人都十分敬佩賀雲程，不敢保護宋翁入川。

結果宋翁果然依照賀雲程的話去做，改聘兩名武當高手保護入川，途中兩次遇盜，俱是以武當派拳脚把强盜擊退。故此，他們對賀雲程更加尊重。

此後，賀雲程的大名就不脛而走，鏢局生意，也比前更好，他雖然瞎了一雙眼睛，能有此成就，亦覺心慰。

賀雲程的聽聲辨技的本領確是高人一等的，不止辨別拳脚，就算押鏢的人，用了幾分力，心情如何，他都瞭如指掌，確是難得。

有一晚，賀雲程跟門人正在鏢局大堂之內，忽然聽到敲門之聲，賀雲程叫衆人別做聲，讓他細心傾聽，過了一會，說：「在外邊敲門的人必然是風雷掌，是個不可多得的武林高手。」

各人不信，過了一會，賀雲程叫人開門，把敲門的人迎入大堂相見，此人竟然是個七十高齡的老翁，不過雙目烱烱有威，入門即問各人誰是賀雲程。

賀雲程說：「我是姓賀的，但却不知是否你想找的人。」

老翁說道：「我聞說賀雲程有聽聲辨技的本領，故此在外邊敲了一會門，然後走進來，你能不能知道我擅長那一派拳脚呢？」

賀雲程很悠閒的說：「我早已對門人說，敲門的必然對風雷掌有很深的造詣，如果我沒有猜錯，老兄擅長的必然是風雷掌。」

老翁聽了，暗暗佩服，說：「原來你就是賀雲程，佩服佩服，確是名不虛傳，聽聲辨技的本領，恐怕除了你，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老翁說完，轉身就走，各人看見這種情況，覺得奇怪，大家都不明白老翁的用意何在，於是請敎賀雲程。賀雲程坦然說：「此老的風雷掌非常精湛，一剛一柔，甚為到家，是屬於太極玄功的一種，剛柔並用，是不可多得的武功，倘若你們想學這一門功夫，是最好的機會，可惜他已經不知去向。」

賀雲程說這番話的時候，馬氏兄弟二人在座，緊記此言，事後到處查訪此人的行踪，結果查悉老翁姓江，單名一個平字，是河北尚黎人，對風雷掌有很深造詣，曾經苦練二十多年，此次因事南下，只是順道訪晤賀雲程而已。

馬氏兄弟查悉老翁住處，便毫不考慮，前往拜訪，老翁知道他倆是賀雲程的門人，嘆息一聲，說：「原來賀雲程不止是能够聽聲辨技，還能够聽人說話就知道別人的心意，他知道我有意授徒，故此特意暗示你倆來找我，好吧，我就以識英雄重英雄的宗旨收你們倆為徒，不過，學習風雷掌必須三年的時間去苦練，然後有希望成功的，你們如有決心學藝，就要留在此地。」

馬氏兄弟就此拜江平為師，江平敎他們風雷掌時，是用一枚圓形大石，放置在桌子上面，朝夕用掌按在石上推磨，手上有勁，然後，把剛勁變柔，另有一套風雷掌，眞的一掌殺人，後來馬氏兄弟也變成武林高手，不必細表。

—完—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臘鼓

（八）

前文提要：

莫寒梅因敗於舒文照手中，自動交出秘笈，奇怪！秘笈上竟寫滿了梵文……飛雲幫主下令驅逐舒文照，齊飛燕誓死跟隨他。此時的情況很危急，因爲黑白兩道集中金陵要對付他們，飛燕別墅外更是佈滿伏兵，他們決定乘夜逃走，却中了埋伏，衆人拚命衝出重圍，因而失散，舒文照受了箭傷，幸而倩兒相遇，二人決往滇西一行，行至山區，宿於一小洞中，忽然傳來二人談話聲，才知道行踪已露，山區全面封鎖，情形極爲不利——

僥倖出秘谷　雲南晤佳人

舒文照沉思半晌道：「他們好像都是兩個人一組，是麼？」

倩兒道：「不錯。」

舒文照道：「走，咱們出去。」

倩兒道：「你要做什麼？公子。」

舒文照道：「咱們找一個有利的位置，待他們一組搜來之時，出其不意的將他們制住，咱們換上他們的衣衫，也許可以混出山去。」

倩兒點點頭說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她依依不捨的離開舒文照的懷抱，忽然又眉峯一皺道：「公子，你的傷——」

舒文照道：「不必担心，箭傷已經不疼了，可能就要封口，劇毒逼在右臂，我還有一條左臂好用。」

倩兒道：「可是你無法提聚眞力，如果遇到必須動武之時怎麼辦？」

舒文照道：「我適才運功禦寒之時曾經試過，眞力提到六成，還不至發生什麼影响。」

倩兒道：「好吧，不過你要答允我，不到必要之時，一切由我來對付。」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好，好，依照妳就是。」

於是，倩兒轉身輕輕撥開洞口的野草，探頭向外面打量，在確定無人之時，才牽着舒文照的手一起躍出狐穴。

他們奔進樹林，掩蔽着身形躡足前進，走完約莫二十餘丈的森林，舒文照忽然停了下來。

倩兒道：「怎麼啦？公子。」

舒文照道：「這兒有幾棵枝葉濃密的大樹，前面是一條深不見底的山溝，咱們躲在樹上，搜索者必然不易察覺，當咱們得手之後，可以將他們丟進山溝，咱們的行跡就不會很快的被發現了。」

倩兒道：「好的。」

他們躍上一棵大樹，藉濃密的枝葉隱着身形，倩兒掏出她的獨門暗器「柳絮飄」，兩人偎在一起等待着。

約莫盞茶時分，一陣衣襟帶風之聲由一側傳來，倩兒分開樹葉一瞧，不由神色一呆。

是有人來了，但却有九名之多。

倩兒的柳絮飄是一種細小的暗器，只要撒出一把，九人也可以同時收拾下來。

只不過一把暗器同時向九人招呼，倩兒不敢担保沒有漏洞之人，只要被他們逃走一個，甚至只呼叫一聲，舒文照二人的行跡就會暴露。

因此她遲疑着，事關兩人的生死，她不得不愼重考慮。

倩兒這一遲疑倒是對了，因爲他們獲得一個意外的發現。

此時月光雖是頗爲混暗，但他們居高臨下，依然瞧得十分淸晳。

那九人全部身着黑衣，面孔也包着一塊黑帕，只有一對精芒逼人的目光露在外面。

他們在距離森林五丈靠近山溝之處停了下來，其中一人道：「我去請示一下谷主，你們依然分組繼續巡查吧。」

此人交待了之後，便一脚向山溝跨過去。

倩兒睜大雙目瞧着，她不明白這人在攪什麼鬼。

因爲入山之時她瞧過這個山溝，黑忽忽的，可以說深不見底。

那麼此人一脚跨去，將是怎樣的一個後果？

他是自殺麼？

不，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瞧他那麼輕鬆自然的神態，決不可能是在尋短見。

再者他分明說過，他是去請示谷主，更證明他決不是跳崖尋死。

這些都是倩兒在那人跨向山溝之時的想法，她的思緒還在流轉，那人已在山溝之中消失。

「啊，公子，你說他……」

「他是去請示他們的谷主。」

「可是那山溝深不見底……」

「咱們只見到部份，不能斷定山溝之內不能住人，我想此地必是進山溝的一個入口。」

「這當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倒是眞想進溝去瞧瞧。」

「好，咱們去。」

「啊，公子，我是說着玩的。」

「我倒不是說着玩，此等怪事百年難遇，咱們既已遇到了，怎能輕輕放過。」

「可是，公子，咱們人單勢孤，再說你的傷……」

「傷勢已無大碍，只要小心一點，不會有事的。」

「這個險冒得太大了，公子，我認爲咱們很難獲得走出山溝的機會。」

「妳害怕麼？倩兒。」

「不，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什麼都不害怕，我只是覺得咱們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險。」

「倩兒，妳還記得適才在狐穴聽到兩個人的談話麼？」

「當然記得。」

「那妳該知道他們有一種不能讓外人知道的秘密，既是不能讓外人知道，必然不是一種好事，咱們如能事先知道或破壞，說不定會避免生靈塗炭，挽救一塲浩刦，所以冒點險是值得的。」

「你是決定要冒這個險了？」

「是的。」

「好吧，反正你死了我也不願活，走吧。」

他們由樹枝上躍下，迅速奔到山溝之旁，及運目一瞧，兩人同時神色一呆。

倩兒道：「公子，我分明瞧到那人在此消失，何以咱們瞧不出由那兒下去？」

舒文照道：「如果隨便會讓人瞧到入溝之處，他們就不會如此神秘了。」

倩兒道：「你說這兒是一條入溝的秘道？」

舒文照道：「也是一條險道，如非功力極爲精湛之人，就無法由此地入溝。」

倩兒道：「好像你都知道，我可是不太明白。」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妳集中目力，再仔細瞧瞧。」

倩兒依言集中目力，向溝裏仔細瞧看，最後她終於啊了一聲道：「公子，我瞧到了，那是一條繩索。」

舒文照道：「不錯，是一條繩索，但如非內力功力具有極高火候之人，決不能輕率一試！」

倩兒道：「咱們行麼？」

舒文照道：「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不過山溝之內有風，使那繩索搖擺不定，咱們必須瞧準了再躍過去，否則……」

倩兒道：「公子，我倒眞的有點害怕了。」

舒文照道：「不要怕，那繩索是繫在橫亘山溝兩壁的一條鋼索之上，咱們縱然失手抓不到它，至少也可以抓到鋼索，所以危險雖有，並不太大。」

倩兒道：「好……好吧。」

舒文照道：「我先躍過去試試那繩索的韌度，如果能够承受兩個人就招手，我如是搖手，就表示我先下去，妳待一會再來。」

倩兒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她那眉峯之上，却籠罩着一片深愁。

舒文照握着她的玉手，將她擁入懷裏，低頭在她的櫻唇上輕輕一吻，然後轉身一躍，向那繩索凌空抓去。

橫亘兩壁的鋼索由岸邊向下約莫十丈，那繩索距岸邊約有七丈遠近。

舒文照以天馬行空之勢，由溝邊斜斜飛出，伸手一撈，不偏不倚的正好抓到那條繩索。

他試了一下手中的繩索，覺得它柔軟而堅韌，遂向倩兒招手，叫她飛躍過來。

倩兒原是有點害怕的，但由於舒文照適才一記輕吻，以及他事先示範，使她增加了不少勇氣，於是纖足一點，向着舒文照騰身躍去。

她的輕功不弱，這騰身一躍有如流矢划空，只不過她不是去抓繩索，而是投向舒文照的懷裏。

好在舒文照已瞧出她的心意，立即用單臂挽緊軟索，伸手一撈，正好摟着她的纖腰。

她這一衝之力頗爲强大，懸空的鋼索不由連續一陣顫抖。

倩兒嚇得尖聲大叫道：「啊，公子，嚇死人了，該不會掉下去吧？」

舒文照道：「不要叫，倩兒，別讓裏

面的人聽到。」

倩兒道：「可是我怕嘛。」

舒文照道：「不要怕，咱們會平安的，抱緊我，我要下去了。」

倩兒像一條八爪魚似的，用雙手雙脚纏着舒文照，他以雙手交替，向下面緩緩移動。

下墮二十餘丈，穿過一片浮雲，下面的景物便巳清晳可見。

舒文照低頭向崖底瞧了一眼道：「糟，下面敢情是一片毒水。」

倩兒說道：「你怎麼會知道下面是毒水？」

舒文照道：「它顏色深黑，四週寸草不生，如非水中有毒怎會有這等現象？」

倩兒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跳到毒水裏找死。」

舒文照道：「妳會蕩鞦韆麼？」

倩兒道：「當然會，咱們女孩子最喜歡玩這個。」

舒文照說道：「那就要瞧妳的了，蕩吧。」

倩兒道：「好法子，不過你可得幫着點兒。」

她的雙腿原是盤在舒文照的腰際的，為了蕩鞦韆，不得不放它下來。

俏丫頭的確是箇中能手，柳腰一彎一彈，雙腿隨勢一蕩，原是垂直的軟索，立即蕩開數尺。

經過幾個來回，他們巳到達陸地的上空，兩人同時一鬆，就輕如落葉一般的踏着實地。

倩兒輕輕一嘆道：「好險，倒也挺好玩的。」

舒文照道：「如果被人瞧到就不好玩了，此地危機四伏，咱們得先找個地方隱藏起來。」

他牽着倩兒先奔進一片密林，再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小心前進。

穿過密林，是一座高約三丈的土丘，舒文照由樹後伸出頭去瞧了一眼，立即縮身在一株巨大的樹幹之後。

倩兒道：「有人？」

舒文照道：「兩個。」

倩兒道：「讓我收拾他們。」

舒文照道：「咱們不能打草驚蛇，繞到那邊去瞧瞧再說。」

他們換了一個方向穿越密林，及到達綠林隱身查看，目光所及兩人又是一呆。

林外一片平陽，縱廣約莫十餘丈，平陽之外大厦千間，是個十分宏偉的建築。

但那平原之上，却有四名勁裝大漢在往返巡行，他們如要通過，除了硬闖別無選擇。

倩兒悄聲道：「怎麼辦？公子，咱們好像無路可走了！」

舒文照略作沉思道：「倩兒，妳那柳絮飄是不是一種十分罕見的暗器？」

倩兒道：「是的，雁蕩門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門派，本門又人才凋零，除了咱們姐妹，就只剩下我那殺父仇人了，更重要的是柳絮飄因人而授，我想普天之下，除了咱們姐妹，沒有人會使用此一暗器。」

舒文照道：「柳絮飄中人之後，傷處是否瞧得出來？」

倩兒道：「很難瞧出，因為柳絮飄中人之後便隨着血液而行，直到攻心爲止。傷口只有針尖大小，除非熟知本門暗器之人決難瞧出。」

舒文照道：「好，妳用柳絮飄放倒四名巡行之中的一個，待他們一亂之際，咱們就由平原的邊沿奔過去。」

倩兒取出一枚柳絮飄，覷準其中一人，纖掌一揚，柳絮飄便無聲無息的電奔而出。

「啊……」

「怎麼啦？魏平。」

「不知什麼東西在我的脖子上咬了一口。」

「這有什麼了不起？瞧你那麼大驚小怪的。」

脖子上被什麼咬了一口，無非蚊虫之類罷了，被蚊虫咬一口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但那名叫魏平的大漢却面色一變，並一頭栽倒下去。

蚊虫難道也會咬死人？這豈不成了天地間的一件怪事！

既是怪事，自然具有極爲强大的吸引之力，其餘的三名大漢全被它吸引過去。

這是柳絮飄的傑作，它幫助舒文照等渡過了第一道難關。

他們越過平原，到達一堵圍牆之下，兩人調息了一下眞氣，再默察牆內動靜。

嗖嗖寒風，唧唧虫鳴，除了這些，牆內像死城一般的靜寂。

按說，這應該是安全的。

但以身在險地，舒文照依然不敢絲毫大意，他們先縱身搭上牆頭，待確定毫無危險之後，才由牆頭飄身而下。

這裏是一片花園，只見奇花異卉，美不勝收，而亭台山石之設置也頗富匠心，使置身其中之人，心胸會爲之一暢。

倩兒忍不住連聲稱讚道：「公子，好美……」

舒文照道：「不錯，此間主人必然不俗。」

倩兒搖搖頭道：「此人格局雖高，可惜終非正道。」

舒文照道：「妳說的對，由那般人的裝扮推想，此間主人可能與那神秘帮派有關。」

倩兒道：「所以咱還得小心一些。」

舒文照道：「身在虎穴，自然要小心了，走，咱們去那邊瞧瞧。」

由一扇虛掩着的紅漆小門，進入一條曲折的走廊，經過不少房屋，終於到達一所大廳。

此時廳上酬酢正殷，似乎在舉行一項宴會，但舒文照對參與宴會的主客，却有點惑然難解。

一名虬髯滿腮，面貌威嚴的中年大漢，却蟒袍玉帶，身着王爺的服式，他週旋於十幾名客人之間，顯得十分活躍。

客人大半都是文官武將，只有一名目光有如利刃的黑衣婦人，與宴會的氣氛似乎不太調和。

據說，與會的主客之中，應屬王爺最具權威，但這位王爺却事事仰承黑衣婦人的鼻息，有時竟像奴才對主子一般。

王爺都如此卑躬屈膝，其他文武官員自然不必說，這是令人詫異的情形之一。

再說，荒山絕谷之中，原是草蟒聚集之地，王爺將軍，一方大員，何以會在此地舉行宴會？

舒文照正百思不解之際，一股冷風忽然直襲他的脅門，他剛剛暗道一聲「不好」，却巳中了別人的道兒。

此時廳上的酬酢停止了，那黑衣婦人冷哼一聲道：「帶過來。」

舒文照回頭一瞧，發覺出手暗算他的也是一名黑衣婦人，只不過較廳上的婦人年歲稍輕，約莫只有三十上下。

再瞧倩兒，她也被另一名黑衣婦人所制，他們入谷探秘的行動，遭到了澈底的失敗。

他們被帶上大廳，黑衣婦人向他們打量一陣道：「昨天出現在本谷禁地的是你們？」

舒文照道：「不錯。」

黑衣婦人道：「是想探查本谷的秘密嗎？」

舒文照道：「原先不是。」

黑衣婦人道：「此話怎講？」

舒文照道：「原來咱們只是想找個地方借宿，後來聽到貴屬下的談話，才引起咱們的好奇心。」

黑衣婦人面色一變，回頭對一名身着將軍服式的大漢道：「問問是誰說的，快去。」

身着將軍服式的大漢說道：「屬下遵命。」

黑衣婦人再轉向舒文照道：「你的胆量不小，武功也算不弱，當今之世，能够生入本谷的你是第一個。」

舒文照道：「多承謬讚，在下慚愧得很。」

黑衣婦人道：「你是誰？」

舒文照道：「在下舒文照，他是在下的書僮倩兒。」

黑衣婦人雙目大張，兩股像利刃一般的眼神，緊緊向舒文照瞧看看，良久，忽然哈哈一笑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就是本帮叛徒韋娃的丈夫？」

舒文照心頭一懍，暗忖：「這才是不是寃家不聚頭，自己一路逃避，到頭來終於送進別人的手裏。」

雖是如此，他依然冷冷一哼道：「不錯，韋娃的確是我的妻子，我可不知道什麼叛徒不叛徒。」

黑衣婦人道：「事到如今，可不由你不承認，說，叛徒韋娃在那裏？百敗秘笈藏在何處？」

舒文照道：「我正要問妳呢，妳倒問起我來了。」

黑衣婦人面色一沉道：「姓舒的，咱們這兒五刑俱備，你最好說實話免得傷了感情。」

舒文照道：「我說的是實話，妳應該知道百敗秘笈是被太湖，王官堡，及上清宮所奪，後來咱們收回了太湖的一份，誰知莫標却交來一份贋品，咱們原想再向太湖交涉，你們却以卑鄙的手段偸襲飛燕別墅，現在舒某妻子星散，存亡莫卜，妳說我應該問誰？」

黑衣婦人道：「好一張利嘴，哼，只要你到了咱們的手中，不怕齊飛燕韋娃不乖乖的就範，來人呀將他們押進死牢。」

× × ×

「公子，咱們的時運爲什麼如此不濟呢？」

「不要着急，倩兒，他們在沒有獲得百敗秘笈之前，咱們會平安的。」

「可是咱們總不能坐以待斃？」

「咱們先設法衝開穴道，再設法逃出絕谷，事情還未到山窮水盡，千萬不可灰心。」

「公子說的是。」

死牢又黑又髒，霉氣撲鼻，實在不是一個好受的地方。

舒文照雖然在如此惡劣的逆境之中，却能神色安詳，心神不亂，這給予倩兒無比的勇氣。

她先爲舒文照換了傷藥，然後盤膝運功，片刻之間便巳進入忘我之境。

一個時辰之後，她一躍而起道：「公子，我的穴道衝開了，讓我替你解穴。」

舒文照道：「好的。」

她替舒文照解開穴道，忽然又噘着嘴道：「公子，這兒地方不是人住的，咱們快想法子出去。」

舒文照道：「咱們自然要出去，只怕頗爲不易。」

他們分別向四週查看，希望找到一條逃生之路，結果舒文照失望的一嘆道：「這是一個山洞，又有一道用堅石做成的洞門，除非有無堅不摧的寶刀寶劍，咱們就不可能逃出此地。」

倩兒適才也查看過了，她當然知道舒文照說的確屬實情，不過，求生是人類的本能，她不甘心困在這裏任人宰割。

因而她指着那扇石門道：「公子，如若咱們兩人同時發掌攻向石門，你說有沒有將它震開的希望？」

舒文照搖搖頭道：「我適才暗中運勁試過，石門太厚，咱們縱然合兩人之力，也無法將它震開。」

倩兒幽幽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聽命運的安排了。」

舒文照無話可說，只是輕輕握着她的玉手，算是給她一種無言的安慰。

一天就這麼過去了，這一雙主婢，眞個是渡日如年。

這間死牢約莫兩丈大小，一邊舖着稻草，算是他們的床榻，另一邊放着一隻便桶，作爲他們排泄之用。

每日上下午有人打開石門上的一個小洞，送進來幾個黑饅頭及一罐冷水，讓他們勉强渡日。

當夜晚來臨之際，牢中的寒氣顯得十分淩厲，他們必須相擁而眠，藉體溫以抗拒嚴寒。

在第三天的傍晚時分，他們又緊緊的擁抱着，倩兒忽然在他的耳畔輕輕道：「公子，有一件事我想必須跟你說明白。」

舒文照道：「哦，什麼事？」

倩兒道：「我雖然在趙家大院待過，可是咱們姐妹都是清白的。」

舒文照道：「這個我知道，妳們姐妹寄身烟花是情非得巳。」

倩兒道：「可是現在我再也不能算作清白之身了。」

舒文照道：「此話怎講？」

倩兒道：「按咱們的禮貌，男女授受不親，今後……我難道還能再嫁他人？」

舒文照聞言一呆，他想不到此時此地，倩兒會提出如此尷尬的問題。

倩兒見他不答，又幽怨的一嘆道：「我知道配不上你，其實我未存奢望，只是將我的心意說個明白而已。」

舒文照雙臂一收，將她摟得更緊一點，說道：「妳誤會了，我只是覺得我已經有了兩個妻子，對妳難作安排罷了。」

倩兒大喜道：「這有什麼不好安排的，我不要任何名份，只要你承認我是你的就成。」

舒文照道：「放心吧，倩兒，我不會辜負妳的。」

倩兒激動得流着淚水道：「有你這句話，我死也瞑目了。」

舒文照道：「不要這麼說，倩兒，咱們來日方長，目前身在牢籠，禍福難知，咱們應該打起精神來應付。」

倩兒回答道：「是的，公子，啊，你瞧——」

山洞的光綫雖然昏暗，但他們已經習慣了，所以倩兒仍能發現一個黑影，在沿着洞壁移動。

舒文照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不由一陣驚喜道：「是老鼠，快，瞧瞧牠是由那兒來的。」

倩兒道：「這有什麼好瞧的，你想抓牠來吃？」

舒文照道：「不，老鼠能到此地，與外面必有通路，咱們順着牠出沒之處挖掘下去，可能逃出這間黑暗的地獄。」

倩兒道：「有道理，咱們找找看。」

他們杲然找到一個小洞，陣陣寒風正是由那小洞吹進牢裏。

倩兒道：「難怪此地如此寒冷，敢情是老鼠在作怪。」

舒文照道：「妳可不要冤枉老鼠，牠是在替咱們指引一條逃生之路。」

倩兒柳眉一皺道：「咱們不知道外面通到那裏，又沒有挖掘的工具，我看你不要太樂觀了。」

舒文照道：「不管通到那裏，咱們總要試試，至於工具，那些木棍不行麼？」

他倆身負上乘內功，縱然徒手挖掘，也能挖出一條逃生之路，有木棍可用，自然更無問題，因此倩兒同意了舒文照決定，拾起一根木棍，準備開始挖掘。

忽然……

「等一等，倩兒，有人來了。」

果然有人來了，由雜沓的足音判斷，來人還不只一個。

舒文照拉着倩兒坐到稻草之上，目光注視着石門，暗中却在提功戒備。

經過一陣沉重的格格之聲，石門開啓了，一股強烈的光綫射入，使他們的視力爲之一眩。

隨着光綫進來的是兩名黑衣婦人，其中一人是谷主，另一人是一個約莫四旬上下的半老徐娘。

谷主對這位半老徐娘頗爲恭敬，側着身子向舒文照一指道：「稟南宮巡查，就是他。」

半老徐娘向舒文照打量一眼道：「你叫舒文照？」

舒文照道：「不錯。」

半老徐娘道：「你爹叫什麼？」

舒文照道：「先父諱義方。」

半老徐娘啊了一聲道：「先父？令尊幾時仙逝的？」

舒文照道：「快五年了，妳問這個作什麼？」

半老徐娘道：「我只是隨便問問，你娘呢？還記得她麼？」

舒文照道：「不記得，聽先父說我娘早就死了。」

半老徐娘面色微變，接着哼了一聲道：「你爹薄情寡義，不是一個好東西。」

舒文照怒叱道：「住口，妳敢侮辱我爹！」

半老徐娘忽然面色一霽道：「喲，好大的火氣，好，咱們不談這些，我想跟你打個商議。」

舒文照怒道：「咱們有好商議？」

半老徐娘道：「怎麼沒有？譬如，咱們可以帮你尋找妻子，帮你重建飛燕別墅，給你金錢，給你名位，使你名滿天下，獲得無比的尊榮與享受……」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還有麼？」

半老徐娘道：「難道這些還不够？榮華富貴集於一身，人生的尊榮不過如此，你還要些什麼？」

舒文照道：「告訴妳什麼都不要。」

半老徐娘一怔道：「舒公子，老身說的可是眞的，你爲什麼會如此固執？」

舒文照道：「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在下心領了。」

半老徐娘微微一笑道：「咱們自然有條件的了，只要你拔效本帮……」

舒文照冷哼一聲道：「要我跟你們這般人在一起爲非做歹，別作夢了。」

半老徐娘道：「你誤會了，舒公子，本帮自行道江湖以來，從未做過一件有違道義之事，再說，你如若加入本帮，是榮任副帮主的要職，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今後縱橫天下，本帮將全力給你支持，如此優厚條件，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舒文照說道：「別浪費唇舌了，我不幹。」

半老徐娘道：「舒公子不要說得如此絕裂，你不妨再考慮考慮。」

舒文照道：「不必考慮，妳縱然舌粲蓮花，我也不會同意的。」

半老徐娘一嘆道：「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固執，伍谷主，快替舒公子換一個地方，他如是心回意轉，妳就立即以飛鴿向帮主稟報。」

她交待之後，再向舒文照深深的瞧了一眼，這才身形一轉，向門外緩步而去。

伍谷主送走半老徐娘，回頭對舒文照道：「對不起，舒公子，這幾天可委屈你了。」

舒文照道：「不要緊，在下還忍受得了。」

伍谷主道：「咱們已替公子準備了整潔的上房，請兩位隨老身來。」

舒文照道：「不必。」

伍谷主說道：「舒公子，你這是怎麼啦？」

舒文照道：「到那裏也是階下之囚，何必這麼搬來搬去。」

伍谷主道：「公子說笑話了，你已是咱們的貴賓，這些地方豈是待客之禮。」

舒文照道：「貴賓？貴賓有自由行動的權利麼？」

伍谷主道：「這個——咳，當然，當然，不過公子想怎樣能不能先說給老身聽聽？」

舒文照道：「好吧，我告訴妳，咱們要走了。」

伍谷主一怔道：「走？舒公子要去那兒？」

舒文照道：「這可不一定，天下如此之大，那兒不可以去？」

伍谷主道：「敝帮南宮巡查還在等待公子的回話，你這一走，叫老身如何向她交待？」

舒文照道：「南宮巡查叫在下考慮，難道谷主倒不讓在下考慮麼？」

伍谷主道：「舒公子言重了，老身怎敢不讓公子考慮，祇不過……」

舒文照道：「妳聽我說，谷主，在下有一個與衆不同的毛病，遇到重大之事，必須愼重考慮時，一定要到各處走走，當心胸開朗之後，才能作出決定，在下要自由行動，就是這個原因。」

伍谷主明知舒文照言不由衷，却只是苦笑一聲道：「舒公子，你這是叫老身爲難，這樣吧，你先到上房歇着，老身立即向南宮巡查請示，你看可好？」

舒文照道：「好吧。」

他與倩兒隨着伍谷主來到一間窻明几淨，陳設精美的上房，還有兩名眉目淸秀的丫環在上房侍候。

伍谷主待他們安頓之後離去，約莫盞茶時分，一名黑衣大漢送來舒文照及倩兒的兵刄包裹道：「奉谷主之命交還少俠，請少俠淸點淸點。」

舒文照說道：「多謝，倩兒，咱們走吧。」

他們接過兵刄包裹，立即離開居處向外面走去。

黑衣大漢跟了上來道：「公子要出谷嗎？」

舒文照道：「不錯。」

黑衣大漢道：「本谷出路十分隱秘，公子請隨小的來。」

舒文照估不到黑衣大漢竟然自願帶他們由秘道出谷，不由神色一呆。

倩兒忖知舒文照心存疑慮，遂微微一笑道：「不要担心，公子，他們如想陷害咱們就不會將咱們放出死牢了。」

舒文照道：「對，咱們快跟他走。」

這一條秘道是由機關控制，如非本谷之人，决難想到平整光滑的山壁之上會有一道暗門。

出口是在另一個山溝，這個山溝自然是容易上下的。

出谷之後，黑衣大漢抱拳一拱道：「公子珍重，小的不遠送了。」

舒文照一嘆道：「想不到盜藪之中也有好人，但願咱們後會有期，告辭。」

身形一轉，逕與倩兒急馳而去。

這天趕到商城只不過晌午時分，倩兒向舒文照建議道：「公子，這些日子咱們太過辛苦，今天不走了，你看可好？」

舒文照握着倩兒的玉手輕輕的搖撼着道：「對，倩兒，咱們找家客棧好好的歇歇。」

他們找了一家客棧，開了兩間上房，午餐之後舒文照準備回房午睡，倩兒跟了進來道：「先不要睡，公子，你幾天沒有換藥了，讓我瞧瞧你的傷口。」

這是倩兒的好意，舒文照自然不便拒絕，而且他對這位體貼入微的艷婢，也不忍稍拂其意。

好在他的傷口已痊癒，不必再換藥了，倩兒仍以淸水爲他洗淨，然後嫣然一笑道：「謝天謝地，傷口終於完全好了。」

舒文照捉着她的玉手道：「倩兒，來，陪我睡睡。」

倩兒嬌靨一紅道：「公子！現在……咳，是大白天裏……」

舒文照道：「大白天有什麼關係，門上房門就是。」

倩兒忸怩半晌，輕輕道：「公子！咱們太疲倦，這樣會傷身子的，現在好好的歇歇，咱們來日方長啊。」

舒文照微微一笑，鬆開手掌道：「我的確有點睏了，妳也去歇一會吧。」

倩兒嫣然一笑，揚了一下小手，便像蝴蝶一般的飄了出去。

這位姑娘雖是身着男裝，並不能掩蓋她的嬌艷，尤其那些小動作，更時常逗得舒文照心裏癢癢的。

其實舒文照並非饞貓，他也並未忘記他有兩位妻子，只是俏丫頭太逗人了，使他每每難以自持。

他們這一歇息就是幾個時辰，直到傍晚時分才起身用膳。

飯後舒文照回到客房，發現倩兒手持包裹來到他的房中，他不由一怔道：「妳要走？倩兒。」

倩兒道：「誰說我要走了？」

舒文照說道：「那妳拿着包裹來做什麼？」

倩兒答道：「我只是想跟公子商量商量。」

舒文照道：「哦。」

倩兒道：「咱們今後要去那裏？」

舒文照道：「我想還是去滇西。」

倩兒道：「到野人山找百敗絕藝？」

舒文照道：「是的，我這幾天曾經仔細想過，百敗祖師的留言必然是眞的。」

倩兒道：「有理由相信？」

舒文照道：「有，第一，百敗祖師是何等人物，他決不會留言欺騙晚輩。」

倩兒道：「有道理，還有第二麼？」

舒文照道：「飛燕只習得血雨三式之中的一招，但這一招的威力之强，可當得無與倫比，百敗劍法雖是玄奧莫測，要接下這一招却也不易。」

倩兒道：「好吧，咱們就去滇西，這樣咱們也許能够等到兩位夫人。」

舒文照道：「這就是妳要跟我商量的嗎？」

倩兒道：「不是，我跟公子商量是要改回女裝。」

舒文照道：「當然可以，我想那神秘帮派暫時不會對咱們怎樣的。」

倩兒道：「我也是這麼想，他們如果眞的要對付咱們，也就不會救咱們離開那絕谷了。」

她說着話，忽然又嫣然一笑道：「公子！請你轉過身去。」

舒文照一怔道：「爲什麼？」

倩兒道：「我要換衣衫嘛。」

換衣衫爲什麼不在自己的房間裏，要巴巴的跑到這兒來換？

自然，這是撒嬌，是挑逗，不過她是清新的可愛的，分明知道她是在挑逗，却令人有一種輕飄飄，發自內心的喜悅。

舒文照轉過身去了，雙耳却在凝神的傾聽着。

門門聲，取衣聲，脫衣聲，聲聲入耳，如同目覩，待到某一個節骨眼裏，他忽然一旋身，哈哈的大笑起來。

「啊，公子，你壞……」

× × ×

也許他們當眞疲勞了，直到日上三竿，才雙雙起床梳洗。

經過一番整理，他們就到食堂進食，然後舒文照呼叫店小二道：「伙記，替咱們結賬。」

店小二道：「公子！你的賬已經有人付了。」

舒文照一怔道：「誰替咱們付了？他人呢？」

店小二道：「是一位黑衣的大爺，他付過賬就走了。」

舒文照道：「伙記！如果你再瞧到他，請代咱們多謝一聲。」

店小二道：「是，公子。」

他們離開商城直奔滇西，這一路之上，無論他們是打尖或住店，必然有人代他們付錢。

有人付錢是好事，但舒文照却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因爲他們始終是在別人的監視之下，幾乎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別人的掌握。

這天他們越過武勝關，到達湖北境內的廣水，已是夕陽含山，炊烟四起的薄暮時分，按理這時候應該住店才對，但舒文照却買了一包乾糧，向東直趨郎店。

倩兒不解的詢問道：「公子！你要做什麼？」

舒文照道：「用掉替咱們付錢的。」

倩兒噗哧一笑道：「沿路吃住有人付錢，這等便宜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你却偏偏要甩掉他，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黃鼠狼給鷄拜年，這種便宜千萬檢不得。」

倩兒道：「有這麼嚴重？」

舒文照道：「要不，別人爲什麼要替咱們付錢？」

倩兒道：「可是我却想不明白。」

舒文照道：「傻丫頭，妳不想想，咱們去滇西所爲何來？」

倩兒道：「自然爲了要找到眞正的百敗秘笈了，啊，難道他們會知道咱們的目的？」

舒文照道：「這並非不可能，至少他們會猜忖咱們不會無緣無故遠來滇西。」

倩兒一嘆道：「讀書人到底思路愼密，我就從未想到這些。」

舒文照道：「妳明白了就好，那麼走點夜路挨點餓，妳就不應該怨我了。」

倩兒道：「誰說我怨你了，只要跟你在一起，上刀山我也願意。」

舒文照握着倩兒的玉手道：「謝謝妳，倩兒，我有點餓了，那兒有一個茶棚，咱們去瞧瞧有沒有剩下的茶水。」

倩兒道：「好的，你先到長櫈上坐坐，待我到茶缸裏瞧瞧。」

此時夜色已深，茶棚裏自然找不到半隻人影，但倩兒向茶缸一瞧，竟然歡呼一聲道：「公子！有茶水，還是熱的。」

有茶水不算出奇，還是熱的，就有點令人難解了。難道這位好心的茶棚主人，還專門替趕路的準備茶水不成？

也許是這樣吧，反正乾糧就熱茶，這一頓晚餐總算說得過去，因而舒文照並未深究。

他們歇了一會再繼續上路，直到夜色深沉才趕到郎店。

倩兒道：「但願咱們的運氣好一點，能够叫醒店家。」

舒文照道：「咱們的運氣的確不錯，妳瞧。」

倩兒瞧到了，敢情有一家客棧的門旁掛着一盞風燈，門前還站着一個人影。

他們加快脚步，走到客棧之前，舒文照正要詢問那個人影，那人影却搶先打出了招呼。

「公子，夫人辛苦了，上房已經打掃乾淨，兩位請。」

「什麼？你是說已經替咱們準備了房間？」

「是的，公子。」

「你是在等候咱們？」

「如果不是等待公子，小的只怕早已做了一個好夢了。」

「誰叫你等候咱們的？」

「一位穿黑袍的大爺。」

舒文照呆了一呆，忽然間仰天狂笑起來。

倩兒櫻唇一噘道：「眞是寃魂不散，咱們白走了幾個時辰的夜路，還是——」

舒文照擺擺手，阻止她再說下去，脚下一跨，昂然走進店門。

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既是鬥不過別人，只得坦然處之。

他們在郎店住了一晚，翌晨便直奔武漢。

這回舒文照想透了，既然有人付錢，何不樂得充充闊，擺擺譜。

說來也眞是叫人佩服，無論他們上館子，做衣服，買珠寶，當成交之後，店伙一定會告訴他們，價欵已經有人付了。

於是，舒文照固然是衣着豪華，一擲千金，倩兒也是珠光寶氣，一副貴婦人的打扮。

這沒有什麼稀罕，換到任何人也會趁機會享受一番的。

只是有一點意外，那就是舒文照的行爲。

他的行動變得十分怪異，連倩兒都摸不透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他原是在黃鶴樓飲茶，忽然又過江到漢口大三元酒樓去飲酒，剛剛叫來滿桌子的上等名菜，吃不了兩口他就要走，又到梨園去瞧京戲。

再說他的住處吧，不只是一日三遷，只怕連四遷五遷也有了，甚至他能够一日之間訂下武漢三鎭每一家的高貴房間，結

果他却僱了一條船，跑到船上過夜去了。

現在倩兒終於明白了，他是要替他付錢的人疲於奔命，因而逼他出來。

這一招總算做對了，當一天的傍晚他在鳳凰樓叫了滿桌的菜，只嚐了一口就要走的時候，一名黑衣老者忽然走了過來。

「老朽韓沁見過舒公子。」

「哦，韓老丈有什麼指敎？」

「老朽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公子不要見怪。」

「好，你說吧。」

「敝帮沿途照顧公子起居，原是一番善意，公子如此做法，似乎有點過份。」

「你說的原來是這個，那很好，咱們不妨就此說個明白。」

「公子請說。」

「第一，我不慣被人跟踪，第二，我不想有人妨礙我的行動，所以你們的照顧我不領情，倒使我生出十分反感。」

「那……依公子之意呢？」

「很簡單，你們的盛意我心領了，從現在起，希望你們不要再跟着我們。」

「這……」

「怎麼，不答允，好，以後你就不能再說我過份了。」

「你聽我說，公子，老朽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是誰差遣你來的？」

「自然是帮主了，除了他老人家，還沒有人敢對老朽用差遣二字。」

「哦，老丈的地位必然很高了，你們是什麼帮？」

「這個……公子日後自知。」

「貴帮主是那位高人？」

「以後公子會知道的，請恕老朽賣個關子。」

「說去說來你還是要跟着我！」

「這……咳，老朽實在情非得已。」

「哼，我說你是別有居心。」

「公子言重了，老朽怎敢。」

「好吧，我先警告你，今後我會一直做些令你無法忍受的壞事，說不定還要殺人。」

「啊，公子，你千萬不能這樣，要不你殺了老朽就是。」

「你以爲我不敢？哼，我就現在殺了你。」

他當眞要殺黑衣老者，因爲他駢指如戟，急點黑衣老者的心窩。

黑衣老者面色微變，口中一聲輕嘆，竟將雙目闔了起來。

舒文照挫腕收指，訝然道：「老丈！你這是做什麼？」

黑衣老者雙目倏睜，兩股精華逼人的目光向舒文照一瞥，道：「沒有什麼，我知道公子是仁心俠骨，不會當眞殺死老朽的。」

舒文照冷冷道：「這可難說得很，你們要逼我發瘋，那就怪不得我要殺人！」

黑衣老者長長一吁道：「實在告訴你吧，公子，帮主爲了怕你受到委屈，派了一百多人跟下來侍候你，如果感到人手不够，老朽還可以請求增派，來個千兒八百，實在容易得很，你們只有兩個人，無論怎樣闊法，疲於奔命的還是你們自己。」

語音一頓，接道：「本帮金銀如山，稱得上富可敵國，你縱然燒了武漢三鎭咱們也賠得起，一擲千金又算得了什麼？適才老朽所以出面阻止，因爲知道你是讀書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老朽是怕你走入歧途罷了。」

當舒文照聞言一呆之際，他已身形一轉，向門外閃身而逝。

舒文照呆立半晌，才頹然坐下道：「倩兒！妳看這該如何是好？」

倩兒道：「那位帮主爲什麼要如此對待咱們，我實在猜忖不出，不過我看他們好像並無惡意。」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妳知道什麼，這些只不過是些小恩小惠罷了，他們的目的，還不是想奪取咱們的百敗秘笈。」

倩兒道：「那……那咱們還去不去滇西？」

舒文照道：「咱們不能引鬼上門，暫時不去。」

倩兒道：「不去又怎麼辦？難道就待在這兒？」

舒文照道：「武漢繁華得很，附近名勝也多，待在這兒不也是人生一樂？再說飛燕韋娃如果去滇西，必然會經此地，能够等到她們就不怕那個姓韓的了。」

他們當眞就在武漢住了下來，地點是黃鶴樓附近，這是以重金買下的一幢房屋，並僱了不少佣人，像寓公一般，過着十分豪華的生活。

自然，這些金錢都是黑衣老者韓沁供給的，他還派了四名護院，四名丫頭，一名老婦，負責保護和侍候舒文照夫婦。

舒文照對韓沁的安排頗有反感，因爲他們彼此互不相識，那位神秘的帮主爲什麼會對他如此禮遇？

不過情理之事，必然有其原因，在舒文照想來這原因十分簡單，他們不過是放長綫，釣大魚，想得到百敗秘笈而已。

那麼韓沁所派的護院，丫環，老婦，名爲保護，其實不過是監視罷了。

因而舒文照對這般人頤指氣使，時常故意找他們的痲煩。

這天午餐時分，丫頭素雲走進舒文照與倩兒的寢室，道：「主人，少夫人，請用午餐。」

舒文照進入飯廳，忽然哼了一聲道：「又是這些菜，給我撤下去。」

素雲一怔道：「主人，這些都是你平常喜愛吃的嘛。」

舒文照道：「難道我就不能換換胃口？哼。」

素雲道：「是，主人喜愛什麼？請吩咐。」

舒文照道：「我喜愛什麼妳們現在就去做，是麼？」

素雲道：「是的，主人，咱們立刻就做。」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妳要咱們空着肚子等？哼，倩兒，走，咱們到街上吃去。」

韓沁派來的老婦名叫尤大娘，實際是舒府總管，無論銀錢出納，人員支配，上上下下的一切事務全都由她掌理，此時聞聲奔出道：「素雲，快叫丁仁給主人少夫人備馬，妳同瑩雲去侍候主人。」

舒文照冷冷道：「不必，咱們有兩條

腿，要馬做什麼?」

尤大娘道：「是，主人，那就不必備馬了，素雲瑩雲就妳們兩個去侍候着主人吧。」

舒文照面色一沉道：「咱們不需要侍候，倩兒，走。」

尤大嫂仍陪着笑臉道：「既然如此，公子就多帶一點錢，飯後隨便到各處去逛逛。」

舒文照道：「咱們知道，不必妳來費神。」

他們走了，尤大娘搖搖頭道：「這位公子爺脾氣大得很，眞有點難以侍候。」

素雲道：「我眞不懂，咱們爲什麼要花金錢，花人力的侍候他，還要受盡他的窩囊氣?」

尤大娘面色一肅道：「這是幫主的命令，誰要不好好的侍候舒公子，就要以幫規論處，妳們千萬不可存有怨懟之心。」

素雲伸伸舌頭道：「小婢不敢怨懟，只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尤大娘道：「咱們只有逆來順受，說都不准說。」

素雲道：「是，小婢知道了。」

這一段時日，舒文照與倩兒雙宿雙飛，日子過得十分愜意，惟一令他不安的是齊飛燕與韋娃迄無消息，自然，倩兒也在替嫣兒担憂。

一晃數日，舒文照耐不住了，他想跟倩兒商議，到金陵一帶去找她們。

他這一項計劃還未說出，又被一件事擱了下來。

那是因爲倩兒懷了孕，而且直到她的肚子大了她才告訴舒文照。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有了孩子當然可喜，但一想到齊飛燕與韋娃，心情也就沉重起來。

因爲倩兒的肚子已經在開始膨脹，這樣如何還能闖蕩江湖?

倩兒明白他的心意，輕輕偎着他無限柔情的道：「公子，我有一個辦法。」

舒文照道：「哦，妳說看看。」

倩兒道：「叫韓沁派人去找。」

舒文照道：「他未必肯眞的派人去找，縱然派人，也未必會盡心去辦。」

倩兒道：「這是一條路，咱們何不試試?」

舒文照道：「好吧，素雲……」

素雲聞聲奔來道：「主人有什麼吩咐嗎?」

舒文照道：「去找韓沁來，我要見見他。」

素雲道：「韓護法目前不在武漢，主人如果有事，找尤大娘也是一樣的。」

舒文照道：「好吧，妳去找她來。」

素雲道：「是的，主人。」

片刻之後尤大娘來了，叉着手諾諾道：「主人，你有什麼吩咐?」

舒文照道：「妳可知道我還有兩個妻子?」

尤大娘道：「老婆子知道，她們是齊夫人與韋夫人。」

舒文照哼了一聲道：「妳是否還知道咱們的失散，是你們造成的?」

尤大娘吶吶道：「這個……老婆子就不太明白了。」

舒文照怒叱道：「什麼?不太明白?妳敢跟我裝呆賣傻!」

尤大娘道：「主人請息怒，老婆子的確不太明白，縱然眞有這回事，也與老婆子無關。」

舒文照道：「我不管這些，妳得給我負責。」

尤大娘道：「主人要老婆子怎樣負責呢?」

舒文照道：「替我把她們找回來，否則我惟妳是問!」

尤大娘一怔道：「主人，這……」

舒文照道：「怎麼，妳不願?」

尤大娘道：「老婆子不敢，不過老婆子分不開身，找人嘛，天下如此之大，也不是可以一蹴而成的。」

舒文照冷冷道：「我不管這些，給妳三個月的時間，否則，我決不饒你!」

尤大娘道：「主人既如此吩咐，老婆子遵命就是。」

遣走尤大娘之後，舒文照的心情總算暫時安定了下來，不過他還是時常催逼尤大娘，要她在限期內達成任務。

尤大娘並沒有自己去找，她只是將舒文照的要求傳出，請她的上級予以援助。

她的請求已獲得滿意的答覆，那神秘幫主立即通令全幫，在三個月的限期內一定要找到齊韋二女。

他們果然神通廣大，只不過一個月不到，就傳來齊韋二女的消息。

「禀主人，齊韋兩位少夫人已經找到了。」

「啊，人呢?」

「她們正在湘西，像是前往雲南。」

「唔，她們一道共有多少人?」

「連兩位少夫人算在內，共有二十五人。」

「好，快準備馬匹及軟轎，咱們立刻出發。」

「主人，你……」

「我也要去雲南。」

「少夫人懷有身孕，不宜長途跋涉，依老婆子之意，不如請齊韋兩位少夫人來此相會。」

「不，咱們要去雲南，少夫人乘軟轎不會礙事的。」

「好吧。」

× × ×

貴州位於我國西南高原，是一個較爲貧瘠的省份，境內山巒起伏，而且雨量極多，因而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情，身無三分銀」的歌謠。

貧窮常會使人挺而走險，再加上深山大澤易藏龍蛇，所以貴州的盜匪也就特別多。

這天舒文照一行越過湘西，到達貴州省的松桃縣境，一隻响箭忽然由他們的頭上呼嘯而過。

舒文照一怔道：「這是什麼?」

尤大娘道：「是綠林人物，大概想向咱們討點錢財吧。」

舒文照啊了一聲道：「咱們才進貴州，就碰到了綠林強人，以後豈不是不勝其煩?」

尤大娘道：「這個主人儘管放心，咱們會打發的。」

他們說話之間，一羣橫眉豎眼的彪形大漢，由一座山崗之上奔了下來。

領頭的身材高大，頭裹紅巾，手中橫着一柄九環大刀，攔着他們的去路。

此人的身後還有近三十名嘍囉，瞧他們那兇霸霸的神態，必然不是什麼好人。

頭裹紅巾的大漢手中輕輕一抖，九環刀立即响起一陣金鐵交鳴聲，然後嘿嘿笑道：「相好的，撩起轎簾讓大爺瞧瞧。」

尤大娘冷冷道：「瞧不得，朋友，依老身良言相勸，你最好打消這個主意。」

紅巾大漢嘿了一聲道：「爲什麼瞧不得?是見不得人還是咱們瞧了會瞎眼?」

尤大娘道：「總算被你說對了，瞧了會瞎眼，說不定連老命也會擺在這兒!」

紅巾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大爺偏偏不信這個邪。」

身形一晃，撲向軟轎，掌中長刀一挺，逕向轎簾挑去。

轎前八步之外，有兩名大漢昂然挺立，軟轎左右是舒文照及尤大娘，轎後還有兩名大漢與四名姑娘，這般人無一不是身負絕學之人，如果要攔阻紅巾大漢，他必然不會如願。

但，他們沒有攔阻，甚至連眼皮都沒有眨動，在這樣毫無阻礙的情形之下，紅巾大漢的長刀，自然很快就挑動轎簾。

轎簾一盪而起，現出一位美若仙姬的少婦，紅巾大漢這回得意了，一片笑容迅速堆上他的面頰。

只不過那剛剛堆起的笑容，忽然凍結了起來。

不，那不只是凍結，而是由笑容變爲驚恐，由驚恐變爲疼痛。

因爲他忽然一聲哀嚎，丟掉長刀，一躍而起，雙手掩着兩眼，指縫中在滴滴答答的流着血水。

尤大娘冷冷一哼道：「我沒有說錯吧?你不聽我老婆子的忠告，這可是咎由自取。」

他不只是咎由自取，而且是遭到了報應。

因爲紅巾大漢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悍賊，在黔東湘西一帶，只要有人提起紅袖溫虎，準會機伶伶的連打冷顫。

現在他被倩兒的柳絮飄打瞎雙目，留給他一條殘身，總算不幸中的大幸。

他被手下的嘍囉扶着逃了，賊頭栽了觔斗，他們那能不逃?

這一下倒替舒文照一行省下不少麻煩，西南黑道上的朋友，再也不敢再招惹他們。

他們由松桃西行，經印江，鳳岡，直達遵義。

這一路倒是平安得很，惟一令舒文照不安的，是離開松桃以後，便失去了齊飛燕韋娃的消息。

在遵義落店之後，舒文照對尤大娘道：「咱們在湘西，距離飛燕不過三兩日的路程，現在爲什麼一點消息也沒有了?」

尤大娘道：「由松桃西行有兩條路，除了咱們走的這一條，另外是南下玉屏，再西經施秉，鑪山至貴陽，咱們明日南下，待到達貴陽，就可知道兩位少夫人的行踪了。」

尤大娘的估計十分正確，他們果然在貴陽問出了齊韋二女的行踪。

不過他們的距離更遠了，原先是三兩天，現在是五六日了。

這是因爲舒文照一行多了一頂軟轎，人抬的軟轎，自然沒有馬匹快捷。

好在方向一致，目標相同，晚到幾天沒有什麼要緊。

× × ×

野人山在雲南的西陲，接近中印邊境，是一個山嶺綿亘，十分荒凉高原地區。

沒有一條正式的道路通往野人山，在山區百里之內，也很難找到一絲人跡。

這麼一個人跡罕至之處，近日却成了人們的熱門話題。

在貴陽，舒文照問出了齊韋二女的行踪，却也聽來另一項驚人的消息。

無論茶樓酒肆，人們都在談論野人山，雖然人言言殊，但結論只有一個「野人山發現了異寶」。

沒有人能肯定的說出野人山究竟發現了什麼異寶?發現的人是誰?他既然發現了異寶，爲什麼不自己取得而如此傳揚開去?

所謂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不管此項傳言是眞是假，前往野人山尋寶的却大有人在。

這般人多數都是武林人物，人數之多，幾乎囊括了天下的武林門派。

遠的不說，就在舒文照寄宿的客棧之中，也住滿了這些橫眉豎眼的人物。

晚餐之後，舒文照正要叫尤大娘前來詢問，他還沒有出口，尤大娘已經自動前來。

「禀主人，情況似乎有點不對!」

「我正在要問妳，妳可曾聽到江湖傳言?」

「老婆子聽到了，他們是說野人山上出現異寶。」

「什麼異寶，完全是一派胡言。」

「主人，老婆子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主人不要見怪。」

「我不怪妳，妳說。」

「咱們是不是也要去野人山?」

「不錯。」

「也是爲了那項異寶?」

「不，我要取回本門的武功秘笈。」

「哦，主人是那一門派的?」

「流星門。」

「啊，主人竟是流星門的?」

「妳不相信?」

「老婆子不敢，但不知流星門的武功秘笈，怎麼會失落在野人山上?」

「是本派祖師留下的遺言，叫咱們到野人山尋找的。」

「貴祖師是……」

「百敗神僧。」

「啊，原來百敗神僧是流星門的，勿怪野人山尋寶會如此轟動江湖了。」

「此事只有飛燕韋娃及我三人知道，不知如何會人人皆知?」

「這就難說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如若言語不愼，或是行爲離譜，都會洩漏機密的。」

「那就麻煩了，咱們得趕緊跟飛燕她們會合，否則咱們人單勢孤，只怕應付不了如此强大的壓力。」

（下期續完）

武林軼事

陳享公創蔡李佛

海雲・文　盧令・圖

港九兩地學習蔡李佛拳脚的人，非常之多，事實上蔡李佛的門派之內，有許多種拳套，另有器械，的確要許多時間後學齊，如果從頭學到尾，當然是要花三幾年的光陰了，學齊了整套蔡李佛拳脚，就等於自己已經練習了很長時間的武功，當然是手脚有些斤兩的，再又因為蔡李佛門有許多散招，苦練一兩招作為龍虎鬥之用，學習這一個門派的人，多數能够硬橋硬馬的打鬥。

源於少林派　集各家大成

南派拳脚有云：「洪，劉，蔡，李，莫，」其中是有一個蔡字，以及一個李字，可見蔡李佛這一個門派是很大的，以南派來說，它至今仍是一種很精純的武技，永垂不朽。

至於該派歷史，最遠的源流就是是少林寺祖師達摩和尚，後來傳給覺遠上人，以及白玉峯師傅等，又由福建的少林寺和尚把它發揮，開枝散葉，其中有一個和尚姓蔡，單名一個福字，在羅浮山隱居，當時廣東陳享公跟隨師傅李友山到蔡福和尚的寓所，懇他傳授武功，陳享公本人武功深厚，拳脚精通，因為他學過幾派的拳脚！便把蔡福和尚李友山，以及陳家武技集為一體，變成「蔡李佛」，故此，這一個武技的傳人當中，第一傳就是陳享公，第二傳是陳仕龍，第三傳是陳耀墀，新會就變成蔡李佛這一門武功的發祥地。

龍子祥是新會人，並為蔡李佛門派的名師，至於他的師傅，正是名震廣州的拳師譚三，蔡李佛這一門當中，以陳享公為主，陳享公的習技過程，該派高手十分重視。

陳享公十二歲就已經學習拳脚，名重一時，當時族叔陳曲佑是個名拳師，有徒弟千人過外，他認為陳享公已經得到他的拳脚有九成過外，故此，有時他在陳曲佑拳師那邊助教，有一天，他聽到街坊說，附近有一個拳師姓李，叫做友山，從北方來，這拳師的出手，跟普通所見所聞完全不同，特別一雙脚，更加厲害，陳享公聽了這些話，怦然心動，一再查探，知道李友山拳師經常在附近的金龍樓品茗，想試一試此人的拳脚，趁着他品茗之後，剛剛走出茶樓，從背後偷襲，雙手抱住他的腰部，殊不料李友山以手破手，跟着飛脚踢去，陳享公就向側仆倒，飛到一丈過外。

卽使如此，陳享公居然一躍而起，立刻趨前求恕，李友山說：「你給我踢了一脚，並未受傷，可見你的技擊亦有相當成就，何以忽然偷襲我呢？」

陳享公說：「我已經習技十年八載，因為街坊傳說先生的脚法精妙，故此一試，至於我的師傅是誰，不必相告，我只能這樣說，並非我的師傅拳脚欠佳，而是我的武功不濟而已。」

當時李友山拳師聽了，搖頭說：「以後你切勿以偷襲的方式去試人的拳脚，如果我年少氣盛，起脚踢你，傷及要害，你就會因此身受重傷，後悔莫及了，中國功夫的確是無窮無盡的，千萬不要自滿。」

說完，他就跟陳享公分手，翌日，陳享公親到李友山拳館裏面懇求對方收他做徒弟。

李友山堅拒，陳享公輾轉再托其他的人進言，後來李友山見他如此誠懇求學，便叫他到館中當面演技，看過他的拳脚，知道他有些根底，可以習得上，然後收他為徒，教授本門的拳脚。

那時陳享公每天都追隨於李友山背後，這位拳師到遠近各處遊玩，陳享公必在身旁，日子拖長了，彼此之間有了極深厚情誼，在那一段時間裏面，兩人對於研究武功，非常熱心。聽到有一個和尚姓蔡名福，初時出家，後來還俗，隱居浮山，醫術精微，武功超卓，兩人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便照查探所得的地址前往拜訪。

抵達寺門，看見一個老翁，約花甲之年，目光炯炯，開合如電，他們詢問蔡福先生是否在寺內，他就欣然一伸手，邀請兩人入內，跟着告訴他們蔡福是他的師傅，不久便回，還說要煮茶敬客，請他們稍坐！

老翁招呼兩人坐下之後，便在天井用手劈柴，有如摧枯拉朽。

李友山向陳享公多望了一眼，說：「他想在我們的臉前演技，我們不必示弱，」那時石階之前有一個大石椿，重達千斤，李友山起脚一踢，石椿被踢離兩丈過外，不料老翁遙見，趨前說：「這種小技，竟然斗膽在蔡福門下賣弄嗎？」

說完，他伸手向石椿一抓，居然抓了一塊，放在手中，單手把它使勁搓動，石屑紛飛，由指縫跌下來，由此反映出他指掌之間的勁十分厲害。

李友山猛吃一驚，立刻躍起翻身便走，當時陳享公拱手道歉，並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還說李友山擔心開罪，故此逃去，他並無開罪，懇求收容，傳授拳脚。

老翁說：「如果你能够把石椿踢回原處，我就把你留下來，否則請卽離去！」

陳享公習技多年，那雙脚確有份量，便卽揮脚一踢，果然把石椿踢回原處。老翁笑着點頭，直到那時，他才說出自己就是蔡福和尚，還說他已經是九十六歲，不過身體狀壯，從外表上看來，仍是六十左右。

蔡福答應收陳享公為徒，便卽把正宗的少林拳法教授給他，每一個手法脚法都是單獨教授的，有時一招就以三天的時間然後教完，必須出手踢脚都依照規矩去做，然後盡可能的快速進攻，他認為技擊這一門功課，一定要首先力求姿勢準確，繼而爭取速度，最後練習指腕和脚法，才能够眞正有本領壓倒對方。由於他教授的過程太慢，初時陳享公以為他有些絕招沒有傳授，過了三年，身型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而且發覺蔡福師傅所教的絕招有如翻江倒海，層出不窮，然後知道學習這一派的拳脚，一定要循序而進，非十年八載不能够完全學成！

有一日，蔡福和尚設宴相待，對陳享公說：「福建的少林寺名僧，大部份都懂得武功的，寺內稱做爛頭和尚阿福的人就是我，以少林派的技擊來說，六年小成，十年大成，現時你的拳脚已經到了大成的階段，認眞要記得這一派拳術源流，才不至於數典忘祖。

「少林拳派的遠祖是達摩禪師，隨後傳了許多代，覺遠上人心愛技擊，訪尋天下高手，得到李蒙叟以及白玉峯兩人，聘請他們同到少林寺互相研究，然後精益求精，集天下之大成，創少林派這一門拳脚，未幾，白玉峯亦出家變了禪師，李蒙叟則沒有剃度，始終是俗家的身份，後來一傳再傳，已經過了許多代，到了我的手上，仍然保全這一派拳脚的精華，實在不容易，故此，如果你發覺有人可以傳授，便把它繼續傳到下一代去，免得這一門派的絕技化為烏有，但要注意這一點，拳脚雖精，只能自衛，不要恃勢淩人。」

陳享公是蔡李門的開山祖師，後來由他一傳再傳，正如蔡福和尚所述，開枝散葉，究竟該門派當中出過多少認眞出色的高手呢？實在難以估計，至於蔡李佛的椿法拳脚，以及器械方面，能够保存下來的，却有許多種，値得在此順筆一提。

以椿法而論，有秤椿，碎手椿，小開門椿，大開門椿，（卽是五大木人椿），穿龍椿，三星椿，小八卦椿，大八卦椿，小梅花拳椿，大梅花拳椿，梅花棍椿，梅花刀椿，小木人扇椿，大木人扇椿，小竹林椿，大竹林椿，馬椿等。

蔡李佛的拳種，則有五輪馬，五輪鎚，小梅花拳，平拳，平静拳，小十字拳，伏虎拳，十截虎拳，以上的是初級拳脚，中級的有十字扣打拳，鉄箭拳，羅漢拳，走生馬，四門橋，小八卦拳，八卦心拳，八卦拳，梅花八卦拳等，高級拳有達摩掛拳，熊人八卦拳，大八卦拳，白毛拳，佛掌拳，龍形八卦拳，醉八仙拳，龍形拳，蛇形拳，虎形拳，豹形拳，鶴形拳，獅形拳，象形拳，馬形拳，猴形拳，彪形拳，五形拳，十形拳，單脚拳，龍虎拳等。

蔡李佛的器械方面，有六十餘套，屬於刀類的有小梅花雙刀，十字梅花刀，七星梅花雙刀，八卦刀，連環梅花雙刀，蝴蝶雙刀，子午七星𠝹刀，九環大刀，單腰刀，雙腰刀，大刀，馬刀，青龍刀，單刀，欄桊刀，單指揮刀，雙單揮刀等。

屬於槍的方面，有梅花槍，左右十三槍，左右八卦槍，纓槍，勾鐮槍，蛇形槍，兩頭槍。

棍的方面，有行者棒，十八頭棍，小旗棍，虎尾棍，五郎棍，雙夾單棍，雙頭纏龍棍，梅花棍，大紅旗棍，雙頭拐棍，左右綑打棍，單頭蟠龍棍，抽利八卦棍，三節棍，雙龍夾對棍等。

除了上述各種器械之外，還有其他的雜技，如金錢戟，方天畫戟，金剛耙，小金剛耙，九齒耙，單板斧，雙板斧，金爪鎚，銅鎚，金龍軟鞭，九龍乂，雙鞭，左右九節鞭，碎手扇，金龍扇，飛龍扇，護手勾，五龍金鐧，四門橋櫈，單刀碟，雙碟，雙虎頭牌，飛鉈，月牙剷等等。

各種對拆方式有下列四十餘套，截虎拳與金鈎拳對拆，白毛拳與蛇鶴拳對拆，虎形拳與龍形拳對拆，象形拳與馬形拳對拆，猴形拳與彪形拳對拆，五形拳對拆，鶴形拳與龍形拳對拆，龍蛇虎豹鶴對拆，十八頭棍與陰陽八卦棍對拆，雙夾單棍與大紅旗棍對拆，小旗棍與遮攔棍對拆，纏龍棍與抽利棍對拆，虎尾棍與橋棍對拆，七星𠝹刀與單刀碟對拆，金剛耙與單刀碟對拆，雙鐧與金剛耙對拆，青龍劍與雌雄劍對拆，伏虎拳與雙刀對拆，雙刀與梅花槍對拆指揮刀與地腰刀對拆，梅花槍與ㄊ節棍對拆，單腰刀與纓槍對拆，纓槍與大刀對拆，青龍刀與纓槍對拆，梅花槍與左右槍對拆，白手對單刀，蝴蝶雙刀與五郎棍對拆，指揮刀與行者棒對拆，兩單刀與英槍三人對拆，兩槍與八卦刀三人對拆，雙槍對單刀三人對拆，單刀與雙刀四人對拆，單斧與大刀對拆，雙斧與大刀對拆，金爪鎚與方天畫戟對拆，大刀與板櫈對拆，九龍乂與雙頭槍對拆，三節棍與纓槍對拆，三節棍與雙刀對拆，九節鞭對單刀，九節鞭與纓槍對拆，雙鐧與銅鎚對拆等。

上述的拳脚器械套路，總共有一百六十多套，全部學齊，的確要十年八載，蔡福和尚說這個門派六年小成，十年大成，並非虛言。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十五）

前文提要：

自那夜發現金手後，小方便提高警覺，第二天他們和另一對父子同車，行至一險處，車軸忽然斷了，箭如雨下從兩旁山岩射出，他們以為那父子是來暗算他們，但此刻也被毒死了。花不拉終出現於弓箭手中，他的巨斧正要劈向小方的時候，突然被一劍刺死，持劍的人就是趙羣，拿着的就是小方的魔眼劍，趙羣救了小方後，與他飲酒詳談，吐露了他本來的身世，並堅持要把魔眼劍贈給小方，就在此時，小方聽到了一陣熟悉的「兒須成名」的歌聲，他立刻衝了出去——

從來錯誤生　多為情慾果

▲歌者

（一）

荒寒的山谷，寂寞的山村，用石塊砌成的，形狀古樸的屋子只有二三十戶，燈火都已熄滅，遠處的山坡上，却彷彿有火光在閃動。

歌聲就是從那邊山坡上傳來的。

× × ×

山坡上有一塊巨大的岩石，岩石上生着一堆火，乾燥的松木在火焰中劈拍發響，配合着悲愴的歌聲，就好像是一個人心碎時的聲音。

一個人獨坐在火堆旁，手裏的羊皮袋酒已將空，歌聲也漸漸消沉。

看見這堆火，看見這個人，小方的心也變得就像是火焰中的松木。

人猶未醉，酒已將盡，漫漫長夜，如何渡過？

小方已有多年未曾流淚，在這一瞬間，他眼中的熱淚却已幾乎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陽光」也追上來，緊握住他的手。

「是他？」她的聲音在顫抖：「眞的是他？」

歌聲忽然停頓。

火堆旁的歌者忽然用歌聲同樣悲愴的聲音說：「不是他，是我。」

× × ×

歌者已回過頭，閃動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臉，尖削的臉，尖削的眼，臉上佈滿歲月風霜和痛苦經驗留下的痕跡，眼中也充滿痛苦。

「你們要找的是他，不是我。」

小方的心沉了下去。

同樣悲愴的歌聲，却不是同樣的人，不是卜鷹，不是。

「你知道我們要找的是他不是你？」陽光大聲問：「你怎麼知道的？」

「我知道。」

「你也知道他是誰？」

歌者慢慢的點了點頭，喝乾了羊皮袋的酒。

「我知道，」他說：「我當然知道他

是誰，我到這裏來，就是他要我來的。」

「陽光」眼中又有了光，心裏又有了希望：「他要你來幹什麼？」

歌者沒有回答這問題，却從貼身的衣袋裏取出個小小的錦囊。

錦囊上繡的是一隻鷹，用金色的絲繡在藍色的緞子上。

錦囊裏裝的是一粒明珠。

歌者反問陽光：「你還記不記得這是什麼？」

「陽光」當然記得。

縱然滄海已枯，大地已沉，日月無光，她也絕不會忘記。

這錦囊就是她親手縫成的，就是她和卜鷹訂親時的文定之禮，現在怎麼會到了別人手裏？

歌者告訴「陽光」。

「這是他交給我的，」他說：「親手交給我的。」

「他為什麼要交給你？」

「因為他要我替他把這樣東西還給你，」歌者的聲音中也帶着痛苦：「他說他本來應該親手還給你的，但是他已不願再見你。」

× × ×

「陽光」慢慢的伸出手，接過錦囊和明珠。

她的手在抖，抖得可怕，抖得連小小一個錦囊都拿不住了。

錦囊掉下去，明珠也掉了下去，掉入火堆裏。

火堆裏立刻閃起了一陣淡藍色的火焰，錦囊和明珠都已化做了無情的火焰。

「陽光」的人已倒了下去。

小方扶起了她，厲聲問歌者：「他說他不願見她，眞是他說的？」

「他還說了另外一句話。」

「什麼話？」小方問。

「他說他也不願再見你。」歌者冷冷的回答：「你已經不是他的朋友，從此以後，他和你們之間已完全沒有關係。」

小方嘶聲問：「為什麼？」

「你自己應該知道為什麼，」歌者冷笑反問：「你自己願不願意跟一個天天抱住你妻子睡覺的人交朋友？」

× × ×

這句話就像是一根針，一把刀，一條鞭子，就像是一柄密佈狠牙的鋼鋸。

「陽光」跳起來。

「我不信，我死也不信他會說出這樣的話，」她跳過去，用力揪住歌者的衣襟：「一定是你殺了他，再用這種話來欺騙我。」

歌者冷冷的看着她。

「我為什麼要騙你？如果不是他告訴我的，你們的事我怎麼會知道？」

「陽光」雖然不能辯，却還是不肯放過這個人。

「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聽他自己親口告訴我，我才相信，」她的聲音也已嘶啞：「你一定知道他在那裏，一定要告訴我。」

「好，我告訴你。」歌者說。

他居然這麼痛快就答應了，小方和「陽光」反而很驚奇。

但是他又接着說：「雖然我不能告訴你他在什麼地方，但我却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歌者的目光遙望遠方，眼裏帶着種沒有人能瞭解的表情。

「十三年前，我就已經應該死了，死得很慘，」他說：「我還沒有死，只因為卜鷹救了我，不但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的名聲。」

在某些人眼中看來，名聲有時遠比生命更可貴，更重要。

這個神秘的歌者就是這種人。

「所以我這條命已經是他的，」歌者說：「所以我隨時都可以為他死。」

他忽然笑了笑，現在絕對不是應該笑的時候，他却笑了笑：「我早就知道你們一定會逼我說出他的下落，除了你們之外，一定還有很多人會逼我，幸好我也已經有法子讓你們逼不出來。」

小方忽然大喊：「我相信你的話，我絕不逼你！」

歌者又對小方笑了笑，這個笑容就一直留在他臉上了，永遠都留在他臉上了。

因為他的臉已突然僵硬，臉上每一根肌肉都已僵硬。

因為他的袖中藏着一把刀，一把又薄又利的短刀。

就在他開始笑的時候，他已經把這柄刀刺入了他自己的心臟！

（本章終）

▲魔劫

（一）

天色已漸漸亮了，寒山在淡淡的曙色中看來，就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畫。

小方站在山坡上，遙望着曙色中的寒山，臉色也像是山色一樣。

× × ×

是趙羣約他到這裏來的。

歌者的屍體已埋葬，「陽光」的創口又崩裂，蘇蘇就留在屋裏陪她。

不知名的歌者，沒有碑的墳墓，却已足夠令人永難忘懷。

趙羣沉默了很久才開口：「我知道卜鷹這個人，我見過他一次。」

「哦。」

「千古艱難唯一死，要一個人心甘情願的為另一個人去死，絕不是件容易事。」趙羣嘆息：「卜鷹的確不愧為人傑。」

他側過臉，凝視小方：「但是不管多麼了不起的人，也有做錯事的時候。」

「哦。」

「我知道這次他一定寃枉了你，」趙羣道：「我看得出你跟那位姑娘都絕不是他說的那種人。」

小方也沉默了很久：「他沒有錯，錯的是你。」

「是我？」趙羣反問道：「我錯在那裏？」

「錯在你根本不瞭解他，」小方黯然道：「這世界上本來就很少有人能瞭解他的。」

「你好像一點都不恨他？」

「我恨他？我為什麼要恨他？」小方問：「難道你眞的以為他是在懷疑我？」

「難道他不是？」

「當然不是，」小方道：「他這麼樣

做，只不過因不願再連累我們，所以才故意刺傷我們，要我們永遠不想再見他。」

他遙望遠方，眼中充滿尊敬感激：「他這麼樣做，只不過要我們自由自在的去過我們自己的日子。」

趙羣又沉默很久，才長長嘆息！

「你確實瞭解他，一個人能有你這麼一個知己朋友，已經可以死而無憾了。」

他忽然握住小方的手說：「有些事我本來不想對你說的，可是現在也不能不說了。」

「什麼事？」小方問。

「是個秘密，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秘密，」趙羣道：「如果不是因爲這件事，我也永遠不會告訴你。」

他的態度懇誠而嚴肅：「我保證你聽到之後一定會大吃一驚。」

這個秘密無疑是個很驚人的秘密，如果小方知道這個秘密跟他的關係有多麼密切，對他的影響有多麼大，就算要他用刀子去逼趙羣說出來，他也會去做的。

可惜他不知道。

所以他只不過淡淡的問：「現在你是不是一定要說？我是不是一定要聽？」

「是。」

「那麼你說，我聽。」

× × ×

他還沒有聽到這個秘密，就聽見了一聲驚呼，呼聲中充滿了驚怖與恐懼。

（二）

也許是因爲「斧頭」這種酒，也許是因爲山居的女人大多健康强壯美麗，也許是因爲辛辣的食物總是使人性慾旺盛，也許是因爲現在已到了冬季。

也許是因爲其他某種外人無法瞭解的原因——

這山村中的居民起身並不早。

所以現在雖然已亮了，這山村中却還在沉睡中，每一棟灰石屋子裏都是靜悄悄的，所以這一聲驚呼聽來更刺耳。

小方聽不出這是誰的聲音，可是趙羣聽出來了。

他立刻也失聲驚呼：「蘇蘇。」

× × ×

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個像蘇蘇那樣的尤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隨時可能會遭遇到不幸和暴力。

趙羣的身子躍起，向山下撲了過去。

小方緊隨着他。

現在他們已經是共過患難的朋友，現在「陽光」正和蘇蘇在一起。

令人想不到的是，等到他們趕回那石屋時，「陽光」並沒有跟蘇蘇在一起。

「陽光」已經不見了。

（三）

蘇蘇在哭，縮在一個角落裏失聲地痛哭。

她的衣裳已經被撕裂，她那豐滿的胸，纖細的腰，修長結實的腿，緞子般光滑柔潤的皮膚，從被撕裂衣衫中露了出來。

趙羣看見她，第一句話問的是：「什麼事？誰欺負了你？」

小方第一句問的却是：「陽光呢？」

這兩句話是同時問出來的，蘇蘇都沒有回答。

她全身都在顫抖，抖得就像是寒風中一片將落未落的葉子。

直到趙羣用一床被單包住她，將剩下的半碗「斧頭」灌她喝下去之後，她才能開口。

她只說了兩句話，同樣的三個字。

「五個人，」她說：「五個人。」

× × ×

小方明白她的意思——

這裏有五個人來過，對她做了一些可怕的事。

——是五個什麼樣的人？

——陽光呢？

× × ×

不管這五個人是什麼樣的人都已不重要，因爲他們已經走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陽光是不是被他們帶走的？」

蘇蘇點頭，流着淚點頭。

「他們是往那裏走的？」

蘇蘇搖頭，流着淚搖頭，她也不知道他們是往那裏走的。

趙羣低叱：「追！」

× × ×

當然要追，不管怎麼樣都要去追，就算要追下地獄，追上刀山，追入油鍋，也一樣要去追。

可是往那裏去追呢？

「我們分頭去追，」趙羣道：「你往東追，我往西。」

他交給小方一枝旗花火炮：「誰找到了，就可以此爲訊。」

這不能算是一個好法子，却是唯一的法子。

（四）

沒有痕跡，沒有綫索，沒有目擊者。

天色又漸漸暗了，暗淡的天空中，沒有出現過閃亮的旗花，甚至連趙羣都沒有消息了。

小方沒有找到「陽光」，也沒有找到那五個人。

他已經找了一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沒有喝過一滴水。

他的嘴唇已乾裂，鞋底已被尖石刺穿，小腿肚上每一根肌肉都在刺痛。

可是他還在找。

就好像月宮中的吳剛在砍那棵永遠砍不倒的桂樹一樣，雖然明知找不到，也要找下去，直找到倒下去爲止。

× × ×

砍不倒的樹，找不到的人，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本章終）

▲錯　誤

（一）

山村中已亮起了燈火。

從小方現在站着的地方看下去，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們昨夜留宿的那樵夫的石屋，在他看得見的兩扇窗戶裏，現在也已有燈光透出。

——趙羣是不是已經回去了，有沒有找到什麼綫索？

小方立刻用最快的速度衝過去，距離石屋還有幾十丈時，就聽見了石屋裏傳出的聲音。

一種無論只要聽見過一次就永難忘記的聲音。

一種混合着哭，笑，喘息，呻吟的聲音，充滿了邪惡與激情。

一種就算是最冷靜的人聽見也會忍不住要血脈賁張的聲音。

小方衝過去，一脚踢開了門。

他的心立刻沉了下去，怒火却冲上了頭頂——這簡樸的石屋已經變成了地獄。

× × ×

蘇蘇正在地獄中受着煎熬。

一條野獸般的壯漢，按住她的身子，騎在她的身上，扼住她的咽喉，扳開她的嘴，將滿滿一袋酒往她嘴裏灌。

鮮血般的酒汁流遍了她潔白無瑕的胴體。

這野獸般的壯漢看見小方時，小方已弩箭般竄過去，揮掌猛切他的後頭。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憤怒使得小方使出了全力。

直到這壯漢忽然像隻空麻袋般倒下去時，他的憤怒猶未平息。

直到他提起這壯漢的脚，用力抛出去，用力關上門，他才想起自己應該留下這人一條命的。

這個人很可能就是那五個人其中之一，很可能就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綫索。

可是現在這條綫索已經和他的脖子一起被打斷了。

× × ×

造成錯誤的原因有很多種，憤怒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現在錯誤已造成，已經永遠無法挽回了。

小方與趙羣衝入屋裡，發現蘇蘇衣衫破爛在一角痛哭。

（二）

窗子是開着的，屋子裏充滿了酒氣。不是「斧頭」那種辛辣的氣味，却有點像是胭脂的味道。

蘇蘇還躺在那張舖着獸皮的石床上。

她是赤裸的。

她的整個人都已完全虛脫，眼白上翻，嘴裏流着白沫，全身每一根肌肉都在不停的抽縮顫抖，緞子般光滑柔軟的皮膚每一寸都起了戰慄。

她不是「陽光」，不是小方的女人，也不是小方的朋友。

可是看見她這樣子，小方的心也同樣在刺痛。

在這一瞬間，他忘了她是女人，忘了她是赤裸的。

在這一瞬間，在小方心目中，她只不過是個受盡摧殘折磨的可憐人。

× × ×

屋裏有一盆水，一條毛巾。

小方用毛巾溫水，輕拭她的臉，她臉上的皺紋與黑斑忽然奇蹟般消褪了，露出了一張任何男人看見都無法不動心的臉。

就在這時候，她喉嚨裏忽然發出種奇異而銷魂的呻吟。

她的身子也開始扭動，纖細的腰在扭動，修長結實的腿也開始扭動。

能忍受這種扭動的男人絕對不多，幸好小方是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個。

他儘量不去看她。

他準備找樣東西蓋住她的身子。

但是就在這時候，她忽然伸出了手，將小方緊緊抱住。

她抱得好緊好緊，就像是一個快要淹死的人抱住了一塊浮木。

× × ×

小方不忍用力去推她，又不能不推開她。

他伸手去推，又立刻縮回了手。

——如果你也曾在這種情況下去推過一個女人，你就會知道他爲什麼要縮回手了。

因爲女人身上不能被男人推的地方很多，在這種情況下，你去推的一定是這種地方。

× × ×

她的身子是滾燙的。

她的心跳得好快好快好快。

她的呼吸中也帶着那種像胭脂般的酒氣，一口口呼吸都傳入小方呼吸裏。

小方忽然明白了，明白那個野獸爲什麼要用這種酒來灌她了——那是催情的酒。

可惜就在他明白這一點的時候，他也已同樣被迷醉。

他的身體已經忽然起了種任何人自己都無法控制的變化。

他的理智已崩潰。

她已經用她的扭動的身子纏住了他，絞住了他，將他的身體引導入罪惡。

催情的酒，已經激發了他們身體裏最古老，最不可抗拒的一種慾望。

自從有人類以來，就有了這種慾望。

× × ×

造成錯誤的原因有很多種，這種慾望

無疑也是其中的一種。

現在錯誤已造成，已經永遠無法挽回了。

(三)

一個凡人，在一種無法抗制的情況下，造成了一個錯誤。

這種「錯誤」能不能算是錯誤，是不是可以原諒？

(本章終)

▲另一個錯誤

(一)

錯誤已造成，激情已平靜，慾望已死，漫漫長夜已將盡。

這一刻正是痛苦與歡樂交替的時候。

這一刻，也正是人類良知復甦，悔恨初生的時候。

在這一刻，小方已完全清醒。

× × ×

燭淚已乾，燈已滅，用松枝粗紙糊成的窗戶已漸漸發白，蒼白。

小方的心也是蒼白的。

——趙羣是條好漢，甚至已經可以算是他的朋友。

——蘇蘇是趙羣的女人，是趙羣不惜犧牲一切都要得到的女人。

現在蘇蘇却在他身畔，他仍可感覺到她的呼吸，她的心跳，她的體溫，以及她激情平復後那種溫柔滿足的寧靜。

那種本來總是能令一個男人不惜犧牲一切去換取的愉快和平寧靜。

現在小方却只希望能毀掉這一切。

他不能。

這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不能逃避，也不能推拒。

是自己造成的，自己就得接受，不管自己造成的是什麼都得接受。

× × ×

窗紙是白，四下仍然寂無人聲。

——趙羣為什麼還沒有回來？

——趙羣回來了怎麼辦？

這兩個問題同樣都是沒有人能夠解答的。

——如果趙羣回來了，是應該瞞住他？還是應該向他坦白？

聰明人一定會說：

——瞞住他，如果他不知道這件事，大家的心裏都會比較好受些，他仍然可以和蘇蘇在一起生活，也許還是能生活得很愉快。

如果小方也是個聰明的人，一定會這麼樣做的。

可惜他不是。

他雖然不笨，也不能算是個聰明人，因為他從來都不想做聰明人。

有時他情願笨一點，也不願太聰明。

× × ×

蘇蘇也醒了，正在看着他，眼中的表情也不知是痛苦？是悔恨？是迷惘？還是歉疚？

「這不能怪你，」她忽然說：「他逼我喝的是銷魂胭脂酒，呂三也不知用這種酒毀掉了多少個女孩子的清白。」

「呂三？」小方不能不問：「那個人也是呂三的屬下？」

蘇蘇點頭，伸手入枕下，摸出樣東西，緊緊抓在手裏，過了很久才攤開手掌。

她手裏抓住的是一隻金手，一隻很小很小的金手，遠比小方以前看過小得多。

呂三的屬下，無疑是用金手的大小來分階級的，金手越小，階級越低。

那個野獸般的大漢只不過是呂三屬下一個小卒而已。

「他也是那五個人其中之一？」小方立刻問：「陽光就是被他們擄走的？」

蘇蘇點頭嘆息：「我始終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綁走她？却沒有綁走我？」

她自己解答了這問題：「也許他們又把她當做了我？也許他們要找的本來就是她？反正呂三所做的事，總是讓人摸不透的。」

小方沉默。

蘇蘇忽然改變話題，忽然問小方：「現在你是不是要走了？」

小方仍然沉默。

「如果你真的要走，要去找呂三，你用不着顧忌我，」蘇蘇勉強笑了笑，笑得令人心碎！「我們本來就不算什麼，你要走，隨時都可以走。」

小方是真的要走了，但是他又怎麼樣能把她一個人留在這裏？

不管這件事是誰的錯？不管他們之間以後怎麼樣，她都已變成他生命中的一部份，他已無法推諉逃避。

蘇蘇忽又嘆息：「不管你能不能找到呂三，你都一定要走，非走不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呂三手下已經有很多人都能認得出我了。」因為現在她臉上的藥物已被酒洗掉，已經恢復了她本來的面目。

「所以你一定要離開我，」蘇蘇道：「不管怎麼樣，我都不願連累你。」

在這種情況下，她顧慮的居然還不是她自己。

小方忽然覺得心裏有點酸酸的，過了很久很久才能開口。

「我們一起走，」他說：「你帶我去找呂三，你一定能找得到他。」

「能找到他又怎麼樣？」蘇蘇苦笑：「去送死？」

她又問：「你知不知道呂三屬下有多少高手？」

小方知道。

他不怕死，可是他無權要蘇蘇陪他去送死，誰都無權主宰別人的生死命運。

但是蘇蘇却忽然捉住了他的手，忽然說：「我們走吧，現在就走。」

「走？」小方茫然問道：「走到那裏去？」

「隨便到那裏去！」蘇蘇又開始激動地說道：「我們可以去找個沒有人能找得到的地方躲起來，忘記所有的人，所有的事。」

小方閉着嘴。

蘇蘇忽又嘆息：「我知道你一定想問我，是不是也能忘記趙羣。」

她反問小方：「你以為我現在還有臉見趙羣？」

小方的手是冷的，心也是冷的。

一件永遠無法挽回的錯誤，兩個沒有臉見人的人。

如果你是小方，你會怎麼做？

過了很久小方才開口，無疑已下定決心才開口。

「我們再等一天。」他說：「不管我們要怎麼做，都要再等一天。」

「等什麼？」

「等趙羣，」小方道：「我一定要讓他知道，雖然我也沒有臉見他，却還是要等他回來。」

蘇蘇看着他，眼中已露出了她從未向別的男人表示過的愛慕與尊敬。

又過了很久她才問：「如果他沒有回來呢？」

小方回答道：「如果他不回來，我就走。」

這次是蘇蘇問他：「你打算要到那裏去？」

「去找呂三，去死！」小方道：「到那時不管你要怎麼樣，我都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了。」

「你不能陪我到別的地方去？」

「我不能，」小方的回答表現得堅決乾。

「為什麼？」

「因為我忘不了這些人這些事，」小方說：「不管我們躲到那裏去，就算能躲開別人，却還是有一個人是我永遠躲不了的。」

「誰？」

「我自己。」

× × ×

每個人都有逃避別人的時候，可是永遠都沒有一個人能逃避自己。

(二)

他們等了一天。

趙羣沒有回來——非但沒有回來，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 × ×

天色又漸漸暗了，又到了快吃晚飯的時候，蘇蘇已經有很久沒有開過口，小方也沒有，他們已經有很久很久都沒有去看過對方，彷彿生怕對方眼中的表情會刺傷自己。

因為他們都無法忘記昨夜的事情，那種激情，那種纏綿，本來就是很難忘得了的。

——以後怎麼辦？

——兩個沒有根的人，一次無法忘懷的結合，以後是不是就應該結合在一起？還是應該從此就各分東西？讓對方一個人單獨地去承受因為錯誤而造成的痛苦和內疚？

——這些問題有誰能答覆？有誰知道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 × ×

窗戶開着，小方站在窗口。

窗外暮色漸臨，寧靜的天空，寧靜的山谷，寧靜的黃昏，天地間是一片蒼茫寧靜。

小方的心忽然抽緊。

他忽然又發現有件事不對了。

(三)

每個人都要吃飯，每家人廚房裏都有爐灶，屋頂上都有烟囪。

到了快要吃晚飯的時候，家家戶戶屋頂上的烟囪裏都會有炊烟冒出。

夕陽西下，晚霞滿天，炊烟處處，一直都是人間最能令遊子思歸的美景之一。

這裏有人家，有烟囪，現在已經到了快要吃晚飯的時候。

可是這裏沒有炊烟。

——難道住在這山村裏的，都是不食人間烟火的神仙。

小方忽然問蘇蘇：「你以前到這裏來過沒有？」

「我來過。」

「你知不知道這裏的人平常都吃些什麼？」

「吃魚，吃肉，吃米，吃麵，吃蔬菜水果，」蘇蘇說：「別人吃什麼，這裏的人也吃什麼。」

她當然也已發覺小方問的話很奇怪，所以反問他：「你是不是看見了什麼奇怪的事？」

「我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看見。」

小方已經想到，除了那樵夫夫妻子女外，他到這裏來還沒有看見過別的人。

小方說：「所以我要出去看看。」

他早就應該去看的，如果是卜鷹和班察巴那，一定早已將這裏每戶人家都檢查過一遍。

那「五個人」說不定一直都躲在這山村裏，「陽光」很可能也沒有離開過。

他沒有想到這一點，這實在是他的疏忽。

× × ×

造成錯誤的原因有很多種，疏忽絕對是其中最不可原諒的一種，而且也同樣永遠無法彌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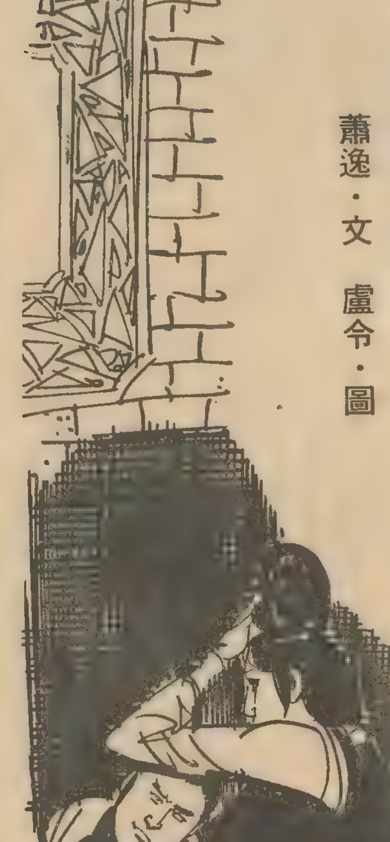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佛心尤未靜　同門如敵國

桑羽青用手掩着口，說道：「我不要緊……」

由於風太大，桑羽青連忙閉上了！

他們所走的道路，乃是一條僻徑，恰在兩山之間，風雪的聲勢更是驚人。

那一陣且怒吼的寒風，夾着鵝掌大的雪片，滿空咆哮，蜂羣似的向二人擁到。

風雪越來越大，一時之間天地變色，那風雪怒吼之聲，加上兩壁的回音，眞要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聾。

桑羽青自行江湖以來，還沒有遇見過這麼大的風雪，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這時的情勢，逼得他們無法再前行走，那兩匹馬也受了驚駭，不住的長嘶。

錢木兒叫道：「桑兄……我們不能再……再走了。」

桑羽青看這情勢，也確實無法再走，可是停留在這裏，怕不被風雪埋葬才怪。

他們二人勒住兩匹馬，在雪谷之中團團打轉，錢木兒叫道：「我們快找……地方……」

桑羽青以手護目，發現右側有一岔道，當時顧不得考慮很多，叫道：「快隨我來……」

他策馬奔了過去，錢木兒緊緊的跟在身後，那兩匹馬受驚過甚，兩人用盡了力才把兩匹馬策動！

轉入這條岔道之後，風勢果然小了很多，但是風雪依舊。

錢木兒吁了一口氣道：「唔——想不到天氣竟變得這麼壞。」

桑羽青接口道：「看樣子今夜要困在這裏了。」

錢木兒道：「在此一夜就算不被雪所埋葬，寒氣也受不了，必要另找地方。」

說着二人先後下了馬，把馬兒緊靠着避風之處拴好，這匹馬才安靜下來。

錢木兒及桑羽青在狂風飛雪之中，幾乎無法展開身形，強烈的寒風，吹得他們透不過氣來！

桑羽青向錢木兒作了一個手勢，分向兩旁查看，桑羽青奔了右方。

這兩邊的山緣，都被冰雪積滿，雪花夾着地上的積雪，被狂風吹得滿空飛舞，如同置身在大沙漠之中。

桑羽青口目難開，忖道：「定要尋個山洞，否則今夜絕對過不去。」於是他搶去了高處，沿着山邊尋找。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遇見老婆婆羅英，羅英勸他放棄對東凡和尚的報仇，因她認為桑羽青是不能取勝東凡和尚，但桑羽青報仇志已堅，他不聽羅英勸說……。錢木兒現時和桑羽青在一起，小猴兒又不知幾時無聲離去，桑羽青在無意中知道錢木兒和白嬋是一路人，這兩人都是想得到桑羽青的「青光劍」和劍譜的圖解，但連桑羽青本人也不知此圖解在何處，此時他突然醒悟了，此圖解可能是在葉劍瀛手中，那麼葉劍瀛也是桑羽青的一個厲害的對手……次日錢木兒和桑羽青一起啓程，天正刮着大風雪，他倆一味策馬狂奔——

雖然發現了兩三個洞口，但都是幾尺深的小洞，人在其中，洞口若是被冰凍上，可就無救了。

桑羽青在風雪之中掙扎，走出了三十餘丈，雖然與錢木兒相隔不遠，可是滿空雪塵，一尺以外已望不見了。

桑羽青正在尋找之時，突見五六尺外，一個模樣的影子，想是錢木兒，正要招呼，那人已先說話道：「錢師哥……可是……你……」

風雪太大，他斷斷續續的說了這句含糊不清的話，桑羽青心中大奇，忖道：「原來是找錢木兒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居然還有人來找他，不禁使桑羽青非常詫異，於是他裝着沒有聽見。那人向前接近，三尺之內，桑羽青見他乃是一襲僧衣，面上圍着一塊白色的布巾，只露出了一雙眼睛。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原來是個和尚。」

這時那和尚也看清了桑羽青，他很快的向一旁閃開，由於他沒有甚麼舉動，所以桑羽青也不便發作。

兩下錯肩而過，桑羽青突覺背後勁風急來，在這種狂風飛雪之時，若非武功特高之人，絕難警覺到。

桑羽青驚怒交集，肩頭猛然一扭，身子已經側過了五尺，果見那和尚五指大張，欲搶桑羽青肩頭寶劍。

桑羽青怒喝道：「賊子敢爾。」

他二指如電，向來人的「脈腕穴」就點。

這一招可謂神速已極，那偷襲的和尚，料不到桑羽青這高身法，不禁嚇一跳。

他慌忙收回了右掌，由於所立之處是一斜地，他用力太猛，身子竟衝了下去，一連滑出了五六步，才把身子站穩。

但是桑羽青已如雪中大雁一般，凌空飛了過來，掌心外露，口中喝道：「和尚結個緣！」

一股雄渾的掌力，由桑羽青的掌心發出，直抵那和尚的前胸。

桑羽青追得比風雪還快，大出那和尚的意料之外，他大驚失色，向前搶出了三四步，手扶一株雪樹，站住了身子。

抬頭之下，不禁嚇得他心胆俱寒，原來桑羽青早已站在了他的對面。

這一來可把這和尚嚇壞了，雙掌閃電般的護在胸前，喝道：「施主，休欺人太甚！」

桑羽青並未進招，說道：「和尚，你看上了我這口寶劍麼？」

那和尚不語，桑羽青冷冷說道：「和尚，說出你的字號來。」

那年青的和尚還是不語，桑羽青胸中怒起，冷笑道：「好和尚，竟然裝起啞吧來了。」

話未說完，那和尚突然雙掌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桑羽青猛撲過來。

他的一身武功，也未可輕視，雙掌之力，雄渾驚人，擁着大片風雪，向桑羽青當頭擊到。

桑羽青一聲冷笑，身子向左一滑，已然到了和尚的左側，二指如電，點向和尚的「腰脈穴」。

他躲得更快，和尚知道遇見了高手，他慌忙把身子一挫，雙掌交叉，左掌點擊桑羽青的手腕，右掌上揚，整把向桑羽青的面門便抓。

他這一招兩式，也可當神速二字，桑羽青笑道：「和尚，好俊……的功夫。」

說話之際，身子向後飄出，左掌閃電拍出，一股勁風，與和尚的手掌迎合在一起。

在風雪咆哮之中，又聽一聲裂帛之聲，那和尚的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一般，向後退出了七八步。

他知道自己萬萬不是桑羽青的對手，只得狠狠的咬牙說道：「桑施主，後會有期。」

說罷之後，一躍數丈，向左邊山舷奔去，身形也快，輕功也快。

桑羽青立時追上，說道：「和尚且慢，你怎知我姓桑？」

說話之際，桑羽青已然追到了他身後，那和尚急怒之下，抬起後腿，向後猛然一踢，喝道：「你不放手麼？……」

他這一腳倒沒有甚麼，可是用力之下，把山邊的積雪踢下了一大堆，劈頭蓋臉，向桑羽青滾了下來。

這大片的冰雪，借着風勢，來得好不驚人，桑羽青一驚，顧不得再追趕他，身子倏然向左飛出了三丈多遠落了下來。

他雖然讓得極快，但是由於兩下逼得太近，所以臉上也被碎小的冰屑打中，生疼不已。

桑羽青的怒火不禁激了出來。抬頭望時，那和尚已在冰雪之上，上去了十餘丈遠。

桑羽青冷笑道：「你好厲害。」

他雙臂一展，如同一隻絕大的蝙蝠，直飛而上。

這一次桑羽青有了經驗，他分左右兩邊，交互飛縱，追向那蒙面的和尚。

滿空飛雪之中，只見桑羽青身輕若燕，左右飛騰，每次落下，足尖在峭壁上的積雪輕輕一點，立時二次飛起，眞個是快逾猿猴，令人不敢相信。

那消兩三個起落，桑羽青已然再次追上了那年青的和尚，猿臂輕舒，喝道：「歇歇吧。」

那和尚驚慌之下，一腳恰好踏在岔口之處，他整個的身子，立時由山坡之上，向下滾了下去。

由於這是一岔口之處，所以他滾下的方向，與桑羽青所上來之處恰成一斜角。

一時冰雪迷漫，桑羽青趕到岔口之時，那和尚早已滾下了數十丈。

桑羽青心中有些不忍，忖道：「竟把他逼得……」

才想到這裏，那和尚竟然奮身而起，抬頭望了桑羽青一眼，然後飛快的逃去。

桑羽青微微一笑，自語道：「由你去吧。」

才說過這句話，突見雪地之上，有一物閃目，心中奇怪，立時拾了起來。

桑羽青拿起仔細看時，只見乃是一塊圓形的銅牌，正面祥雲，反面新月，與以往小猴兒所拾木牌圓形一樣，只是這是金屬所製，並且閃閃發光。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這和尚果然是東凡和尚派來的。」

他想着把那塊銅牌放在了衣袋中，再看那和尚時，早已逃得沒有踪影。

這時天色黑沉，桑羽青忖道：「我還是趕快找山洞，不然今夜就過不去了。」

他匆匆翻下了山坡，一路尋找，卻無所得，錢木兒一直不見行蹤，在這種風雪猛烈的情形下，如果由這裏翻到左山去，卻也不是簡單的事情。

冬季天短，這時已經相當黑沉，桑羽青還尋不着避雪之處，那風雪卻是越來越大，桑羽青心中有些着急了。

他正要向回趕時，只聽錢木兒的聲音，由老遠喊道：「桑兄……桑兄……」

雪花飛舞，雖然相隔不遠，可是錢木兒的聲音聽來仍是很細弱。

桑羽青連忙大聲的答應幾聲，匆匆向回趕去，走回三數十丈，才看到錢木兒。

他們二人都如同雪人一般，桑羽青叫

道：「怎麼樣?」

錢木兒連連的點着頭，叫道：「有了……有了……隨我來。」

這時激烈的寒風，吹得二人竟然有些站立不穩，錢木兒拉住桑羽青的手，二人緩緩前進。

在這種情形下，縱使二人都有着絕頂功夫，也難以施展。

錢木兒邊走邊道：「我尋了一個山洞，馬已經拉……進去了。」

強勁的寒風，吹得人口鼻難開，錢木兒說完了這句話，趕緊把口閉了起來。

經過了半天時間，才摸到了一個數丈深的大石洞，就在左山峽下。

二人搶進了洞中，趕緊撲打着身上的浮雪，洞中雖然黑暗，但是與外面比較起來，簡直就是兩個世界。

桑羽青笑道：「還是你有辦法，我只找到幾個小洞。」

錢木兒笑道：「幸好尋得這個山洞，不然這一夜下來，人不死馬也要死了。」

洞中雖然比外面好些，但是陰寒之氣，令人難當，錢木兒道：「我去揀些柴來生火。」

桑羽青道：「我與你一齊去。」

錢木兒笑道：「不必了，你還是把乾糧取出，餵餵馬吧。」

他說着冒着風雪，出洞而去，桑羽青取了些乾糧，丟在洞裏，由馬兒自食。

那兩匹駿馬凍得不住的嘶嘶怪叫，桑羽青也無可奈何，像這種惡劣的天氣，是很難碰到的。

他尋了一塊較為乾燥的地方坐了下來，耳旁似聽有輕微的喝叱之聲，由遠處傳來。

桑羽青心中詫異，立時站了起來，準備出洞去察看，但是靜聽之下，除了風雪的咆哮聲外，別的甚麼也聽不到。

桑羽青忖道：「莫非是我聽錯了?」

他又細心的聽了一陣，聽不見甚麼可疑之聲，便回到牆根坐下。

經過了一天的勞累，眞是又冷又睏，桑羽青調息了一陣，身上覺得溫暖許多。

他靠着冰冷的石壁，思索着自己的滿腹心事，竟然是昏昏欲睡。

這時一陣急來的旋風，依着大片飛雪，掃了進來，桑羽青驚醒過來，洞中漆黑，不辨五指，錢木兒去揀柴還未回來。

桑羽青很是詫異，暗想：「錢木兒去了這大時間，怎麼還未回來。」

他走到洞口，偏着微弱的雪光，向前望去，雪花在空中滾動，如同江海怒濤一般，使人有一種恐怖之感!

桑羽青站了一刻，才見錢木兒濛濛的身影現出，他雙手抱了很多木柴。

桑羽青連忙迎了上去，由他手中接過了一部份木柴，匆匆回到洞中。

錢木兒丟下了木柴，掃着落雪，口中不斷的吁吁吐氣，桑羽青笑道：「錢兄辛苦了，為何去了這麼久?」

錢木兒搓着兩隻手，說道：「唔——風雪太大，乾柴難找……」

說着咳嗽了好幾聲，桑羽青由身上取出了火摺，迎風打着，就着濕濕的木柴，點了好半天才點着。

一時洞中烟氣薰天，好在風大，不時又被吹散，等到火生旺之後，烟氣也漸漸小了不少。

桑羽青及錢木兒坐在了避烟之處，洞中溫暖異常，與外面恰似兩個世界。

錢木兒取出了乾糧，二人同時吃着，錢木兒笑道：「今天沒有熱水喝了。」

桑羽青接口道：「喝些冰水算了。」

二人閒聊着，突然錢木兒問道：「桑兄，你方才尋避風處時，可曾見過什麼人沒有?」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風雪之中，似見一個長衣打扮的人，可是卻不曾看清楚，怎麼，你也看見這人了?」

錢木兒搖頭道：「我似乎也見一個人影，只是風雪太大，顧不得去查看了。」

桑羽青問道：「難道此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麼?」

錢木兒連連的搖着頭，說道：「沒有，沒有!我只是好奇罷了。」

這時不過初更才過，可是天色已然全黑，洞中因燃有木柴，略有光亮。

桑羽青及錢木兒併肩靠着，各自閉目調息，那一堆木柴燃着得甚旺，不時發出劈拍之聲。

良久，他們先後沉入了夢鄉。

半夜，桑羽青被寒氣逼醒，睜眼看時，那一堆木柴早已熄了。

桑羽青一向不怕冷，可是這時卻覺得有些難耐，忖道：「還沒有到西北，天就這麼寒了。」

他轉臉望時，卻不見了錢木兒，心中很是詫異，連叫了好幾聲，皆無人應。

桑羽青連忙爬起，見那兩匹馬還好好的在洞內，心中才放了下來。

他自語道：「錢木兒不知道在弄什麼鬼!」

風雪厲吼之聲，仍然不斷傳來，桑羽青暗想：「看樣子若是風雪不停，恐怕明天還要困在這裏呢……」

正思忖間，突然一陣寒風撲面，逼了過來。

桑羽青吃了一驚，身子猛然後退，單掌當胸，沉聲道：「是錢兄麼?」

出乎桑羽青意料之外，來的竟是白嬋，她柔美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羽青，是我!」

桑羽青更為驚異了，她竟突然改變了稱呼，並且她換了一套黑色的勁裝，所以桑羽青未把她認出。

白嬋輕微的喘息着，說道：「你這個地方倒不錯。」

桑羽青道：「白姑娘，妳怎麼到這裏來了，錢木兒與我在一起，少時他回來不是要被他看見麼?」

白嬋一笑道：「不要緊，我看見他出去，一時回不來的!」

她步步逼近桑羽青，身上一陣溫香傳來，使桑羽青心跳不已。

不過，桑羽青到底是正人君子，同時從來沒有接觸過女孩子，所以他慌忙的閃開了一些。

今天夜裏，白嬋顯得特別的反常，她輕聲的笑了起來，說道：「你幹嘛老躲着我?」

她語聲輕軟，夾着巧笑，很明顯的有一種挑逗的意味，桑羽青此刻的心情非常

複雜，如果他不知道白嬋與錢木兒之間的事，那該多好啊!

可是，他知道白嬋如此作，完全是欺騙，要騙出自己的實話，他心中不但如冰雪一般的涼，並且對白嬋看輕了許多。

白嬋見桑羽青呆若木雞一般，她當然不會知道桑羽青的心情，笑道：「看你那樣子，我們坐下來談吧!」

說着，她大方的坐在牆根，接着道：「唔——這種風雪夜，聊天是最好的!」

桑羽青還是呆呆的站在那裏，在以往，這是他夢中的幻境，如今眞實的出現了，他不但得不到絲毫的快樂，相反的還有一種憎惡的感覺。

白嬋見桑羽青如此模樣，奇怪的說道：「咦——你是怎麼了?」

桑羽青這才驚覺過來忖道：「原是敵對之人，我怎能要她眞心對我?何況我也要由她身上探消息，彼此就假到底吧!」

心中想着，態度立即顯得輕鬆了些，坐在了白嬋的身旁，笑道：「我只是担心，萬一錢木兒回來撞見，豈不多了防範之心?」

其實桑羽青心中明白，這個約會也是錢木兒特意安排的，但是卻不明白，為何選在這等風雪瀰漫的深更半夜裏?

白嬋笑道：「我又不是賊，怕他什麼?再說我看見他離開此地，好似有什麼約會似的。」

桑羽青不語，暗忖：「且看你今天套問些什麼?」才想到這裏，白嬋已經由背後解出了寶劍，說道：「我也是學劍的，以後還要請你多指點呢。」

桑羽青含笑道：「姑娘太客氣了。」

白嬋把她的寶劍，輕悄地送到了桑羽青手中，道：「你看看我這口劍如何?」

桑羽青一驚，推却道：「隨身兵刃，我實在不便觀看。」

白嬋很是不悅，說道：「我們都是江湖兒女，那來這麼多忌諱?你若是不願意就算了!」

她說着要把寶劍抽回，桑羽青笑道：「姑娘既是這麼說，我便瞻仰!」

桑羽青把她那口寶劍，在手中掂量了一下，覺得分量很重，便知不是什麼上好的寶劍。他二指按着啞簧，輕輕一按，便聽「嗆!」的一聲輕響，寶劍已然出鞘。

桑羽青隨手抽出了寶劍，劍身繞有薄薄的一層光華，他二指壓着劍身，覺着冰也似涼。白嬋問他道：「你看我這口寶劍怎麼樣?」

桑羽青把寶劍入鞘，遞還了白嬋，說道：「姑娘這口寶劍也非凡品，大約也是百十年前鑄造的，只可惜份量重了些，若是鑄之劍時，能够多下些功夫，就是很好的一口劍了!」

白嬋把寶劍繫上，說道：「你的話不錯，我也覺着這口劍太重，可是好劍難尋，只好將就着用，以後我一定要設法弄口好劍來。」

桑羽青搖頭道：「姑娘，好劍又有什麼用，想那柄『青光劍』乃是千古奇兵，可是我爹爹却因而招來滿門奇禍，如果不是桑門傳家至寶，我眞不願意再尋這口劍了。」

白嬋緊抓着他的話題，說道：「那麼你現在用的是什麼劍呢?」

桑羽青搖頭道：「我現在根本不用兵刃，肩頭這口凡劍，也只是充個招牌，好引東凡和尚來接近我。」

白嬋道：「那麼你這口劍可以讓我看看麼?」

果然，白嬋決心要在今天晚上，把桑羽青的寶劍看個明白。

桑羽青笑道：「我已經告訴姑娘了，只是一口極普通的凡劍，沒什麼好看。」

白嬋很是不悅，說道：「我看一看又不會少掉一塊，你這人怎麼總是蹩蹩扭扭的?」

桑羽青道：「姑娘，既然是一口凡劍，我也絕不願示人，各人的脾氣不一樣，姑娘不必相強。」

白嬋很是生氣，霍然站了起來，說道：「你這麼躲躲藏藏，你背後的那柄寶劍，說不定就是『青光劍』。」

羽青笑笑道：「姑娘如此想再好沒有，我本的意就是要人疑心它是『青光劍』。」

白嬋氣得半响說不出話來，桑羽青笑道：「怎麼?可是我開罪了姑娘麼?」

白嬋是一言不發，她狠狠的跺了一脚，突破了洞口的飛雪，極快的消失了。

桑羽青心中有一種下意識的快感，但是還有些許的煩惱和痛苦。

他輕輕的撫着自己的劍柄，忖道：「白天大雪之中，那個和尚要搶這把劍，以後我可要多多小心。」

洞中出奇的黑暗，陰氣陣陣，那兩匹馬凍得嘶嘶怪叫。

這是一個淒冷和恐怖之夜，桑羽青忖道：「我還是點個火吧!」

他摸出火摺子，就着剩餘的木柴，點上了火，洞中立時溫暖起來。

那一叢火，在寒風之中不住的閃爍，正如同桑羽青那顆不能安定的心一樣。

他正在思索以後的事情，突聽遠處傳來了一兩聲輕微的喝叱之聲。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種情形下，難道還會有人動手?」

可是他相信自己這一次絕不會聽錯，決心要查看個明白。

他站了起來，立在洞口，寒風大雪之中，果然又聽見幾聲喝叱，由右方傳來。

那聲音比方才所聽又遠了許多，如果不是桑羽青耳力特佳，幾乎聽不出來。

桑羽青下了決心，一定要查出是怎麼回事，他用手微提長衫，身如一隻怪鳥般，疾射出去，大雪之中，幾個起落，已然失去了踪影。

這時風雪交肆，滿空怒號，有時吹落了高崖大樹上凍結的大塊冰雪，紛紛迸落，發出了巨大的聲響，眞個是恐怖已極。

桑羽青身形如飛，忖道：「看樣子風雪越來越大，天亮恐怕也去不成呢?」

這時除了風雪之聲，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桑羽青按着方才所記的位置趕去。

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小心的掩飾着自己的行藏，怕被鐵木兒，或是白嬋發覺。

不一會的工夫，桑羽青已然走出了這道狹谷，谷外空曠，風雪之勢更是驚人，那迎面逼來的寒氣，幾乎使桑羽青喘不過

來。

他心中好不吃驚，突聽不遠之處，有人談話之聲。

桑羽青趕緊向左縱去，那邊是一排逾丈的大樹，他借着樹幹掩着身子，向前逼近。

一直走出三丈多遠，才看見風雪之中，立着三個人影，桑羽青目光如電，已然看清了其中有錢木兒及白嬋，另外一個，是個三十左右的和尚。

桑羽青忖道：「莫非就是我白天遇見的那個和尚？」

他們兩個相距約有一丈多遠，那和尚正在迎風叫道：「這件事太奇怪了，錢師兄，你總得說明白……」

錢木兒搖頭道：「我確實沒有見過他們，你問嬋師妹好了。」

那和尚對白嬋道：「嬋師妹，難道你也沒有見着他們麼？」

白嬋道：「沒有……」

錢木兒又道：「玄師弟，難道師父有什麼諭命麼？」

桑羽青在旁聞言忖道：「如此看來，這和尚是由東凡和尚那裏來的。」

那和尚冷笑道：「師兄，師父下了兩道諭命，可惜都被你錯過了。」

桑羽青聽那和尚的口氣不好，心中很是奇怪，暗想：「他們是師兄弟，爲何談起話來如此仇敵一般？」

才想到這裏，便聽錢木兒叱道：「玄祿，有什麼話就乾脆說出來，我可沒有時間給你鬼扯，你知道我此行的任務多重要，桑羽青豈是你們料想中的孩子？」

玄祿和尚作色道：「師兄，不要忘記我是總舵來的……」

錢木兒聞言狂笑一聲道：「哈哈！總舵來的又待如何？你也不要忘記，此事總舵交給我辦，在路上，一切事情皆由我作主。」

他們二人爭吵起來，白嬋便在旁邊打圓場道：「二位師兄不用爭吵，大家都是爲了公事……」

話未說完，玄祿已然說道：「嬋師妹，這不關妳的事，錢師兄雖是師父門下最得寵的弟子，這一次恐怕也沒用了。」

錢木兒怒道：「大胆的玄祿，你在我面前如此放肆難道我就不能懲罰你麼？」

他說話之時，一雙明亮的眼睛閃閃的發光，威武之狀甚是驚人。

玄祿聞言不住的冷笑，說道：「我若是沒有實證，自不敢開罪師兄！」

錢木兒臉色一變，說道：「實證？你拿着我什麼把柄了？」

玄祿一笑說道：「我一路下來，發現了玄歸和玄光的屍體……」

話未說完，錢木兒已然叱道：「啊！他們死了！與我何干？」

玄祿接口道：「二人屍體我已查驗過，總舵諭令均已不在，並且二人腦後被點『腦戶穴』，師哥，這難道不是你的慈悲麼？」

錢木兒面色大變，叱道：「玄祿，你如此胡言，難道就不怕死麼？」

玄祿接口道：「錢師兄，你久有叛師之意，我也曾進言總舵，可惜他們不肯相信，加上你表面功夫做得好，反而將我申斥，今日得了證實，你還有什麼話說？」

桑羽青聞言忖道：「啊！原來他們之中，還有這等事情……」

錢木兒果然有些沉不住氣，他狂笑道：「哈！……好得很！想不到你對我錢木兒如此用心，我以前倒小看了你，你既然都知道了，豈不是自己找死？」

玄祿和尚雙手合十，對白嬋說道：「阿彌陀佛，這叛賊已然親口承認，嬋師妹，你我還不收拾這個叛賊？」

白嬋則顯得極度的恐慌，大聲道：「玄祿師兄，你們都是意氣用事，方才錢師兄說的也是氣話，快快不要如此。需知我們有重要的任務，爲何反倒自相殘殺了起來？」

玄祿搖頭道：「師妹，難道你還不明白？」

錢木兒冷笑道：「你明白？好，我先照顧你！」

一言甫出，白嬋慌忙咳道：「大哥，不要……」

但是錢木兒已如一隻怒鷹般衝了出來，身比旋風還快，五指如鈎，扣向玄祿和尚的面門。

玄祿顯然有些驚慌，他極快的向後退去，口中大聲叫道：「錢木兒，你傷了我，更是一條死路！」

錢木兒霍然收掌，冷冷說道：「臨死之前，有什麼話說？」

玄祿好似有恃無恐，冷笑道：「錢師兄，我來此之時，就知道你會變臉……」

錢木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即知必死，爲何冒這個險？難道你有什麼厲害的人物支援你？」

玄祿搖了搖頭，很平靜的說道：「我自知武功不如你。」

錢木兒笑道：「我現在就可以結果了你！」

玄祿笑着說道：「師兄，你還不明白麼？」

錢木兒原是絕頂聰明之人，他略一思索，立時明白過來，說道：「啊——你是說，還有別人知道？」

玄祿點頭道：「我是與玄淨師弟一齊來，玄光師弟的屍體已經被他帶到西華師父那裏，若是我明日不回去，顯然受了你的殺害，便可確定你叛師之罪，西華師父便帶玄光的屍體趕回總舵，那時恐怕東凡師伯親自來處置你了！」

錢木兒笑道：「好辦法，你居然以身爲餌，捨命求證，難爲你有這麼大的勇氣！你且說怎麼個商量法？」

玄祿陰險的笑了起來，說道：「錢師兄，雖然你武功高強，可是憑你一人之力，想要對付東凡師伯和總舵的一般死黨，恐怕也很困難吧？」

錢木兒似乎明白了些，說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共同行事？」

玄祿笑道：「師兄果然聰明，我們西華派的弟子都願意追隨師兄，只是……」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下來，錢木兒忍着怒氣，說道：「說下去！」

玄祿接道：「事成之後，需扶西華爲總舵主，師兄你是掌門大弟子，青光劍得來之後，也給師兄，『星月劍譜』及圖解由師兄與西華師父和我三人共參，以後『星月劍』便是我們獨有的劍法了。」

桑羽青聽了半天，心中怒火高升，忖道：「這一批險惡的小人，日後一個不能留！」

錢木兒笑道：「原來如此，西華師叔欲掌總舵，『青光劍』歸我，你們把桑羽青看得太低了！」

玄祿道：「那是以後的事，難道我們全體還對付不了一個桑羽青麼？」

錢木兒道：「你的辦法倒是個好辦法，只是我一向討厭西華，你再想想可有其他的辦法麼？」

玄祿愕然一驚，說道：「錢師兄！我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希望你能三思！」

錢木兒冷然道：「不必三思！我錢木兒作事向來獨行，更不願拖泥帶水，因人成事，你今天聰明過度，算是自己害了自己！」

他說着，緩緩向玄祿走去，玄祿大爲驚恐，用着微顫的聲音說道：「你……你不怕東凡師伯知道？……」

他一步步的向後退，錢木兒一步步向前逼近，顯得冷酷無情。

桑羽青這時才看清了錢木兒的眞面目，與他講道施診之時，完全判若兩人，不禁忖道：「一個人的善惡，眞是不能由表面判定啊！」

才想到這裏，便見錢木兒撲了過去，右掌如旋風一般，抵向玄祿的前胸！

玄祿慌忙閃開，口中叫道：「嬋師妹！妳怎能袖手旁觀？」

白嬋冷冷道：「方才由你談話中聽出你也是叛教之人，到底叫我如何插手？」

這時玄祿又躲過了錢木兒一招，他情急之下，大聲的叫道：「我與你拚了！」

隨着這一聲大叫，他雙掌齊出，向錢木兒的腋下擊下去，掌風虎虎，也不可輕視。

錢木兒一聲長笑，身子已然飄開了去，玄祿原是不敢戀戰，拚命的向左飛逃，一個縱身，已然接近了桑羽青。

桑羽青一驚，正要移動，錢木兒已迫近了玄祿，二指輕抬之下，玄祿「哼！」的一聲，立時倒地而亡，屍體距離桑羽青不過五六丈遠。

桑羽青暗忖道：「準又是點的『腦戶穴』？」

錢木兒沒有注意到桑羽青，他伸手提起了玄祿的屍體，很快的飛了回去。

白嬋走了過來，說道：「你……你又殺人了！」

錢木兒把屍體丟在地上，說道：「剛才的事你也看到了，這是他逼我的。」

白嬋低頭看看玄祿的屍體，一言不發，錢木兒扶着她的肩頭，溫和的說道：「嬋妹，不是我心狠手辣，此事關係重大，這種人我怎麼能夠與他們合作？」

白嬋搖頭道：「我並不爲了玄祿難過，這種人平日所作所爲，落得今天的下場也不爲過，只是西華師叔等不着他，帶了玄光的屍體回去，豈不把事情弄大了？」

錢木兒笑道：「妳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西華並沒有眞憑實據，萬里迢迢，他絕不可能帶着玄光的屍體同行，再說師父一向與他不睦，他說的話師父絕不會信。」

白嬋眉頭略舒，接道：「那麼現在怎麼辦？」

錢木兒道：「這具屍體要先埋掉，雪停之後，妳便先走，訪着西華的消息告訴我，我自會解決。」

白嬋想了想，說道：「如今也只好這麼作了。」

錢木兒又提起屍體道：「我現在埋死人去，妳先回去，順便看看桑羽青在作什麼，若是這件事叫他知道，總不太好！」

桑羽青這時早已向回趕去，他心中一直想道：「想不到錢木兒及白嬋居然還有這等詭計，人心眞個奸險，白嬋原來是這種女人，眞是叫人難以置信。」

他很快的趕回洞中，把身上的浮雪掃盡，然後加了些木柴在火堆中，那火堆燃得非常旺盛。

桑羽青靠在牆上，雙臂架在膝頭上，大張十指，烤着火，顯得很悠閒。

少時，洞外有極輕微的衣袂之聲，若不是桑羽青，幾乎沒有人聽得出來。

桑羽青知道白嬋在遠處偷看，心中忖道：「這一對男女，眞不知有些什麼計劃啊！」

他一直坐着不動，靜靜的烤着火，火光映照在他英俊沉毅的臉上，也看不出半絲表情。

半天的工夫，洞外撲進了一條黑影，正是錢木兒，他抱着一堆新揀的柴，滿身都是雪。

他看了看桑羽青，說着：「桑兄，你也醒了！」

桑羽青抬起了眼睛，說道：「我醒了半天了，這般時候，你到那裏去了？」

錢木兒丟下手中的木柴，含糊說道：「這風雪一時停不了，我去尋些柴來。」

火光映着他的臉，有一層煩惱之色，大概是玄祿和尚的事使他煩惱。

他坐在了火堆的另一邊，靜靜的烤着火，不言不語。

桑羽青也是一動也不動，二人同時沉默着，洞中一片死寂，洞外却還是風雪怒號。

這兩個生性奇特的年青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半晌沒有說一句話。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殺害了這三個和尚之後，爲防東凡和尚知道只有兩途，一是追殺玄淨和西華和尚，以免被他們先趕到總舵。二是他先趕回總舵，在東凡和尚面前造謠，中傷西華……」

想到這裏，錢木兒突然說道：「桑兄，這雪一時還不住，你看怎麼辦？」

桑羽青有心試探他，故意說道：「所幸我們尋得了這個避雪所在，等雪停了再去吧！」

錢木兒略爲沉默，果然說道：「這雪不知等到何時才停，在這裏總不是個辦法，明天中午如果雪還不停，我看還是動身好了。」

桑羽青一笑道：「一切隨你！」

桑羽青心中早已算定了，錢木兒必是要趕到西華和尚那裏，心中忖道：「我隨着他們亂跑，何時才能找到東凡和尚？再說錢木兒叛師之行已彰，他必然要躲着東凡和尚，我跟着他更不是辦法！」

他這麼想着，很快的決定了兩個辦法

，一是由錢木兒口中騙出東凡和尚的確實所在，然後自己先行趕去。

若是錢木兒不肯透露，他只好隨着他先尋西華和尚，然後找一個和尚追問他總舵的所在。

桑羽青很快的作了決定，心情安定了不少，對於白嬋，他已經沒有什麼放不下了。

他忖道：「她的行爲敗露，正好讓我專心復仇，或許我與她沒有緣分，什麼都不用想了！」

雖然極力的開脫自己，可是白嬋的影子，始終印在他的心版上，無法消失。

桑羽青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儘管白嬋在他面前，已經暴露了這麼多缺點，可是他還是無法把她放開。

他們各自想着問題，竟不再安歇，彼此也不說一句話，當柴火稍小時，他們不住的添些上去。

火光熊熊，熱氣蒸發得洞口的冰雪都溶化了，不住的垂落着水珠。

就這樣坐到天明，雪勢雖然比半夜時小了些，但是仍如來時差不多，整個的山脈道路，完全被白雪蓋覆，放目望去，萬里銀白。

天空仍是一片灰白色，使人難測氣候的變化，桑羽青和錢木兒用過了早飯，在洞口瞭望。

錢木兒一雙劍眉微微的皺着，好似有想不定的心事，足見昨夜發生的事使他很是困擾，也足見東凡和尚是不可輕視的。

桑羽青問道：「錢兄，這種天可以趕路了麼？」

錢木兒點點頭道：「本來我們多呆兩天沒關係，只是我突然想起一事，急着要辦，所以只有連累桑兄跟着受苦了。」

桑羽青笑道：「這算不得什麼，我心也急得很，錢兄何時準備動身，只要吩咐一聲。」

錢木兒強展笑容，說道：「倒也不急在這一時……」

他似乎是在想如何進行他的計劃，所以顯得很深沉。

桑羽青試探着問道：「錢兄，我們再動身，要到甚麼地方去？」

錢木兒劍眉微舒，說道：「要到四川去。」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莫非又要到巫山去？」

才想到這裏，錢木兒又接着說道：「雖然我歸心似箭，急想早日趕回蘭州，可是有件事非常重要，我必需去親自辦理，好在並不要改道，由四川辦完了事，我們由嘉陵江可以直接入甘。」

桑羽青笑道：「我不急，一切隨你，正好我也想到巫山去一趟。」

原來桑羽青的父母葬在巫山，他正好趁此機會祭掃親墳，再說由川入甘反而方便些。

同時桑羽青也猜出了西華和尚必然在四川境內，自己正好坐山觀虎鬥，測出他們總舵的所在。

桑羽青把衣物收拾了一下，就靜等出發。

這時錢木兒好似也決定了應作的步驟，他轉身道：「桑兄，準備好了，咱們就走吧。」

於是，他們拉出了兩匹馬，於漫天風雪之中，離開了這座溫暖的小山洞。

在這種氣候下趕路，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但是桑羽青復仇心切，如今盯上了錢木兒，就是刀山火坑，他也絕不退縮一步。

他們一連趕了五天的路，雪勢才漸漸小下來，已然來到四川境內。

這五天來，白嬋始終沒有來找過桑羽青，雖然桑羽青知道她與錢木兒有過好幾次的交談，但是他也不願再去偷聽。

唯一使桑羽青不放心的，就是小猴兒一去無踪，自己轉入了四川，雖然沿途都留了話，不知他是否能找來。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不可能丟下一切去尋找他，同時小猴兒也有着一身功夫，不是特殊厲害的人物，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現在桑羽青全心全意的，要在錢木兒及西華和尚相會之時，把他們的總舵找出來。

這時天色已晚，他們恰好趕到了「碚石」縣，這是湖北與四川交界一個小縣。

由於地當兩省交界，又濱長江，所以很是繁華，桑羽青及錢木兒連趕了好幾千里地，眞個是人困馬乏，辛苦已極。

錢木兒騎在馬上，他皺了多天的眉頭，這時才略爲舒展，說道：「唔——總算趕到了，五天時間，這麼大的風雪，除了我們恐怕誰也辦不到吧。」

桑羽青道：「我們快尋個地方休息，這些馬的馬蹄都傷了。」

錢木兒道：「前面有一座『長陞店』，我們就在那裏休息吧。」

說着轉過了這條街，便見一塊高掛的的牌子，在寒風微雪之中搖幌不定。

二人來到店門，下馬之後，好生安置了馬匹，這才爬上了這座木製的樓房。

酒飯已畢，錢木兒冒雪出門，桑羽青知道他是去尋訪西華和尚的下落，便未追問。

他一個人呆着無聊，望見街心很是熱鬧，忖道：「我何不到街上逛逛？」

他換了一件乾淨的長衫，把寶劍取下懸在腰際，先到馬廐中，看看馬蹄都消了腫，這才出得店來。

天上雖然飄着鵝毛細雪，可是街道上仍然行人如鯽，或許是因爲雪封困了多日，今天都趁着雪小，開始活動起來。

碼頭上堆積如山的貨物，都在搶着時間裝船，一時燈火通明，人聲吵雜。

桑羽青走過這條喧嘩的街，行人仍不見少，原來年關將近，鎭上的人都在忙着選購年貨。

桑羽青信步閒逛，看着一羣羣的人，扶老携幼，興高采烈的選購着年貨，一片歡樂，心中很是難過。

他依稀還記得，自己三四歲時，在父母的照顧下，過年過節，不知道想出多少花樣來逗自己高興。

可是這一切的歡樂和溫暖，就在巫山那一夜之後完全化爲烏有，變成了血雨腥風，海樣寃仇……

桑羽青越想越難受，幾乎要落淚。

現在他距離巫山只有一站路，又來到了這使人斷魂的地方，父母的遺骸已然埋了十五年，他還在江湖上風塵僕僕的尋找仇人的下落。

桑羽青想到這裏，心頭如同被壓上了一塊重鉛，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

恰好不過之處有一座小酒樓，店小二忙進忙出，生意很是興隆。

桑羽青信步走了進去，獨自尋了一張靠牆的小桌坐了下來，點了些酒菜，一連喝了三盃烈酒，愁緒却更濃了。

這般長久壓抑在心中的苦悶，此番更是難遣，桑羽青只有不住的喝着酒，不大會工夫，他已連喝了四壺烈酒。

桑羽青雖然酒量奇大，可是煩悶之中，連喝了這麼多，不禁也有些飄飄然。

他拍着桌子，不住的喚酒，把小二嚇得不得了，但是見他腰掛寶劍，又不敢勸阻，只有把上好的酒一壺壺的送來。

這一會的工夫，桑羽青又喝了一壺，他覺得天地都在旋轉了，但是却有着一股從來未有的舒適。

酒喝得身上出汗，不自禁的解開了領扣，又滿滿酌上一杯酒，高高的舉起，自言自語道：「念天地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他含糊的說了幾句話，仰盃便向口中送去，但是突然一隻手輕輕的拉住了他的袖子，酒盃中的酒洒了滿地。

耳旁聽得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相公何來這多愁？」

桑羽青愕然回顧，眼前是一個美艷絕倫的少女，一雙妙目緊盯在他的臉上。

桑羽青手一鬆，酒盃落地，雙手拉了她的袖子，失常的說道：「白姑娘，妳又來……」

說完這句話，便覺得一股很大的力量，扶着自己坐了下來，耳旁聽得：「這位相公，我不是白姑娘。」

桑羽青雖然已是半醉，但是心中還是明白，他一雙帶醉的俊目，盯在那女子的臉上。

一張清秀艷麗的面孔，展現在他的眼前，幾乎比白嬋還要美麗。

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姑娘，恕我失……失禮。」

那小姑娘不過十七八歲，穿着一身暗青色的勁裝，肩上披着一件銀狐皮的斗篷，並未携帶武器。

她頭上紮着一塊藍色的綢子，飛雪未落，看樣子是才進入店來。

她很大方的坐在桑羽青的對面，含笑說道：「相公一人豪飲，莫非有甚麼開脫不了的愁悶麼？」

她語聲柔軟，說的是一口北方話，聽得非常悅耳，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只是天冷，不過多喝了兩盃，方才有失態之處，姑娘千萬莫怪罪！」

那女孩嫣然一笑，露出了扁貝似的牙齒，她用手拂着身上的雪花，說道：「不要緊，相公貴姓？」

桑羽青笑着說道：「我姓桑，姑娘妳呢？」

他雖然仍覺頭昏，但是酒意已經醒了一些，眼前彷彿有一層霧，而霧中又有一個絕美的女孩子。

那女孩解下了身上的斗篷，笑道：「我叫邵南燕。」

桑羽青心中忖道：「邵南燕，好雅的名字。」

邵南燕垂目望了桑羽青面前狼藉的酒盃，說道：「你還要喝酒麼？」

桑羽青搖頭道：「不……不喝了。」

邵南燕一笑站了起來，把斗篷拿起，說道：「走，我送你回店去。」

桑羽青不禁大爲驚訝，不知這個姑娘爲何如此照顧自己，他忖道：「莫非她也是與白嬋同樣的人物……」

邵南燕好似看出了桑羽青的心意，笑着說道：「桑相公，不要胡思亂想，我只是見你飲酒太多，想送你去休息。」

桑羽青搖頭道：「多謝姑娘美意，我雖有酒意，但還不至於走不動，還有以後請莫叫我桑相公。」

他說着丟下了一塊碎銀，扶醉向外走去，邵南燕追上一步叫道：「桑大哥。」

桑羽青回轉了身，說道：「姑娘還有甚麼事麼？」

邵南燕的眼睛盯在桑羽青臉上，好似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好出口。

桑羽青肅回身走了兩步，微笑道：「姑娘有何吩咐？」

邵南燕搖搖頭，低聲說道：「沒有甚麼事了，你路上要小心，我以後還會去看你……」

她的話充滿着感情，使桑羽青不勝驚訝，但是邵南燕根本就不相識，不知她爲何如此關懷。

邵南燕說完了話，似乎在等着桑羽青的回答，可是桑羽青搖了搖頭，一言未發，轉身而去。

他推開了門，迎面的寒風，吹得他清醒了些，但是頭也有些作痛。

桑羽青在街道上快步而回，心中想着剛才的事，奇怪萬分！

他更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能見到比白嬋還美的女人。

他胡思亂想着，突見前面人潮擁擠，發出了很大一片吵雜之聲。

桑羽青加快了腳步，分開衆人，擠了進去，只見一個灰衣的和尚，倒在了雪地中，印出了一大片血絲。

一望之下，桑羽青如中急電，他撲到近前，把那和尚扶了起來，只見他胸前染滿了鮮血，似被人用重掌力所擊。

桑羽青見他年紀青青，想必是玄祿和尚所說的玄淨，他發現這和尚還有一絲氣在，立時貼在了他耳旁，輕聲喚道：「玄淨！玄淨……」

那和尚果然就是玄淨，他聽見有人喚他，身子震動了一下，似想把眼睛睜開，但是却沒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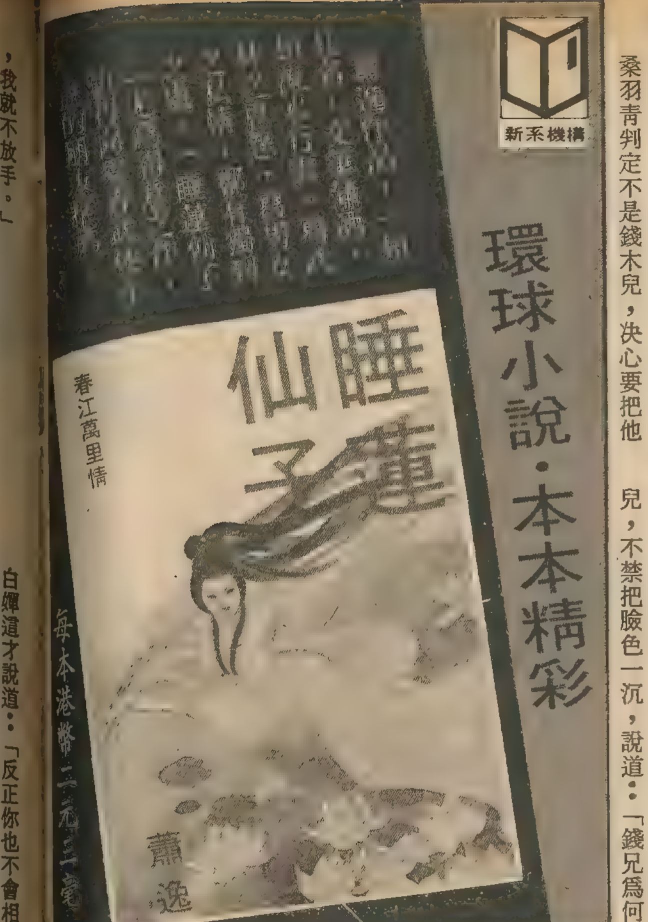
桑羽青在他腋下點了一指，又道：「玄淨！我是玄祿！」

玄淨和尚又震動了一下，氣若遊絲的說道：「師……師哥，錢木兒……你……你快回……回天水總……」

他斷斷續續說了幾個字，立時死在桑羽青的懷中。

桑羽青忖道：「果然是錢木兒下的毒手，他提到『天水』又是怎麼回事呢？」

正在思索之際，突然一陣急風，三點寒星，疾如閃電一般向桑羽青面門射到。



桑羽青大怒，一翻右掌，把那三枚暗器接在手中，原是三枚很小的鐵丸。

他眼光掠處，一條黑影，在七八丈外的房上一閃而逝，身法輕快。

桑羽青一聲怒喝道：「匹夫逃到那裏去？」

他身形一展，直如一隻巨大的兀鷹，由雪地上拔起了七八尺高，一掠七八丈，向黑影追去。

四下的人嚇得齊聲怪叫，個個紛紛散開，趕緊往家裏跑。

桑羽青憤怒之下，一連三個起落，已然距離那人四五丈遠。

黑夜之中，望見他穿了一身灰色的勁裝，身形巧快，正沿着一條僻徑，準備向山上跑。

桑羽青判定不是錢木兒，決心要把他追上，忖道：「若是讓他跑進山裏，恐怕就捉他不住了。」

他提了一口氣，正要施展絕頂的輕功，追趕過去之時，突然一條身形如箭還快，疾射而下，直撲桑羽青。

那人好快的身法，在桑羽青還未看清他時，他二指已然遞出，點向桑羽青的心窩。

他身法奇快，出手如電，指力凌厲，離着老遠，桑羽青便覺得銳不可當。

桑羽青好不吃驚，身子一展，飄開了三尺，右腕翻時，五指大張以「龍爪一現」的神功，抓向那人前胸，勇猛已極。

桑羽青掌才翻出，那人突然閃開了七八尺遠，口中叫道：「桑兄，是我。」

桑羽青把右掌收回，這才發覺是錢木兒，不禁把臉色一沉，說道：「錢兄為何襲擊小弟？」

錢木兒合十為禮，笑道：「罪過！罪過！方才有人向小弟下毒手，恰好桑兄趕來，黑夜不辨，冒昧出手，還望桑兄莫要見怪！」

桑羽青也不知道他是眞的出於誤會，還是故意放那人逃走，便道：「錢兄在此作甚？」

錢木兒支吾着說道：「我來訪友，不料竟惹出這些麻煩來。」

桑羽青一笑道：「現在可要回店？」

錢木兒搖頭道：「你先行一步，我還有些事情。」

桑羽青笑了笑，轉身而去，在寒風微雪之中，搖搖幌幌，回到了旅店。

他久不飲酒，又被涼風吹了半日，進店之後便嘔吐了些，忙到樓下澡堂，洗了個澡，換了一身乾淨衣服。

回房之後，錢木兒還沒有回來，桑羽青覺着頭腦發昏，不禁深悔剛才不該喝這麼多酒。

他把燈光撥小，取過了枕頭，把寶劍壓在枕頭下面，然後脫衣上炕，蓋上了被子。

剛才發生的事，使他很想不透，那個突來的邵南燕，為何如此照顧自己？她如此作，必然有些理由的。

繼之，又想到玄淨和尚死之言「天……天水總……」

突然，桑羽青明白過來，他霍然坐了起來！自語道：「啊！必是他們的總舵在『天水』！東凡和尚也一定在那裏！」

桑羽青這一喜可非同小可，浪跡江湖這麼久，總算找着了東凡和尚的確實下落了。

如果不是天色已晚，桑羽青恨不得立時打馬就走，趕到「天水」去報自己的血海深仇。

桑羽青興奮了一陣，忖道：「我也不能太性急，在殺死東凡和尚以前，先要把我桑門的『星月劍譜』找回來才成，否則東凡和尚一死，再想找可就費事了。」

他強自鎮定自己興奮的心情，再度睡了下來，由於連日辛勞，飲酒過多，不一會兒就沉沉睡去。

大約三更半之時，桑羽青突然由夢中醒過來，覺着有人在自己枕下，偷偷的抽着寶劍。

桑羽青不禁大怒，一翻腕子道：「你好大膽。」

他五指如鈎，閃電般抓住了一隻腕子，耳旁却聽得一聲女人的驚叫。

桑羽青吃驚不小，坐了起來，見自己抓住的，正是白嬋的手臂。

這一來不禁大出桑羽青意料之外，他絕對料想不到，白嬋竟會這麼大膽。

他不禁把手掌一收，一股勁力傳出，沉聲道：「白姑娘，這算什麼？」

白嬋羞急交加，她目中含着令人難以解透的神色，用着急促的聲音說道：「你放手。」

桑羽青搖頭道：「姑娘先把來意說明白。」

白嬋有些着急了，她壓低着聲音叫道：「你放手，放手……」

桑羽青怒氣難消，說道：「姑娘不說，我就不放手。」

白嬋羞怒交集，她右掌一揚，五指如飛，向桑羽青的面頰摑來。

桑羽青頭一低便自讓過，手上加了一成力，咬着牙齒道：「姑娘！妳太不把我桑羽青放在眼中了。」

白嬋的手臂，被桑羽青揑住，只痛得她秀眉緊蹙，但是她咬緊了牙關，不發出一絲聲音來。

桑羽青雖然生氣，但是到底有些不忍，用力向前一推，說道：「姑娘請坐，我要問你。」

白嬋被他一連推出了好幾步，用右手扶着桌子，才把身子站穩，她目含淚光，輕輕的揉着自己左手腕。

桑羽青只着了小衣，連忙取過了衣服，在被中穿好，這才下了床，把寶劍提在手中。

白嬋低垂着頭，不言不動，只好似呆痴了一般。

桑羽青這時怒氣已然消失了不少，望着白嬋的模樣，心中又恨又愛，不禁嘆了一口氣道：「唉！姑娘，妳眞是叫我無話可說。」

白嬋仍然垂頭不語，桑羽青道：「白姑娘，妳這麼作總該有個原因吧。」

桑羽青說完，白嬋的目光才抬起了些，但是當她接觸到桑羽青的目光時，又很快的移開了。

她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輕輕的揉着自己的手腕，像是一個受罰的孩子般。

桑羽青急得搓手道：「姑娘，妳總該說幾句話呀！」

白嬋這才說道：「反正你也不會相信，我還是什麼也不說的好！」

桑羽青見她如此模樣，心中有些不忍，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道：「唉！妳說說看。」

白嬋低聲道：「我……我只是看看你帶的是不是『青光劍』！」

桑羽青皺眉道：「就是為這一點，妳幾次三番的接近我？」

白嬋靜靜的點着頭，桑羽青道：「我帶的是不是『青光劍』，與姑娘妳有什麼關係呢？我眞想不透。」

白嬋抬頭道：「與我當然有關係…」

她欲言又止，似乎有着顧忌，把要說的話又忍了下去，令人很是不解。

桑羽青來回的走了兩步，突然站定在白嬋身前，雙目發亮的說道：「好！我告訴妳，我帶的是『青光劍』！」

說着「嗆——」的一聲龍吟，一道寒光脫鞘而出，冷森森，威顫顫，映着桑羽青英俊的面孔。

白嬋驚喜交集，她忘形的說道：「啊！是你，果然是你……」

說到這裏，又突然的停下來。

這時桑羽青似聽房上有極輕微的聲響，心中立時明白了些，忖道：「這又是錢木兒叫她來的！」

那柄寒光閃閃的「青光劍」，在暗室之中，發出了異彩，冷氣逼人。

白嬋的目光，一直注視着那把劍，顯得有些呆痴，可是她的臉上，也洋溢出一股無法掩飾的喜悅之情，——這是桑羽青所不解的。

他回手套上了寶劍，很平靜的說道：「姑娘看過了，還有什麼見教？」

這時白嬋臉上的表情極是複雜，似乎有很多的話要說，但是她接觸到桑羽青明亮的眼睛時，又很快的把目光移開。

室中很是沉靜，桑羽青也不知說什麼好，他把寶劍繫在背上，說道：「姑娘，我看妳好似有話要說，請不要拘束，我在此洗耳恭聽。」

白嬋抬起了頭，陰暗的燈光下，只見她雙目之中飽含淚水，不住的打轉。

桑羽青心中很是不安，很溫和的說道：「姑娘，我昨夜飲了酒，方才多有得罪，請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白嬋搖着頭，低聲說：「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

她的神情是痛苦，把桑羽青也弄得心亂異常，他走到了白嬋的面前，很懇切的說道：「姑娘，我看妳好幾次欲言又止，若是有什麼困難的事，儘管說出來，我桑羽青一定盡力幫助妳。」

白嬋再也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她嗚咽着說道：「沒什麼事……謝謝你……」

她說着轉身而去，很快的走出了房門，留下了驚愕不安的桑羽青。

白嬋來此偷取「青光劍」，也許是錢木兒的授意，但是白嬋的表情，好似有着很大的隱痛，莫非她與錢木兒在一起，是無可奈何的事？

桑羽青想到這裏，油然而生同情之心，忖道：「對！她必然有着難言之隱，我一定要設法查出來，幫助她脫離這些罪惡的人。」

他這麼想着，心頭舒服了不少，因為他總不相信白嬋會無情的欺騙他，若是她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那麼她以往的一切都可以原諒了。

這時天光將曉，桑羽青睡意全消，把燈光熄滅，準備去洗漱。

房門推處，錢木兒進房來，經過了一夜的奔勞，他神情顯得很是疲乏，一雙劍眉皺得更緊，望見了桑羽青，張顏一笑道：「桑兄起來得早。」

桑羽青笑道：「你怎麼一夜未回？」

錢木兒往炕上一躺，吁了一口氣道：「唔——有些事情還未辦妥！」

由他的神色看來，足見他昨夜的事並不趁心，桑羽青取出了乾淨的衣褲，說道：「走！我們洗澡去，洗完澡再休息。」

錢木兒懶洋洋的爬起來，自語道：「是的！今天上午我可要好好睡一覺。」

他們下了樓，雖然時間尚早，可是已經有很多早起的人，趁着雪小要趕路，所以店小二也早燒好了熱水。

那時的澡堂內，自然沒有大池的設備，但是却有着十幾個半人高的大木桶，盛滿了熱水！

桑羽青及錢木兒每人泡在一隻大木桶中，只露出個人頭，其狀甚是滑稽。

熱燙燙的水泡在身上，晨寒全消，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舒服，尤其是錢木兒，他連夜勞累，這時混身放鬆，眞個快活如神仙。他雙目緊閉，鎖着的眉頭也暫時放開了，桑羽青好幾次想提出白嬋的事，又怕揭穿之後，錢木兒有別的行動，誤了自己的大事，所以忍了下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二小姐出劍比電更快，證明她有能力殺楚小楓，不過不這樣做而已，楚小楓自知不是對手，唯有求一死以保護他的家人，二小姐不能作主，便帶楚小楓去見大先生，那是一間在翠樹中間的茅屋，內裏佈置得非常豪華，大先生以聲音傳意，命令楚小楓立即作一個決定：加入神秘組合或是一死。楚小楓選擇後者，但他要求在死前能够見大先生一面，大先生要小楓自廢武功才肯露面，小楓正擧起右掌想自碎天靈時，覺得這樣子死了，眞是不明不白——

鳥盡良弓藏　兔死走狗烹

楚小楓心中念轉，又放下了右掌。

大先生道：「怎麼？改變心意？」

楚小楓道：「不是，但我覺得，怎麼死，應該照我的法子辦。」

大先生道：「哦！」

楚小楓提高了聲，道：「成方，王平何在？」

只得聽王平二人的聲音應道：「我們在此。」

楚小楓道：「進來，我有話說。」

片刻之後，成方，王平，緩步行了進來。

一見楚小楓，兩個人立刻加快了腳步，行到了楚小楓的身側。

楚小楓道：「我要死了，你們帶走我的屍體。」

王平呆了一呆，道：「公子，爲甚麼一定要死？」

楚小楓道：「一個人活下去，必需有他活下去的價值，現在，我已經沒有活下去的價值了。」

王平道：「這是甚麼話？公子，你如若覺得自己沒有甚麼活下去的價值，小的們，豈不是早就該死了？」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價值的計算方法，是一個人活着的用途，和他生命的對比，我如能力挽危亡，砥柱中流，爲整個武林謀到了甚麼很大的福利，我自然不能輕易言死，但如我無能爲江湖效力，那就不妨想法子救救別人了。」

王平道：「公子要救甚麼人？」

楚小楓道：「我的家人。」

王平沉吟了一陣，道：「公子，你能確知他們會放了你的家人麼？」

楚小楓道：「他們答應我了。」

王平道：「公子，他們有甚麼辦法，能够保證呢？」

楚小楓道：「這個麼？他們沒法保證，我只有信任他們承諾了。」

五平回顧了那綠衣麗人一眼，只見她正襟危坐，一語不發。

就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

王平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他們既然沒有保證，又爲甚麼一定要死呢？至少，公子也應該見到了老太爺的安全之後，再死不遲。」

楚小楓怦然動容，緩緩說道：「王平，你說的也有道理。」

王平道：「小的只不過是提供一得之愚，希望公子能三思。」

楚小楓點點頭，目光轉注到那綠衣麗人的臉上，道：「姑娘，妳可以開開尊口了。」

綠衣麗人搖搖頭，微微一笑。

她笑的很美，笑的像盛開的百合。

楚小楓道：「爲甚麼，你，你不肯說話？」

綠衣麗人又搖搖頭。

她似乎是拿定了主意，就是不說話。

楚小楓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等難事，明知道她會說話，但她就是不肯開口，此情此景之下，楚小楓眞是不能硬逼，也不便軟拉，一時間，竟然想不出一個使她開口的辦法。

王平輕輕吁一口氣，道：「公子，這件事，似乎是越來越不對了，公子千萬不可輕生。」

他只想說服楚小楓，只要楚小楓能够不死，甚麼話，他都可以說。

楚小楓笑一笑，忽然站起身子，道：「大先生，我想通了一件事。」

大先生道：「甚麼事？」

楚小楓道：「你是不是眞有把握殺了我？」

大先生道：「那應該是不會太難。」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還是這位綠衣姑娘？」

大先生道：「兩個人都能。」

楚小楓霍然站起身子，道：「二小姐，妳不敢說話，怕我聽出你的聲音。」

綠衣女子緩緩站起身子，道：「楚小楓，你實在很聰明。」

楚小楓道：「姑娘，如非大先生提醒我，我還眞想不到。」

二小姐道：「可惜，你死定了。」

楚小楓道：「對，是戰死，不是自刎而死。」

綠衣女子道：「你不管你的家人的死活了嗎？」

楚小楓道：「我如戰死於此，你們不用再殺害我的家人，我們今日勝了，你們更不能殺害他們。」

大先生怒喝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楚小楓，你放肆的很。」

楚小楓道：「你們要殺我，我不願束手就戮了，就算是放肆了麼？」

大先生道：「楚小楓，我對你已經有太多的容忍，現在，我決定先殺了你。」

楚小楓道：「我幾乎在一件很完美的設計下，自絕死了，但現在，我也決定了一件事，反抗，我可以被你們殺死，但我不會自絕。」

大先生道：「好，我會要你如願。」

綠衣女子突然站起了身子，道：「楚小楓，我原想，我們會好好的相處一些時日，想不到，竟然會這麼就翻了臉。」

大先生道：「殺了他，越快越好。」

楚小楓手握劍把之上，道：「妳也亮兵刃吧！」

他已吃過了一次大虧，這一次，絕對不敢再大意。

綠衣女子緩緩說道：「楚小楓，我沒有帶劍。」

楚小楓道：「那就很抱歉了，目下江湖上，人心不古，所以我也用不着太客氣了。」

右手一抬，長劍出鞘，冷冷的劍芒，已然逼在了綠衣麗人的咽喉之上。

楚小楓只覺得這一劍太容易，得手也十分快速，心中暗道：「看來，先下手爲強一說，果然不錯。」

綠衣女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先生，我已經被他制住了。」

大先生道：「怎麼會。」

楚小楓道：「你怎不出來瞧瞧，我只要長劍一送，就可以刺穿她的咽喉。」

忽然間，一扇暗門大開，一個頭上戴着青銅面具的人，緩緩行了出來。

只見他穿着一件青衫，步履很穩健、從容，直對兩人行了過來。

楚小楓道：「站住，再要往前走，我可能會殺了她。」

青衫人停下腳步，道：「楚小楓，放了她！」

聲音果然和大先生一樣。

楚小楓冷冷道：「你就是大先生。」

青衫人道：「不錯，放了她？」

楚小楓道：「我爲什麼要聽你的。」

青衫人道：「因爲，你不敢殺她？」

楚小楓怒道：「我爲什麼不敢。」

青衫人道：「你何妨試試看。」

楚小楓道：「我……我……你好像一點都不在乎她的生死。」

青衫人道：「你不敢，也不會，因爲你是聰明人。」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以我目前的處境，我殺一個，就可以够本。」

青衫人道：「哼！我認爲你不敢。」

綠衣少女突然歎息一聲，道：「楚小楓，你下手吧！他是在有意的激怒你！」

楚小楓道：「激怒我殺了你。」

綠衣女子道：「不錯。」

楚小楓道：「爲什麼？」

綠衣女子道：「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這個道理很淺顯。」

青衣人怒道：「二先生，妳在胡說什麼？」

綠衣女子苦笑一下，道：「我早已經想到了自己的命運，不過，我沒有想到你會這麼快便下手！」

大先生道：「我怎會殺妳，簡直異想天開。」

綠衣女子道：「對！你不會親手殺我，借楚小楓殺了我，豈不是更高明。」

大先生道：「我爲什麼要殺妳？」

綠衣少女道：「第一，我對你構成了一種威脅，我時常想知道你究竟是誰？」

大先生道：「你……」

綠衣女子接道：「還有，我拒絕了你的輕薄，你心中大概很惱火，你已忍下去了，但你不能爲那件事殺了我，你怕他們都不服。」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二先生，看起來，你果然是有心背離本門了。」

綠衣女子冷笑一聲，道：「本門，我們有什麼門戶，這個組合，由你一個人統治，你是誰，不但敵人不知道，連我這坐第二把交椅的人也不知道，由我出面，替你擔待了一切凶險，你却躲在幕後，一點也不會感覺到危險。」

大先生道：「哦！你是不是覺着我這個大先生，有些不配。」

二先生道：「那倒不是，你是個極具天才的人！放眼當今武林，有你這一位才慧的，實在不多。」

大先生道：「能夠飛行萬里的鳥，只有大鵬，他是天生的萬鳥之王，不許有人背叛他，因爲他有最爲强大的力量，我計劃精密，從無失錯，當世之間，只怕沒有一個人能辨得到。」

二先生道：「我說過，你的才慧，實在叫人佩服，而且，你無所不能，不但武功高强，精於用毒，更精擅統馭手法，才會有這麼多人，替你賣命。」

大先生笑一笑，說道：「你知道就好了。」

二先生道：「我奇怪，你怎會知道這麼多的事，無論什麼事情，你似乎都很清楚。」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二先生，你說完了麼？」

二先生道：「沒有，你的易容之術，本來是全無破綻，但你自己太疏忽了。」

大先生道：「其實，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妳怎麼會看出了我易容的毛病。」

二先生道：「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在下顎上點着痣？」

大先生道：「那有什麼不對？」

二先生道：「有一次，你忽略了，痣點的高了一些。」

大先生沉吟了一陣道：「唉！女人誤事，你由那一天起，才對我動了懷疑。」

二先生道：「不錯，你給我們的，是虛偽，裝作，却騙去了我們的忠實。」

大先生道：「到現在爲止，你們有幾個人，知道了個中隱密。」

二先生笑一笑，道：「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發覺的決不止我一個。」

大先生道：「我可以告訴你，只有妳一個，他們都像往常一樣，只有妳背叛了我。」

二先生道：「我不信，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大先生冷冷說道：「其實，妳只是懷疑，剛才，妳用話詐我時，我還不敢肯定，我那顆痣，是點錯了一點位置，除了像你這樣細心的人，也不會看出來，我剛才答應妳，就是要證明一下，你說了多少謊言。」

二先生道：「現在你已經證明了。」

大先生道：「不錯，二先生，我只是想套套妳知道了多少，現在，我已經明白了！」

提高了聲音，接道：「現在，妳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嫁給我，另一條是死在此地。」

二先生說道：「可惜，兩種我都不喜歡。」

大先生道：「那就只有想法子由我出手了。」

楚小楓突然一收長劍，道：「大先生，還有在下。」

大先生道：「我知道，你對她動了情，是不是？……」

楚小楓冷笑一聲，接道：「我有太多事情要辦，不用扯到私情上去。」

大先生道：「你一定要替她死，我也只好成全了。」

楚小楓長劍平胸，道：「除了大羅十二式外，你還有些什麼武功。」

大先生道：「你很快就可以知道。」

忽然向前一踏步，身子平飛而起，落到了楚小楓的身側。他視楚小楓手中的利劍，有如頑珠一般，伸手就向劍上抓去。

楚小楓吸一口氣，退後六尺，避開一抓之勢。

綠衣麗人身子一側，右手攻出一招。

大先生不怕楚小楓手中的利劍，但他却對那綠衣麗人一招，感覺到十分畏懼，忽然間，退後五尺。

楚小楓凝目望去，只見二先生的右手之上，不知何時，已然帶上五個尖利無比的指套。

二先生一擊逼退了大先生，身子一閃，到了楚小楓的身側。高聲說道：「他已經練成了護身罡氣，不怕刀劍。」

楚小楓說道：「但是他怕妳手上的指套。」

二先生道：「因爲我這尖利的指套可穿鋼鐵。」

楚小楓道：「他如不畏寶劍，我要如何對付他。」

兩人雖然在說話，但兩人目光，却是盯注在大先生的身上。

二先生道：「用劍只能攻他臉上的眼睛。」

楚小楓道：「這個不太容易呢！」

二先生道：「所以，你要和我聯手，大羅十二式威力强猛，可以使他有些顧忌，咱們的配合，也很重要。」

楚小楓道：「他如果招呼別人來帮忙呢？」

二先生道：「他有一些親信，沒有帶來，這裏都是我的人。」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賤婢，妳還有好多話，要告訴你的小情夫。」

這幾句話，很惡毒，刻薄，連楚小楓的臉都紅了，但二先生却是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微微一笑道：「不錯，我好喜歡他，但我的年紀太大，不配作他的妻妾，只好作他的情人了，小楓，我叫文鳳，你叫我鳳姐好了。」

楚小楓道：「這個，不太好吧？」

文鳳道：「不要擔心，我不會害你，也不會阻止你去娶妻討妾的。」

大先生道：「賤婢，你好不要臉。」

文鳳道：「大先生，別想激怒我，我不會生氣的，就算你用世上最惡毒的話來罵我，也不會激怒我。」

大先生道：「哼！哀莫大於心死。」

文鳳道：「我的心還沒有死，我要是死了，就不會反抗你了。」

大先生冷冷說道：「妳知道背叛我的人，會有什麼下場？」

文鳳道：「哼！我早已對你不滿，但却沒有能力叛離你。不過，因爲你犯了兩大錯，我才有這個機會。」

大先生道：「我有什麼錯了。」

文鳳道：「你不該要我把楚小楓帶來，你要知道，我們兩人合力，足可和你一拚。」

大先生緩緩舉起右手，道：「好！文鳳，妳接一掌。」

文鳳一吸氣，舉起了右手。擺出一副硬接掌勢的架式。

楚小楓也舉起了手中的劍。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怎麼，楚小楓，你也要出手？」

楚小楓道：「不錯，我爲什麼不出手，只要我認爲是一個好的時機，我隨時會揮劍攻出。」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好！有種，看起來我眞要早些除去你們。」

楚小楓道：「你渴望勝利！你勝了，才能達到統制江湖的心願，不過，大先生，你可以勝一百場，但却不能敗一場。」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老夫的計劃精密，武功高强，怎麼會敗。」

楚小楓道：「現在，你已經開始敗了，坐在身邊的人，已開始背叛你。」

大先生哈哈一笑，道：「文鳳麼？這女人野心很大，早就對我構成了一種威脅，就算沒有這件事，我也會除掉她。」

楚小楓道：「自圓其說，大先生，你在自己欺騙自己了，對麼？」

大先生冷笑一聲，說道：「很快就可以得到證明了，就算你們聯手，也非我之敵。」

右掌隨即一揮，拍向文鳳。

他距離楚小楓等還有一丈多距離，但就是那一揮掌，身子突然向前推進了一丈多遠的距離，掌勢隨着那閃電一般的身法，拍向文鳳的前胸。

掌勢還未到，一股强大的壓力，已洶湧而至。

文鳳右手食中二指駢在一起，直向掌勢點去。

楚小楓長劍一揮，全力刺向大先生的右眼。

雙方面的發動都很快速，而且取位都很準。

大先生也許不怕楚小楓的長劍刺向別處，但他不能不怕劍勢刺向眼睛。這就使他必需分神對付劍招。

但文鳳的指力有如尖錐一般，刺裂了大先生掌勢中湧出的暗勁。

這兩人聯手，果然是一個大出意外的强敵。

大先生雖然有着絕高的武功，但他却不願冒險，一吸氣，身子忽然間向後退開了八尺。

文鳳立時收住了指力，同時低聲道：「楚小楓，不可貪功燥進。」

楚小楓收住了劍勢。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很好，很好，妳已經練成了玄陰指。」

文鳳道：「我如未練成玄陰指，如何能對付你的開碑手。」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玄陰指要五年的工夫才能有成，難道你五年前就存了背叛我的心。」

文鳳道：「那倒沒有，我練玄陰指，也是一種武功。」

大先生接道：「爲什麼？我竟然不知道。」

文鳳道：「本來我想告訴你的，也希望你指點一下，但後來，我發覺情勢不對了，就保留了這點隱密。」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勿怪你敢背叛我，原來有所仗恃。」

文鳳道：「你不要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聰明人，把別人都看成了傻瓜。」

大先生冷冷說道：「文鳳，妳以爲玄陰指眞能對付我麼？」

文鳳道：「也許不能，不過，如果加上了楚小楓的大羅十二式，至少可以和你一拚。」

大先生冷笑一聲，道：「楚小楓，你在那裏學會了大羅劍式？」

楚小楓道：「這個似乎我用不着告訴你吧？」

大先生道：「楚小楓，大羅十二式，不是一種流傳江湖的武功，來自有處，當今武林之中，會此劍招的人不多。」

楚小楓道：「所以，它才蒙上了一層神秘，不過，聽了你這幾句話之後，我可以證明了會此劍招的絕不祗是你一個。」

大先生冷冷說道：「你如此放肆，非死不可，而且，我立刻可以下令處死你的家人。」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立時垂下頭去。

文鳳冷笑一聲，道：「別聽他們，你的家人，早已經被人事先帶走了。」

楚小楓心頭一震，道：「眞的？」

文鳳道：「是！人是我派去的……」

忽然覺着不對，立刻解釋，道：「楚公子，你要諒解，我是奉命行事。」

楚小楓道：「我知道，我不會怪你，他們現在何處？」

文鳳道：「不知道，我們派人趕到貴府時，早已人去樓空。」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一定是丐幫和排教的安排了。」

卸下了心頭的重擔，楚小楓精神一震，道：「大先生，我想不出，你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威脅我了。」

大先生怒聲道：「我可以取你的性命。」

楚小楓說道：「拔劍衞道，義盡仁至，還有什麼好怕的，我倒希望和你一決生死。」

文鳳道：「楚公子，不要任性，你一個人決不是他的敵手。」

楚小楓笑一笑，道：「咱們兩個人聯手呢？」

這是他眞正的笑容，由內心中發出的笑意，笑的是那麼可愛，那麼純眞。

文鳳被那笑容激蕩得心頭一震，道：「假如咱們聯手，將有機會保持一個不敗之局。」

楚小楓縱聲大笑道：「文鳳姑娘，爲什麼如此妄自菲薄，如若咱們有機會保持個不敗之局，那就有機會勝他。」

文鳳道：「勝他？」

楚小楓正色地說道：「對！文鳳姑娘，我和他拚個同歸於盡時，妳該有殺他的機會。」

文鳳道：「不要冒險，楚公子，他很孤立，但他本身却有超人的武功。對這個組織也能統制得很嚴密，但他兩個最重要的助手，却未同來。而且，這些年來，一直都是由我出面替他應對，安排各種事端，所以，對這組織的一切，我比他更加熟悉。」

大先生發出一陣陰冷的笑聲，道：「文鳳，你出賣得我很澈底啊！」

文鳳道：「我們共事數年，但我見到的只是個帶着人皮面具的假臉，你究竟是誰啊？」

大先生道：「我是誰，對你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給妳無比的權勢，還有無與倫比的威望，這樣對妳難道還不夠麼？」

文鳳道：「你的陰沉，虛僞，像深谷、鬼域，使人看不眞，摸不透，你把所有人，不管是你的敵人，或是朋友，都不當作人看，我們完全對你不瞭解，不知你是誰，沒有見過你的眞面目，你根本不能算人……」

大先生怒道：「我有血有肉，有生命，不是人是什麼？」

文鳳道：「是一個幽靈，永遠籠罩在人心上的幽靈。」

大先生嗯了一聲道：「因爲如此，你才會背叛我？」

文鳳道：「大先生，我可以告訴你，你有很強大的統制力量，但却沒有一個人，會是你眞正的心腹，見過你的人，對你只有兩種態度。」

大先生問道：「說說看，兩種什麼態度？」

文鳳道：「一種是怕，一種是恨！」

大先生冷笑一聲，說道：「正因爲他們怕我，所以才不敢對我的令諭陽奉陰違，正因爲我神秘，他們才把我當作一座神一般。」

文鳳冷笑一聲，道：「剛剛開始時，也許如此，但現在不是，我知道，七位先生中，至少有三個人恨你。」

大先生道：「但是還有四個是很愛護我的。」

文鳳道：「那些人，我雖然沒有和他們談過，但我想來，他們對你也是恨多過愛。」

大先生突然歎息一聲，說道：「眞想不到啊，我的統馭之術，竟然是如此的失敗。」

文鳳道：「難道你一直認着自己很成功麼？」

大先生道：「至少，我沒想到是如此的衆叛親離。」

文鳳道：「事實上，你沒有親信，你對人人懷疑，人人對你懷恨。」

大先生沉吟了一陣，道：「我對別人如何，不去說它，但我對妳一向不錯。」

文鳳道：「那是你自己的感覺，三年前，還有一點對你崇拜，但後來，我發覺自己錯了。」

大先生道：「文鳳，你該明白，我如眞要得到你，並非太難……」

文鳳冷哼了一聲，接道：「提起這件事，我就忿忿難平，你根本也沒有把我當作女人看，你想要的，只是我這個身體罷了。」

大先生道：「如果我改變一下自己的態度，會不會得到你。」

文鳳道：「三年前，你會的，現在，你就算死在我的面前，我也不會有一點感動。」

大先生道：「最狠婦人心，古人誠不欺我，文鳳，我那一次，沒有得到妳，就早該殺了你，現在，往事已矣！我還想求證一下，我戴着面具是不是得不到妳的原因。」

文鳳道：「好！你想知道，我都告訴你，這幾年來，我一直用最大的心思，巧妙的躱避你，而且，我備了一粒很強烈的毒藥，必要時，我會死，也不願你沾上我的身體，也許你不戴面具和我見面，情況會有些不同……」

大先生緩緩接道：「文鳳，難道你就沒有想過，我爲什麼要戴面具麼？」

文鳳道：「是不是你覺得生的太醜了？」

大先生道：「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難道你不同於人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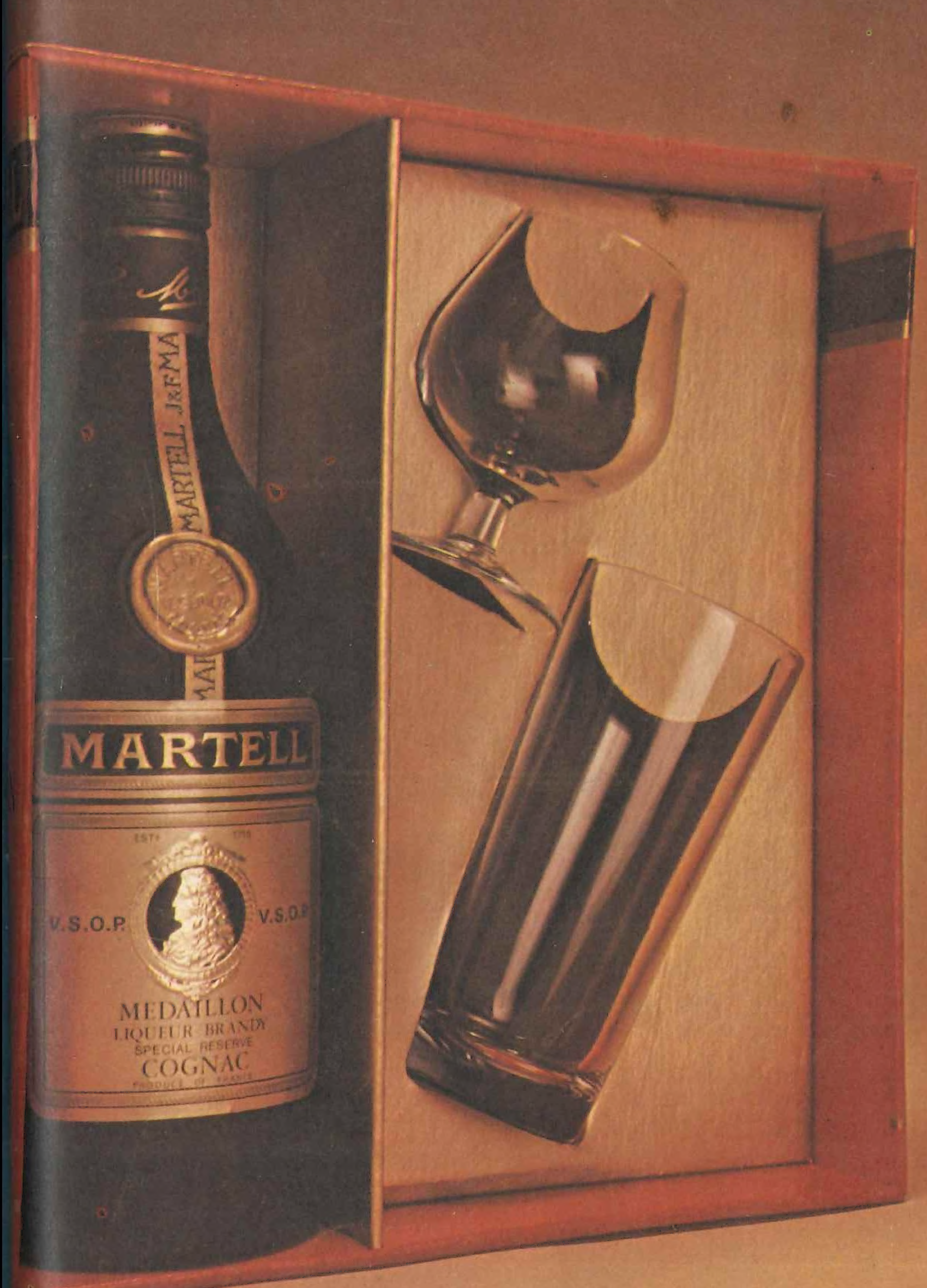
文鳳道：「美男子，固然可愛，但一個男人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氣概，你險詐，狡猾，像一直躱在黑暗中的幽冥，見不得天日，縱然你生的像子都一樣美男人，也不會有女人喜歡你，至少，我這樣的女人不會。」

大先生點點頭，道：「文鳳，咱們已經義盡情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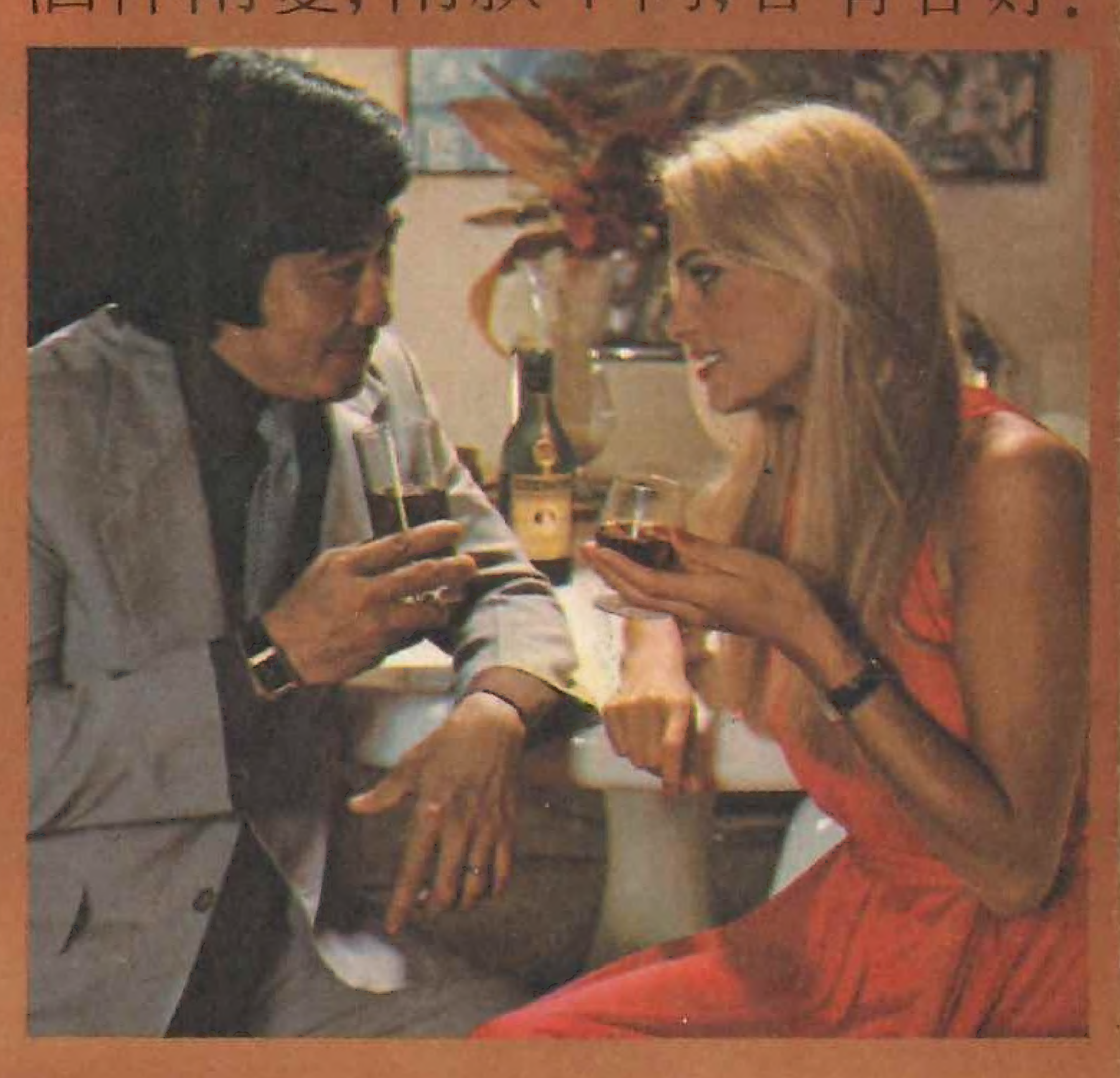
文鳳接道：「談不上，我們從沒有過情，也沒有過義。」

（未完）

金牌馬爹利
送法國精製酒杯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 干邑拔蘭地一枝,即送法國精製酒杯兩隻,兩款不同,各有各好.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